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〇・經部・春秋類

公羊義疏七十六卷 〔清〕陳 立撰……

901.105

公羊義疏一　隱元年　正月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雜綴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卻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議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尚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尚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尚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人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已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鄭玄尚書孔安國毛詩鄭玄周禮儀禮注皆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實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疏又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學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曲禮鄭氏注題禮記王肅注題小戴禮記是其證也孔穎達正義曰禮記之名起於漢世劉向校書得二百四篇題曰禮記馬融鄭玄傳之盧植又以己意刪定禮記唯餘四十六篇謂之小戴禮記是禮記之名起於漢世也鄭氏注禮記目錄云名曰禮記者以別於大戴也是鄭氏已有禮記之名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曰公羊解詁以別於餘傳也公羊者公羊子所傳之經也公羊子名高齊人也舊說子夏傳與公羊子公羊子傳與其玄孫公羊壽壽傳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故公羊有胡毋之學焉公羊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公羊傳文多有胡毋生之名故知胡毋生亦著竹帛也

引[illegible]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愆期語
妄問答甚精贍必非隋唐人作或即舊疏人所述與又公
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
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
怪擇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
石焉期沓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當在卷數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閻元
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
者鄧齊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
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援鶉堂筆記隋唐間
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
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解一卷未知何
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
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
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衍之當在永寧之前乎此
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

元年春王正月疏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固此可知太歲所在公之
此必舊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元
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桓元年歲在元
乙丑今曰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庚子
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
公羊義疏一　四

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
年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
一年入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
賈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
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
故全然未曉轉信庾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
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閻元
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僖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辛卯今曰
今曰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己酉今曰癸丑成元年
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丁卯今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
歲當在丁卯今曰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
曰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
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値超辰之
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
歲龍度天門是也白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
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占又定元年歲在
在己丑今曰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
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十支與今人所推
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僖元
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
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
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戊戌是也按
子爲春秋追而修殷厤是春秋實用殷厤殷
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

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弟七部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部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馬光陳晃上言麻元不正宜改中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部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厤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之形近而遇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具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厤以爲部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纂日月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皆省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據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即曰者何曰孰謂或據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各於當文目其所據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曷爲爲弟子卻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據有疑理而問所不知者曰者何億度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據上言諸侯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十五年仲嬰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據彼難此則如下傳云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據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據故何氏云諸據疑者皆無所據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注明云諸據疑則明有所據矣特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

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及衆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即位雖非正月公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通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迓順兼伺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之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侯也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注舉猶備也是爲十二月總號也春秋書十二月即下書十有二月之屬是也說文總聚束也俗作摠校勘記謂毛本摠改總爲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易上系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之道皆統於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名之正與五形可謂得其眞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地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而稅一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彼髮衝冠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蠆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圃圉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

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上地所有先以人宗朝編記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改元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漢書此傳大當爲太太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以木言之也又孝武紀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木言之也又孝武紀元爲天地之始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正作元者謂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衡無原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後言王天不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僭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得直稱王故渾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譏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則白虎所云反傳違戾

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爲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棄資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贊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各自紀元於其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已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有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帝而稱聖人間其年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一公論之相宣之紱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以繼之以火繩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興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者義以繫於周惟強扶弱常繫周世故曰歸明於西而以垂法而魯之僻於二伯且魯無可貶也於聘之事春秋可以貶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則大惡也就十二

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麟終於獲麟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爲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繼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義和之官君勑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天之所有不繫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

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爲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繼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義和之官君勑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天之所有不繫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

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卽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開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方出名以自明自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震生萬物東方然則震爲東方之卦東方爲春之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始卽謂之春非關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憮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顓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

考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成湯崩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洛誥五月丁亥烝命惟十有三年大烝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錯出古今文多如此春秋獨一無雜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史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國時木名者凡歲首正同異也○注昏斗至冬○舊疏云上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參中斗柄縣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昏參中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辰則大火加十五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子○注歲者至之稱○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調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歲成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微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夏至百八十日春夏成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歲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通而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木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定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閏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推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子則大雪加十五日指丑則冬至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午則芒種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酉陽之維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證故問誰謂疏注孰誰○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不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證正以死證周道也謂文王也注以上

公羊義疏一

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證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疏曰王者孰謂疏云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春秋之王白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也文王世子稱武王爲君王是周公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門子周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舊疏云上至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文王按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王者受命之始繫之法度文王之義春秋有五始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夏至百八十日春夏成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歲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通而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木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定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閏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證故問誰謂疏注孰誰○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予注孰誰也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即當時不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證正以死證周道也謂文王也注以上

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證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疏曰王者孰謂疏云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春秋之王白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也文王世子稱武王爲君王是周公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滅氏庸昇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門子周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舊疏云上至王王者受命之始繫之法度文王之義春秋有五始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夏至百八十日春夏成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歲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即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通而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木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尚書至是也○書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以閏月定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者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閏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尚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備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戌午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絀將王火爲之相也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曰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人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爲天子儛號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口衣青光遷造西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衆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搤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厤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爲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創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追稱王創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始舟爲梁卽以造舟爲天子之禮太王立皐門應門亦卽以皐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翼王緒箸者稱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曰受命之祖也文王受命必歸文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卽上繫王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繫露奉本云人之得天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之王者之政是也○注方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故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爲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室祼太室之言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益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人親則率祖尊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時王不能頒月以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厤未必盡合周厤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欽又云殷之質非天子之困革卽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卽上抑耙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崇盛邾非天子之繆卽陟耶盛邾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家者非卽皆假爲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繼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繼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繼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義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繼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繼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韶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猶以天正終始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王正月之事故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爲法其實爲漢矣是也○注不言至共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謚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謚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爲後王法故不稱謚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人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有始文故不須註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人道之始也易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曰月而後言王〈疏〉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以也詩十月胡爲我作公羊易爲先言王隱四年穀梁傳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爲於某之門胡爲昜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注據下至言王○卽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也通義云據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爲問當如何氏解也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

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

疏　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按檀文云正月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二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己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受命而後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正月也又重正月者承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申之曰王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如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紂誅惡以救民除亂以安民故曰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文王受命而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朱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

公羊義疏　一　　玄

聖人之實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旗之制有法而然也何明易姓示不相繫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殷瑞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史記厲王時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繫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者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儀志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而上也若一因前制修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已物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上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麻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統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四而相復威作園號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威作園號法象其宜順數又云殷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始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之萌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咸精符云十一月

吳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盖謂文王彼有奪之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鄗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即疏云是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即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即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綏幅尚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綏幅尚白旗白正赤統者大節綏幅尚赤旗赤亦統名也其變犧牲者舊疏云即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殷白周駾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牲角卵祭牲白牡尚祭肺正赤統者郊牲騂剛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別衣服此其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必改朔也舊疏云器即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璜有虞氏之琮親也尊也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

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尚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尚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尚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爲正謂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率以八統記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兼兩義即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閩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繁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麻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愼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咸以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也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注據文公言即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遠據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今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據左傳疏引補漢書董仲舒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地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

命包咸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尚色天命以赤尚赤以白尚白以黑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元珪故尚黑如三代所尚自是依天命之色也以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何言乎王正月注據定公有王無正月以爲難其實兩不相妨也○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定元年春王三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暫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自爲他事書也大一統也注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注據文公言即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遠據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注公即至之始○各本脫公字今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據左傳疏引補漢書董仲舒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地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

意之理矣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見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戴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之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補氏鐘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正統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是爲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之義也春秋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政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穀梁賈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正

察也○天不監毛本鄂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談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出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立號則道衡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也王不承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本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脩天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習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年春三月王四月正月五月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既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主而政教由之出

馬王奉天出教諸侯承行之以治其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一以貫三所謂不覩者非探之冥冥也緣所覩以逆測所不覩緣所聞以逆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褒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乎省己省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所覩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博博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偏於凡有血氣之屬恐懼之屬於聖人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愼恐懼之屬於陶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爲天下經綸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隼神明文成麟致瑞應昭焉不離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爲人君父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無必踰篡弒之誅故曰知通之近知風之德矣詩云關雎之亂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曰文王既没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孰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元爲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即位之日即位即布政布政即以奉王奉王即以奉天奉天即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即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爲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即位知其成公意疏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隆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即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乎讓○注以不至公意○舊疏將讓乎恒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去即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正月爲公即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即公即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即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即位而咨之則專據不書即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即位而不書即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爲說也

下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何成乎公之意注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疏注據刺至不能○莊三年公灭于郎傳曰刺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而後不能救紀而後不能疏注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後不能救紀而後不能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道視人所惡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也時慶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疏注平治也○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廣韻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故不平也詩皇矣修之平治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曷爲反之桓注據己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冠上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古者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之成人之道也疏注長者已冠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以下爲長殤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而冠○正義曰禮記曲禮文彼注云人年二十有室始學禮可以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世猶從上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注士冠至成也○白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

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又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卽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醮皆於客位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加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故總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尚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已也是也嫡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文子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之成人之道也故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

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諡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異貴賤也則以卿爲賓公白爲主迎賓揖升自阼階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也○注天子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之冠禮此又言冠子皆山下升上解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王者太子亦柄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篇云王者太子亦柄士何柬降於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即位先宜從士禮其爲尊卑也微注毋俱媵也疏注毋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妃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允也○注聲子生隱公之時已爲夫人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國人莫知注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注國人至別也○舊疏古者一娶九女一適二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以桓爲貴隱爲尊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注禮男至如之○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七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滿五十不御俱宿非人不媛故七十復開房也家語好生解云大衰負食非肉不飽寢

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已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故曰爲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注凡者至不可○舊疏云已若舜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又云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注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爲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桓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尊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曰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爲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老然下十一年桓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但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據賢繆公與大夫獲且長以得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得立疏注據賢至得立○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注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爲難也又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捷菑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且也長彼以獲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遞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貿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貿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爭疏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大夫訃於同國以匹敵訃鄰以無敵解適望文生訓也大雅大明云天位殷適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是也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實同爲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尚右文家尚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鈞以卜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屬勉強左右媵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即一人而擧生白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即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敘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復鄭說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賈者夫人姪娣也即賤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告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證諸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爲貴妾總且大夫絕緦也韓奕詩述韓姞所從自應比云諸娣不得遠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娣而賤二媵也左氏繼室兩見一晉少姜衰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爲少姜服縗是何訓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典禮也孔氏之說傎矣○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蓋皆據貿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

云夫人無子立姪娣之子文家先立姪娣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有妻者謂二媵次姪娣無子立二媵子彼乃云公羊說全與何義乖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適姪娣子與此違矣夫一國往娶二國媵之所以示尊崇和好則降於適一等尼矣復令其隆之適姪娣之下豈人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德于房中媵御餕雖無娣媵先注曰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容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文家先姪容失其實按詩禮或於姪娣科舉其一適舉娣言之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質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質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人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文

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其母丁姬崇章皇太妃恒溫鄭用轂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即位欲尊其母丁姬崇章皇太妃恒溫也則議宜補太夫人何書僕射江虨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耶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之耶竊見詔書常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冊命之命于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訓公羊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庾蔚之訓公羊方策以示後世豈謂可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母以子貴者明矣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解詁箋云不書即位若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諦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非正也夫人之子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夫人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非正也夫人之子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

公羊義疏一　元

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係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末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之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之臣無服邦人稱之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墮其禮防因秦下稽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良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係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即哀之末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之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之臣無服邦人稱之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墮其禮防因秦下稽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

元王周迫太王岐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不王鯀正也而追平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不王鯀正也而追元王周迫太王岐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瞽不王鯀正也而追

日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論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屬人之傳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論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屬人之

紓禍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白破其例其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

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

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爲其子得遂也注云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爲其子得遂也注云

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

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唯爲

故服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爲其子遂正母以貴之所以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母喪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母喪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母喪三年首言

公羊義疏二

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疏〕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鄒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詞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岐曰邾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鄒有二皆顓帝後所封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鄅偪路偏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玉繩志疑爲息疑爲塗晏子諫爲鄒之長塗二縣水經注渭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郎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于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邾縣北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後也劉武王時封其苗裔俾侯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鄒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　一

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爲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鄅偪路偏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此鄒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玉繩志疑爲息疑爲塗晏子諫之長塗二縣水經注渭鄒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郎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于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邾縣北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鄒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也通釋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婁文類聚引劉昌魯騶山記云騶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爲鄒穆公爲魯穆公改邾爲鄒不應更改段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邾特多焉昧陽本毛本監本俱作小爾雅取聚叢也今本取皆譌作最此傳釋文昧亡結反則作昧從末是也左氏作蔑校勘記段云說文昧從日末聲與從目末聲之字有別昧與蔑古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鄂州本沛宮書本皆作昧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二十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即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城春秋隱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讙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魯諱明矣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邾婁盟也〔疏〕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發及爾同死氓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也〔注〕會及暨皆與也〔疏〕爾雅釋詁云及暨與也說文曰部與黨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及與也書堯典汝義暨和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爾雅釋詁遺文都爲一言會者即舊疏云或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　二

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長曀仲佗石彄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疏〕注最聚也○小爾雅釋詁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也玉篇最聚也又要也叢也釋詁最叢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最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最之戍尹注皆云最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爲最之哉司馬彪注曰最聚也荀子彊國篇執拘則最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最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最樂戲于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周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曰最鵬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最亦聚也最字作聚也說文不爲最字釋文最聚也今本最皆譌作最此傳釋文昧亡結反小爾雅最小爾雅取也本二義後人以最字有聚義遂改最爲聚而最之本義轉晦矣小爾雅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音則庶幾最當從說文作最說文最積也最犯取也

人多混叚爲最叚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叚史記功臣年表鄒侯孔藂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叚叚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叢聚貌與叚同○注直自至之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爲我欲之有汲汲義是爲深僞爲不得已是爲淺下注所云善重惡深善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合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語況之也及猶汲汲也疏通義云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男女得以及時也創汲也疏引此傳文解之荀子儒效篇注及繼也繼與連皆有汲汲意之暨猶暨暨也疏○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涉下文意不遝也而衍釋詁曰遝及也皆是轉相爲訓傳注訓暨爲及即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及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即訓及何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甚明王氏何反以爲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旦部暨曰頗見也段注云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曰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邪部曰息者眾與詞也引唐書禹貢暨魚孺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息皋陶按息皋正字也息之假借多作洎莊子寓言篇後仕三千鍾不洎文選東京賦于胥斯洎是也又作暨洎也記塗不暨于楬釋文劉本作暨是也

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疏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徯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文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則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字也

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疏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徯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文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則君亦以儀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桓十四年齊侯疑父卒不字○注據齊至爲名○舊疏云是言齊侯以疑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字也

以疑父爲名疏校勘記云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名故下答之以名注據齊侯以疑父爲名注以當襄知爲字疏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襄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始也

名也是字易爲稱字注據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之爲褒也
屬是褒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公盟當褒之有土
嘉之曰褒無土連國曰封稱字所以爲褒之者儀父本在春

秋前失爵在名例爾疏注以宿至褒之○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執及之囚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以所傳聞之世微國之卒本不合書宿男今變例書卒見恩爲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褒也○注有土至曰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褒者謂加爵與字則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門者即封邾衛之屬是也通義云褒者天子有慶於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褒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天子所得而議焉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事褒者春秋予奪之稱亦以有有土嘉之之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注稱字至例爾○非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也失爵則稱名進

之故稱字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夫爵者例名夷狄稱人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令尚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破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不朝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爲褒之注據功不見疏注據功不見○釋文見賢遍反爲其與公盟也注爲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疏注爲其至難

以盟約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薛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注爲其始與公盟○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王者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舊說讓亦取公羊爲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褒儀父慕義趨聖是也○注盟者至來也○說文冏部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

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戒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曰王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伯姬孔悝用猴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桃苑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公子以手劍拔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位十二國之祖公七姓十二國之祖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執牛耳一也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皆無牲而與之盟皆歃血也伯姬孔悝用猴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然則盟者人君用

也疏注据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眾也○正義曰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託始於儀父則褒義不見故復据眾盟以難褒也因其可褒者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議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疏風俗通曰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爾○正義曰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鄰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制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以立王道褒貶之法託隱公爲王儀父先與盟故假以爲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繒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豎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据正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注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露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疏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眾矣而儀父獨漸進鄭伯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鄉婁于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褒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褒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鄉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褒之於此則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見貴若如彼傳云公揖儀父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甯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魯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所能眞權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鹿雅漸稍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陽生閻然之類是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褒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褒之非所謂因其可褒而褒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岐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鄉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眾而獨褒鄉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褒而褒之矣○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勉強也國語晉語大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曰進○正義曰譬若至其後○何云漸深知聖德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義貶惡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閉也開義路卽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卽傳文訖始之義也春秋託王於魯原非以隱公爲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褒義貶惡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閉也開義路卽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薛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

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云孫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爲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盍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譌會錄地戰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詐戰偏戰之異也○注凡書至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曰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恃外則惡盟爲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盟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掇亂世約信故盟者渝盟例日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而不盟

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　殺之也　疏　昭卅克齊鄭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注剋破截亦殺也爾雅釋詁勝屑勘劉殺克也注轉相訓且引此傳語殺梁傳克者何能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　注　以弗至何能也能殺也　疏　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惡也故克爲大惡穀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甯曰段恃寵驕恣謂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公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隘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爰云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皆責鄭伯不能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母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固不爲過所

以大其惡者爲其不早爲教戒釀成大亂貪虐百姓故也左氏說非曷爲大鄭伯之惡實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　注　据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　疏　其世子申生彼注据晉侯無克亦惡晉侯故据難之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注　如卽不與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文故据難之

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得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文故据難之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注　如卽不與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文故据難之

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詰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疏　左傳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

門不義不曬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依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鄙皆毋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證云嘗與宋翔鳳校宋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殺追逸賊最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穀梁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大夫爲重耳若讒失敎則晉侯殺世子毋弟目君之例謂視專殺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係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樾平斯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卽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疏說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也○注如卽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脫之矣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六傳先祖爲之已毀之矣而彼皆言不如此言如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殺之矣○注如卽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脫之矣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

咒之鄭注成平也識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之以將更寬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同姓則緦衰以弔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纖剸為鐵鐵刺也剸割也刺割臏罪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同族奉祭祀之同姓有辠則死刑殺以徇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為隱處就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者也故詩東山云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此言心瞥瞗殺人之對正即春秋之義也

公羊義疏二　四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君〔疏〕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是段為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也日君以其日君知其為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此不曰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今君親克段于鄢猶斯義也若鄭伯譏失教也不知鄭伯之罪不僅在失弟〔疏〕弟○襄三十一年傳云鄭公子喜帥師伐陳討殺其君之賊也討賊例當國君親帥師此不言鄭伯帥師知公子喜專命而行故書其名以貶之此段不言鄭伯帥師知鄭伯不親帥師故書其弟以貶之也

不稱弟〔注〕據天王殺其弟年王稱弟〔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鄭亦鄭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皆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至不地○謂如齊無知之殺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已絕故亦不地〔疏〕上傳言問克段于鄢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問之文此傳云據其地明當急誅外乃地爾為其將交連鄰國復為內難故錄其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亦不地也〔疏〕據齊至不地○

何以不稱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之不當國雖在外猶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疏〕注明當至

宮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詠也其爲詠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頗作外然非齊臣詠不得引爲此例昭八年滅于徐亦吳封之于防頗作外然非齊臣詠不得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爲不當國雖在外禍輕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援爲例矣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至同例也穀梁傳范注云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解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徵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以爲責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弒君九月彼詠已歷三時故范云譏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之緒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猶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子不能以時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爲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目鄭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厲公從母氏之欲盜騶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毋肉之親桑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丰書者下三年曰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土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例皆在深察而其義亦自所專上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妙豈可一言之發眾例具舉蓋此經上爲惡失親親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

宰宋聲義通爾雅釋詁宋官也亦通采書堯典若予采歷文引馬注云采官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厥采錯事文穎注采官也是也○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未知宰咺是何字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天子之士傳以宰爲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咺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

本嫌宰爲官〔疏〕杜云咺名也范云咺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名○注別何至爲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咺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爲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違按僖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爲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咺是上爲宰下之屬宰非咺之官故不得連宰咺者何嫌宰爲咺名云宰咺之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咺實爲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爾宰矣爲以官氏〔注〕據石尚〔疏〕注據石尚來歸脤是也舊疏云石尚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爲難也宰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疏〕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冢宰之屬有上士六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公羊義疏三　隱元年七月　盡十二月　句容陳立卓人著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通義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匡運周偏德不能匡運周偏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曰天王王者義具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棄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疏〕杜注宰官也周禮目錄云宰者官也

下十三十有二人皆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中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下士稱于人中士錄名呾是也上士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梁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下士稱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公羊說宰咺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賵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是也鹽鐵論刺議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呾者以爲宰士也似正以呾爲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僅以名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

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

疏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古義云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聰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何氏本曲禮爲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謚法解大慮行節曰考○注入廟稱禰○舊疏云即襄十二年左傳同族于禰廟是也書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注昵考也謂禰廟也蓋四親廟惟父廟爲近故稱之爲昵說文日部曛近也或作昵玉篇日部昵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即作爾俗加示作禰耳舊疏引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義於近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

疏穀梁傳云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波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之則惠是桓公之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成風僖公之母文與此同故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然惠公既爲君矣自必尊其母爲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爲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辛故不稱謚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即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可弗暇也即弗夫人之兒何爲天王亦同之天王不以爲夫人亦自有謚進退失據故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左氏春秋攷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辭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于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于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即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既說公羊說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也自虎通所載後一說則通典引劉向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德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如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謚爲非者古春秋

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謚爲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字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文王之如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之稱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母孝公之妾也故鄭玄以爲仍稱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何以不稱夫人

注此難生時之稱也據秦人來歸

倍公成風之禮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
注此難至夫人○此據成風生時稱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
稱夫人故發宜有譏仲子子柯未爲君猶憲公之妾故無譏
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篇云人妾所以無譏何亦以卑
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譏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
妾無識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譏也文九年秦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成風亦妾而得稱謚明僖己爲君故
稱夫人與
仲子殊也桓未君也疏○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
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
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故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廟
時未必即遷尊
仲子爲夫人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玄纁
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玄纁
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
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
纁二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疏○賵所以助主
人送葬也廣雅釋詁云賵送也是賵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
兩言之者賵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賵玄纁
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賵於宋致詞曰有
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賵以乘黃大
夫則亦得有車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
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注
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賵又有賄賂爲喪事所以助主
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公賵元纁束馬兩文故知
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賵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
馬曰賵亦據周制○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浦云經無
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雖二馬亦有
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陳蔚之云賵
馬欲以其駕魂車也士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
書大傳曰士乘飾車馬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
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賵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
賵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
四牝騵騵彈彈駱馬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
○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
乘黃大路丁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
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
子駕數易京氏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全大夫

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間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
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
馬而一師監之也何書顧命諸侯入廟門皆布乘黃朱言獻
四黃馬朱髦也既實門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閑以
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
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
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
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
駕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荅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即
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
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
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
以言之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
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
載與何氏異武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
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共大夫皆一轅車夏后
氏駕兩謂之驪殷益以一騑謂之驷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
本從驪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
頌云約軧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文

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
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
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爲乘皆是也○注
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騋郭注周禮曰馬八尺
以上爲騋按周禮庾人騋作龍龍騋古音通也說文馬部騋
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
儀禮觀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略充庭薛注乘駕
幹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傳注並云馬八
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庾人又云七尺以上曰
騋注引爾雅騋牝驪牝元此不及騋說文騋一云馬八尺爲
龍七尺爲騋川周禮也庾人又云六尺以上爲馬說文馬部
騶下云馬高六尺爲騶引詩我馬惟騶許於龍騋俱本周禮
蓋以騶當彼之馬也詩漢廣云言秣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爲
馬五尺以上爲駒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駒箋云馬六
尺以下爲駒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
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薄言駉駉是也駉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四牝騵騵彈彈駱馬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乘黃大路丁中庭此諸侯相賵之制天子賵諸侯亦如是也論語公冶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京氏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全大夫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緅緇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緅緇各一匹布帛各一匹按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

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昏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惠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元纁注元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而云纁者士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系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綠再染謂之纁纁益赤而有黃者當是由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也昏禮記云皮弁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凡失之華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事從殺故云取足以其事而已皆禮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

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也知生者賵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薨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具數若何曰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踰到踝上到髀位尊德厚及親者賵賵唅襚貧富有差二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裳爲一稱素端一皮弁一冪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爵弁一爵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輿馬曰賵貨財曰賄玩好曰贈衣被曰襚何氏或即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賵賻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例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彼下云兄弟有服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

謂春秋制也○注賵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賵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賵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賵之爲言覆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賵覆雙聲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賵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冒爲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賵引作賵此古文以賵爲言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賵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賵疑作賵○注賻助也○說題詞又云賻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也幣所以助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賻字先鄭云謂賻喪家助其不足也○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賻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文並云賻賵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賵馬入廟門注賵馬入廟門者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賵仍以送死爲主下故疏云賵實生死則施也既夕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注襚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襚遺也白虎通崩薨云襚之爲言遺也說文衣部襚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襚謂以衣送敵者死曰襚也若然詩碩人設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據此及士喪等禮則襚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遺人謂之襚襚遺聲讀爲訓雖吉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襚名遂以襚專屬之凶事矣吳氏夌雲經說云按襚當讀爲稅稅之爲言挩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挩而稅取解挩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賵終者衣被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襚終者衣死人親襚之是則賵之爲稅衣之爲襚也二字又別此借襚爲稅稅聲近襚也○注知生至賵襚○按知生死者皆爲賵矣可證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生者賵知生者賻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賵專施於生襚專施於死賵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賵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賵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賵今本已誤沿儀禮今本既夕禮公賵注賵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少傳皆云賵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賵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有服

親者可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賵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題詞亦止云知生則贈知死則賵不云賵也皆可爲何氏賵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賵主於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贈送死追生贈謎所以助生送死追思重終副至意也贈賵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詞曰知生則贈知死者贈賵謎贈所以送死贈賵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贈又以賙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賵贈謎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逃及贈也士喪上篇有謎下篇有贈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賵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爲多知賵生死等矣是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注據非禮疏此天王也而傳言諸侯者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維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及事時以葬事繁露傳其志不及事也維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及事時以葬事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

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維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及事時以葬事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據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

傳但言諸侯賤倘告於諸侯疏白虎通崩薨篇諸侯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子者不敢自廢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尸況於諸侯乎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卒君臣會葬文襄之霸士卒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士卒上會葬文襄之霸士卒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遍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薨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士於相哀問略於相弔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明亦告諸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言諸侯之賵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又也舊疏云諸侯相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告鄰國之禮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起其意

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

成其賢疏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以知其賢也三年傳曰何危爾僖二年傳曰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僖五年傳云何重焉是其證○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義故善其以仲子喪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奪貴賤之序是爲得事之宜其言來何注據歸含且賵不言來疏賵是也釋文作歸唅云本又作含下同校勘記按唅非也依說文當作琀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疏

歸僖公成風之禮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省文故也以葬會葬所以通哀序忠必有所費容其事故僖閏不必責其及時其合賵禮之等皆死者所須若且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相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其言來爲若已在於內矣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據歸合至主名○文五年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成風也兼之非禮也

疏據歸含至主名○穀梁傳曰禮賵人之母則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成風也兼之非禮也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皆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備爾無之其實惠公仲子亦不及事言來何氏自據使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召伯來會葬非使人仍自不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賵禮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據使人例推及諸侯矣○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之證矣　何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曰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尚未

也疏據及至文也○舊疏云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即卑稱也○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敵公故加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仲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爲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羊說諸侯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駿曰元之間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則文矣是鄭川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蒲衛純臣詩疏引異義公羊家以諸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義故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羊家以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羊說諸侯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駿曰元之間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則文矣是鄭川公羊說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

上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臣也按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於天子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哀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爲君同斬舊疏云其異者卽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一純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於廟中正君臣之禮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親親之詞也傳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

執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
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
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
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文明宿當
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略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譏

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疏〕壯二十二年秋七月
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
微者也彼二文汲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
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
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
見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
又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幷會故也疏言謂其爲介者若聘
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凡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言來也〔疏〕繫露爵國
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
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

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上士三命中
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俱當爲上士矣襄
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
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小功德者受小爵土大材者
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又奉本云小材者受小官位
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之序而後
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貫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
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
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
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
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
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
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
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
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楊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
監毛本脫者字殺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
微者也○注祭伯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
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尊及可知其微人與
他國會而直言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
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
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
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
曹與盟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亦與盟可知白首其榮
辱者若疏云理是則主人先辱接春秋以
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襄之即首其辱也○注微者
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誓朋黨生患
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
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
即僖十九年冬會陴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
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日○注穀
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慕賢故詳之若以小
信子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
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錄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
盟故爲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貶下盟
于狄泉注皆文年老志哀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
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問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

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

〔疏〕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齊慶封之屬是也〔疏〕傳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言奔別國即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爲王而不專黜周者欲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不著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即於祭伯來奔見其無絕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注主書至罪辱○傳疏云一則罪魯受拔人故曰以罪舉拔此爲凡出奔者著義也○注內外至編也○舊疏云問外至編也○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外書者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錄之○繁露天地之行云最能援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鹽鐵論除狹云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奔者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明春秋時不問賢不肖于之位祿也繫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晉挾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挾殺梁以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注錄所至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爲受者示義明當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莊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殆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不月則彼月不必爲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皆受惡人事也○注祭者采邑也○

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凡將那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說文邑部鄒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祭仲祭惟穆天子傳云鄒父注鄒父鄒公謀父字皆作祭惟借韋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鄒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尚仍其西都舊稱許六周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間其諸東都亦有鄒與祊如鄭之仍舊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厯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代鄭取汜祭注汜祭鄭地名成皐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鄭州滎陽汜水之間北有祭城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間於春秋爲鄭地其爲鄭所兼并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食采於東圻也賈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注伯者至義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稱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蓋二十冠時稱字加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於初字時故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字以明亦得謂之字也禮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祊之字以明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祭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注月者至下卒也○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北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注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家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閒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按下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故吉當案下例當蒙上月矣義或然也○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卽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耳當蒙上日與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注奔例至在上○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臣來奔魯者惡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卽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奔他國惡書月是以王子瑕之徒悉書月按襄二十年夏五月甲午宋天王殺其弟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不月則彼月不必爲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皆

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月本爲上事發其即位爲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閩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據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注）據臧孫辰書日（疏）注據臧孫辰書日○文十年也舊疏云問下五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貶有罪俠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言之正由在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據故也遠也（注）孔子所不見（疏）通義云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糜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弒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爲正故糜氏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爲惡也俊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爲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

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與聞乎弒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爲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本云隱桓卒而不日哀十四年狩獲麟乃日之者隱桓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己與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己與高祖曾祖時事也所見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

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已遠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物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攅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曾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處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蓍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盡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舊疏云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昭定哀也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見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貶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定元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自傳聞自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

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惡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爲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尚無知識亦不得據爲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爲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據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于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于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卽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

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議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目三科別制九旨之異○注時恩衰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弒父父殺子爲恩衰臣弒君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鉇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凌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思衰義缺事不必專隱父子君臣也○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論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云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

公羊義疏三

所以爲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爲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爲已昭公爲父並爲所見世其臣爲父與已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絕卒之者爲後濟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盈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彼注云已絕卒之者若尚爲大夫然則敖作喪是也段玉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卽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甲子公子季友卒注云書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之是也○注於所至旣弒○哀十四年傳撥亂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亂謂隱桓春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諸正此春秋之義也雖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記段曰說文無弒字蓋弒字轉寫之誤本監本毛本同校勘記云鄂本閩本角長兒段借爲弒字按說文角部弒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者皆謂爲

公羊傳弒者曰臣弒何注弒殺也又隱元年注用心尚麤弒漢藝文志庶得麤弒以麤弒連文則弒非麤字也麤弒若今人言粗糙雙聲字也弒从殺聲古讀如倉轄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麤弒蓋卽麤粗管于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耻繁露俞序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曰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耻之文故說文弒讀若麤弒皆謂麤粗也粗曹憲音在戶反與弒之讀才古戶反與弒之音同是也○說苑指衡疊知篇夫竹本麤而末微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縗密不能麤其論衡之物也其與粗音義正同○注故內至以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子潛注云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國卒葬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書者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不書外小惡不書

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非二十七年莒慶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賢也莊二十四年莒慶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治近升平書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注以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書離不言會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剜鄂本作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世則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諸夏也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之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夷狄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之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邾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

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之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世則諸夏為外所傳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注以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書離不言會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剜鄂本作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夷狄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之義治之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大

爲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一終

子汝蒲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二年春
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緣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時疏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瀆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例雅釋器移謂之涔釋文涔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篇卽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駉之山涔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

日吾欲南伐何主莒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居常與許之常潛卽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爲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隩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開隩之地然則凡會者爲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坼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爲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爲存燕而賜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恐後世以寡人爲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竟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覽

與白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遏人義遏我何以異乎故白稱其惡謂之潮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之謂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曰正雖能正人我不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白正人此之謂也

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討蔡之罪非不能正楚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邵子之於諸侯無所能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邇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正人也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經云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追○白虎通禮樂云戎狄皆略不刑君臣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刑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皆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常歲唯至互市乃來荷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盛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論曰孝文時匈奴冒頓單于驕倨慢書辭語悖逆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

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注言其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侵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也舊疏云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

公羊義疏四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不

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兒春秋其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尚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地志謂在沛郡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

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

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何爲莒邑者或後此又爲莒所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丕公滕莊子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拔毛氏兼本左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拔毛氏兼本左傳爲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舊疏云朝聘書時○攜字依鄂本補監本四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爲至淺伐注鄉猶離也淺滅爲至深也莊十年傳鄉者曰伐注鄉猶離也侵精猶精密也鄉卽淺精卽精淺精卽精密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繁露竹林云重也慮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眾者繁露竹林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攻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

惡者不仁德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隣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序五昔衞靈公問陳孔子吉詛豆賤兵而重禮也故云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讎者孟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至之道○云諸子梁惠王云卽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蓋興兵則搆怨不止也○注諸侯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孚伏尸流血無已時不孚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侯痛興兵不爲大惡者繁露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辭已是其惡戰伐之者居下是其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卽將隆師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卽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是也○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難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漢書古今人表作亾駭穀梁作無侅下八年無駭卒周駭侅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侅奇侅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荃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帥雜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帥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彳部衛率衛之衛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公羊率師之辭也段氏玉裁注經典段率字爲之周禮率都建旗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注古文率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聘禮

為疾始滅故前此
據而難之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邾是也疏
注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邾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
宋其謂之邾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之宋始以不義
取之故謂之邾鼎然則宋滅邾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
辛未取邾傳二十年邾子來朝傳邾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
也　前此則曷為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焉爾猶
於是○宣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
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
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為會謂於是始為會也禮記三年
問故先王焉為之立制謂於是為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
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
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曷為託始焉注
據戰伐不言託始疏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
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
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
取法所以省文也疏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
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此傳春秋修之之行事故

謂君子所修春秋也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
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
會者為之其詞則某行罪焉爾又舊疏引李巡說云孔子因
孝經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屬參春秋
秋也于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
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為春秋
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
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眞為受命王也杜預范甯不識七十子
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亟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
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詠也○
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即託王者
於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詠者繁露王道云詠
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自復為唐之盟
詠諸侯得以大劇之例不信者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為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為唐
之盟也○注書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祭公孫林父甯
之王者詠之也歸姓師師滅沈定六年鄧游吉師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
姓師師滅沈宋不三年不勝讖則自閔公始書者繼于
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勝讖則自閔公始書者繼于
莊公妾母為夫人不勝讖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讖故
於無駭也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據齊師滅譚不言入疏
張義也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
莊○舊疏在內大惡諱也注至言入

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疏繁露滅國
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
救是其為大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
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
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擅土地以
自廣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
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難此傳云
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駭
率師矣內諱獄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諱滅言入平○汪明魯
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言入即與實入
至父諱○所謂為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為後世制法於
內事多所諱明為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
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
至日不○鄧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
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即蒙上省人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已有此注而復
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
言之者正以彼月為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
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
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
桓能自復為唐之盟疏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
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二月為八十四
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
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後宜置閏長麻閏
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斤為七月九日于殷麻不合杜又云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
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等處近
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縣地然極已
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復與盟況上下
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
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義不信者
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為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為唐之盟
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為後
背隱而善桓為句桓為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
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為唐
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為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
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為於此有善桓詞與
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炎帝之後有善桓詞與齊莊四年齊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疏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東北紀本在東海
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
劇亦偏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旁有劇
南城青州府

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緰左氏作裂繻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緰緰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緰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屨緰音須惠棟云緰讀爲投說文緰貰布也古緰與繻同音

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逆至

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接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緰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通義云推褒猶稱且字知履緰蓋下大夫名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褒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侯爵賓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不得爲大國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據

宋至稱使○見成八年夏婚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決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

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疏〕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也張氏惠言謂士昏禮亦但言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母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皆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紿曲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

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然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于無父母命之親皆沒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者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兄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躬命之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稱父兄師友也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注宗子者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據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據

據非至使文○意以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異似可稱矣故據以問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尊陰卑陽不據陰不得達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義是故存伯姬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義婦人無外事○通曰紀侯之母使屨緰來故通不稱使也紀伯姬來求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卽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爲子娶婦卽紀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此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太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之屨禮夫人貞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母命之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外逆女不書此何以

書〔注〕據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據伯至逆人○
猶譏也〔疏〕注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舊疏引宋氏注
春秋說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日三曰月四曰王五
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
絕譏較貶絕爲輕重之旨也〔疏〕注譏猶是也言
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易爲貶問譏則曰何譏爾雅釋詁文
必爲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爲譏則
皆爲本事故譏始不親迎也〔疏〕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
不問曷爲矣譏始不親迎也〔注〕
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
於戶〔疏〕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
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
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
故曰微也是亦譏不親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
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
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
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
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
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
公羊義疏四

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
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
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督爲媒可則因用
昏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卿
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大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亦以
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
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于門外詩大
雅大明非禮則何氏亦以天子諸侯皆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
齊風俟于門外壯婦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
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歷也況大夫以下乎故云其實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
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婦
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云下云婦人三月然後婦見
舅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敬
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云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五禮許人故受其禮於
廟也即告本之義也按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於女家俱告廟行事而歸家未嘗一
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入三月祭行告廟矣而
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徙
面文王猶爲西伯八年虞芮質成而文王始稱王改元稱
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
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

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無敬神之心故曰愆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愆其祖與上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爲證然楚弒已成不可爲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圍大夫也卽合告廟豈得告莊共之廟乎當以琊氏說爲正○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親迎之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亟何氏所本也說文迓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按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增御婦車授綏輿輕今昏禮多房中二字益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階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壻相見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

矣注以惠公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之義如何荅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疏注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爲生是爲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侔桓公息卽隱公是妃匹不正隱桓之爲生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湯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卿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浦鏜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繻來逆女是也疏傳女在其國稱女女四年傳娶于大夫者略之也注女者父母詞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注在塗至是也○兒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而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父純衣纁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娣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宣元年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公如齊納幣不託始疏注據納幣不託始○卽莊二十三年公如齊納幣不言託始　**春秋之始也**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爲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道伏羲制嫁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又云日月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卽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僑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翬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

四年稱婦姜氏以有姑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大夫嘗紀履綸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按彼注云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儿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女家也以夫家爲家故曰歸也○注莫雎之時實迎主授女既從實則婦而非女也出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人大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尚未爲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爲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緜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即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書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舊疏云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爲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爲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爲伯仲季孔疏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故以莊元年傳云翬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莊三十二年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注知爲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故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又云取婦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夜不息燭也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取婦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帛同伯帛同也杜子春讀伯爲白書或作帛古字通用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注喜文選注作帛古知伯帛同也杜子春讀伯爲白論衡作帛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五里即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邑城陽東北濞于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邑縣東南有十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罔受命之制

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東北逕紀郢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鄒元以帛爲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氏遂以帛爲白或作鼏鼎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繻之字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依厤十二月書乙卯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爲隱之妾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云孝惠取于商氏亦取于宋未知所據何以不書葬注據姒氏書葬疏注據姒氏書葬即定十五年九月

生爲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新宋得麟又文論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推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秦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圖云秦正起胡破衛書紀散孔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東出秦正起胡破衛書紀散孔不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東出秦正起胡破衛書紀散孔不紀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闕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興北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王人虽微序者其辭而聞其諱則未知已之四年傳之所述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舊疏已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王人雖

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臨得升于適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爲桓立不復稱夫人禮葬之盛莫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爲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爲寵之喪可證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爲君所以不成其母爲夫人特以自遂其所以責君隱世不得逆稱爲夫人諒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尚未爲君隱母卽不得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此酒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葬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爲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爲君遺桓之弒故痛之也○

注書者與入同○卽上注日者至例也○卽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爲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注書者與入向同○卽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是也通義云伐例時雖在日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卽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記於上此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二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疏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又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曆志云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卽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卽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以其正色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何以例推必兼書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春秋文外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制典則然按當時文語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卽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故封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故封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後使得服殷之服助祭于周周須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一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孟梁丘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以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殷人尚質也尊賢不過二

代卽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夏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二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說也漢書梅福傳亦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竭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孝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衞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近義云王者受命改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前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顯不可更爲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于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政之月後有以地統天之月後有以人統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

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食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載穀梁傳言日不言食日也包氏慎言云據麻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麻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爲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妙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此春秋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桓八年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鄢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記異也注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晻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人君服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礙以伸畫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衅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議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惑則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食星變有藏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鵒鴝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徵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徵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有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徵重始愼終推效者哉○注後衞至

諂謀○衛州吁弑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歲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諂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諂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篡宋咸弑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竟而黑臣弑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月周三月與殷厤合又云凡日有所麗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益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弑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日食則揭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舊疏云或日者即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

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不失正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正上增不失字也○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彊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注下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陰乃亂反又乃卧反據音知本從爽今亦訛從需○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曰是也無不故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月有食之從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公羊義疏五

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官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陽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儒弱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儒弱見陵故日行遲則易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儒弱○諸本儒作需校勘記云儒當倣之譌此倣弱正字也說文人部倣弱也可證釋文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從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之故字從日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書月食有字從月不從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書月食有字從月不從日叔重乃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蜚有鵴鵒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日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加圍升雲爲何以爲逆書稱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人乃以圍升雲爲何以爲逆書稱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山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安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丑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然矣阮氏元學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

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曰有食之之何而孔子春秋丙凡曰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尊尤○論語爲政文殺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亦卽闕疑尊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纂丙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据以訂正以梁山沙鬼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注平王至崩凡葬皆顯其證此無葬文故云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證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書葬桓王○疏注据書葬桓王至五月葬桓王是也　天子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葬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涂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記崩不記葬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子有尊無所屈通記葬者則如文公羊義疏五

皇清經解續編　六

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填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注葬時同軌宜畢至也　無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存在○孟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釋訓存存在也　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弁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謚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薨篇王者崩諸侯恐何臣子悲哀怫鬱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此云王后者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弁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弁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主之者未加其禮於諸侯亦不得以公羊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

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弁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討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畔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又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父以事君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不可也故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周人有喪魯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弁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子在喪有弁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

曷爲或言崩或言薨疏注大毀壞之辭疏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　天子曰崩崩之爲言殞也白虎通諸侯曰薨薨之爲言奄也奄亦大也

崩注大毀壞之辭疏子曰崩崩之爲言殞然伏僵天下振擊失神明聚庶殞滅海內悲涼卽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爲言奄也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薨顚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輝終絕卒之爲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殁見歹部曰卒注卒猶終也疏注卒猶至終也　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曲禮故爲恩錄疏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士祿以

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詞云士曰不祿食祿爲身消名章也○注皆卿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爵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爲人衰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凶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注書崩至葬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尼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罔之加賻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書事謂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馬疏者合疑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氏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嘴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互異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子朝也疏注以尹氏至朝也四月無辛卯疑爲五月之二十五日尹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據宰至卒名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

○在昭二十三年其稱尹氏何注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注據俱卒也○舊疏云據劉卷言之

○二傳恒四年夏及定四年秋貶曷爲貶注據俱卒也疏注貶去至起其世也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

曰世世尹氏也疏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子爲世○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引千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世卿非禮也注蘧公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篤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本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秉見勢授賞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眾謗不能退無罪疏繁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顓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決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絕之義女生外嚮有絕之義公羊穀梁體陰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謚案易雜卦鄭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諸侯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謚案易雜卦鄭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諸侯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謚案易雜卦鄭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

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思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箋肯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所任賢謂之士卑國危萬世以所任非其人謂之士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大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統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槐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令即此義也○注卿大夫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備傾覆國家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又虛子孫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白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

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蘇無世卿世蘇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若貶言尹氏立王子朝在襄二十五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世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襲二十五年也祁君不書氏示貶者祁君之喊書名今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祁君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襲二十五年也祁君不書氏示貶者祁君之喊書名今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世官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世官

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專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天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吉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議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宗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之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汪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侯三年喪畢乃即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酳尸之後○注武氏至義之○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宰未命

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祭何其父亥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毹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下九年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毹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驗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毹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爲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爲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踰年即位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恢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稱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臣下君之己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疏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以字衍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淵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爲求賻書也

皇傷孝子之心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褻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賜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

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舊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疑之盧校云君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詁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鄫世子巫皆是一皆而問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贈賵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父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饑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

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葬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哀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庚辰厲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有四國宋陳蔡衞晉鄭皆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齊爲大國魯同雖伯爵而尊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或以諱故或以弒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瑣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年以後乃日卒時葬唯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後日卒時葬蔡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襄公以後時卒公羊義疏五

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其君無諡也○注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義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爾薨而爾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据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雜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皆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辭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詞也鄭註雜記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者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問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既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人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君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是其差也又注春秋書外曰卒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据以相難襄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不臣二王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容客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詩尊其子孫也禮疏引鉤命訣二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門齊地或曰濟北京相睢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引左傳云平陰城北有石門山是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岸也水經注濟水三百步蓋水濆流移故側岸也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濆流移故側岸也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平陰城北有石門山是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岸也水經注濟水三百步蓋水濆流移故側岸也鄭車僨濟即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陰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愼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爲十一月之癸未宋繆公之卒日癸未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即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之去七月亦五月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公之卒日癸未宋繆公之葬日癸未麻爲十一月之癸未宋繆公之葬日癸未麻爲十一月之癸未宋繆公之葬日癸未麻爲十一月之

段偕
地

葬者曷爲或曰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
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
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
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
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
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外姻畢至
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
注云尊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
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

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
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
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
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
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士三
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
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
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
殯葬數之意而作齊肓又據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及更正與外姻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
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
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厚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
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
月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

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
父卒八月即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葬不以禮也過時而日
隱之也注隱痛也○詩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
疏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
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爲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
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厚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
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
月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至是也○
葬衛桓公是也疏注解緩也○說文心部懈忘也解段
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解楊雄元后誄作
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
四年二月戊申爲州吁弒至五年四
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
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
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
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
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日
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
月已討十二月立晉
故責其解慢也
當時

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舊疏云即此年宋公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難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通闕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稟德是以君子威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亂視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本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馬之弒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如匹不止後有公子雍之難衛文公如匹不止後有公子黔牟之亂齊桓公既歿乃議廢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亟教云乎豈曰記專云乎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注與夷至之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宇女愛之不甚則是愛女則不若愛與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疑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楠於上不若解爲不止若乎益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盍者胡雅釋訓云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也言何不終爲君也與論語云盍各言爾志之盍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及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遂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謹受命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公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

督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弒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且殺孔父以寧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弒殤公孔父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不討賊益知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首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以負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不可及於經其及之一端耳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不見左師勃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殤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故謂爲左師蓋在莊公之世詩與晉鄂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當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而於經不書莊公馮殺避所羞也是故讓者春

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國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攝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以下然則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宇女王幼周公攝阼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已爲君行即位禮猶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自謂攝故云謙辭

公羊義疏五　十一

公也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慴懾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先君之又孥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爲猶梁傳里克所爲弒者趙策所爲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作所爲急趙秦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爲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于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祖則不然謂若使子而可逐即若使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吾立乎此攝也注

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了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書其事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其弒殤公即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本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討之要者疏書漢亦此義

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弒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掇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

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鄭伯之詞且子遭人弒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安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宜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禍宣公爲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弒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公不與子而與其弟亦不與其弟而反之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弒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適所以正懷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掇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

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潛夫論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諸書於傳聞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即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我而言葬彼所以不葬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宋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明所書故但記卒記葬緣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憐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益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即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五年秋

句容陳立卓人著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淆于杞又遷都淆于虓引世族譜云杞姒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淆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淆于漢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淆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淆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境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絶遠則牟婁不得爲杞邑沈氏謂杞爲紀之誤未爲無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大此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則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譏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爲人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此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女同之屬是內取邾娄防傳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即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傳不託始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以宋滅邾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即上二年注云據戰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羽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也彼注云傳爾則此前此矣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也彼注云傳爾則此前此矣舊疏云凡不傳也謂不書月者皆例時○舊疏云即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日下不蒙上月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即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日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疏〕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弒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叩部䎽从叩州声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祝州丘之役祝州一声之轉弒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弒按傳文或言殺或言弒按傳文弒君者正其罪也弒者書其事也弒君經文無不言弒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弒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弒左氏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弒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弒公羊皆作弒君公羊繆略云殺君或云殺君或云殺其君也差繆略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弒之不得音殺也則當爲弒果謁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弒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謁也經曰弒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弒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弒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也周公之典曰凡書弒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典曰放弒其君其名曰弒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之從叩州声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祝州丘之役祝州一声之轉弒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弒按傳文弒君者正其罪也弒者書其事也弒君經文無不言弒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弒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弒左氏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弒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弒公羊皆作弒君公羊繆略云殺君或云殺君或云殺其君也差繆略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弒之不得音殺也則當爲弒果謁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弒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謁也經曰弒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弒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弒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也周公之典曰凡書弒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弒其君其名曰弒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膊焚辜肆

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弒者聖人所以幾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弒者且有之弒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絶無拨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發凡曰弒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弒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豪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氏公子疏注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商人以應弒嫡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弒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末減蓋商人之凶逆遂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曰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同義○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弒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皆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弒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絶其位也法公子公孫者絶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曰故曰是也彼傳云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殺也弒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殺例者言以弒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曰如此故下八年傳卒梁於州吁云嫌也弒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不書皆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二年晉宋盟于清巳者土地名一在濮宣十二年晉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瑯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清河以爲國即此水也大事表在今濟河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北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南人于河又出而東北流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朝如鄭此言則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朝如鄭此言則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往朝天子

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弒君取國者何不曰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曰者至問例○舊疏云齊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曰者至問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弒此君之臣即以其曰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依秋悉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公羊義疏六

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焉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尚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于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是朝爲統名外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者書冕典鞏后四朝禮記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卑次之則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者用冬遇之禮故仕難之釋例曰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白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嫡呼其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非周禮之遇亦非晉宋所行之遇也云朝龍卒相遇之時相遇于塗解云即朝天子龍朝之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惠棟云朝龍朝詳見周禮注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不朝者朝龍朝九年一巡守諸侯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朝如鄭此言則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其不朝者往朝天子

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受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壯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朝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禹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人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滿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淸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異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愼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魯隱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東門而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者直言帥師會伐鄭則城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皆是也及事此及事須別異之也請以師會之公羊許固請而行其罪可知

秋帥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者直言帥師會伐宋文同彼不帥公子疏卽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易爲貶注據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據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宋人伐許是也與弒公也注弒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弒公也疏者何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受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壯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朝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也禹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人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滿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淸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異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愼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公羊義疏　六

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何也即無可奈何也猶佞也○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滿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淸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于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曰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異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愼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公羊義疏　六

公子翬諸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注諂之言陷也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疏公羊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斥隱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予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彖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雚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爲君殺子允君以我爲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卽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爲詳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豕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然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諡允爲春秋所許

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

公羊義疏　六

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爲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爲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爲也疏注塗裘至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闕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究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城○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居外邑釋文將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不得爲臣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降本國而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即位之禮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且不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其言聞之桓也於是謂桓曰君爲書營塗裘亦無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以兒成公意也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裹上一年左傳曰若于若弟又曰君若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其言聞之桓也於是謂桓曰君爲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子曰隱矣注曰猶曰語相發動也疏注曰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曰字即說文卽字之省說文卽扣也蓋讀曰爲叩叩發動也謂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子曰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隱曰吾不反也疏魯世家云揮乃反譖隱公公羊義疏六　七

現說文巫部現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覡也言則周禮男曰覡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覡女曰巫○注男曰覡女曰巫○注男曰覡女曰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遠光武能上下比義其聖能降神物悉之鍾雒民之精爽不雜民神之處夫又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宜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處制神之盛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物悉之鍾雒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注巫者至者也○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主祠則巫咸索隱以巫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

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卽哀廿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出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閒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濮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河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合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今按世家公子鮮同義士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之曰濮水名卽此與衛之濮陽南猶以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弒君賊不稱人疏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賊之辭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綱人殺之正也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之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詞也然則孰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碏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碏立之也校勘記云碏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踖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碏衛上大夫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疏注據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尹氏明尹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冀也不利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

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之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詞也然則孰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碏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碏立之也校勘記云碏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碏作踖惠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碏字當从石經作踖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碏衛上大夫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不稱人疏注據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尹氏明尹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衆立之冀也不利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

也月者大國葬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
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也
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
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
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寵皆所
以防愛爭雍之遏絕矣此即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
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
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
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
晉是也衛宣聽衆所立納入皆爲篡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得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不
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大夫之得立者非義之高者末爲大
惡也其告在衛人之立不辭君子以石碏爲能誅而卽之討賊
明義

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
立之漸故書立以明戒之○注大國至例月○校勘記云其不書知所
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書至重也○凡例云
所書者可知所不書知所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
也是故春秋正詞曰春秋正詞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
治亂於未萌之後也○凡例云舊疏云卽僖二十四年衛侯毀而
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書至重也○凡例云
所書者可知所不書知所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
也是故春秋正詞曰春秋正詞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
治亂於未萌之後也○凡例云舊疏云卽僖二十四年衛侯毀而
不書舊之立故書之立者弗去疾自齊入于齊小白入于衛哀六年秋七
月齊陽生入于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
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舊疏云卽僖二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子朝是也○注卒日至國例
公○舊疏云卽僖二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子朝是也○注卒日至國例
是也○注卒日至國例
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

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衆宜立也於立譏之亦
文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
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
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
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
作漁皆假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
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
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左傳曰公矢魚于棠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曷爲遠
而觀魚〔注〕據後洙也〔疏〕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
疏云然則近國北白有洙水何
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
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
急由口授也〔疏〕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
爲得也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

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卽公
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
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說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
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升末爲登
也段注升當爲登足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升同義說文升部德升
爲登與升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卽德也登德
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
訓詩霣俟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
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
音狸狸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
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卽此文也來古音狸狸
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
謂薰若共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
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
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
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疏〕注百金至錢矣○公羊
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爲貨志云食貨志曰漢興
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
金重一斤今

泓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淳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閉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金也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曰二十兩爲一金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卽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今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寶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調之一金或可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玉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鄂本文障作鄣閩監毛本同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罿罻之屬所以扃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休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隰張杜注張自侈大也侈大之魚故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

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何以爲張罔罟則君不射是以遠而觀之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

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

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按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通義云公曰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包注孝乎惟孝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猶酒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魯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魚于棠棠即棠是也今魚臺縣一名棠亭在魚臺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輿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澤所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方輿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棠也亦作鶬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田爲南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觀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即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一齊一楚地伍奢長子尚爲楚君是也今魚臺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來邑也今六合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據左傳補注云水經注引與棠自爲二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在宋州楚丘縣北十四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

今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輿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澤所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方輿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棠也亦作鶬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田爲南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觀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即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一齊一楚地伍奢長子尚爲楚君是也今魚臺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來邑也今六合縣一名齊棠公之妻杜注據左傳補注云水經注引與棠自爲二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在宋州楚丘縣北十四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

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洼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棠者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瑕云杜

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陬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大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言利害大夫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言利害大夫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酈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酈有所徹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大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奉祿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鬻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閭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

不得爲濟上之邑穀梁傳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值接下傳爲或言卒師或不言卒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衛猶稱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運也濟者濟其度量也揚爲九流出龍門也淮者均其務也濟者濟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舊疏云不能葬也注桓公見弒在去之例○注葬衛至四月○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卒士葬之禮士卑不得葬君故待葬畢乃葬故以解緩言之去

秋衛師入盛疏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郕皆從成得聲故通○舊疏云此○注師將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云公羊之例大夫卒名氏故云此○注師將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卒名氏故云此○注師將尊至夫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也○見成注衛孫至是也○疏三年校勘記云廧鄂本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廧此誤宋本廧字剜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沙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眾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疏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見上二年冬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大教徐從王伐鄭是也○疏通義云公伐邾婁是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卽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卽將尊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

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賤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匄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擯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疏信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大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大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命討不義故錄之以勸後也桓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人宋人衛人燕人伐鄭傳曰此伐鄭也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天下之主當秉綱攝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脩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欲考突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卽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捉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圍人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寢既成而賀之歌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說文酉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尚弁小鼓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北面東上雍人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郤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其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爻其神焉以落之詩疏引孫炎云落是也趙氏佑温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曰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曰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雞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來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有成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七　隱五年九月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人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詩斯干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干宣王於是築宮廟尊

則觀之以豵大蔵豵亦有觀廟獨爲翰其貝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誅時序其祭祀及其禰珥小祝大師掌觀禰號祝雨其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龜人上春觀龜雞人凡祭祀面禳觀其牲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觀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禰於五祀醫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禰珥則奉大牲大尊廢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大牲大尊廢秋官則士師凡刉珥則奉大牲大尊廢秋官則士師凡刉

書識何識衛識始僭諸公也注僭齊至
之辭○顧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
即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爲義也
倣釋文音尸教反校勘記云此節本作下效故爲作
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六羽之
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
法八風疏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
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
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者象八風所以風化
天下也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注六人
○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
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
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
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舞六羽始殺
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
曰法尚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楹法

文而王舞溢衛由此言之殺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
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
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
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何所
夫四佾列人每佾八人服冕而執戚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
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諸侯四注四
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
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
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何所
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
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
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
四佾是也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卽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
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拔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
瑟御大夫士北而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
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
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者眾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
僭諸公特說詞以對曰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
夫四佾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白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
公羊孔氏雖欲合之繆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
通爵篇云何以知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

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元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
夫四士二說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
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出二也御覽引禮記
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
判懸二面舞行二佾羣士一佾也六羽之差差亦僭也
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
公王者之後稱公疏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
公宋公是也按傳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
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
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篇公劉箋云邰
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
功故封于邰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會孫耳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
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祿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
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
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據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
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
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
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
百畝食九口次

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
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
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
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園囿婁圂
臺沼樠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
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
八人爲列七七四十九人爲列五五二十五人爲列三三九人
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二口方里者十得一百六十口方十里爲
方百里者萬得一十六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
園囿婁圂臺沼樠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
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
次

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倍制地之理體也各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汲汲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區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公侯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爲小國口傳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五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五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千里者

時堯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尚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堯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主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時名異而實同也故兵稱天寇賊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書馬者馬陽物也兵用馬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者空也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徒主人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侯云天子三公此傳止中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後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益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煩舉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之公無益者謂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昉唐石經諸本同

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佾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

佾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佾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

羽讖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萌民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出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在當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鄉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

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爾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訾惡大也王制曰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樂作易文武者罪及四世即此變禮易樂者詠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之作言其託始者即上無駭入極紀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爲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宋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譏當據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佾譏八佾六羽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偏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諱言者議始於此然隱以之類也按八羽猶譏八佾可知故曰易本隱以至隱此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禮記明堂位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是以天子之禮樂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周公之德所以配天地而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天子之舞也又云獻八佾譏八佾六是從僭六羽議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偏舞八佾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諱言者議始於此然隱以之類也按八羽猶譏八佾可知故曰易本隱以至隱此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達其意察其詩可以達其志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商書又云剛而塞義而入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公逸亦同范說蓋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毛傳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云右手秉翟左手秉翟爾雅說萬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羽翟舞者殷制殷制翟舞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濩猶護也湯承堯舜之後德及天下未偏合和王者制禮作樂以成其治時制禮作樂不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而文不質文而不息使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賓主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樂上以承祖宗以配天地以化兆民以事鬼神以接人道也周公制禮作樂其功至矣美矣盛矣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遣禮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賓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遣禮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賓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遣禮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賓公傳之誤也周官云

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鼓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皆有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以肆夏趨以采薺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以鍾鼓爲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詔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之政以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之行貌內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為樂也本於詩今之為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隨而樂淫樂節則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平焉斯須不達正樂則夷鄭之音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湖包咸魏應等自鄒氏簒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徽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法戒也又云四方有大夫判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雜記為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為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為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載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此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官有亞旅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縣馬○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成治定同時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樂記云樂由中出故心也又云樂自外作故文注猶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施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善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樂善而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義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為上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載禮言大夫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縣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縣馬○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治定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樂象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禮象陰也動作斂藏故言制

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兒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即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昭爲不修予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傅王者未作樂功成即作而制禮必俟民又王吉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官於今者用之又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益始起之時革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曰殷家尚白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三王樂興王業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天下之所以兒天功也大武武王樂名也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大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注云邾婁
主兵故序邾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
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
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
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
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
邾婁人鄭人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

螟疏注螟蟲食苗心螟食葉蟲食節
賊食根蝥唯害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
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
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
云子方即蚼蛵也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
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麽難辨有此即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
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
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出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

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蟊異物而同類
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蟘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
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
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喙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
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疏注災者至至者○災閻本監本
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灾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
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眚釋文引子
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
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鄫州叔公子聲諸變此因觀魚失政
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
爲言傷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災者至所致○疏及閻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
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蟘賊蟊皆政貪所
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君人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
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
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
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
元當作五類眾引漢含孳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

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
而李巡孫炎並因訖政則災由政起雖
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兼通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云董
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
臧蟲伯之諫貪利區務以生蟲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
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
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
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蔑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
苗心爲災故書
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

夫益師始見法無貶有罪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左
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億伯彄生哀伯達生伯氏駢駢生
文仲辰說文竹部等讀若春秋魯公子彄字也按十二
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
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
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
子彄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
公觀魚于棠彄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
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褒爭臣按公羊

不載億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
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
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
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侠卒傳侠
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彄與益師同無罪而
彄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侠上有
據宇校勘記云鄂本無據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
行本衍當剛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據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鄉
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
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
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還故城北鄭之
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
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
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
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據伐於餘丘不言圍疏通義云常
閒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繒郊惡之言圍師及
齊師閒成圍宋彭城圍戚圍之言閒內邑不
易是也內諱取邑言閒圍洮閒台之屬是也
○注據伐至言○注據伐至言
師伐於餘丘是也

彊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彊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圍邑雖圍當言伐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

彊也疏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彊而無義圍讐窮邑至於暮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詠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彊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賊牛馬曰伐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賊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賊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書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彊也○傳文彊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彊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已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川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川之不仁之甚不言宋彊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

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逾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傅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玉篇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隳成也疏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以桓元年傳渝盟無享也桓不享國桓莊結成以渝盟成猶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書盟詞渝盟猶渝成也隱爲詞則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

也調人凡有讎怒者成之和難平爭鬭之成平而變渝是謂隳成疏古文訓詁以輸爲隳左傳隳幣服虔曰隳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胜禽三糾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爲隳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木部渝謂變汙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變也渝變即隳壞之義故渝正字輸段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媮糯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爭輸而爭輸與成對亦即隳義成者有司獻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獻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隳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何言乎隳成注據鼆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也疏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爲隳成疏注據鼆至隳成○即上四年秋鼆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隳平敗其成也注鼆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注鼆伐至與平○鼆伐鄭與平傳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入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翬外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曰吾成敗矣

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曰據
傳文則隱不在魯曰魯人來者兼爲內諱與吾
與鄭人末有成也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
疏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
末作末諱何訓爲無明當作末宋十行本下句亦訓作末
有成○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
末無也小爾雅廣詁云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
高注末猶無也○注此發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
人末有成事者非通解鄭擅獲諸侯爲有罪而魯侯不能死
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個人
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云一個人
注稱人共國也下注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爲共國辭
成注據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爲注時與鄭人戰於
狐壤爲鄭所獲疏狐壤止焉杜云狐壤鄭地則左氏以狐壤
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然
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爲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
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據鄆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
言師敗績內敗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
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
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據鄆至敗績○鄆戰見成二年彼
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郤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鄆齊師
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
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亦宜
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爲難焉諱獲也注君獲
不言師敗故以輸平諱也與鄆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
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
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
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挫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
人來輸平高克弃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未也蓋
辱鄭亦深諱其諱猶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
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
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
云王爲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于

疾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
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
個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若獲不言師敗績
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
疏中引注同當據正案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
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
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焉爲
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
言戰爲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
刊偏誤偏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
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戰于泓文十一年冬十月卽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
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卽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夷狄
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
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注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
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文十一年冬十月卽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夷狄
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卽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鹹夷狄
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
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與伐喪而榮復
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
也雖或有數焉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
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
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爲不可義戰也以無義戰亦可矣若春
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
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
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
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內比之夷狄則謂之內引之外引之
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
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
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
之義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
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詐戰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也義或然也
果成也蓋臼當伐鄭後二國來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
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郯莒人不肯也義或然也
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注不月之意隱將
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
讓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
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
獲故深辱之也樂記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君之類辱莫大乎君

序莫由於去南面之位而來獲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擴獲上有則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昔者以惡見獲與獲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之十二日六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志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二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邴傳云其言我何言我各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或有不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公穀之經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或不當何不讀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卽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建分至啟閉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欽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簒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殛也成十年正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冷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大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災而取災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王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褒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褒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葛饑久故同一傳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者師出不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腆也○舊疏云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禦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明之卽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嘯虞者卽國之女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外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愼云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愼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惠反木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鄭梁注引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謂姪娣也娣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孫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罟又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緣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愿一朞長子不還父母愁嘆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緇衣篇云古者不踰時今發生而行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發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無以供之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蕩蕩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踰至取也○范云上有代鄭閑長萬言長萬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萬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據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

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鄰入于

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注叔姬至賤也○舊疏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愼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木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鄭梁注引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謂姪娣也娣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女一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汜有之氾汜水小然得通流似嫡滕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滕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爲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一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皆書爲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白立其姊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然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酅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爲齊滅紀季以酅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滅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上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媵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跪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酅爲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

南

滕侯卒〔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惣王子錯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邾滅滕是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名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王白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據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據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不國故略不名〔疏〕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據大至子男不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如寶子爵故不嫌爲侯此稱侯者自別有義迺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

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大夫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一叔姬爲滕乎直是安說

滕侯卒〔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惣王子錯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邾滅滕是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王名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王白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

同辭〔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祖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薨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之顏嗣辭比事美惡自明益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翠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那先言次而後言救救者先言救而後言及鄆灌亳險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祖卽位柜宿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

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　美惡不嫌同辭〔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祖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薨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之顏嗣辭比事美惡自明益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翠事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那先言次而後言救救者先言救而後言及鄆灌亳險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祖卽位柜宿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

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卽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猥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殺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言王姬歸于齊齊桓也十一年王姬薨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之徒言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不嫌也又若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聘不嫌也纂明去葬嫌也纂不明去葬嫌也纂明者書葬而不書葬重於纂也纂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薨也以不書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宣姜之賂使左右殺急子而立之公子壽知之乃與急子俱奔齊桓公納之而衛人殺壽與急子二公子皆不見篡徒見之齊惠公鄭襄公皆悼

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
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
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釋
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
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稱兄
者昭二十年兄甕是也皆謂母弟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
書弟者皆母弟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爲不可以訓此
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
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與以
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
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
子鮮同出敬歸故肸之卒鍼之弑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
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殺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
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
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
○分闕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
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
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王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

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
陰尊尊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
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
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
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
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
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段之禍將大僭敝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
失爲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
宜依神也是告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
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
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
云諸侯前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外間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
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
大行人公侯伯子男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
必於廟者尊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
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琬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卿實云
侖也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
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
聘使大夫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
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
三歲徧規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
聘曰問殷規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
邦凶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
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盖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
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
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
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侯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
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
祧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
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
宜依神也是告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
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
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
云諸侯前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外間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
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
大行人公侯伯子男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
必於廟者尊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
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
聘問之禮也盍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者禮朝受之於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
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

解彼正據此以難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擇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伯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接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郡地凡伯國卿士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衞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輿書來聘同義○注古者王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問以論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據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規聘之禮相接則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言伐也繫乎周不與伐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加之執之也（疏）注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

伐之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是也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大至國同○大閻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貶之加之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

伐之何（注）據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是也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大至國同○大閻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貶之加之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據王子突繫諸人（疏）注據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衞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能救衞故詳而書人以爲王役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　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

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之天地與之哲義爲許不與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波盜取穀梁爲說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〇注因地至正之〇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賻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〇注公羊本義亦無了公羊義疏八

二年晉伐鮮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其地何〔注〕據執季孫隱如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其地〔疏〕注據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　大之也〔注〕順上伐不地〇昭十三年晉執文使者楚子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夫皆順上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〇注猶慶至丘也〇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楊爲邑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楊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〇范注云大天子之地〇注不地至等也〇范注云大天子之使卽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脯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修人答門必正司里不授館單子蟲以告王曰陳侯不脩其先王之法

制也周之快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饔廩人獻飧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不是虞不修以待賓客是以有忠難更相救故以楚邱爲國卽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忠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卽當與國君等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也故昭而戎之也此與貴戎爲戎習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留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糜信云無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〇注錄以至命也〇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之義八年鄭人侵蔡獲莊公子變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侯伺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卻子貜沈子楹滅獲陳夏齧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雖不戰闕當坐獲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

虞者爲主明當戒愼之無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

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

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古垂城

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

宋公衛侯遇于犬上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

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

魏世家元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

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

昜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

至愼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

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

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

公羊義疏九

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

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

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

垂即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

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

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但周十同遇故云置

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謂于三月則上

不承春是無天法即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

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紲陟五年親自巡守

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

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岱如初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是也（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

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

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

案京師之地皆行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詩同按周初雨都都並建地方達

闕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方傳說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

丁仁閻之上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于之東菟有閻之土陌谷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谷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也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郊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謂燔柴以祭上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觀其方之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即所以祭天告之若后亦日明堂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在氏其毀諸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在氏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即所以祭天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觀其方之

○注錄使至已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事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紬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岱陰陽終始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陟陽終尚書曰二月陟陽終尚書曰陟陽終皆正也又曰被弗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尚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何爲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注引逸禮云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爲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牧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隅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守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玨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物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尚書至是也○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偕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秋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才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雁死士所執也如朝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謹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祖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

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槷段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川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豫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禰禰祖禰使祝禰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祖稷所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幣中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所內名山大川而後入鄉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郎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禰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尚書略同不言中嶽但言中嶽而不言至中嶽尚書曰尚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尚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尚書今注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遂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嶽卽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誤緯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於此其士俗人皆呼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

至中國見所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喜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禰既言每歸似是獄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偽孔傳云自東嶽而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從始祖下及禰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則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談以禪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邴〔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一日按是年宣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據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據齊人來歸運灌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難〔注〕入者非己事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

難辭〔疏〕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恒元年乃卒易初知此入初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人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邴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邴宛既來請遷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所罪於鄭爲魯殺惡之意其日何〔注〕據取邑不日〔疏〕注據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取牟娄之屬是也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疏〕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爲信其言我何〔注〕據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注據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至閩我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也○戎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邈曰入承鄭詞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明言來歸矣無爲有內外不別之嫌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邴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邴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胡寧之邑故將以邴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邴爲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辭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六月無己亥爲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爲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爲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爲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爲五月二日一爲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卒卯爲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爲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爲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爲夏至也故移閏於九

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劝商當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疏〕注宿本至之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也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褒貶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爲先與隱公交接故褒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

冂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褒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褒文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褒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褒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禦侯衛侯盟于瓦屋〔疏〕七月無庚午爲六月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曲禮文瓦屋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而葬從主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肯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上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檜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檜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哭踊故父兄命赴告于君耳其赴告于諸侯朋友亦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沂水出泰山東安平縣艾山西北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據與齊高傒盟諱之〔疏〕漢石經微作徵此隸之變體○注據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鄭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

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僑生浮巳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巳子蓋古音通也按浮包古韵同部故从孚从孚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捋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捋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鼓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注云其水左控莒州西三十里莒城西北之音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據與齊高傒盟諱之〔疏〕漢石經微作徵此隸之變體○注據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鄭高傒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

疑也注從者隨從也賈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肖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孤壞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羣有緣詔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撓者其義通于春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眾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爲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賈莒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

自嘗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但來之會莒人疑我敗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謁言莒子則疑我故敗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脩之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所不可書詞有說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旦其所常不忍當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隱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隱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爲桓立元年孤壞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葬進詣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邴是也言因與上相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庚寅我入邴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孤壞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

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純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閑雅螟爲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彄卒氏公子疏注據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彄卒是也據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說鄒本誰作據疏中標注亦作據公子彄當據正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人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此與上二年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侈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春秋重首惡當誅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季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宋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毋季丹與南向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愼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當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仲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雜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以志異也穀梁傳曰震雷也電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悠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書始也司馬彪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大雨震解大雨以凡若經無震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震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電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悠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書始也司馬彪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震大雨震解大雨以凡

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則震未爲大異惟在二月而又大雨雪故傳云俶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閉於地中其雉雊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時者加白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臨辰言雷復歸入地則孕穀根核保藏蟄蟲避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穀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群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九

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溶溶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閒元占繩電引京房曰凡震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震或正直而長光明也又曰震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徵人不知曲直又曰震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讒間內也言之事彼所謂震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訓電震也與霹靂之震別故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震眾經音義引劉瓛注電電也震爲雷雜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震即電也蓋西漢舊有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本作冰雪經義雜記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霰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水雪霰下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脩大甚

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雊雉亦人君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君之象人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陰危鄰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可得聞微之於雉雊所以正月盛陰始振亦緣雷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呴傳雉雊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閉惟雉爲必聞之何必謂之雷則震呴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君子已聞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呴以耳驗雷之不煩記矣故傳寫有誤

譏始愼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尚始閉於地中則震電爲異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雊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雉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雊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火其節故穀梁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功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

公羊義疏　九

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閒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極將怒而弒

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記引元命包云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傳傳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閒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俶始至甚也○經義述聞云俶訓爲始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俶始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俶作引此傳俶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俶厚也見大雅既醉箋俶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俶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俶始也始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俶甚尺叔反於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極將怒而弒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謂淺人並据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俶與俶聲義同設文土部埱始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俶同則气出土亦曰始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衛俶動也通義云俶屬也周之二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閒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法以始怒釋此傳之俶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之大甚也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甚也大甚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無算士壹問之君子比殯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大雪者陰乘陽起而害陽弒逆之兒閒隙而勝陽篡殺之厥咎亦被廢安荼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傅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冰說云昊天不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雨日之閒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閒竟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象伏陰爲相將以臣弒君以陰犯陽之象也春秋說云昊天不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雨日之閒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臧馬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荼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俠卒〈疏〉左氏經作挾卒古挾挾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

方言三挾期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亦國三卿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之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邾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氏而卒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者俠之氏則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廖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族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明臨雖上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

夏城郎〈疏〉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葢魯之邊邑故數受兵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冬公會齊侯于郎〈疏〉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曰丙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合曰丙因以爲家則亦作邴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戚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鄹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昔時有琅琊無琅邪縣東棻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尚未爲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正月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從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信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打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禁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雹雨之異以見鑿鑱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挍非何讀爲交接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懀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載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爲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爲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爲捷舊疏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爲公羊義疏九

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之交不爲報也似爲明爽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疏校勘記云纂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其某公年數以相識別放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貶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爲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爲伐鄭事貶故終隱貶於隱之篇其爲隱之罪人著矣羣之弒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爲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羣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相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

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羣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巳二月之二十日二書壬戌辛巳二日相去二十日

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菅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疏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大事表曰城武縣東按此爲北郜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郜城北郜城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此南郜耳水經注濟水爲瀆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一統志郜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郜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郜即古郜國爲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即宋滅郜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郜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郜謂初郜國向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郰宋下邑疑即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闕不日也疏注據取闕不日○即昭三十二年春

王正月取一月而再取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通義云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據取鄆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玉二月李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伐邾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甚之也注甚魯臣戰見利生事利心數動疏注甚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則當先白正然後正入小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聲誅譚薄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矣不欲正人矣爲義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潛子之於諸侯無所從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非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醜加吾心焉温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小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陷于戾其心方踧踖愧恥懼發竄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即于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

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則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曰詐戰不曰詐戰者曰某敗某師敗績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帥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菅師于梨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主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疏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內魯親嫌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戴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勝段云說文戴字注云戴國在陳留則戴爲本字載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載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戴公穀作載釋文引字林作載釋文爲勝段云說文戴字注志梁國睢縣故城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郡考城故睢注陳留志曰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與睢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汳水篇汳水又東逕浩陽考城縣故城南爲蕃獲渠考城縣周之宋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睢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睢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戴鼎引錢獻之云戴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載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即戴字與然亹音與戈音古實不同部

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注據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邑言取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注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H、州之民讀邪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賓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滅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邵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者其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三國伐謂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非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諱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孤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非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鄮○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案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人成及齊師圍成三彼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邊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人盛衛滅邢注日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下那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例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爲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相仲遷居之按漢志薛在今兗州府滕縣地其言朝何注據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覜君親致饔既還圭饔食致賄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棄也諸侯相與習禮棄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時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鄧朝不兼言朝疏注據穀至言朝○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鄧爲侯爵故與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王魯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朝功大衛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也廢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疏滕子謚辭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褒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辭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聘者眾矣而滕辭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嘉賢親內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辭伯也曷謂之滕侯辭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如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荊人來聘書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而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而宿與微者盟並見上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者輕惡淺此二國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據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周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爲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爲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弓以爲比皆有王皆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

立法耳覲禮云同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郳杜云時來郳也焚陽縣東有蘆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潧水篇潧水又東逕蘆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蘆也京相璠曰今焚陽縣東四十里有故蘆城也今左傳傳取郳古來聲與黎聲同部故假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蘆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蘆麰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滎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詔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禍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月無壬午據厥月已丑葬我君桓公是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大事表許今爲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鄶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閩本

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弒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弒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讓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刑新國用輕典與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再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發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矣不書葬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則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報讎也猶臣子之宜爲君父討賊也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義一也

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毛本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因學紀聞七並有子字閔本監本同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

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据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讐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君殺賊討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賊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義一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但言子曰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讐繁露玉英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不討賊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弒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弒賊未討何以書葬桓公被弒賊在外也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僖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僖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是也

○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獨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据

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卅○注明臣至卒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一日不得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弒其君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臣之與君猶子之與父也父子一體也君臣一體也一國之人皆君也一國之人皆父也視父之讎不與俱生視君之讎不與俱生故曰一國之人皆君也一國之人皆父也視父之讎不與俱生視君之讎不與俱生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備於一人之義一國之人皆惡之則不誅也春秋責備於一人之義一國之人皆惡之則不誅也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繫之重與盾不在不與也責不在之與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討賊不討賊故加之弒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討賊者非一國也臣之與君猶子之與父也父子一體也君臣一體也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弒責與盾厚故晉靈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書葬者著賊在外罪之深而盾不與弒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不但至子也○師昭十二年傳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師昭十二年傳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師昭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祖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祖後世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已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子路寢是也已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子路寢

路寢疏〈注〉據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罪之深而盾不與弒也

個而宵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穀梁傳公薨不忍之也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故也○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之處讀如齊人強之之處讀如齊人強之日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強通作僵不必被殺者始謂僵仆也僵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個言國不顯仆也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疏〉注據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據爲難

有其正月也〈注〉難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弒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繁露玉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曾人但知隱母繼室桓母繼室桓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

娶卽貴聲子始嫁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愼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貶弒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弒之○舊疏云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卽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釋文但題桓公第二何休學原石經作桓公第二春秋桓公名軌惠公子也釋文云桓本舊也依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

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閻宰既卒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弒桓而已何獨於桓詠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年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隨辈見義不必皆廟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即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善者不可枚舉

公羊義疏十一

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公和卒于宿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不諱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亦以內故不得不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不自而等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即位之文今此書其即位直是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差賢不肖而別外內有殺簡按何注先謂宗廟明繼弑君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舜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嚴反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禮志蕭璨問祇見厥祖義若尚書曹冊豈有正位居尊纘業承天而不虔親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遵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遵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仍叔賢君築慈
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
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
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大
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舍例時桓公
舍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即此
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于謀三年春正月公會齊
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
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
兄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
者外爲主焉爾范云桓公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
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
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爾○注桓弒至變之○見隱四
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
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
成十年疏有之字千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
岡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千上誤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
云下二年往云凡致者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合皆不
公羊義疏十　四

皇清經解續編

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合皆不
致者孤壞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
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
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
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
當絕則桓之罪深矣靚王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
明君臣皆
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詩閟宮云居常與許鄭湊許許田也魯朝
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寰宇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
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注據實假不當持璧也疏○穀梁傳曰假
不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易許田魯世家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
許田故復加璧臧氏琳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
作假據裴駰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
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新

義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注爲恭孫之辭使若
暫假之辭疏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譏易地也此云爲恭亦
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
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譏
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
相交有執主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
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易爲爲恭注據取邑不爲恭敬
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易爲爲恭注據取邑不爲恭敬
專地也疏穀梁傳云譏天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上諸侯
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焉許田者何注
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爲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爲
不得專地申明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
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

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
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
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
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
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
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
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
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

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縣內謂天子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商湯沐本互文兒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蓋分趣四時而朝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漸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

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曰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郤至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似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貢職守焉○注故即位至小聘考經說文五年一朝三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烈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之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扁說無所出晉文公霸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伯如晉晉文公館諸侯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乃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

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殷周時天子蒸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聘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即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五異一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閒朝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正朝時見故謂之朝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眾暴寡諸侯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雜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至其職○大藏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皐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以朝諸侯各有土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即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曰於薦廣牡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雝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曰不敢遊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之福子孝經說文五年一朝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相問三年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雝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曰不敢遊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海之禹隨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葬后四朝體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京師歲偏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

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天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誤見堯典篇段氏玉裁向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注以徐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徐徐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偏告者敷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偏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曰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也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謂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

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納以言也與皋陶謨敷納以言義同禮大宗伯云宿眡滌濯注宿申戒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問曰夫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注宿預也皆與先誡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戒戒敕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百里爲野二百里爲縣三百里爲都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近郊二百里爲遠郊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

文白時皆知之制號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勞來百車以客禮待之書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親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夫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上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辦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於朝則又異賜舍之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又異賜舍之舍也以幕爲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事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桓鄭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魯桓鄭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大乃知易之爲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爲止亂之道○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上會爲假田故以惡移鄭爲外爲主文也又兒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爲魯邑也春秋上下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又不能不爲此魯朝宿之邑也則之許也爲繫之許近許也〔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言而見矣此魯朝宿之邑也則

公羊義疏十

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當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本田之前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言特祀禘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遠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此非謂許國已知非近許邑故繫之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之在郊不得相近也

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邑田多稱田邑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與確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倘邑即衰八年齊人取讙及傅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半曠之間講適交錯同井合作即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已許田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許頃儁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許頃儁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儁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

秋大水

亦作粤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盟例日惡不信也僖十年冬齊侯鄭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五月之二日亦爲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鄭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粤曰苻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纂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耶易朔滴之邑陰逆而與邪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易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苻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知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易爲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儿平原出水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歆向以爲桓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爲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桓弒兄隱民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祀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常修其祭祀逆天時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常修其祭祀而專以興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簒君陰

逆以奉大水之災
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
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

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

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疏注以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注答問云僎即及者何累也之賦注引作廮賦注引作廮敗之皃竇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奕本僎僎分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僎一本作僎敗也其西征賦曰寘位僎其隆替竇婦賦容貌容容喪容僎僎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即連累之義不必辻同如僎之解也累蓋即纍之省說文糸部纍綴得理也禮樂記纍纍乎如貫珠由連綴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纍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纍李奇注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

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廉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爲公從後被弒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葬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覩乎昭公薦意諸死之即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益眾弒君則此何以謂賢也〔疏〕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事故不以尊卑同書之則不顯與君弒爲一事名弒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注〕據叔仲惠伯不賢〔疏〕○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殺叔仲惠伯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

是以不書故據之也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以稱字見先君死〔疏〕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降至君死之穀梁傳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降至君死之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曾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也鄭氏亦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語稱博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父字謚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實孔父仇牧褒賞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其義形於色奈何〔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奈非鄒木作柰三年同柰者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公羊者不但鄒公一人也國語晉語曰柰吾君何柰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奈何敬是也　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日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皐陶謨儀禮記曲禮儿家遒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某甫注甫某甫注甫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假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盧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字當是衍文覩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依禮蔽面督弒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宜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冏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卽動于顓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誅孔父明甚杜預卽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貫充等留餘地耳卽見妻于路一事事安知非劉欽等點竄欲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掊擊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亦名士既不稱大夫夫名或君亦不掊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殁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愼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掊博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穀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但鄒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眾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謚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實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

免疏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免疏爾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謂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天者死亾小者傾亂此其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寧人卽不起此病吾將馬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亾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亾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孔父死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寧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豈直免弒哉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賢耶安知孔父死乎鹽鐵論殊路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

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與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為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疏繁露服制篇云故文德爲貴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突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荷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曾欲弒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閻也

閻卽爲君扞禦人莫敢攻難之意馬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忠害也○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篇文嚴彈文作嚴云本又作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傳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傳十年疏校按此注傳在經故知何煇浦鏜皆誤會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弒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祉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僖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船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衞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徵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眇乎齊避所善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於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於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用夷禮之說滕辭何事直是嚚語從本爵隨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陳留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曰言之何注曰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注曰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爲曰廣雅釋詁云曰視明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相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也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繁露奉本云於穆之會言成宋亂無第三所字後唐改補入諱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復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公羊義疏十一

云彼以臣之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羼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遂季氏而言又雲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諱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立武宮日者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卒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間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諸儒師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衰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皆生此矣隱亦遠矣昌爲爲爲隱諱注據觀魚諱疏注據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親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據入極諱貶輸平諱獲之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據此也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弒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其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弒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校勘記云賤唐石經諸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郭沖宮書本明閔齊伋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夾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譌字夾雲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貴此云桓賊以桓弒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弒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術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

寶故納鼎于廟襄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胥臣逆祀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弒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忠平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注古者至伯也○舊疏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者也既殺後不可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之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辭責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懷惡而討邏死不服無辜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弒其君兄猶楚靈親弒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顓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

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桓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賢者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據莒至杞也○舊疏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舊疏此郜鼎是也鼎得之郜故從其本主名名之曰郜鼎名者白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地從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爲莒所有故郎繫之莒不得（注）據錯（疏）注據錯舊疏○舊疏曰郜鼎名者白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地從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爲莒所有故郎繫之莒不得（注）據錯（疏）注據錯舊疏○舊疏

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疏）舊疏即就也○說文曰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陸賈即授璽綬即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有即唐石經亦誤作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爲明衆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樾云何意益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有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繫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宋始

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適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見不吳不放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封乎蔣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邠梁文武興於酆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始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局鼎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釋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遣奠陳奠五於門外是也天子九鼎亦有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鋼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此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閔本毛本同宋本制之頃也師古曰俄頃猶言須臾人部俄頃也閻尹八篇篇鳥獸俄何何俄逃逃劍者始也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如消曰蛾無幾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片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侯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武王周公之盛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鄶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疏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之辭疏說文口部不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從口書此曰否者鄶不然之謂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皐陶謨詩小雅夜如何之謂也○注何者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山注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媦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豨妹爲媦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媦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媦爲妻終無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若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考諸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也如此解以覆也若如此解以覆酒云終不可

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鋼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此也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閔本毛本同宋本制之頃也師古曰俄頃猶言須臾人部俄頃也閻尹八篇篇鳥獸俄何何俄逃逃劍者始也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如消曰蛾無幾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片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侯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武王周公之盛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鄶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閔本毛本同宋本制之頃也師古曰俄頃猶言須臾人部俄頃也閻尹八篇篇鳥獸俄何何俄逃逃劍者始也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如消曰蛾無幾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片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侯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武王周公之盛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鄶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疏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之辭疏說文口部不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從口書此曰否者鄶不然之謂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皐陶謨詩小雅夜如何之謂也○注何者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山注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媦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豨妹爲媦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媦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媦爲妻終無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若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考諸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也如此解以覆酒云終不可

爲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納者入辭經不至文也○此對鄶大鼎繫鄶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四月無戊申戊申爲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麻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一日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

尊疏左傳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非禮也殺梁仲子非禮也三傳之義同○注弔者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及此亦引內弗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餞納日僞孔傳餞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祫禘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傳以周公爲太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侐是也又史記世家六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生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有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引白虎通又云宗尊也廟貌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文獻嘆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口部嘆吟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有蓷云嘅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然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奠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謂尸謖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之時又云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謖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主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周禮匠人云匠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周頌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鏜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節作上庶不故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益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字易混李氏惇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二年杞侯來朝古杞紀侯

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門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雒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即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之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必封以大國之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公羊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生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有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引白虎通又云宗尊也廟貌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文獻嘆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口部嘆吟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有蓷云嘅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然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奠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謂尸謖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之時又云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謖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主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周禮匠人云匠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周頌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鏜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尚否則下尚尊尊節作上庶不故出

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益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字易混李氏惇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二年杞侯來朝古杞紀侯

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離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即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恒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酇水東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過楚境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過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注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

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義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偶三朝記謂之宿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圉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侯注麗皮注儷兩也麗儷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情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

蔑鄧與會爾注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從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川及宋人盟于侯注侯不出主名者不出主名者十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侯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侯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

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其不賢爲主爲惡惡審矣所引尚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鄫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相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也此不日爲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爲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爲小信辭矣桓弒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自肯者反以相親榮

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疏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即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內以地致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弒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曰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致加錄焉爾春秋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隱而殷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日故言信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皆致故言危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卽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之臣子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深紀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所以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
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
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
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
於三王非王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杜云贏齊邑今泰山贏
縣一統志贏縣故城在
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
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贏縣故城南春秋桓三
年公會齊侯于嬴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桓月其
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
王故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
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見其弒君兄也
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訪田成宋
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
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
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
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
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
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
概以爲失不班麻故不書王夫周之班麻與否於史無徵然
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麻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
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
云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
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
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
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問仲尼之言而不正
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
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
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
未有王麻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
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
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閏者是周司麻也魯司麻
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
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尚敢專置兩閏改易歲年哀十三年
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
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
欲以補正時麻既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
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
是杜氏失不班麻說不可通滅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
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與仰傳經

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
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
專爲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
氏不能不強爲解說而又實有難通之
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工也○舊疏
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
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
于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
弒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
篡戴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
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
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
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是也十年有王
僖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傳宋施耳十八年有王弒君兄也
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犯桓之深諱不具何召據經及殺
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元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
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
弒諱骨之弒著按元年有王者卽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
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
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

事表云後爲甫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
所以侍晉楚也甫殖以蒲出獻公甫氏誅徵受蒲者爲公叔

氏出于獻公復以蒲狄是蒲爲衛之嚴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疏〕釋詁

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傳胥之爲言偕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繹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莅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之約束也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禮故曰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而已同氣相求齊衛胥盟所用從言其相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之以齊侯衛侯命之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敢血爲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爲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

左者以詛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匜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故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葬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此犬雞以詛射願考叔者又曰衛伯姬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荊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示其至心是也按如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也〔疏〕注據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據以爲問　近正也〔注〕以不言盟

何言乎相命〔注〕據盟亦相命不道也

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焉不盟也公羊曰惡乎善乎善其不盟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善盟即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履盟其心一也繁露傳既盡也○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毛本王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月既流既伏既盡也既者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與盡訓既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故既者盡也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

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疏〕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以撥亂也貴信結言而已不至乎川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諸侯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愼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所用從言其相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之以衛命齊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敢血爲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爲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盛左氏穀梁作成通義云盛亦盛伯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作杞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壬作申誤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麻于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曆治之當入月壬辰朔劉歆以爲六月元史麻志姜岌以爲八月壬辰朔亦失閏其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朔加時在書食六分一十四杪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光

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皀部既小食也既飽也既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與盡訓既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故既者盡也既者何盡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盡也既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既醉既飽也既事之樂也既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既爾雅釋訓既既君子古皆訓爲已與盡訓既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

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溜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中下上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實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蓋鄭氏駁異義說交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則月食既前後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而道始一交非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奪月光故月食常在朔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何否○注是後至其行有高下○注甚也○舊疏云郎下七年夏穀伯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公羊義疏十一

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子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請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武王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簒位周大夫多畏逼出奔他國或適小國依倚大國以爲援助或相侵伐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始并翼侯是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晉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其主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桓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元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賊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德通神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爽狄侵既認曰朕

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閾門謂祭門外兩楹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至罘罳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閨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注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此也入國矣何祔也台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此入國而

以不稱夫人注據讙邑地疏女故知讙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自我言齊注恕己以及人也疏據春秋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亦即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

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舊疏云猶曰吾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自我言紀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亦即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即詩鄭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從魯辭也以讙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舉何以不致注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注據遂至齊致○見宣二元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舉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

并致者重親迎重在舉也上會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歸人危重故據

在公不復在舉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歸人危重故據

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手側危重之疏穀梁傳其不言舉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合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翬如齊

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于讙已入國矣復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舉當至復致○言若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公不會于讙夫人不即見公則舉當并致之例今夫人于讙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舉杜云不言舉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也如穀梁傳說則何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讙致即舉者至讙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讙上按若讙上致宜舉夫人姜氏至自讙不然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聞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注方分至

以書○若但問何以書以喜書也疏干寶云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興下複問大有年不明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一莖貫兩穗二苗同秀周謂之禾夏謂之歲歲步歷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猶劣也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多不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解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大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注謂五見宣十六年經○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至成熟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孰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滅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自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公羊古義云宋新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仲曰有年大有年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賞逢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黷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叠韻爲訓○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宵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

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秏滅此耗俗字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隱元年左傳賈伯伾城郎杜云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郎鄉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正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旧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繫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訓名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夏禴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謂名有鬼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禴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啖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以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爲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叠韻爲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舉弋韋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叠韻爲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乾成離巽爲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離也則虞本無罔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人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春曰苗注苗毛至任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現也時閒雖作現現謂擇也言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鄭本又脫去見字遂作見鄭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

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田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現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崑通史記鄒陽傳注約劄任者觀其胎孕又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釋文作曰慶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任未蒼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合瞞雅以蒐爲春獵名江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麋信作搜搜訓求故右師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雉下同范云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

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任未蒼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合瞞雅以蒐爲春獵名江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麋信作搜搜訓求故右師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雉下同范云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

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死地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本古獸字故鄭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惠

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釋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言正田事凡六爻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遯田以卦氣言之卦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者秋分前五日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謙初九主夏至日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謙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孟陽之微易重氣始養富安養屯十月成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違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四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時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拳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爲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安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安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一曰田田之散名春治秋蒐冬狩改夏爾可證公羊師說自有是說知非何氏刪造也繁露自承祠孟仲季春田獵罝罘羅網捕獸之具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即申明周禮不必盡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專謂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說耳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指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安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

隙地而爲之儲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衛奉之有具圃也是其諸侯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獵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違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傳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者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違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不知以狗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違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輒迂回不通也○傳疏云郎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疏云郎囿也注據有囿也一曰禽獸曰囿國語周語囿也苑有垣也○疏囿也至苑也○正義曰囿部苑部文說文云囿苑有林池楚辭懷沙篇注皆云囿苑也囿養禽獸也苑養鹿麋也是囿苑異也周禮囿人職云掌囿遊之獸禁鱉注云囿遊謂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親之故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囿亦爲苑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囿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囿有禽獸也自左傳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雖屑故乾而豆之中薦公羊義疏十二

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疏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豆實唯其所先得一爲故書乾豆爲干豆鄭司農云干讀如詩中谷有雚推暵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釋文云干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雚推暵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乾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髀爲上殺孔疏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髀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上殺以其貫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有二豆也范云上殺中

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得十六故諸侯十有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二故諸侯十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三十二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其東西夾各八是鄭稽合周禮饋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則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卽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邏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二曰賓客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計反股外也本又作膞校勘記云按左右皆脾股之脾非脅肉也無所不通故以爲賓客疏

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徵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徵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辛氏采不名且字疏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爰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下大夫也汪天子下大夫釐官氏名且字釐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雍天子親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弗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士二時者恒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疏注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衍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甲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甲與鄭注無不合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此讀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引何氏實其近於子弟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父在故名傳曰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何以名疏引何氏實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稱字伯糾何以父在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私謚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許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而傳之家且字之說又不足以難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

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宋不名且字氏宋者劉也卷者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饋樓集又云凡承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之說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益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中有伯仲伯仲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又同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上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冏且字而爲之立字而爲之諡又注稱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之某爲伯仲某甫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也若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且字此謂經之孟子卒注孟子益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益其且字此益謂經之孟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祖伯仲之子猶男子之某甫且字而不稱伯仲祖者不當單稱伯仲言且疏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此讀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引何氏實其近於子弟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父在故名傳曰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何以名疏引何氏實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稱字伯糾何以父在稱子伯糾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私謚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許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而傳之家且字之說又不足以難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

名木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儀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牲體而饋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饋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輬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醴發爵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親其所有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調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和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又親祖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輬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庭其明旦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老更叟老橋與三老同義也○禮記祭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全是也○校勘記云王謂末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補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有何氏之意故背取經以當鄭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者王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兒魯頌閟宮彼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我周公之功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叔肸魯大夫叔仲惠伯之子也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其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不言名也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兄不名尊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子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衛云湯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饋食之時親執醬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酳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酳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祖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輬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尚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周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本毛本作胙從十從月今云聘名士者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也即此盛德之士也叔胙釋文作叔胙閩本監本毛本作胙按說文此字正作胙云祭福肉也從肉乍聲胙或從示作祚○注下云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於是年何也諸以朝聘之禮在上其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令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爲以二日卒之恢也注恢者狂也齊人語（疏）校勘記云恢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恢呼逮反按恢字當作恢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恢怒也又釋訓恢恢亂也曹憲音呼遘反今亦誤作恢經運反之親也釋文恢況越反故爲不猶故恢不狂猶恢皆飛走之貌也廣韻六衛恢狂恢狂義同皆戎聲玉篇心部恢許律反奴回反怒也恢狂也皆從戎不誤按釋文亦音呼遘反則陸本亦當從戎作恢○注恢者至人語○白虎通云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甲戌己丑之日亡已是恢爲狂也按說文犬部戲獃走貌禮運疏戲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易者懌解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惕也是也惠公正字作惕說文人部惕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已穀皆有聞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蓋亡丑之日死而得狂易之疾莫知所在已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暗聾跛躄惡疾背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於王之貴子當告之於王法子民陳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侯暗聾跛躄惡疾背不

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桓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即此文變文以明之此即對蔡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會者須分別主人與客不與故仍會于鄧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

北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仕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徵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亦即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悶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川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與者淮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愛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與舊說云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與矣釋文引何休云旧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遠爲云白虎通致仕篇云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緇衣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

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鬷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書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止義云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親有疾欲藥飲藥先嘗之親有疾欲藥飲藥先嘗之冠者不懈行不廢言不惰琴瑟不御簡劒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探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舊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大事表云杜云祝丘魯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即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沐水篇沐水又南逕東海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在漢地志東海郡即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即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即丘故城在沂州費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瑕邾即丘春秋時曰祝丘闕駰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舊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分云伯分傳伯州伯也即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還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平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舊露王道云天王伐鄭不能從譏親也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疏亦言僅能從微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引徐邈云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舊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

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察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彼能左右之曰以察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己曰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酷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王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師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質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熄遽也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酷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祀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與包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營與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訽亂國苞苴行者謂若魯任鄭賂○注使童至之受人之餽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賂○注而請雨彼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叮嗟而舞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祭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旱暵則舞雩求雨之祭叮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呼嗟也周禮蕭引考異郵云雩呼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皆爲旱甚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七

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注雩旱至知也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達也達爲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達爲百穀求膏雨此蓄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大雩山川之雩益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言大別山川之雩益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以庚子之日祭社稷五祀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配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郎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嚴氏以爲龍見郎五月水免強改天宿牽合月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經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剝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是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夫旱可知矣言雩不言旱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三時唯有疇體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旱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以養人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爲別也皆與此別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時脯再拜請雨幸大潤雨一說大雩即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鬻體焉繁露引考異郵云諸侯封內山川緯書所載也月令孟夏云大雩帝出乎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雩山川之辭山川之雩即大雩也謂四月也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韓詩傳文月令蓋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

魯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縶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榮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剪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四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訽亂國苞苴行者謂若魯任鄭賂○注使童至之受人之餽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賂○注而請雨彼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叮嗟而舞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祭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旱暵則舞雩求雨之祭叮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呼嗟也周禮蕭引考異郵云雩呼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皆爲旱甚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七

饑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葬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詠歌而

舊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縶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榮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剪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四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訽亂國苞苴行者謂若魯任鄭賂○注使童至之受人之餽政以賄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賂○注而請雨彼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叮嗟而舞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祭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旱暵則舞雩求雨之祭叮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呼呼皆疊韻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呼嗟也周禮蕭引考異郵云雩呼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皆爲旱甚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古者上公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雩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師曷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僖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即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壇在己地按衛宏漢儀注亦云壇而又作垾又論語集解孔安國曰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異遷從舞雩之下鄭玄所說皆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於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據日食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鼓用牲于社疏○見莊二十五年舊疏云彼舉日食乃言鼓用

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疏○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言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謂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訓乎鄭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蔣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不雨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忌於民性退窮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雩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不蔣雩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議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議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書雩穀梁不議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不爲修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

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早八年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早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早二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早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早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夏大旱宣冬不雨僖二十一年冬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冬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之事而不爲災文二年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夏大旱宣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一月再雩貳是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貳是一旱之事爲文二年冬不雨以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夏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一旱之事而不爲災文二年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桓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不雨是一部也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雩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者爲修旱之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雖子不舉注云雖子之月不雨猶盛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之月不雨猶盛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而爲災者若霧露霑濡盛中有苗雖歷時不雨不害物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盛中無苗雖末至八月則爲災故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其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修雩也雩書旱者皆爲旱修雩之正也雩書大水皆鼓用牲也郎壯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無以知爲日食爲大水非如請雨爲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卽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凡雩祭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雩祀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之大雩不傷五

災異之象於前而劉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何以書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違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災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大旱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雩則旱見故爲災○注旱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憯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即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晉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此爲天子所聘者即上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上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

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違狩即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即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無王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叛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七得天子意下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興邪臣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邪臣之役以下或說非伏生傳語

〈蝝〉〈或螽字左傳穀梁作螽後同螽蝝字同〉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蝝本亦作螽說文蟲

何以書記災也〈注蝝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疏注蝝者至同說〉

○漢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鬼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也言不從是咸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螽爲諸蝗總會意文三年傳注螽劉炎也螽蝗也從蚰從蟲蟲亦聲冬聲冬古文終字又螽云螽或從虫衆聲爾雅釋蟲螽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幽州人謂之蟅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簇蝗則螽螽聲之轉也杜預以螽爲蜤蝑之屬按釋蟲又云蜤蝑螽蝗子蜤蝑與蝗螽皆有螽名故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螽蜤互訓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則螽別蝗明矣類聚引作助期云螽之爲言衆聚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蟲有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聚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中龍蒼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玉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無蝗蝗無不旱故此蝝與大雩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螣螣即蝝也方言蝝宋魏謂之蛹南楚之外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蝝也方言蝝宋魏謂之蛹南楚之外詩疏引李巡云言禾葉蟲食苗葉而不爲害月令云百螣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耳杜以爲蜤蝑之屬按釋蟲蟘蜤蝑其甚郭云螣蝗屬止舉其似耳杜以爲蜤蝑之屬按釋蟲蟘蜤蝑其甚郭云螣蝗屬止舉其甚

子汝棻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不卿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蜂門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君其爵得稱公上亦應貶安得留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侯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侯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鄧剿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公羊義疏十三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

疏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說也按惠氏說誤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詰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庶實而言也詩實鼎實俎實豆實籩實爵實觚實柶實角實散實罍實豐實爵實觶實解實觴實觚實豆實籩實俎實鼎實爵實觶實解實觴實觚實豆實籩實俎實鼎實爵實觶實解實觴實觚實豆實籩實俎實鼎

叛猶奉也帥猶道也諸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己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簒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告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哲于其竟商而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士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詠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人介先假道用束帛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大簡車謂之治兵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冬治兵于郟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于鄭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尊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責之疏注行過至語也○穀梁傳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書壯子濟物論化聲之相揩酌之節顯諸大夫之不爲北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書我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周旋禮又云簒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告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哲于其竟商而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史於眾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眾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士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詠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人介先假道用束帛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大簡車謂之治兵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冬治兵于郟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于鄭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尊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公羊義疏十三　三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眾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蒐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閱者何簡車徒也引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眾也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冬治兵于郟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于鄭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尊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

據扈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

利本後人記云成作廊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疏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廊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廊差繆略云成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肅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肅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乾隆府志曰成城在兗州府肅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肅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并太平爲一社曰太古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肅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冬于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邦後爲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成公欲處父曰墮成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

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益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木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車攝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攝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曆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盡周知之也簡車徒而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車實盡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繩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此曰者恒既無文舊又

忽忘武備故尤危鍒疏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忽略武備故重錄之爾雅釋詁希鄭風叔發罕忌禮記少儀罕見曰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弃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括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在曰殺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戰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翊鳳過庭錄云何以教焉習戰事故舉菟符之期日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殺梁僖三十三年傳文不具鄭意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殺梁僖三十三年傳文不具鄭意可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歆新論閒引論語告無以字後漢書博雙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日用之是棄之也晉書成帝紀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其年數古漢讖猶然經義遞閒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蹤卒不書葬也疏○注以蹤卒至葬也王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即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桓公誘屬公好女與蔡人殺屬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其令蔡人殺之爲屬公取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所殺桓公屬如蔡注七年屬公數如蔡人亂屬公與蔡人殺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即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躍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既躍不書葬亦未知佗是陳君矣去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殺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所殺桓公屬如蔡注七年屬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其令蔡人殺屬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即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桓公誘屬公好女與蔡人殺屬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其令蔡人殺屬公取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公所殺桓公屬如蔡注七年屬公所亂屬公與蔡人殺桓

四等同姓同曰奪土同覆嗣同誠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怒與弒父弒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注據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即逆昌爲絕之○注據戕鄧子不絕疏○注據戕至不絕○宣十八年鄋瞞侵我鄋瞞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爵不絕也○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疏○注佗故絕○莊二十二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云國君淫於外亦爲賤辱其君位繁露玉英篇天故絕奪其位繁露玉英篇天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烝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注之過殺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義也○惡乎淫○注惡乎猶於何也○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

傳曰曾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猶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淫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下惡乎至注惡乎猶於何也定元年穀梁傳惡乎至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義合故檀弓又云吾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諸言於何災諸也論語里仁篇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雅廣訓云惡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有於何之訓也淫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

公羊義疏十三　七

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注賤而至卑賤○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注猶律至之也○注猶律至之也○舊疏云猶言對于姦母也○注不日至晚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弒例當書日即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吁弒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

九月丁卯子同生○疏九月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莊公也○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疏○史記魯世家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音莊本又作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校勘記云唐元年傳夫人講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爲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

公羊義疏十三　七

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即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生時未必即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喜國有正嗣○疏注喜國有正嗣○通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七昭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赤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志令賓正者安如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或可謂宣夫人繆姜之子而繆姜有淫行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未有言喜有正者

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

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
趙氏坦寶甗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國議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毋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即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辭也○注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日辭也亦謂語辭也○惠公元妃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大義名分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春秋說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元妃尊卑也微致亂階莊公是也若已葬見賓則名故會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尊其世所以起貶桓公蓋微文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世子生不必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即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日莊公羊義疏十三

公羊義疏卷十三　八

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日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從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曰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爲數方至爲來已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已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數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數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以誘之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爲樵也○注樵之者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樵火暴焚地燔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云樵之者何以火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群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及冬天王

使凡伯來聘是也

公羊義疏十三　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二月無己亥己亥爲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東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焚咸丘者也一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爲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爲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者何以火攻也義皆相近齊人語疏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司馬注焚謂霹靂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之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燋之假借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膋取狗肝一幦之以其膋滫之以義說文作爇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爲細目樵之樵是燋樵之義說文作爇云火燒木薪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樵爲樵詩白華燔也○注樵之者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樵火暴焚地燔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云樵之者何以火

攻也疏以火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樵故處少儀主者執燭抱物亦即謂之燋燋之木以燒何言乎以火攻注據戰伐不道所用兵疏注據戰伐不道所用兵○謂經書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訪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家宰與百官布谷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墝墽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誅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隔隄防壞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云故賤桓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訪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仁也○司馬法云家宰與百官布谷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墝墽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誅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隔隄防壞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舅爲始乎此託始焉爾雅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爲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也

也咸巳者何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咸巳何也是亦以咸巳爲邾婁邑長爲不繫乎邾婁注據邾鄫邾繫紀疏元年齊師遷紀邾鄫邾繫之紀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巳邑明臣子當是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辭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真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據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域于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爲爲國之注據邾鄫邾不國疏注據邾至不繫之紀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巳邑明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是也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繫加之者辭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真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據正若第云國也似詁域于爲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爲爲國之注據邾鄫邾不國疏注據邾至不繫之紀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咸巳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巳故通咸巳爲君舊注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咸巳故通咸巳爲君舊注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死言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佔存爲嫌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宮廟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焉耳雞外邑亦如都也伐例時鄫疆七年秋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叟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國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筑陽縣西十里有穀城山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塘閣頹毀基墜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注淯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東南入于沔縣故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

皆何以名注據滕薛不名○即陽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疏年春滕侯薛侯來朝魯桓鄧穀失地名○注據滕薛不名○即陽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疏年春滕侯薛侯來朝魯桓鄧穀失地名楚滅失地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經諸侯失地之君也疏繁露滅國上云鄧穀失地而朝經諸侯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成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成之君易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寫於我之辭接穀梁傳亦云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來朝何注據以賤也疏注據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名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左傳考證云來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接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救相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衛冀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

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宜同介葛盧書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踰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相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亦非穀鄧即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據衛冀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國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專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旧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不世也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固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國

亡土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喪矣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夫人之命婦爲夫人出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夫人於公門外大夫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之命也又云君拜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同寄公自處然尚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於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書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者爲寄公國賓出君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疏〕包氏愼言云正月書己卯烝五月書丁丑烝傳皆云譏再烝蓋以十二月已烝正月又烝爲亟也何注公羊云烝以首時薦以仲月正月爲夏正之仲冬月當有薦疑正月爲二月之十六日爲己卯經以其非祭月薦月而烝故書以示譏五月亦無丁丑六月十六日也按於厤己卯爲正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爲丁丑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祠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疏〕注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又深察名號云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穀梁注云春祭曰祠薦尚韭卵禮王制說庶人之禮云庶人春薦韭卵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蓋天子諸侯祭品不止韭卵新物貴賤所同繁露四祭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尚者上也取其新故上之焉爾繁露祭義云宗廟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注祠猶至死生○繁露祭義云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又云春上豆實豆實非也春之所始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禮雅郭注祠之言食詩疏引孫炎注祠之言食孰經音義引孫注祠食也孫郭二注皆本何爲說文示部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御覽引白虎通云物微故祠名之取微義按說文引月令作祠可爲春曰祠之證禮記祭義云春禘者貴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曰祠繁露四祭云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又祭義云春禘秋嘗注云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是四時之祭皆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何氏特因祠爲首祭故發義於此又嗣祠食皆疊韻爲訓也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疏〕禮記祭統云春祭曰礿秋祭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礿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鄭以祭名與夏不同故定爲夏殷禮也說文示部礿祭也禘又祠也本又作禴同衛雅釋天夏祭曰礿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王制云夏礿與周禮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及四祭云夏曰礿○注薦尚麥魚麥也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

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素牛

享先王繁露深察名號四祭並云冬曰烝○注薦尚稍雁○周禮大宗伯云以烝冬享先王制云冬薦稍又云冬曰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云冬上敦實敦實稍也冬之所畢熟也雁十行本鄂本作鴈王氏念孫曰此鴈謂鵝非謂鴈也卵魚豚鴈皆民家所常畜故庶人薦之按天子諸侯所用鴈亦宜然穀梁注冬祭曰烝○御覽引白虎通烝之為言眾也冬之所成者眾繁露祭義云星熟故曰烝烝言眾也爾雅郭注進品物也禮疏引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烝皆取義於進何氏本之董生班固也義皆通○注無牲而祭曰薦○穀梁注無牲至之薦○穀梁注薦而加牲曰祭禮也義本此獨斷云薦者進也薦考妣於廟黍稷魚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通典禮九云高堂隆亦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李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物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有司足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仲秋之月天子嘗新麥先薦寢廟孟冬之月天子嘗新以享先帝注引禮周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祭也凡祭必於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祭之日天子親割牲及腸胃而班賜群臣故曰天子諸侯在內不專指無地者言雖有地大夫亦止用羔豚皆不得云牲而祭謂之薦也○注祭於至音朝事時出也朝事時燔燎于爐炭洗肝於鑊亨於堂羞肺首心舌之俎實于鼎設于東方北上此謂祭天地之禮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肆獻祼享先王注肆陳也獻進也祼灌也享獻也祭天地之禮陳其牲體進其腥爓灌鬯酒以降神享其血腥之氣也鄭注云祭天地之禮先

知神之所在是也尚者庶幾之辭尚曰求諸遠言於遠處求也○注大夫至差也○舊疏云自天子四祭四薦至此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按大夫求諸幽士求諸明或亦先後之殊耳然考禮少牢饋食禮大夫禮也特牲饋食禮士禮也禮相同無求明求幽之別且大夫士亦無祼獻之禮自饋熟始故曰饋食故鄭目錄云祭祀自熟始曰饋食也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始祼神次薦腥次薦熟故周禮肆祼獻祼饋食分三節肆與饋食爲一節獻爲一節薦熟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以薦血腥法古爲隆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注殷人至義也○禮郊特牲云殷人先求諸陰陽周人先求諸陰陽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聲是陽是先求諸陽合樂先灌亦本郊特牲爲說殷不尚氣而尚聲未殺牲而先灌既灌然後納諸廟合羶腥先薦腥羶氣也合羶腥先薦腥陰氣也謂合黍稷羶腥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禋之言煙也陽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奠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陰達於牆屋故既奠既祼乃迎牲是先求諸幽也故能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殷質周文知質文之義也周禮大宗伯注云禋之言煙也陽達於牆屋故既奠既祼乃迎牲是先求諸幽也故能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幽謂合樂在灌後是以致陰是先求諸幽也故能氏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幽謂合樂在灌後是以致陰是先求諸

其說隱三年解詁謂平王崩魯隱往奔喪其意亦以爲得禮不書則何氏已謬解此傳矣按魯隱奔喪得常不書係疏家之言然亦未爲不可通也若如孔說其何以解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之傳且皆相喪紀亦未必隨事皆書也○注亟數也○禮記少儀云亟見曰朝夕鄭注亟數也是也○注亟亦數也○釋言云畫臚亟也郭注亟亟數也○注舊疏云孟者冬祭之名明去年十二月已烝但得常不書今正月復作烝故言亟通義云斯似事之不然烝祭法用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卜祭先近日不吉則仲冬之本可以承孟冬之末故以周正月烝也正月烝五月復烝之數不見故傳釋經兩烝統爲讓者在下不言春烝則夏烝之數不及冬物眾多益亟則頻頻則不敬注頻數也○注數漱也○注漱漱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頻漱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云頻蹙也後漢書陳蕃傳注頻漱

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益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疏）通義云言士者舉下以祭於四者科舉其二而已按孟子滕文公篇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猶此意○注禮士冠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注禮本至士制○鄭注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是士冠禮可以上達故昏禮亦止有士禮也賓為士制其大夫以上答賓反殷以後曰趨於文節文遞加始得上盖夏殷禮漢書儒林傳謂之士禮知禮本皆有天子諸侯諸等殺與哀氏廷華儀禮冠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大子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元士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為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蕩疏云即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屬是也言此者欲道庶人無禮篇即曲禮上篇禮不下庶人鄭注云為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義亦通於此○注茲此也○詩泉水云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書大誥卜陳惟若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云茲此也○注此左傳隱元年云無茲四者至親也○禮記祭義云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鄭云合於天道因

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非其寒之謂也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繁露祭義云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又云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又四祭云古者歲四祭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注祭必至月也○疏注祭以首時繁露四祭篇說祠礿嘗烝亦分屬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祭必夏之孟月也又祭義篇故君子未嘗不食新之乃取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注裘當據詩新天賜至必先薦之○疏注裘至美服○閻本毛本禦作禦當據葛至美服○閻本監本毛本禦作禦當據收釋文作御玉篇衣部裘皮衣也說文艸部葛絺綌草也詩葛覃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為絺綌是裘為葛為衣之美者也故詩詠熊羆是裘又云狐裘黃黃士冠陳設冬夏雁亦皮葛並用焉○注士有至不祭○論語八佾篇文儀禮疏引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之心與不祭同何氏謂士有公事不得與祭則不敢美其衣服下引論語為證其說不與鄭氏同故禮特牲饋食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賈疏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也然則士卑因公不及祭者多

故注舉士言之其實大夫亦有有公事不得及時祭者則孔子之不與祭蓋兼為士為大夫時矣繁露祭義篇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鬼神之際故鬼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與察也祭然後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知天命鬼神知能見不見聞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亦思念親之至義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注）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疏）注家采至仲也○禮士冠禮注引作家甫詩節南山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云家父周大夫也以家連父稱故知是字孔疏知字是大夫者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矣莊昭二年昭十五歲矣莊元年榮叔是也中大夫稱冠時字此家父是也下大夫繁伯隱九年南季稱二十公羊義疏云家父是大夫稱字之字而繫以采其與幽王時之家父非一人明矣通義云家父且字父者配字之稱冠禮字辭曰伯某甫是也家父亦下大夫稱伯仲者為中大夫例稱二十

夏五月丁丑烝

何以書譏亟也（注）與上祀同為亟也（疏）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又再烝故上祀同為亟蓋穀梁范注亦以家為氏

秋伐邾婁

冬十月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邵師龍門之戰汶水盡血尤深

〔疏〕漢書五行志云傳曰鄰之不聽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疏〕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孫皆常寒之罰也○注周之至冬也○五行志又云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招娟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取應皆與何殊○注是後至尤深○釋文汎古流字下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近也惡乎近也惡乎近乎圍也又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郎此注之汎血尤深也按彼傳亦云近也惡乎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明二役皆危而龍門之戰尤甚故注舉爲雨雪之應所以爲兵象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采地方百里公侯方七十里伯方五十里子男方三十里天子之卿視伯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男三十里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元士視附庸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四

氏采稱爵疏注天子至二子○白虎通封公侯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祭者采也天子三公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男三十里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公羊義疏十四

二子舊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爲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爲星下應山川也後漢書注引漢舍挈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繁露官制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禮記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皆義云是故王立六官三公九卿象天云王者制官三公九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者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鄭駁無攻然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攝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與公羊家同也說資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聘女於諸侯使家爲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遣至魯而後至大夫也故參而有參王后皆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與其得上之命后雖已成於歸稱孝妻冲父母之尊吉子尊不即祭公周公是也若然祭公周公特加宰者彼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張不勝任故加宰仍非常稱也按注云天子三公氏采稱爵以別於上大夫稱五十字者如南季之屬是也隱元年祭伯來此是不一人不可考彼稱伯猶爲上大夫此益尼三公職也孔氏廣森何以不稱使注詞上大夫稱子如劉子單子之屬非何義據宰周公稱使疏注據宰至稱使○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舊疏云稱宰者義與九年同云稱王者有母母○隱二年傳云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躬也辭躬者何無母也則此與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注以爲有母也彼注云爲養廉遠恥故不稱主人母不通故直以來書也左傳莊十八年云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亦不言王使明不稱主人也虢晉鄭皆同姓天子與諸侯爲昏必使同姓國爲之主也遂者何生事也注猶造也專事之辭疏書康王之誥序遂誥諸侯孔傳因事曰遂禮燕禮遂卒爵注遂猶因也通義云生事者因事起意其意相緣事則更端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此傳相發其訓乃備○注生猶至之辭○文選注引劉瓛易義云自無而有曰生故有造義書大誥予造天役乾文言傳大人造也皆謂自無而有也玉篇生起也亦自無而有

王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蓐傳此非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不敢專事之義故據以難成使乎我也注以上疏後作后成十七年十一月卒何以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注據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也疏注據待至夫也○十行本

來無事知遂成使于我疏通義云待我而後使事成孔疏云從周向紀不由魯國殺令因使過魯白當假道而去不須言來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先兒魯君然後向紀故祭公來受魯命往迎也凡昏姻皆資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娶女於諸侯使家爲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爲主令與后家爲禮嫁女則送女於魯令魯嫁女與人迎后則使魯爲主使舉遣使往逆故祭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遣至魯而後至大夫也故參而有參王后皆則王命已成於魯無事故即歸京師於逆稱王后與其得上之命后雖已成於歸稱孝妻冲父母之尊吉子尊不

如丁父母喪父母之喪也○注以
十年于我○言若自來
來聘之爲矣既言遂亦
伯來之爲來奔矣故知
我爲媒可則因川是往逆矣注
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四
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天下之母若逆
婦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不言如紀者辟有外文疏傳云穀梁
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
也范云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使逆之
不復反命義亦同○注婚禮至親迎○禮記昏義云是以昏
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親迎則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禮士昏禮歷記納采問名遣使者納吉納徵請期諸儀次
記親迎是親迎後也昏禮自親迎以上皆遣人行之故莊二
十二年穀梁傳公之親迎納幣非禮也親迎則親之故春秋
有譏不親迎文○注時王至成禮○通義云用由也使魯爲
媒可則由魯往逆不必返報明遂在魯不在祭公也不復成
禮蓋六禮不備之謂○注疾王至譏之○繁露王道云祭公

來逆王后譏也禮也穀梁傳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春秋
正辭云辭不異乎祭伯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
則不可雖曰不稱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按詩召南行露
詩因六禮不備女子守義不往詩人善之此逆天子之母不
能成禮使魯爲媒可則往迎筭率之甚故書以示譏范云以
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士后略謂不以禮稱之是也
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
之義不親迎禦故謂其不重迎故謂其不親迎公羊此蓋兼議王不親迎
如匹也禮記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江氏永云不以禮
爲奔聘止妻而媵之或買妾嗟皆謂之奔是不以禮聘故
與逆婦妾等也○注不言外文○舊疏云外相如者例所
不錄如紀則外相如矣故曰辟有外文按若曰如紀似五
年之齊侯鄭伯如紀矣　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
成矣疏舊疏云女在其國稱女者即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
上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
侯入國乃稱夫人傳案女未嫁而稱死女當改適唯王者
如匹至尊無偶雖在其國義成爲后設遭大故不得更許聘
可以此經決之穀梁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涂則稱后
極亂獻梁皇后傳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涂則稱后
亦取公穀爲義也春秋正辭云聖人之辭而有禮曰王后

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又云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
猶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
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
外則王后無出也是也按曰后者釋名釋親屬云天子之妃
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
也禮記曲禮亦云天子之妃曰后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曰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
王后猶曰吾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之義故據以難之季姜者出紀
矣此復言紀季姜故據以難之季姜者出紀
注明子至父母○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
與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
於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
爲王后尊不加於父母知王者不臣也通典後漢獻帝皇后
父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
三公大臣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宜
子拜私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
義父子尊不加於父母雖爲天王后猶曰
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
或以爲皇后至尊

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
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於私宮后於如子禮不知四者何
正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
之父母也天子尚有於臣者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
履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
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天子者所
此謂紀女成言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
京師更構其宇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
其亭候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
母宜從子禮鄰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尊
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
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
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心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
于紀者至尊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
尊已成矯季姜從紀于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
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謂一
朝太上皇家令議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拊掌御行
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
道甯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
也又殷融爲太常穆帝即位褚皇后臨朝稱制時議后父褚
哀道見之典案設王虎之垂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

平王者父無existing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
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覩則服父爲允融議依鄭元衛將軍
哀在公庭則書臣敬太后歸甯之日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
典聽誠所未詳如新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
翼南仲謝尚議爲父尊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
理之中故穀梁家范甯亦取何氏爲說也按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
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推
傳之意例正體敵君者不得爲父母遂矣與此不合故鄭彼
注云然則女君自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是鄭
同公羊駁譏傳也蓋君與嫡一體嫡既不得以尊降其父母
故君亦不得以尊臣其妻父母故禮疏引鉤命決云不
臣妻父母者親與其女其事先祖欲得其歡心是也　京師

者何天子之居也注以季姜言歸○隱二
季姜所歸故知
爲天子所居　京師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
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
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

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即春秋所謂內治其國也書
季姜歸者明魯爲媒當有送迎之禮疏白虎通京師云京師
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明什倍諸侯法
日月之行經千里按詩文王云周王于京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千
之田方千里春秋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千
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戍曰京京景聲義通故景亦訓大說文
帀部云師从帀从自自四帀衆意也易象傳曰師衆也故書
堯典師錫帝曰五帝本紀作衆皆言于帝也獨斷天子所都
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
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通義云王者天下所歸往故以
衆大之辭言之○注地方千里○獨斷云京師天子之圻內
千里象日月日月實次千里禮記王制注亦云象日月之大
亦取景同也詩商頌元鳥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注周城
千雉○見定十二年傳○注宮室至備具○宮室官府制度
廣大如周官六篇所記是也下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諸侯
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注所以至故焉○繁露諸侯
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原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
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
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
召而問之也諸侯爲言猶諸侯也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

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是天子先治其
謂自近始也○注即春至國也○成十
國而外諸夏注內其國者假魯以爲京
愉京師也舊疏云春秋據魯爲王故內
師然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詔曰聖
京師而後諸夏即自近始之義也○注書季至之禮○穀梁
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閨與婚
嫁女娶后必使同姓主之自宜有送迎之禮其實即不爲媒
所經之國亦宜有之特由紀至周魯非
書之於經故傳以爲成使於我使我爲
媒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疏穀梁穆文射
廉信本作亦
諸侯來曰朝是也彼傳亦云諸
侯來曰朝舊疏云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十一年傳解云爾故此
弟子執而難之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注據臣子一例當言聘春秋有譏父老子
言聘○僖元年傳云臣子一例也隱十
年傳云大夫來曰聘臣子一例故當言聘疏注據
臣至

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注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
佁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
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
夫所以書者重惡世子之不孝甚疏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
本元本同監本毛本曹上衍在字○注在齊
年冬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裘子伐
鄭又十一年公會晉侯以下齊世子光救
鄭是也通義云春秋爲其驅蹙處于諸侯
是也傳設爲微詞者言二世子皆不免於
之心○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注春秋桓九年曹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
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
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蓋未誓於天子
故賓以上卿禮焉杜注云曹伯有疾故使
云京曹太子初嚴案奏而歎旆父曰嘻太
所也彼疏引服注云古之爲亭食所以觀
子其有憂乎非歎
威儀省祲編無喪

而賊愛必黨焉今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是亦以曹伯年老有疾也左疏又引宮肖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良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就當理其政須王事也劉氏逢祿詳曰世子行聘可也罷上卿行聘亦可也罷老避位致國天子于以命世子行朝亦可也安得曰廢王事曹伯在位世子行朝禮非一國二君無王無父而不知乎左氏此類亦非鴻文是其行朝禮爲非禮也惟其有疾而猶使世子來朝故知其有尊厚魯之心○注傳見至之焉○下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注云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是卒葬詳錄也世子來朝安居父位當讓世子位庶諸侯之上明亦合讓而經文詳錄曹伯卒葬恩錄尤深似曹世子無讓詞故傳依違之言未知在齊在曹也○注小國至曹也○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世子未即位與大夫同故決之通義云禮世子無外交曹伯有疾射姑當躬視藥膳而忍不孝以立爲人子之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正月無庚申麻爲二月之七日穀梁傳桓無王其日

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注引徐乾云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按春秋詳內錄外諸夏之正卒不勝示法何氏所不取

夏五月葬曹桓公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而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魯恩錄之尤深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未錄小國卒葬所闕之世乃始書卒月葬時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今卒日葬公始見卒日葬月明當從大國例也射姑不子已就其卒去日故於此不奪臣子爾因見本有父命攝朝不專讓射姑與按穀梁上九年傳云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大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蓋周禮所記以皮帛繼子男之禮部是急趨王命如會同之事此朝聘鄰國可無汲汲故春秋於曹伯父子交讓之也春秋敬老者止十五年書女叔是也重恩者重其尊厚二十四年書伯糾莊二於魯之恩故推王恩詳錄其卒葬比於大國靚他爲深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疏有桃城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五十里有桃城鋪東有一土高可數仞即桃上也名勝志桃上在東阿縣安平鎮東十八里水經注濟水篇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應劭安民山徑桃城東春秋公會衛侯于桃上衛地也

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疏通義云據遇者不期也上爲經既書會作聚集之名若言弗公不見要也注時曹桓公欲遇是未見之稱故就不知問

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疏會而言公會故須釋之時本期會于桃上衛侯背期不至蓋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也已與齊鄭同謀伐我故知本意也猶云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皆爲成事之文於上見不成事之實於下○注時實至之也○盧雅釋詁云要約也魯桓約衛侯爲會衛侯不肯是魯公以非禮見拒有恥故諱爲不遇將詠之下來戰于郎盟于惡曹是也彼殺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亦以二國志不相得而書弗者明魯公弗公羊義疏十四　八

遇託言衛侯不遇故云內辭所以殺恥也范云倡會者衛非殺梁亦無斯義○注弗者至拒深○周禮諸于職云司馬弗正注弗不也廣雅釋詁云弗不也儀禮士昏禮又弗能及注古文弗爲不經傳多以弗即不然弗不實有輕重深淺之別弗有矯戾之義不則非否之辭耳言弗故公見拒深起矣○注傳言至諱文○十行本見要作要見校勘記云按上云桓公欲要見諸侯與此合傳則云公不見要也按此注中言傳義當爲傳文作見要以經言弗遇是衛侯不見要所以順經諱文明之也通義云會期辭也遇要辭也期而後期衛侯之過也要之而不見要公之恥也蓋公已至桃上猶疑衛侯道濘未來復前迎之經不得見乃反故傳申之曰公不見要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疏於厥十二月書丙午月之二十八日春秋正辭云孰志乎爲是戰齊志乎鄭志乎春秋無義戰其不義必先者主之齊志也搆我於鄭者齊也衛與齊同志見之於胥命矣齊侯親嘔也鄭實定桓之位卒於怨仇小人哉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在民上也播其惡於眾而後人之

郎者何吾近邑也注以言來也疏慱己注郎魯近邑也哀十四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

也通義云魯近郊之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郊而檀弓以爲戰于郎明郎地在郊也若然彼經亦當言來戰于郎但以所見之世諱恥尤深恣逼國都不可言戰故第舉伐而已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高平方與縣東有郎亭去都已遠恐別一郎邑也○注以言來也○舊疏云凡言來者鄉內之詞今經言來故知近邑也而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是時在召陵而言來者據師道楚故得言來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此來戰于郎言來由內對諸夏之詞來盟于師言來由諸夏對四夷之詞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注據齊師宋師次于郎同是郎地不言來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之戰不言戰也下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彼疏引春秋說文龍門之戰即此亦近不舉地也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注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不解戰者從下說可知疏校勘記云閩本同唐石經諸本皆作圍字按注云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所據本正作圍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圍則上文曰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其詞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而一之遂至鵝圍字爲圍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從疏本作圍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按作圍近是近宜如舊疏讀如附近之近言郎地近乎圍也若作圍解則無地不可圍但言近乎圍不見爲都城則必圍下增都城始明不如作圍於近字尤合注中圍宇亦圍之誤後人據誤本正文改之也○注地而至可知○注云明近都城雖非都城與都城同故云與圍無異所以解近義也戰義具於下傳此故無庸預說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十三年師敗績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疏下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注據十至敗績○舊詐云以丙午日是偏戰例也○注偏一至則生偏無光高注偏半也國語晉語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韋注偏偏有一也荀子不苟云偏傷之也楊注偏謂見其一隅也皆一面之義也各居一面兩不相詐故爲偏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蓋內詐則不結日不定地出其不傷害意尤多故春秋惡之也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己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國無大小當勠力拒之疏穀梁傳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范云內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外敵內書戰則敗與公羊義同通義云內勝不言戰則言戰者內敗明矣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春秋至敗績○孟子盡心篇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春秋託王於魯故設戰文言戰則己敗文穀梁傳隱十年云內不言戰是也內不言師敗績而莊九年書我師敗績者彼傳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是爲伐敗復讐也注復讐以死敗爲榮故不諱也○注魯不至拒之○十毛本勠作戮非依鄂本正校勘記云釋文勠力字多作勠二年疏引此注亦作勠穀梁傳云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取義微異然公羊亦謂諱敗爲戰則即兼穀梁義矣

公羊義疏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曾懼

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此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備人者非公羊義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五　十一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伯寤生卒注莊公寤生○舊疏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包氏愼言云據下文于七月相距僅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越同等又僖九年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莊公寤生卒注莊公寤生○舊疏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包氏愼言云據下文于七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秋七月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辭不得與殺大夫同例疏注莊公至同例○成十年丙午晉侯獳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之例君殺無罪大夫去葬以起義申生趙同等皆以無罪見殺故沒去葬文今段本有罪合誅莊公殺之不與殺無罪大夫同故不去葬也范云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於王法當討故不以殺親貶之用何氏義也通義云鄭伯寤生卒注莊公寤生○舊疏云據下文于七月書葬包氏愼言云據下文于七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五月無癸未四月之七日爲癸未不日於傳例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合若卒在五月相距僅三月在慢葬之例宜書日今不日疑葬月亦在八月非七月也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曾懼危錄之疏杜云惡曹地闕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惡曹蓋烏巢之異文在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南○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合時今而書月故須解之據此則此別爲微者莊氏正辭以此之人卽上之齊侯等親身春秋貶而備人者非公羊義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

桓十一年
盡十四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鄂本以下俱無之字按勘記云嚴氏元之字荀子大略云天子三卿諸侯一相其實諸侯皆三卿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鄭伯爵小國宜一卿命於天子○注不言至國重○通義云相助也謂三卿之長助君持國也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是重何以不名賢也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本非行人棟案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足爲左相此年傳云祭仲足拒此年傳云祭仲足世本載姓者何以不名賢也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劉光伯以祭仲本非行人棟案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足爲左相此年傳云祭仲足拒此年傳云祭仲足世本載姓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相此年傳云祭仲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疑杜於五年傳云祭足卽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注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又云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脅雖死無益於忽公羊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篡其君過矣按杜云祭氏仲名古人孟仲叔季皆字故莊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侯使女叔來聘嘉之故不名亦叔爲字足爲字以仲爲名僞莫甚焉范亦爲杜說所誤何賢乎祭仲足爲字以仲爲名僞莫甚焉范亦爲杜反以何賢乎祭仲注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疏注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身執君出事被宋脅以逐君罪之正卽何氏在下左氏家杜僞等以爲祭仲所據以難之義故於下釋之以爲知權也注權者稱也所

不能防其難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不引度量者取以別輕重喻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難

其平實以無私疏後漢書賈逵傳云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權變謂此○注權者至輕重○孟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注權銓衡也楚辭惜誓云同權概而就衡王注權衡皆稱也考工記栗氏職不耗然後權之注權謂稱分之也淮南時則訓冬爲懸權者所以權萬物也荀子正名云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楊注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漢書律厤志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又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什爲十八易卞八變之象也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公羊問答云問前此有言權字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擇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廣雅釋器云錘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覽仲秋紀平權衡高注桯衡也桯卽秤也韋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也○注喻祭至君輕○孟子盡心下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趙注君輕於社稷輕於民○注君子至賢也○此公羊精義也述君罪重存國功尤重以存國之義所以爲別輕重也爲有據身執君出不能防難責仲者故決

之○注不引至無私○考工記弓人云角與幹權注權平也體記王制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說文金部銓衡也是銓衡輕重之稱衡權爲錘衡之輕重親乎錘之進退而所以銓衡也故何氏以平實無私明之漢書律厤志云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是也度量者律厤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量亦無私輕重事理於權義宜故取諸權其衡平鍾實故也其爲知權奈何

古者鄭國處于留疏周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京兆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遷東周圻內國在虢鄶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桓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之事乎武氏億云鄭之說果信以爲在陳留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固宜其有足疑者然以余攷之殆非也漢地志孟莊留鄭邑

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左氏襄三十年伯有死於羊肆既而葬諸斗城杜注十五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留乃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鄶蔽補丹依睽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蓋虢鄶二君憎於欲而窮於利貪鄭伯區區之閒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是推之莘爲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留亦其孥先寄於此耶其十邑一偏實與宋接壤而遷鄭而鄭之東所蔽亦勢所必至也向何疑乎莊述祖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君夫人所作本寄韓詩說鄭與息接壤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麻三家蓋在鄭風按留子嗟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留邑者亦古者鄭卿處留之證而毛詩序以爲周莊王時已爲宋或亦劉歆等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者留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閒地矣公羊與賄於虢鄶及十邑幽王之亂西京不守當有處留之事其後滅虢鄶十邑而居新鄭鄭則以留爲邊鄙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攷而駁非之過矣讀書叢錄云惠棟古義云左傳侵朱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鄢陵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

故曰陳留鄭康成發墨守謂在陳宋之東非是既氏元鐘鼎款識有留君簋二器說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君是圻內諸侯招其留子國後爲劉康公食采此留君名也按鄭伯所處之留當是陳留近宋之地其劉康公文公所食之采應在東周圻內與詩之留爲一是指東則圻內之留蓋大夫於其私邑亦稱君也先鄭伯有

說鄶按釋文鄶古外反此于亟上于留比云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鄶者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卽偪之祖也又引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檜吳回後也吳回復居黎職故鄭氏詩譜本黎而言也公羊古義云鄶公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之亡也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鄭語史伯曰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寄孥與賄故得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又鄭民詩譜云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則善於鄶公者桓公事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甫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當卽寄帑時事水經洧水篇又東過鄭縣南鄶水從西

來注之鄶注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桓公以克鄶爲鄭桓公之乃居鄭父之匕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事與鄭說異而遷鄭焉注遷鄭鄶于鄶也○疏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洧溱洧之閒祝融氏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于號釋文引王肅云周武王封之於潩洛河潁之閒爲鄶子按漢書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曰故虢國也虢在今滎陽主若醜而食溱洧是也鄭亦兼有虎牢漢地志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隧元年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制本虢邑後并爲鄭有新鄭與滎陽密縣接壤知皆虢鄶舊封矣故詩疏引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居其都此云遷鄭都於鄶者謂遷都於鄶地耳非必於鄶都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栁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詩疏引服注鄶城古鄶國之墟杜注鄶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矣若然鄶譜謂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矣若然鄶譜謂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墟而左傳昭十七年云鄭祝融之墟者蓋二都相去不遠鄶本祝融舊墟鄭因其境內之地而都之故亦得爲祝融之墟也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心故余攟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王室多故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

侈急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嶕應華君之土地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詩譜云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以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而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曰善卒言於王遷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者盡史記以史伯爲桓公謀遂以桓公自取十邑不知桓非反而身而得史公附會爲此說耳大事表云桓公初定虢檜地爲新鄭此爲東虢文王弟虢叔所封杜注滎陽縣東十里并滎陽滎澤皆其地檜即管叔鮮之故封府汜水縣東北五十里管城在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管城檜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是也詩疏引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居東周圻內武公遷居東周圻內然則鄭於西周本在圻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武公隨而東遷其初封當亦在東周圻內及并十邑地及圻外鄴成大國故詩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也詩古義云王符潛夫論會在洵伊之閒其君驕貪當儉減爵損祿羣臣如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按節信此言益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部之君非外傳鄶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潛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是也世本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鄶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鄶武公所滅也王符之說失之而野留注野鄶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疏注野鄶也○周禮大司徒職凡造都鄙與注合遷鄭焉上無而字與何本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遷鄭焉而鄶留野作鄶留不同者鄶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彼疏云野鄶不同者鄶所見傳異也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此凡兩讀何氏以焉字絕句而鄶留又以遷鄭焉而鄶留連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遷鄭焉而鄶留連讀焉下讀爲句太宰疏引此文與鄭氏同按呂覽遇合篇爲野言而反善之高注野鄙也說文里部野郊外也詩魯頌駉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周禮縣士職掌野注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野是廣遠之稱鄙亦有遠義左傳僖三十一年云越國以鄙遠是也廣雅鄙邊也左傳隱元年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杜云鄙邊邑淮南子詮言訓夫始于鄙者常大于鄙鄙與都對言都爲國君所居鄙爲國之邊界也鄭遷都于鄶地故以留爲鄭邑焉通義云留周東都之邊邑也武公之父桓公周宣王母弟始受封於鄭本在西京桓公用史伯之計寄帑與賄於郭叔鄶仲之國鄶仲怠忘言鄶之亡由叔妫是也犬戎之亂鄭失其地乎王東遷武公爲卿士益始食采于留其後既克鄶鄙并取鄶蔽等八邑乃建國焉謂之新鄭而鄶留言以爲下都也都所居曰鄙按孔氏亦說以留爲詩之留彼留宜在圻內此留近宋之地當以漢書注孟康說爲是○注傳本至爲戒○傳意鄭不通鄶夫人取其國而遷都則留爲所都祭仲不得不致成突勿之簒亂故著以爲戒　莊公死己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注宋人宋莊公也疏注宋人宋莊公○左傳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史記宋世家莊公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故誘祭仲而執之許竟立突又鄭世家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謂之曰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是宋人宋莊公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注突宋外甥疏注突宋外甥○鄭世家初爲婿公使取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使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子之是爲鄭莊公夫人曰女是爲突宋外甥也左傳莊六年注姊妹之子曰甥其實宋甥外甥非實宋外甥也左傳莊公之後爲宋大夫世家又云不立突將死是爲我出忽立突事焉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注祭仲死而忽旋爲突所驅逐而出奔經不書忽奔見微弱甚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弒君而立非能爲突將以爲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疏注祭仲至病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伯突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亡則亡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錄忽爲突逐在後注此言之者見忽之不能自立祭仲不從其言必爲突殺宋納突出忽即可因之滅鄭故下注云守死不能令自入鬼國無拒難者必乘便將滅鄭是君必死國必亡也○注是時至者也○宋莊弒君見上二年左傳亦執厲公而求賂焉鄭世家亦執突以求賂焉是其將爲賂動也慮其大者國重君輕以存國爲大也　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疏通義云祭仲存則不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使宋得殺忽入鄭　少遼緩之注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宋內不行於臣下遂假緩之疏通義云遼遠也按說文辵部遼遠也楚辭九歎云山修遠其遼遼兮注遠貌緩之謂

覺之時日內遠緩之也注云遠假緩之者假與遐通楊子法言假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注假作遐是也遐亦有遠義也○注宋當至臣下○下十二年左傳云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明宋從突求賂鄭不與也惟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魯門之戰與左氏異其外乖於宋可知內不行於臣下者世家云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亦不行於臣則突可故出而忽反疏經義述聞云疏解突可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軒公羊通義云故如故也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巽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泰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云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按王說是也禮記哀公問云固民是盡鄭注固猶故也是固故通上五年左傳固將先奔言必將先奔也呂氏春秋任數篇其說固不行言其說必不行也是不可得則病注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疏經義述聞云疏曰言己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謹案注疏所說非傳義也是不可

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注恥也是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爲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爲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出君之罪也然後言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亦宜兼有此義蓋然後若突賢能守國仲亦無如何徒受逐君惡名故爲病也然後有鄭國注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亡疏舊疏云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難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按疏非注意此然後有鄭國語對上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立說何意從其言出忽立突先病逐君之罪後復討之亡所以爲行權能得輕重之宜也穀梁范序駁公羊謂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閽也不識輕重之義者也○注猶愈至之亡○猶閽本監本毛本作稱謀依鄂本正疏亦云猶愈於國之亡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注古人謂伊尹也

湯孫大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者又盡心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言古人之能行祭仲之逐君存鄭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疏孟子離婁篇趙注權者反經而善者也即董子所謂前枉後直使突有賢才是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論語子罕篇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反經者也北周書宇文護傳如後漢章傳其後相門成說著爲師傳始於此其後有善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之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義且亦非漢儒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之語實

未可與權夫惟以捨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於溺與祝聃一偶施之也按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之志則可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大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正以列女傳云許穆夫人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是其事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疏〕注設施至得施○說文言部設施陳也禮記祭統云施于烝彝鼎注施猶著也施設猶言施行謂權之所施行也昭四年左傳使杜洩舍路仁之屬有死無二不得藉權自飾下傳云行權有道是也繁杜云舍置也釋文音捨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者如殺身成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終弗爲也〔注〕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是也〔疏〕注身蒙至是也○盬鐵論論儒云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蒙逐君惡名是其自貶損也不害人以行權〔注〕己納突不害忽是也〔疏〕注己納至是也○里克納惠公弒奚齊卓子之事公羊義疏十五

害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公羊義疏十五子甯喜納獻公弒其君剽之屬皆害人者也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注〕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生忽存鄭是以存易亡也荀殺忽以自生亡鄭以自存反覆道此者皆所以生忽存鄭非不施於己鄭立猶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施於己宋不稱公者脅鄭立猶首惡當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衛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執例時此月者爲突歸鄭奪正鄭伯出奔突〔疏〕注祭仲至於己○漢書鄒陽傳云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後漢書馬衡傳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聖人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逆丑父免齊侯使其身與國俱喪君子以爲不忠不智伏帆而使其君取渡孫卿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反正仲死則忽還位突奔而忽反國春秋善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而合於大義公羊傳云祭仲死則突歸于鄭鄭人殺突而納忽何休解詁曰祭仲死則突歸于鄭鄭人殺突而納忽是也穀梁傳曰祭仲死則突歸于鄭鄭人殺突而納忽何也賤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置自己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賤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置自己○舊疏云決定六年秋七月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十五年春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賤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置自己○舊疏云決定六年秋七月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十五年春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爵是也穀梁傳曰宋人者

突歸于鄭

突何以名〈注〉據忽復歸于鄭俱祭仲所納繫國稱世子不但名也〈疏〉注據忽至名也○下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也　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挈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歡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强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遲緩之〈疏〉猶提挈也○墨子經說云挈有力也引無力也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之迹持之也持時也時之於手中也禮記王制云班白者不提挈漢書張耳陳餘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說文手部挈縣持也廣韻挈提挈也提挈多連文爲訓突之入不入惟祭仲所提挈也○注突當至祭仲○當閩本監本毛本作常依鄂本正通義云蒙上鄭祭仲義不復繫鄭以見突爲仲所挈引得歸也突當國當如衛州吁奪無知稱鄭突○注不繫至同也○舊疏云言與外納同者卽繫祭仲言于鄭是也言似脅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習人納捷菑于邾之屬是也○注時祭至緩之○毛本突誤奪欵鄂本作助少遼緩之猶上祭仲從宋人出忽立突意也　其言歸何〈注〉據小白言入〈疏〉注小白入于齊是也　順祭仲也〈注〉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疏〉注順其至無惡○下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突以庶篡適宜書人經言歸與無惡同故解之

繁露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皆是也春秋三等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爲一子與伯無異辭無所貶故稱名示異宋衛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爲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殺梁傳曰歸易詞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亦卽公羊挈乎祭仲之義

鄭忽出奔衛

忽何以名〈注〉據宋子既葬桓子〈疏〉注據宋至桓子○閻九年宰周公齊侯宋子已下于葵三月宋公葬說卒莫公會既葬謀也彼注云宋未葬不名也然則未葬桓子某者非居尸柩之前故不故也○注忽稱至名也○閩本監本毛本存本正緣鄭爵本伯忽降桓子與桓爵無異故降而桓名貶於成君所以別嫌也通義云本所以公侯在喪之心不忍當君位示自貶損從小國辭也鄭伯爵乃與子男

爲一等若亦改稱子未見貶損之義且今滕莒邾婁等國亦在喪稱子反嫌是爵故更降之同於附庸君稱名此爲未踰年之達號所以知與陳佗莒展昧者陳桓公之卒莒子密州之弒皆已隔年自不嫌爲在喪稱名云爾按公侯稱子于者人君在喪之稱稱名亦然未必於從小國辭王在喪稱小童可證○注名者至義也○白虎通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莊三十二年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某以君前臣名也此注云既葬名者順鄭忽稱名在葬鄭莊公之義故既葬仍稱名與上注引宋子後爲說謂君薨有降稱之義也曲禮疏凡諸侯在喪之稱公既葬稱子同彼宋公貢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稱子某也既葬

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或從子爵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論年之君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白虎通前一說鄭氏所本後一說何氏所本也坼內諸侯雖稱子以王制校之若爲三公當受百里之封若爲卿當受七十里之封若爲大夫當受五十里之封與夏之坼內諸侯皆五十里者不同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疏〕杜云折地闕釋文折一本作析唐石經作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俠卒也輒發傳者無氏嫌貶也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盟不日者大夫盟會用兵上不及大夫下重於士罰疑從輕故責之略蔡侯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在字例〔疏〕注以俠卒也○隱九年春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與此書柔同穀梁傳亦云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輒發至貶也○隱二年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也曷爲貶疾始滅也又四年傳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此柔不書氏嫌與無駭翬同貶故復發傳也然則內大夫

不書氏有二一則未命大夫此及俠是也一則貶不書氏無駭公子翬是也其僑如遂豹等之不書氏當文各自有解也○注所以至夫也○隱九年俠卒注未命所以卒之者嘗疑從重明隱公有恩禮於大夫也此不書柔卒故爲薄桓公不與恩禮也柔卒不見何以責桓公者蓋何氏別有所見柔卒桓世故云然○注盟不至之略○隱元年注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小信月大信時明年伐宋是不信而不日故解之通義云明年背盟伐宋而此盟不日者爲下公親爲穀上之盟責不信在公不在柔也意柔非命大夫故責之略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其連信矣不日者正以未命大夫故責之略也罰疑從輕者新語連語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子又大政云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詠也故獄不白得改也爲古文大禹謨云聖疑惟輕柔非執政大夫背盟與否恐未能主罰之應否亦在可疑故從輕以略其責也○注蔡稱至字例○監本閩本毛本作蔡下有侯字鄂本無舊疏標起訖亦作蔡稱至字例無侯字是也包氏愼言云失冠六年傳所謂淫於蔡是也不能防正貶爵爲字莊十年云弗

公會宋公于夫童〔疏〕左氏作夫鍾穀梁同杜云夫鍾郟地穀梁氏本作夫童音鐘水經淇水篇無棣溝

不若子卽字不若爵意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疏〕杜云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一統志闕城在兗州府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有南旺湖湖中有闕亭其地高阜六七卽魯先公葬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卽此水經注濟水篇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諸又北逕闕鄉城西春秋公會宋公于闕郡國志曰東平有闕亭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毀蛇〔疏〕左氏紀侯作杞侯毀蛇作曲池杜云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大事表在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縣有曲水池亭春秋公會杞侯莒子於曲池續漢志注地道記臨淄縣西南門曰曲門其側有池非也一統志輿地略河在兗州府曲

阜縣東北五十里源出九龍山東南流入泗卽此曲池也今其水常流不絕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燭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毀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匡羽反去聲則巨具反五臣注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按毀從區聲古區曲同部字得相段借蛇從它聲池從也聲亦同部相段借也故周禮職方氏職其川庶池釋文池徒多反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器池釋文池大河反皆讀如它說文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又出蛇字云或从虫是蛇卽它也故音託何反六月書壬寅七月書丁亥據厤壬寅爲五月之二日丁亥爲八月之十八日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匡〔疏〕杜云燕人南燕大夫燕師伐鄭杜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彼疏引世本云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兒傳匡北燕召公奭後姬姓一爲南燕地理志有南延津縣地莊十六年燕與衛伐周出惠王史記燕世家記燕北燕事燕仲父爲北燕君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

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爲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按左傳亦未明稱南燕以爲南燕者杜氏之說此燕人亦未詳爲何燕考昭十二年云北燕伯欵出奔齊彼既明云北燕則此單言燕伯欵出奔齊亦宜云北燕地大事表云左傳云何瞞之正杜或南燕與穀正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左傳云何瞞之正杜注即穀正也方輿紀要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五里漢書地理志濟陰郡何陽下云應劭曰古氏傳何瞞之正也紀要又云穀正在歸德府商丘縣南四十里桓十二盟于穀正是也寰宇記穀正在宋州穀熟縣南二十里按商正之穀正與在曹縣者自爲二地魯宋燕所盟似在曹州府界爲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蠻貶在名例不當絕故復去躍葬也〔疏〕八月書壬辰月之二十三日○注不書至子也○史記陳杞世家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年卒與此不合左傳以厲公卽躍與史記乖田完世家又云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均以厲公卽佗而田完世家又無躍一代此注以躍卽佗子又與左傳二世家不合今以何氏爲主正若係桓公子春秋何爲不書葬也○注佗不葬至也○通義云凡外卒葬皆由春秋削之俗儒但云魯往會葬則書不會則不書是魯亦由春秋削之非聖經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諸侯之葬當請謚於天子故不曰某國葬某公而曰葬某國某公以王命葬之之詞也王道熄矣春秋乃以文王之法臨之而託其義通義又云諡陳佗立躍本與殺州吁立晉同義緣從託始省文躍篡未明故不書葬以晉侯黑臀例之可見也知不然者以躍爲陳厲公本左氏說非公羊義陳佗見殺于蔡與晉夷陽兒弒於趙盾黑臀立不討賊與閽人殺州吁不同晉書日以葬以兒躍爲佗子亦不得責之以篡陳於狱可知故削其葬以於力不能討蔡在春秋原情之列亦不得責躍以不討賊蓋陳佗外淫當絕踰當從誅原其情義故去其葬以明佗之當在誅絕科也

公會宋公于鄧鄧二傳鄧作虛杜云虛宋地趙氏坦春秋異文之通轉猶垂隴之作垂壠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鄧與空音未詳大事表云疑在雎州境一統志衞輝府延津縣東南有故虛城按蘇代云決宿雩之口則魏無虛頓丘爲今清豐縣地則謂在雎州境者亦通爲今清縣地則謂在雎州境者亦通爲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疏〕杜云龜宋地大事表云疑在雎州境宋本作龜毛本作龜皆誤當作龜按詹有龜山在泰山郡蒙陰縣境所謂龜陰之田是也或宋公來會魯地與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疏〕十一月丙戌十月之十八日也杜云武父鄭地也陳留酸棗縣東北有武父城大事表云水經注濟陽縣故城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濟陽縣接界一統志武父城在大名府東明縣西南

丙戌衛侯晉卒〔注〕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亡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疏〕注不蒙至明同○通義云穀梁傳再稽日決日義也蓋同日兩事先盟後卒既嫌日不相蒙例本有不日又無以決內戊爲盟日必欲著丙戌則嫌在不日之者皆明桓盟皆日以重疾其無信必欲決丙戌爲卒日者春秋獨晉書立嫌爲大惡不當日也邾子貜且卒不再日者接蓄有弗克納文則貜且正當立已明故無嫌按春秋篡不明書是魯者卒去日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襄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若其篡已明則不去日此衛侯晉於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其篡已明若不重書丙戌則嫌在不日之例是異於篡矣故復書日以明之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皆書日以齊小白鄭突皆有入文其篡亦明故也言獨者舊疏云鄭突齊小白皆上有入文不言立故言獨是也篡君所以去日者示略也其貜且之卒范甯薄氏云異於日食之下可知日是也見楊疏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注〕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鄙同義〔疏〕穀梁傳曰非也注非責彼疏引鄭玄箴膏肓云此傳解經書下日之意也非責魯反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謂還與鄭戰彼傳又云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於鄭戰恥至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然則穀梁卽以戰于宋爲魯與鄭人戰內不言戰言戰及敗故以戰也明公羊作傳時說春秋者已有以戰于宋爲

爲與鄭戰之說故傳決之也通義云此經統例戰伐雨舉特恐學者疑貳爲與鄭戰而穀梁乃正以爲與所伐者戰亦可謂不善穀春秋矣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濮之上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戰爲與此傳合十二月無丁未據麻爲十一月之十日○注時宋至同義○言若但言及鄭師戰于宋則嫌及爲內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及同且嫌與鄭人戰故先書伐宋以明與宋戰也與鄆同義者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注云譏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舉因無大小當勠力拒之也此戰于宋明攻宋都故宋不出主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疏鄧氏云上十年郎戰之下已有此傳今復發之者上經來戰于宋嫌其異故明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疏二月書己巳月之三日包氏慎言云此年二月有己巳則前年所書日均有誤可知杜氏長曆於十一年閏正月而此年又閏正月三年二閏以曲赴經誤皆於曆不合趙記疏引服虔云時衛先君未葬而稱侯者讓其不稱子也曲禮疏云此與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實服公羊義疏十五　六

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穀梁注徐邈曰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

曷爲後日注據峯之戰先書日○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是也特外也其特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疏注據峯至書日○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云

注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不敵人之善故後日以明之疏泰岡本監本毛本作奈非春秋例戰伐會盟書日皆在主名前此在下故特解之明得紀侯鄭伯之助乃能結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問禮太史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是也○注君子至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則人之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又云陋明紀鄭然後勝故後日以明其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注**據公敗宋師于菅疏春秋尊魯凡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不日別偏詐耳此書日爲偏戰宜但書敗某師今言戰嫌與言戰乃敗矣同故難之**從外也**注從外諸

侯相與戰例疏注從外至戰例○春秋之例凡外戰偏戰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詳戰曰某敗某師于某此書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已下戰齊師已下敗績是從外諸侯相與戰例也穀梁傳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范云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鄭同討以有紀鄭故可得言戰是及由內稱戰從外稱也**易爲從外**注據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疏注據戰至敗績○舊疏云即上十二年也**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上經云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於時有鄭人宜書敗績特釋仍從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之例不別書敗故據以爲難特外故從外也注明當歸功于紀鄭故從紀鄭言戰疏注明當至言戰○上戰于宋不專特鄭勝敗魯亦蒙之故仍從內錄此專特紀鄭取勝歸功於外故從外曰戰繁露親德云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遊紀侯與鄭爲公也接遇宇疑誤遊紀鄭與鄭功紀鄭之義合也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郎亦近矣郎何以地按下郎亦近矣郎何以不地注據在下句疏注據在下何○舊疏云即因下傳據郎爲難故云據在下近也惡乎近近乎鄆疏通義云董何不然宜云據郎之戰書地仲舒說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鄆魯之郭門故言近乎鄆戰不變及言來者不地則近已見可類從外

文穀梁傳其不地于紀也何氏廢疾難云在紀無爲不地范注引鄭釋之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劉氏逢祿云鄭以公羊義改紀爲已不知傳義如此當云于內不云于己于己爲不辭也經義述聞云傳凡自魯言皆曰我或曰內無言己者六年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于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也不得破紀爲己魯戰龍門者公羊之說非穀梁說也李氏惇羣經識小云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之紀當爲已字之誤謂在魯龍戰無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紀當爲不地鄭康成謂于紀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鄭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考異鄭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按龍門之戰亦見春秋繩非專公羊家說穀梁公羊皆釋不地義公羊之近穀梁云於己二義正同若是作紀則卻書于紀可也無爲不地誠如何氏所難矣傳文不必皆同作內作己似俱無不可**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郎雖近猶向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結功也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之不言功者取其積聚師眾有尊卑上下次第行伍必出萬死而不奔北故以自敗爲文明當坐也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

也戰少而敗多言及者明見我爲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郎之戰見上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彼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郛也○注郎雖至其處○舊疏云謂郎雖在郊內仍非攻城猶可以舉其地○注今親至郎之○舊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又文選注引感精符云強欒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溝瞀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溝瞀馬又引合誠圖云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剑涉血噣血也漢書五行志桓十四年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其伐魯大破之於龍門注引韋昭曰魯郭門也易林坤之離齊魯爭言戰於龍門揚怨連禍三世不安○閻本監本毛本北作此依鄂本正宣十二年穀梁傳績功也尚雅釋詁績宜事也經義述聞云下禹之績箋云績功也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興通義云敗績者猶周禮言師不功也績取其積也戰功曰多以數獲積多爲上爾雅釋詁績功也尚書文王有聲維文曰績業也功績成也功績業皆事之宜成者故績業公又爲事也公功古字通皐陶謨庶事康哉堯典庶績咸熙庶績猶庶事也又曰績用弗成即事弗成也莊十一年左傳大旱庶雨雪四至而溫臣曰敗績謂敗其事也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曰其事敗矣晉語無敗績車無敗政政謂國無敗事也周語昔吾先王昭王

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謂以文武之事爲法也邢引設都于禹之績失之按功事通用春秋非義不戰故以功言也積眾師眾以積說績疊韻爲訓也當坐者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故也○注蔡戰至敗多○舊疏云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時惡走故不言敗多而莊二十八年齊人衛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即據此經云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彼注云未得成列爲師也殺梁傳云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繁露竹林云春秋變人而戰者殺人君子矣說善殺其所愛哉○注言及至之文○明兒我者爲主鄭本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我誤代校勘記云者字當衍盖我誤爲伐姑衍者字矣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欲之注欲之者善重惡深我爲主明敗勝皆當坐皆重也

三月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得不然故量力不責也○隱三年傳當時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疏）注背殯至責也○隱三年傳當時也衛惠背殯用兵有危宜書日此不日故解之量力不責猶下十八年之君子辭也繁露玉英云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并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爲大安也解爲

宣之書葬得正爲得眾與何義異乎氏家杜預穀梁家徐邈皆責衛惠公稱侯於先君未葬自惡其不稱子以侯聘接鄰國也禮記疏引服虔說亦同

夏大水（注）爲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民悲哀之所致（疏）注爲龍至致○龍門戰見上漢書五行志桓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盈將弑君陰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按歆說取徵太遠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疏）通義云以曹地者參會也左傳曰曹人致館按此與及宋人盟于宿同

無冰（疏）鄭本冰誤水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疏）注周之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庶徵之恆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蹇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暱巢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冰茲謂亡乞徵其咎當寒而日奧六日也桓公十四年春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彼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周失之衰無寒歲秦滅無奧年按如傳文自爲兩失之舒素失之急故爲兩記異異者先事而至者遠何說同通義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悳厥咎舒厥罰恆燠其不曰水不爲冰而曰無冰何也春秋本天道以正人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藏冰之禮先王所重天道當寒不寒水澤不腹堅於是無以取冰則春無以薦夏無以頒故以無言之辭也穀梁傳注引徐邈云無冰者常陽之陰爲陽行之所致與何說合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夏五者何無閏焉耳注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

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莅盟可知莅盟來盟例皆時時者從

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疏通義云本當言夏五月幹枝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簡札爛滅不知盟日春秋方令桓盟皆日以重舊其信故進不可就五增月退不可去五存夏即用舊文無所增損亦因以示史闕疑之法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月遠矣夏五傳疑也按何云時者從內爲王義孔云當言五則不催書時已見似幹枝則書日矣與何義不合惟既有五則不催書時已見似何義亦何未協穀梁釋文夏五本或有月者井杜云闕文范云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文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錄隱桓文之事亦作樂楊疏本即作書月明皆實錄諸穀梁作創釋文云本亦作樂楊疏本即作穀梁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御淮南衡山傳即作語漢書閩粵傳即作語兒侯即今之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通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嘉與語兒鄉也是語禦古通用○注來盟至重也○盟重於聘故書盟以舉重然則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春秋凡書來盟皆聘而盟矣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父盟彼亦因聘而盟聘盟兩書者彼傳云尋舊盟也注尋繹舊故約書也書者惡之明其不止結盟而已也○注內不至可知○內不出與盟者名氏既曰來盟凡內曰來盟內大夫莅盟矣○注莅盟至皆時○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鄫莅盟是也外而來盟內曰來盟內而往外侯使孫良父來盟是來盟時也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曰莅盟文十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書月者彼注云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敵於三世之黨二亂結盟故不與信詞也蓋來盟莅盟與灑參者異故皆與信辭○注時者至天下○王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盟本毛本王誤主下云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五月之尊文何氏以爲時者舊疏云來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自五師所不記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義或然也盟例不信時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疏壬申乙丑傳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書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弗嘗而已是書嘗非責其不時責其不知廢時祭以應天變也則公羊經文本作九月與祭以首時之例台

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

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疏禮記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鄭注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又月令云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藏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引公羊傳云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蓋泰名神倉魯名御廩均爲藏積粢盛之所不必有定名也周禮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曰捷捷以授舂人大祭祀之穀繒田之收歛於神倉者不以給小用亦以月令說周制也魯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享祀即春秋之御廩也○注黍稷至曰盛○周禮廩注舂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上六年左傳云粢盛豐備杜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舊黍稷器所以記者盛黍稷在官者入云其其舊盛之米注舊盛謂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又地官舍人掌共簠簋之實凡祭祀供簠簋之實然則以器內所實言之謂之粢爾雅云粢稷也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穀長以統眾穀而言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

粱皆定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舊舊若舊人肆師小祀是也單言舊若大宗伯小祀是也單言舊若大宗伯大祀是也單言舊若大宗伯小宗伯舊人是也小宗伯逆舊舊注受館人之盛以入然則舊盛可互稱也何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舊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舊周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潔粢豐盛毛傳曰器實曰盛在器曰盛鄭注周禮舊或專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舊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舊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舊要之舊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舊凡文字故訓引伸往往多如此○注委積也○廣雅釋詁委積也莊子知北遊云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引司馬注云委積也管子國蓄云彼人君守其本委謹房注委所委積之物也周禮大司徒職令野脩道委積膳夫注少曰委多曰積是其義通也周禮宰夫職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者亦曰委故供賓客者亦曰委積不必宗廟用也此云粢盛委之所藏謂粢盛委積之所藏委即粢盛非必粢盛外別有委也○注御者至宗廟○獨斷云天子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適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又云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禮記云天子大略云天子卿適諸侯御荼注御謂衣食亦謂進御所須者

也按詩六月傳御進也進於尊者故凡進於尊者服食所須皆謂御因之君上所止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為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也或御服皆取統御之義此為君上祭宗廟所用故亦曰御廩之言藁之義故也按藁與槀通詩采蘋箋云藻之言槀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是也或槀即槀之誤槀白治義禮喪服槀麻帶鄭注槀者治去莩垢故廣雅釋詁槀治也又釋言云廩治也展轉為訓得相通漢書昭帝紀脤廩貸貧民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米藏曰廩倉廩者財之末注米藏曰廩文選振人也荀子富國云垣窌倉廩注穀所藏也廩蓋穀必治乃成米可用故廩又為米藏之名也爾雅釋言廩廯也孫炎注廯藏穀絜也亦此義也通義云藏穀曰倉藏米曰廩謂之御廩者給宗廟所用故以米之最精者名也九章粟米衡曰粟率五十稱米三十稱米二十七粺米二十四御米二十一按御廩藏粟盛之委甸師入之廩人炊之為之即擇之或謂三夫人擇以授舂人誤也○注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園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外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外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不親之象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邪之心以為醴酪粢盛於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所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耤耕后親蠶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喻也籍謂踏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禮戎異代禮也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所記蓋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大人故降為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貴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

觀省婦事以勸蠶事注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養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祭義所云卜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浴蠶於蠶室者也月令孟春之月命婦始蠶于北郊禮內宰職云中春詔后帥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也鄭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先是龍門之戰死傷者眾桓無恻痛於民之心不重宗廟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饗故天應以災御廩疏舊疏云御廩災何以書者據覆問上棄盛委之所藏故不但言何以書○注火自至曰災○說文火部災天火也左傳宣十六年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明與人火異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內悉言災而復言火自出燒之者入春秋始有此災欲通人火不書之義也○注先是至御廩○漢書五行志云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云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痍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社稷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不親之象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邪之心以為醴酪粢盛於之敬之至也注籍之田也千畝百畝之說與此合御覽引雷次宗五經要義云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籍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白虎通耕桑云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行以率天下農桑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服后親桑以供祭服又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漢書文帝紀詔曰其開籍田所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耤耕后親蠶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喻也籍謂踏藉也按此所引禮及白虎通所引禮戎異代禮也子問蓋皆逸禮文祭統所記蓋周禮天子諸侯不同制南郊太陽北郊太陰諸侯大人故降為東西郊東郊少陽西郊少陰也祭統記夫人亦蠶於北郊與后同疏云夫人少陰故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貴少變故與后同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國語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亦以共上帝此因蜚祭而災故言躬耕孝道也又季春之月云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

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注譏新至嘗之○左傳疏引服虔云魯以壬申被災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懼致齊三日乙亥嘗壬申為致齊之初日御廩即災而猶嘗故書不譏也曰猶嘗乎注難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無猶嘗乎疏通義云言猶不廢嘗乎亦可以示變矣按禮記檀弓注云猶尚也加解亦通○注難曰至嘗乎○何以此為設難語下為答語也猶即無猶若詩無念為念之例若曰四時之祭不可廢則將無猶嘗乎言廢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至災也疏○注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知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疏嘗故注云當廢一時祭以答猶嘗之難左疏引服云啓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為恐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八

月書以災書人君遇災而懼當慶一時祭何休之論鴈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穀梁傳曰夫雨雪之事何以書記異也言夫人始共事餘人次第終其事御廩災明夫人不可以奉粢盛故天災之桓公悟然不懼卒與夫人如齊而有彭生之禍其災先見於此可不懼哉晉書禮志蔡謨議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退尤追懼而已故廢宗廟之祭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按穀梁傳又云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匍匐救之災之餘而嘗以爲未易災之餘嘗必有兼劇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也曰匍匐救之災之餘而嘗也范注引鄭嗣曰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彼傳兼匍當依釋文一本作兼佣十日爲匍旬蓋宗廟之祭君夫人皆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故有兼旬之事非數日所能備故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旬之事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是也范云夫人親舂是兼匍之事兼通自不加作兼匍爲得也或係涉上匍粟而誤衍耳

公羊義疏十五

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四國見輕重疏謹案左氏定四年傳祭公不在災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侯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誤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四國見輕重疏謹案左氏穀梁蔡在衛上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公不在災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侯在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誤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罪非爲六年左傳几師能左右之曰以有用義論語微子篇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怨乎不用也宋能用四國師故曰行其意也春秋說云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能左右之也四國慆慢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馬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故曰行人之步趨也步趨爲行從○注以己至意也○說文行部行人之步趨亦爲行引申之從人行事亦曰行四國從乎宋是行宋意也○注突前至伐之○舊疏云宋前納突求賂上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是突背恩伐宋上十二年及鄭伯伐宋丁未戰丁宋是也按十一年左傳云亦執厲公而求

賂爲十三年云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公羊以十三年之戰爲戰于魯故舊疏以十二年伐宋事當之○注四國至以也○毛本分誤法春秋說云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曰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罪宋也何罪乎宋鄭之亂責宋人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平之而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惟宋獨行其鄭未爲直也至是宋復以四國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罪宋云意爲爲行其意言非四國欲伐鄭也宋恃四國故加以罪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據麻爲十一月之二日葬在十五年四月書丁巳在十二月則過時而日也若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子汝蕃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十五年
盡十八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千里畿內
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
爲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求例時
此月者桓行惡不能誅反從求之故獨月疏案家父求車武氏
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傳云何以書譏喪事無求
求賻非禮也與此同按周禮土訓職原其生以詔地求易繫
辭傳定其交而後求無交而求則民弗與也似王者有求之
道蓋諸侯當貢其國之所有故楚貢不入齊桓致責鄭輸晉
幣璞垣納車盟主猶然何況王者魯不輸貢致周來求蓋兩
譏之矣故周禮大宰職九貢三曰器貢注內府受良器以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一

邦國之用疏良器謂車兵及禮器之善者則器貢中有車
○周禮九畿注先鄭云天子一圻列國一
同引詩邦畿千里是王者圻內千里也鹽鐵論國池云古者
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
子男各充其求瀹其欲明天子圻內亦然知足以共費也四
方各以其職來貢者謂荒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祭則修
者享要服者貢要服者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
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
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
之辭春秋之時諸侯皆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天子不能
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又不能刑之罰之征之讓之
告之而致令臣子下求所以罪桓公並罪天王也左傳僖七
年云諸侯宮受方物以歸于天子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卽四方
受諸侯所貢之方物以歸于天子天子不當重諸侯二字卽四方
各以其職來貢也蓋齊侯行霸令諸侯行之與○注當以至
盜竊○說苑貴德云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
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
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按毛伯上宜脫求車二字鹽
鐵論本議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
則庶人盜申鑒政體云問入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
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

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
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
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是王者無私求也通義云
諸侯當以時貢於天子所而所重物而輒之桓公不奉臣職
而傳釋經意主譏天子者魯不貢共罪固見世俗之儒皆能
言之下雖不貢上不可求此春秋以文王之法待王者其意
微而難知也○注求例至獨月○隱三年秋武氏
賻文九年秋毛伯來求金是求例時也此獨月故解之

三月乙未天王崩注桓王也疏一日四月之十二日
上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
桓王桓王平王孫也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通義云
是後周麻莊僖二王經未記崩者蓋平桓之際猶有征伐告
命至于莊王王風遂終陵夷始極則雖告終嗣德虛文有不
備者矣故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其明年莊王卽崩春秋特
則其文而白是二十餘年王事遂絕於簡策雖以子頹之變
有所不書使後之考者知王迹之熄甚也及齊霸功成匡翼
天子惠王之喪翁然復尊然後知據亂序續實不得已焉耳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注當時而日者背殯伐鄭危
云四月無己巳麻爲三月之十六日五月之十
爲葬僖公之日何注不以爲月誤然所謂背殯伐鄭危之疏包氏慎言
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日爲
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
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二

上年十二月宋人以齊人伐鄭之事拔麻爲三月之十五日
五月之十六日○注當時至危之○隱三年傳當日爲
危不得葬此齊侯卒於去年十二月至四月當五月之時以
十二月有背殯伐鄭事故危之也按如包氏所推齊侯卒在
十一月此已已在三十七日也已已
月亦爲當時而日也須用兵者卽指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何以名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不連書問之者并問上已
名今復名故使文相顧疏注據衛至不名○見僖二十八年
傳云衛侯朔何以名父宋八年傳曰伯陽何以名皆連書問
之也突於十一年得國書名此失國復書名故但問何以名
使文相顧耳正也注明祭仲得出之故復於此名者其奪正不以
失眾歸也月者大國奔例日重乖離之禍小國例時也疏注
祭至錄也○名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名誤
得書之者上十一年傳譏乎祭仲也見祭仲之權從使之歸
使之出也鄭世家及左傳並有祭仲專政嫡公使突出之與
不克出齊事是爲祭仲所出也通義云絕之與傷侯朔同義

是也不以失眾錄者舊疏云決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衎出奔齊之屬書其名爲失眾錄之故也○注月者至例時○下十六年十一月衛侯鄭出奔齊及此書五月之屬是也小國書時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之屬是也大國出奔重乖離之禍小國則從其略也鄭與北燕同伯爵而鄭從大國例者蓋春秋時以國之強弱廣狹分大小不必以爵論也而通義云凡諸侯出奔書日文將何說乎時然則衛侯衎出奔有罪者月無罪者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疏說文曰部舀气出形也从曰象气出形論語微子篇仲忽士今人表作舀揚雄山泉賦翕舀霍河東賦鬱舀如神師古曰舀讀與忽同按舀郎勺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勺字也士喪禮注今文勺作忽知舀忽古今字

其稱世子何注據上至世子○上疏說文曰部舀气出形也从曰象气出形論語微子篇仲忽士今人表作舀揚雄山泉賦翕舀霍河東賦鬱舀如神師古曰舀讀與忽同按舀郎勺臣所執以見君者說文無勺字也士喪禮注今文勺作忽知舀忽古今字

是也復正也注欲言鄭忽則嫌其出奔還入與當國同文反更成上鄭忽爲當國故使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亦所以解上非當國也疏穀梁傳於此云反正也於突出奔傳云譏奪正也皆與公羊合按鄭莊娶鄧女

爲夫人生忽上六年左傳齊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爲莊公太子救齊之時名位已定矣○注欲言至復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忽如不稱世子書鄭忽嫌與齊小白同文並十一年鄭忽出奔衛亦爲當國辭非以喪降楄矣通義云欲言鄭伯則出奔時向未成君順上言鄭忽則既非在喪反嫌當國故繫世子以見其正也○注以效至國也○上十一年傳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又云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此忽復正是祭仲之權效也盧龍效部效驗也漢書藝文志儒者以試之效謂以試之驗也此以言驗祭仲之權也曷爲或言復歸疏此經是也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疏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下文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皆是也入者出入疏伯突入于櫟皆出入無惡注皆

公會齊侯于鄄疏左氏作艾穀梁作蒿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篆文艾字與蒿字相類穀梁因謂爲蒿公羊又轉爲鄗部皆文字殘蝕而譌也校勘記云按艾蒿同物也蒿鄗同音也方輿紀要艾山在青州府蒙陰縣西北百二十里輿沂水縣接界一統志艾山在徐州府鄒縣東一百里接徐州府界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疏大事表云牟國自後不見於經蓋入於齊也通典登州治蓬萊縣爲春秋牟子國亦曰東牟郡今爲登州府治蓬萊縣故城西南旱下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應劭曰舜附庸也俗謂是水爲牟汶矣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也無侯附庸之說方輿紀要牟在泰安州萊蕪縣東二十里又云葛城在歸德府甯陵縣北十五里古葛伯國按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應劭曰故葛伯國杜云在梁國甯陵縣東北蓋於晉屬梁國也

皆何以稱人注據言朝也疏注據言朝也○舊疏云正以十一年傳云諸侯來曰朝則非微者可知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眾眾

足責故夷狄之（疏）注桓公至狄之○繁露王道云夷狄郑
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與
何氏說異按襄元年簡王崩於是邾婁來朝聘交聘不夷
狄之也稱人爲夷狄之者禮記曲禮云庶方小侯人天子之
國曰某人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春秋王爵故貶邾婁牟葛
以張義三人爲眾國語周語文數成於三也故禮記月令淫
雨蚤降注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眾雨是也說文
目部眾多也多足責也范氏說穀梁亦取公羊注爲說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者鄭之邑（疏）杜云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大事表
篇潁水自堨東逕陽翟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故城
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
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時鄭入楚水經注潁水
宋東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之王隱曰陽翟
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水經注引服虔云櫟鄭大都也一統志陽翟故城今許州府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五

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鏚而至于中
齊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
之爾末言爾（注）據齊陽生立陳乞家言入
于齊（疏）注據齊至于齊○見哀六年彼傳云景公死而舍立
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諸大夫皆之陳乞家陳
公羊義疏十六

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鏚而至于中
齊開之則公子陽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是立陳乞家經書入于齊也
之爾末言爾（注）末者淺也解不言入
齊（疏）注末淺也○說文木部木上曰末凡物在首者曰末
故易象下傳志末也疏末猶淺也本此禮記檀弓云
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昭十四年左傳不爲末滅杜云末
薄也微與淺義近朱氏彬經傳考證云末微也末言者
猶言不足言耳鹽鐵論非鞅篇引春秋曰末言介爾之誤
古爾作尒與介混也通義云末無也後突自櫟入鄭時仲已
死故無用言爾爲末言爾（注）據俱葬也（疏）注據俱葬也○祭仲亡
矣（注）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
須乃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疏）注亡死亡也○周
禮大宗伯職以喪禮哀死亡如事存皆謂死亡也說文从亡
从し○注祭仲至國也○鄭世家敘祭仲殺昭公於野祭
仲與祭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亹高渠彌歸與祭仲謀
高渠彌相祭仲稱疾不行齊侯殺子亹高渠彌歸與祭仲謀
召公子嬰於陳而立之則是祭仲本亡本左傳按左傳記祭
仲專公爲鄭公懼昭公仲所立渠彌爲敢弒之明時祭仲已

亡也公羊以突入櫟即入鄭無予齊子儀矣亦無忽被弒事
○注所以至亡矣○即上十一年傳云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必死國必亡也彼時祭仲不從則仲即死然則長爲不言忽
忽即不能自存甚至國亡也效亦險也通義云忽實
之出奔（注）據上言出奔也（疏）注據上至奔也○
爲高渠彌所弒弟子不知疑其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
出奔奉涉左氏公羊無此義也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
存矣（疏）校勘記云鄂本毛本同盧石
經無矣字非十一年疏引此亦有矣字祭仲亡則亡
矣（注）言忽微弱甚於鴻毛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
以終祭仲之言解不虛設危險之嫌（疏）注言忽至復錄○通
義云仲之存亡爲忽亦就答忽實死亡
重輕故忽微弱甚不足錄也言則亡矣者忽
非出奔意按死亡曰亡出奔亦曰亡禮記大學云亡人無以
爲寶是也不必忽亡即與仲亡之亡同故注言僅若匹夫之
出也○注皆所至之嫌○十一年傳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
死國必亡祭仲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
祭仲死而忽果出傳明忽爲君微云云皆所以
文也舊疏云十一年傳文雖不出祭仲之口但傳家爲祭仲
而爲此辭故得云祭仲之言也公羊謂祭仲知權有危險之

公羊義疏十六　六

嫌序所謂非常意義可怪之論是也反
覆道此亦所以解不虛設危險之嫌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注）月者尊諸
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首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
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
衆皆多解故文異說文衣部引春秋傳公會齊
所謂春秋傳皆左氏傳也而有齊侯字移亦與今
移即衆之變陳氏樹華亦云衆乃移之變體而
齊侯也杜云衆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有衆亭在鳳陽府
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一統志衆亭在鳳陽府宿
宋陳西鳳陽在宋陳東南不知何會此伐鄭也○注月者至
錄會○正以隱七年秋公伐邾婁之屬書時而此書月故決
之伐重會輕不舉伐爲重而先書會于侈嫌月爲危桓之伐
故錄會然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
月危之不嫌爲桓危會者明爲伐會故知書月爲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疏）會
與儀十九年公
人鄭人盟于齊同彼齊
與盟此亦曹與會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疏〕書月與上年十一月故書也　致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注〕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疏〕注致者至伐鄭○正以桓之出皆不致爲奪臣于詞此云桓是篡賊動作有危今能疾篡故致之○注致例時○上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桓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致彼致者明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書致之變例也○注此月至月也○毛本義字空缺致例時此月故決之

冬城向〔疏〕沈氏欽韓云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麻志大衍曰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則當周之十二之以爲定之方中傳云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日立冬十月之朝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沖之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月在衛侯朔出奔齊下接殷厭亦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冬城例時故書月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七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疏〕○注據衛至不名○正義曰隱十八年絕繁露順命云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鄭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所遠書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彼君子即謂孔子書經也易爲絕之〔注〕據俱奔也〔疏〕注據俱奔也○據衛侯出奔楚亦奔也

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注〕朔十二月朔政事也月所以朝朔告朔是也〔疏〕注朔十至是也○周禮太史職頒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而受行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藏記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諸侯每月以天子所頒朔於太廟用羊以告謂之告朔論語季氏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也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王藻所云是也亦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月是也天子行諸明堂諸侯行之太廟謂之朝廟文六年猶朝于廟是也太史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六　八

二十六年左傳云茲不殺霞湯播越竄在荊蠻是也昭二十年越在草莽定四年越在草莽公羊越在公陰齊皆謂播越也昌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亦與越在公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天子使守衛朔謂使守每月所頒之政令太史職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者非謂僅守告朔朝廟之禮也而不能使衛小眾〔注〕時天子至使行○正義曰發小眾不能使行〔疏〕注時天至使行○通義云天子發小眾而朔不用命其事未聞左傳以爲衛宣公之世子急本爲朔所搆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不平其逐朔而立黔牟豈洩職之徒訴朔于周而以不能使眾之罪逐之與公羊師說云王立公子留廣森以爲黔牟急吉之曰留按穀梁傳云朔之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繁露玉道云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似天子召衛侯發眾不往也越在公陰齊〔注〕越猶走也公陰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先言公陰後言齊者明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以爲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傳著朔在公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疏〕注越猶走也○楚辭遂紛云精越裂而衰兮注越去也廣雅釋詁越遠也襄十四年左傳而越在他竟注越遠也說文走部越度也越从走戉有走義引申之爲去爲遠也經義述聞云越之言播越也昭

陳人祭人代衛是傳舊恩陰有衛朝時
負險阻意故責天子不及時早誅也　屬負茲舍不即罪謂
注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大馬士稱
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
疏注屬託也○荀子榮辱篇我
欲屬之狂或疾病謂楊注屬
託也又禮論云賜諸侯注賜謂付託之○注天子至負薪○
舊疏云皆漢體之名此與漢禮無涉舊說非御覽引白虎通
云天子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薪士稱犬馬按不
豫者白虎通云不豫者不復豫政也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史
記作不隊釋文引馬本作不
隊論衡死僞篇續漢禮儀志皆
同說文作不悆云王不懌漢書律厤志作不豫蓋今
文尚書也懌豫一聲之轉舍
亦通諸侯稱負茲者白虎通云豫諸侯予民今不
復子之也書金縢云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注引鄭注云
丕讀曰負九經古義鄭注尚書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史記
作負子棟案白虎通諸侯曰
羊曰屬負茲則負茲即不茲也負與丕音相近故負亦讀曰
陪馮貢陪尾史記作負尾子又與茲同諸說不一鄭說爲長
益稷曰予不子故鄭讀從之按爾雅釋器尊謂之茲郭引公
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聚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注
徐廣曰茲者藉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榮隱茲公明草素問
公羊義疏十六

九

皇清經解續編

五藏生成爲色見青如草茲者死亦以茲爲藉序之名其以
龍鬚草爲席者謂之龍茲荀子正論注云龍茲即今之龍鬚
席其以草薦馬者謂之馬茲周禮圉師注蒩馬茲也蓋人有
疾則著席如負之然故公羊問吉云蓋取此草以繼席當指
卧病不起展轉牀笫惟與席相優耳雅訓較爲視切子與茲
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
多又以告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通義云荀子有龍茲楊
倞注以爲即今之龍鬚席茲編草爲之字从艸而卜疏云負
事繁多故致疾近是說也禮記隱義作不茲白虎通作負子
子與茲不與負皆聲之轉負聲多故不書胸乎然則此經
于天吉武王見責於天而有
之是月始云胸日不書胸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胸
者白虎通云負新大馬皆通
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探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
方故役疾負新者禮記曲禮云代人勞苦行役遠
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
曰某有負新之憂注憂咸疾
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
也然士辭可代耕凡下文問庶人子云能負薪木能負薪
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
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
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明不會者直言及此爲
采薪之憂趙注亦引曲禮爲證知士曰負薪也○注舍止也
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負
○昭九年舍蠱物可也杜預引服注云舍止也禮記月令耕
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音誤推
者少舍注舍止也衛于成相六合以宜舍巧拙注舍止也○
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曆
注訖疾至就罪○繁露王道云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
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妄乃書字故也朝桓公卿
釋文諸侯有疾稱負茲言卿
人者上十五年鄫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
義云舍猶也古訓通爲被是也傳云舍我也惡而三人俱
朱博傳曰春秋之義義以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

事君常刑不舍按如孔說亦通意謂衛侯
不罪與上注責天子當及時誅之義相足見天子之始終不
能召衛
侯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丙辰厤正月肖丙子無丙辰二月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
盟于趡月之六日二月有丙午則正月不得有丙辰矣按丙
午爲二月之四日黃杜云齊地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
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亦以黃備爲名或是登州府黃
縣東南有故黃城是其處左傳
云平齊紀則似在登州者爲是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注
疏本失曆在名例中朝桓公
綱人今此不名者蓋以爲儀父最先與隱公盟則元功之臣
有誅而無絕疏引春秋說以此丙午爲二月晦
下五月丙午爲五月之朔經書丙午公及邾婁儀父
本此發注於僖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平居無他卓侻無所
求取言晦朔也趡盟癸酉是也蓋以趡之盟在晦而不言晦
矣之戰在朔而不言朔按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厤桓十七
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
公羊義疏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

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壬辰朔正合若謂十七年二
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
不得爲壬辰矣經何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
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雖
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
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
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
矣此經之二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不言晦則春秋
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
之是月始云晦日不書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傳不以爲晦
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探信而不疑何耶公及左
氏及作會隱元年左疏云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
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
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曰策書
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明不會者直言及此爲
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春秋異文箋云負
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音誤推
云在今兗州府泗水鄒縣之間○注本失曆
在名例者舊疏云正以隱元年得妄乃書字故也朝桓公卿
人者上十五年鄫人來朝傳曰夷狄之注桓公行
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是也傳
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是也傳云此其爲可褒奈何漸

十

進也注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者宿與滕薛俱先故爲元功之臣也有誅無絕者舊疏云有誅十五年解人是也無絕今還其字無絕其功是也通義云復稱字者尋昧之盟終隱之志明君子與人爲善當始終之也于昧不日于檉日者下與宋衛其伐之惡桓公不信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疏唐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宋本左傳亦無夏字與彼序疏合按此與左氏鷹無夏字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上有夏字按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從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五月經書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歷推五月無丙午六月之六日也通義云得與二月俱有丙午者爲誤說以爲上丙午十二月晦此丙午五月朔也晦不言晦朔不言朔詞無所美殺而不繫按春秋書朔不書晦公羊之例也王氏言之詳矣杜云奚魯地大事表在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沈氏欽韓云水經只云漷水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無奚邑之目蓋梁傳作郎春秋異文後曰顓臾以七之顓臾宦

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古音同爲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按齊徼部內字古不與陽唐韻通趙說非是此或傳寫之譌或一地二名不必強爲附合也○繁露十指云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蓋夏者陽故爲天端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不然則四時皆可去時何獨取諸夏以張義哉○注此戰至云爾○見莊元年傳此何氏以意言之故云蓋爲疑辭也舊云羨氏三年至魯六年莊公生桓公何云同非吾子蓋夫人譜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疏六月無丁丑厥爲七月之七日五月之六日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注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

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出奔不書者方以起季奔喪歸葬使若非出奔歸不稱弟者見季不受父兄之尊起宜爲天子大夫天子大夫不得與諸侯親通故不稱弟也魯季子紀季皆去其氏唯卒以恩錄親季友叔肸卒是也疏石經閩本監本毛本宋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春秋左傳桓公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若然禮記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屬通如此注則非天子大夫得稱弟者矣公羊以春

秋變文從質貴親親故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係道春秋制不必與周制同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奪臣子辭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蠆尾故賢季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疏注稱侯至辭也○左疏引劉賈許云桓卒而季歸葬不稱公者桓無臣子之辭也故不稱公通義云桓公生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外內亂有滅道故不與臣子辭也五等諸侯皆得以公亂謚本周之舊制若魯公齊丁公是也然書有文侯之命篇則亦有謚亂雷者公羊記蔡之諸君始終稱侯前此考父亦稱宣侯後此申亦稱文侯固亦稱景侯春秋則斷以葬從主人之例惡更之曰公唯此存其故稱我無加損焉而義固已貶矣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蓋春秋雖假文王之法顯親諸侯不可以屢黜陟也故褒之進爵者自隱而後撫聞焉貶之降號者自蔡桓之而外無見焉猶託始之意耳是其治諸夏也同姓先蔡異姓先杞二王者之後服先打旃姓之在列者莫長於文王之子莫長於蔡是以獨於此先見法也○注有賢及宋人衛人代邾婁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夫人譖公爲齊侯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爲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疏○包氏愼言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無日者蓋梁例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小餘七百三十六通義云趙子常以爲言朔不言日者蓋梁夜食之例當修施於此沈氏欽韓云元史麻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二月交分入食限失閒也○注是後至誘殺○見下十八年○注去日至無日○舊疏云若以隱三年傳言之則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正朔若言某月某日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日有食之者謂二日食也若言某月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注〉據隱公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已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據隱公也〈疏〉正葬桓公歷閏月之二十七日也○注據隱公也〈疏〉正月此已丑於厤爲十一月之二十也曜閏皆不書葬隱公也○隱十一年傳云何以不書葬隱之前故專據曜也　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注〉據俱讎也〈疏〉注據俱讎也○隱元年傳云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臣賊子人人得讎所謂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也不能討則不與臣子葬辭意舉國皆當絕也　君子辭也〈注〉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諱與齊狩是也桓者謚禮生有爵死有謚所以勸善懲惡也禮諸侯薨天子謚之蓋以爲祖祭乃謚丁酉公之喪至自齊丁巳葬我君定公之辭上葬日者起生者之事也且明王者當遣使者與諸侯共會之加我君者錄內也猶君薨地也〈疏〉繁露俞序云春秋錄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按君子郎作春秋者謂孔子也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又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云以君子之爲亦行樂乎此也凡傳文稱君子皆是也○注時齊生書葬○戴溪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云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之恩川公羊義也通義云親弑君者彰生也時尋人請於齊而詠之齊侯使抑鞅不足辭葬之知不然者彰生雖手弑尋桓係受其君使抑鞅不足罪主使者齊襄也當以齊襄坐百齊襄之讎不報雖殺彰生何益爲何氏以爲且假使書葬得君子辭之義矣孔說非是○注於可至是也○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鄄傳公與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辭狩是也齊侯也○注禮生至惡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謚者何也所以爲人子孫制節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莊譽可得而尊信也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沖君子勤行成功聲譽遠聞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謚故曰生有爵者死即有謚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于君薨亦當受謚于君春秋時周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不以寶也禮記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引王肅說云請謚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者序其行及謚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聘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麇爲其王作謚咨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非天子所命謚矣○注唧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郷大夫之喪賜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卿大夫亦受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公卿大夫之謚何謚何德也卿大夫歸葬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與君同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云謚者何也所以爲人子孫制節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莊譽可得而尊信也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沖君子勤行成功聲譽遠聞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謚故曰生有爵者死即有謚殷以前制殷時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于君薨亦當受謚于君春秋時周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不以寶也禮記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引王肅說云請謚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者序其行及謚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麇爲其王作謚咨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非天子所命謚矣○注唧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郷大夫之喪賜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公卿大夫之謚何謚何德也卿大夫歸葬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與君同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爲名也白虎通謚篇云謚者何也所以爲人子孫制節勸善而懲惡禮記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謚者行之節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莊譽可得而尊信也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在上曰沖君子勤行成功聲譽遠聞是所恥按禮士冠記注云古謂殷時大夫乃爲爵也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周禮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是則周時以士爲爵而不謚故曰生有爵者死即有謚也○注禮諸至謚之○白虎通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注云禮當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夫賜之謚于君薨亦當受謚于君春秋時周天子論行以謚之當春秋時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謚之不以寶也禮記曲禮云既葬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穀梁注諸侯薨天子謚之隱三年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亦以諸侯須請謚乃葬也其禮也諸侯記卒記葬者序其行及謚之如經天緯地謂之文也今案鄭旨謂古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象聘而行此禮也若然襄十三年左傳楚子麇爲其王作謚咨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且楚僭王已久非天子所命謚矣○注唧大至於君○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郷大夫之喪賜謚於其君矣白虎通謚篇云公卿大夫之謚何謚何德也卿大夫歸葬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云南郊明不得與君同也○注禮生至惡也○御覽引大戴禮云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謹者行

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高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者云受之於天然御覽引五經通義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殺梁注云禮天子崩大臣稱天命以謚之彼疏亦引公羊說謚之以作謚謚當由導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也○注累以至是也○吳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吳作戾白虎通謚篇云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眾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公之喪至自乾侯同一書法皆未有謚之辭明祖載而有謚也按上經云公薨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此云葬我君桓公與彼葬我君昭公亦同書明葬時乃有謚之辭公羊義疏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

飾柩謂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然後徹之所以謂之祖者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之節也注云柬相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乘屋車載乾降下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御下柩載於車西當前束時柩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於階間柩從兩楹間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楹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賵賓贈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以公羊義疏十六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西然後徹之所以謂之祖者牲取下體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之節也注云柬相於柩車賓出遂匠納車於階間乘屋車載乾降下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御下柩載於車西當前束時柩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於階間柩從兩楹間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楹弓注亦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按既夕禮設祖奠後有公賵賓贈諸儀賜謚宜在此時所以公羊義疏十六引

錄按隱元年左傳衛侯來會葬杜云諸侯會葬非禮也昭十三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左傳大夫弔卿共葬事皆無諸侯會葬之文則左氏家不謂諸侯共會也既夕禮有公賵玄纁束馬兩事此諸侯薨明王者亦當遣使也○注加我至地也○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是也○穀梁傳葬我君按上下也注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按各國稱葬某公魯不得但書葬某公嫌與葬某王同故加我君以錄內也春秋內

公羊義疏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 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卷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釋文諡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壯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 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之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不言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弒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

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也 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 注 據繼君不絕也 疏 注據繼君不絕○說文糸部繼繼續也王篇紹繼也大夫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隱之也 孰隱隱子也 注 隱痛是子之痛不忍言即位 疏 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注隱痛也親父被賊爲莫大焉故不忍言即位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文姜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駮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 注 孫猶遁也 疏 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孫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聰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出之皆孫之假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公羊云孫之爲言猶孫也何云孫猶孫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曰孫遜也遜遁也鄭箋云孫遁也古號孫義引申也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墜字下云從土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爲謙遜下孫爲遁之皆爲孫遁月夫之義恐非 內諱奔謂之孫 注 言于齊者 盈諱文 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夫人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 注 據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 疏 注據公至來文○公夫人遂如齊在桓十八年若有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彼注即據文九年爲說似此可解念母也 注 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 疏 注固在至母也○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據魯史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弒懼爲國討猶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舍書壞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

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卒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未歸也亦用何義魏書賓媛傳引服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遠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義隱痛深遠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注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疏通義云公孫則正月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祔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即謂此年正月也莊公不書即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不書正月異彼即位故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即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即位臣子不能不執贄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尚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

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戒故卜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明乃許念乎命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

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恩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弒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弒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爲姜氏罪不與弒夫卽以今律論姦夫弒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尚應緦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爲司馬昭買充覓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弒之而司馬昭卽以撫尸一哭掩其弒君之罪矣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于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莊加其事曰訴○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謏或从心作愬論語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己之冤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御鞅訴公于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訴玉篇言部譖讒也廣雅釋詁譖誣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譖始竟云有譖竟之言則其爲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冤譖並有加誣之意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以淫於齊侯所生疏舊疏云夫人加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共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故惛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襄公時

嫁爲魯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竇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恚之襄公又猶嗤序云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明非如齊夫人恚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卹處故知未嫁之前即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謫之則此公曰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證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即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爲爲恐空有此語乎

酖疏注欲醉而殺之○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酒醉之○注禮酖至三爵而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夫尊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適也飲當自適也五升曰散散訕也總名曰爵於其實曰觴引禮者壺桓公不止三爵因爲酖酒者示戒

其山爲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爲注於其將上車時疏舊傳

釋詞爲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爲不亦宜乎公羊於其出爲於其乘爲定四年於其歸爲猶也耳搴幹而殺之注幹脇搴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搴折其幹疏舊疏云此與上於其乘爲注幹脇搴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搴折其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幹而殺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搴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摺范雎傳折脅摺齒鄉陽傳作摺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搴音路合反本又作搴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搴殺之疏引說文搴拉也拉折聲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搴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釋文幹音古旦反脇也舊是脅稱幹也脅稱幹欲攪其骨幹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旦反脇也其狀本不殷○注搴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卻字說文足部搴拉也引公羊傳曰搴幹而殺之又拉摧也摧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摧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摧摧藏注拉摧雷碾崩弛岑注拉摧雷碾崩弛之聲也頓折也又云拉摧也○注爲其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

多力搴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抉誤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注據貶必於其重疏注據貶至其重○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貶必於其重者冀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是也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劉讀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弒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弒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傳曰禽獸無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弒例之春秋據實書之當曰夫人弒公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海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辭劉瞻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則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辭劉瞻之命而不爲不親之命而不爲不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齊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齊靈或曰齊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

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猶其尊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是魯譏祖不爲不敬靈祖不爲不敬也繁露說祕作劫嚴社而不爲不敬靈祖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誌爲誌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也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於下○舊疏云此蓋誌爲誌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也何當誅○包氏愼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所當誅是言祉夫者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非貞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王之義下當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義有言孫者三字當據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中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鄰駭乙殷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乙雖不孝但殷之耳殺之士官也據公羊義妻得殺夫之母者夫妻以胖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猶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父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困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猶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舊疏云公孫日大人孫月夢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曰此月者有罪然則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冠之練中衣以是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纁之類明外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天子親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鄄單伯如齊幷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至自齊幷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後築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天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之二是尊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上卿白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魯有備邑或作闡疑單伯食采於此所以應一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伯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一紬以爵再紬以地三紬而地畢注凡十五年潛夫論考績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爵土俱畢附下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下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放三不適謂之誣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者天子黜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蓋皆本書大傳爲說禮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蓋亦有用書傳說也書錄引白虎通云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

季春三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後漢書曾玉傳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故漢書元光四年徵史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署縣次續食會與計偕蓋猶取法三代歲獻貢士之意也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訛耳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孚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此所貢之數亦準此與何以不稱使注據公子遂如京師言如者內稱使之文○疏注據公至之文○傳內稱使則曰如外內之詞畢伯不言如故以不稱使爲天子召而使之也疏通義云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召而使我也故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辭王事父之儀不敢不儻也王命勿儻則亦不敢不儻也王命勿儻則亦不得自盡者而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疏注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注逆者至受之○說文辵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異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眾介皆逆命不曷爲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使我主之注據諸侯非一疏注據諸侯非一○各本一作之誤據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疏唐石經乎作于宋紀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諸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例矣諸侯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得申其私服則不必統諸侯也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者恩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父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論之正所以惡之故不使受之京師而以我主之疏注大夫至主之○傳大夫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而以我主之者尊卑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也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大夫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卿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順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毛本監本作待作持譌鄂本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己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之不言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魯女無使受之疏注逆者至受之○說文辵部逆迎也魯自往迎之也魯爲父母主嫁受命於天子故與其逆無異文也不言於京師明同魯內女無使受之者也逆亦有受義禮聘禮眾介皆逆命不曷爲辭注逆猶受也是也猶言單伯受王姬故無使之文也曷爲使我主之注據諸侯非一○各本一作之誤據鄂本宋本正　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注諸侯與天子同姓者疏唐石經乎作于宋紀呂后本紀魯元公主注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按此引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諸侯伯以下者耳若嫁於二王後當不必諸侯主之知者禮記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服天子不服可知天子之女嫁於諸侯例矣諸侯爲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由諸侯嫁者則所主得申其私服則不必統諸侯也天子之女嫁於二王後者恩下四年注云天子諸侯絕旁期天子唯父之適二王後者恩得申是也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而以我主之疏注大夫至主之○傳大夫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不可使受之于京師而以我主之者尊卑不敢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下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諸侯嫁女於大夫亦宜使本國同姓大夫主之矣○注不自至主之○白虎通嫁娶云王者嫁女必使同姓主之何也主之何昏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使同姓大夫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卿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順不得舒也後漢書荀爽傳云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注禮尊至之道○宋本閩本毛本監本作待作持譌鄂本正于當作於舊疏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己放其命云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昏亦不可斥與之者亦不可斥言

也○注禮齊至婚姻○穀梁傳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何氏休云禮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魯主齊婚犯二事而忘仇之罪尤重耳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注以言外知有築內之道也于外非禮也時魯以將嫁女於讎國故築于外

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

疏白虎通嫁娶篇引館作觀穀梁亦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左氏以于外爲禮左疏引鄭箴膏肓云宮廟朝廷各自定處無所館天子之女故宜築于宮外劉氏逢祿曰羣公子之舍亦無定制築于前何不可之有舊說不能爲之解耳

衰麻之服爲王姬主婚此譏之大者天王既不能討齊而一則使築叔追錫弒兄而遭爲隱討桓又不能爲桓討齊而下嫁禽獸行之齊襄又使無行之主婚故王不稱天以示同於吳楚試之桓公一則以王姬主婚此又天討罰周之大者若僅論同姓主婚之禮既有父道則舍公羊義疏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

築于子舍之前以俟親迎之禮豈得謂之卑王姬乎○注以言至知有築內之道也

公羊義疏十七

言王禮也○穀梁傳云公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云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是有築內之道也否則第書築王姬之館矣曰於外明其非禮也○注禮同至于外○下傳云於路寢則不可羣公子之舍則以卑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因嫁女讎國故于外耳

于外何以非禮也注據非內女○疏注據非內女○鄂本宋本正言于姬應殊內女故據以難

築于外非禮也注于遠辭也爲譏其遠嫁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疏注于遠辭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越于也書大誥云大誥于是越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若曰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于越訓越有遠義故于亦有遠辭也可知于於之別矣○注爲營衛不固○通義云中言築于外非禮者設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不可按孔說非是傳意凡同姓主嫁必酌築於路寢小寢羣公子之舍本無在外之道則不得舍自有館也楊疏云主姬者必自公門出今築之於外則是落衛不固是輕主女是也申言之者一則責魯可以仇讎一則輕王姬故也○注築夫人之下○曲禮疏引此注作築夫人宮下羣公子宮上白虎通嫁娶云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之館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易林屯之觀云東鄉嫁女爲王妃后莊公築館以俟王母歸于京師季姜與此爲一事○注築例時

○舊疏云此年秋築王姬之館二十八年冬築微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之屬是也

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疏）十月乙亥之十八日也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史記陳杞世家立中弟林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疏）通義云錫命例月重錄之加于聘也趙汸曰錫成公命書月者著例也凡與錫命相連恐日月之爲錫命而錄故傳明之其實錫命蒙上諸侯曰卒傳云重發之者月也杜云榮氏叔字拔榮叔疑書順命榮公之後

錫者何賜也（注）上與下之辭（疏）易師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韓侯是馬本作賜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晉文侯釋文賜錫通○注上與下之辭○禮記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注於卑者曰賜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賜猶命也禮記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皆爲上與下之稱故曲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爵注又云長者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疏）注增加至諸侯○曲禮疏所載公羊說同白虎通攷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鈇鉞柜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柜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咄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其言柜公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追命

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曲禮疏引舍文嘉攷讖篇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曲禮疏所引公羊說又與何氏不同以異義考之蓋先師舊說與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穀梁注云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蓋褒德賞功即所以勸善勸善即以扶不能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也○注言命至財物○通義云錫命之禮諸侯有服加命書於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詩唐風無衣爲辭知王衣篇爲晉人爲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以無衣爲辭知王錫諸侯有服也重命不重財物亦聘禮輕財重禮之意○注禮百至五命○通義云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如上公其服以九爲節公羊問答云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爵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爲說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按周禮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羊家當以公九命侯七命伯子男五命也禮記疏引許慎說九賜卽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據何氏蓋與許同也禮疏引鄭司農亦以周禮九命與九賜爲一康成以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知先鄭亦與

許何說同白虎通攷黜篇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亦與此同白虎通又載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後有功賜鈇鉞柜鬯增爵爲侯則以九錫分三等咄陟與此微異蓋彼以子男三命伯六命侯九命也其言柜公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追命（疏）注據錫至言諡○卽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不言諡

也（注）舉諡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柜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

（疏）注舉諡至死者○以言柜與文元年止稱公異也杜氏釋例云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卽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咎柜薨後見錫則卽位見錫則亦吾惠之比也魯成八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也○注禮生至加錫○穀梁傳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說王使榮叔錫魯柜公命進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異又可追而剛卽春秋左氏說其錫篡

弒之君無譏錫死者文也按下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薨天子追命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請誄小喪賜謚小喪謂諸侯喪共卿大夫喪則小史賜謚讀誄蓋賜謚必有誄詞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昭七年左傳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云云此誄詞也穀梁傳又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注爵人於朝與士純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蓋諸侯如有功德可褒宜及其生以示崇獎死後乃追錫之無謂也○注不言至云爾○莊氏存與云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又通義云周公制禮證以易名然而有幽厲屬屍者諸侯受謚於天子天子稱天以謚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義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矣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於同父成風以妾母僭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脩廢文王之法度而大子乃崇獎之非所以欽承王業欽若君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來求車皆不去天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出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有吉主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稱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亟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尼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錄也○注內女至書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緣人情以制禮親親之殺不能無厚薄重輕故較爲略也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內女歸例月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書之○通義云出我嫁故同於內女家鉉翁曰書有吉主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稱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亟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尼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按此與伯姬歸于紀伯姬歸于宋同一書法是比於內女緣我主之有父母道故從內女恩錄之然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非魯主婚因過魯當有送迎之禮故亦從內女錄也○注內女錄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標起訖作女也當據補內女月者隱三年冬十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解之聖人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此書時故較爲略也

此紀三邑也邢一作駢後爲齊大夫伯氏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即此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鄑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鄑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四面險絕其上實平約數百里有古城遺址即鄑城也晉朱虛縣在臨朐縣東六十里一統志銀縣故城在安丘縣西南臨山北營亭在萊州昌邑縣西即古鄑邑鄑營同音古方輿紀要列銀城於安丘縣又以營城在昌邑縣西北六十里又十五里爲鄑城名勝志瓦亭社在縣西三十里是鄑邑故址左氏以此三邑爲紀邑杜云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與公羊義同穀梁傳紀國也邢鄑鄑國也以邢鄑鄑爲一國名又曰或曰遷紀于邢鄑鄑則宜加于以紀之不如公羊左氏爲是通義云邢鄑鄑三者爲國謬也

遷之者何取之也注以稱師知取之疏注以稱師至取之○決遷之者何取之也非以兵取也此傳明經文之遷爲取非訓遷爲取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疏注據莒至牟婁○見隱四年各本杞作邾誤依宋本正爲襄公諱也

注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公羊義疏十七　十八

不舉伐順諱文也疏注襄公至文也○襄公復讎事見下四年傳襄公取邢鄑鄑當坐取邑春秋與不書伐同義

襄公復讎故爲之諱若不爲利然所謂假其事以張義非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疏春秋大其復讎四年經曰紀侯大去其國於此書其取邑爲大復讎先張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識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十行本伐下脫於字桓七年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文與此同又昭三十二年取闞傳云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受濫爲亟是邑不繫國本有二例

齊師遷紀鄑郚鄑疏杜云鄑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北海郚昌縣西有營城大事表云

故此及桓七年如此解也通義云蓋咸丘爲魯所禁邾婁君遷都於此焉穀梁傳國而曰伐於此解也杜說左傳以於餘丘爲國名左氏亦無說杜故違二傳也○注慶父至起之○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然則莊公於桓六年生時年十五慶父爲其弟年宜十三四故云幼少將兵矣杜氏以爲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之庶兄其釋例云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取以爲左氏義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公已成人也傳曰生桓公而惠公薨明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卽位乃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卽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牙稱慶父材疑同母弟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考之左氏有若符契知不然者慶父年幼將兵本不必實有統軍之能虛假其名以爲統帥當時自必有攝軍之人慶父如果莊公之兄則庶長稱孟可矣何必又字其仲後世子孫稱仲孫氏經皆書仲其爲莊公之弟明矣亦稱孟者對叔季二氏爲孟耳文元年注云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卑任以權也此慶父爲莊之母弟例合稱弟削去弟文則疑意見矣故云從不言弟意起之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休

謂是公弟以莊三十二年傳叔牙曰魯一生一及慶父也存是慶父爲弟之明證也史記魯世家亦取公羊爲說曰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休言不爲無據舊疏云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按內大夫惟公弟叔肸卒書弟肸非在位子弟也其餘母弟見於經者亦無繇書弟故無弟文也公子友惟一見於經書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子慶父年幼將兵浸至於弒二君幾亡魯國春秋於莊公卽位書之如陳侯通乎己之私行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通義云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然友亦不稱弟何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爲錄焉爾注據王后崩葬不錄疏注據王至不錄○春秋書天王崩無王后崩文也王后不錄王女之嫁於諸侯宜不錄矣故下十一年歸齊之王姬無卒文明非出我故不恩錄之同乎內女也我主之也注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實不如魯女也疏注魯主至恩禮○穀梁傳爲之主者卒之也注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故書卒接此

與紀伯姬卒紀叔姬卒宋伯姬卒同一書法是同之內女卒錄之矣禮記檀弓云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公爲之小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鄭云是也天子爲之無服諸侯爲之大功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當爲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是鄭以由魯嫁一說爲是正用公羊義也有恩禮者卽爲之服是也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姑姊妹在室期出降一等服大功王姬比之內女故大功也若嫁於大夫則無服尊卑不敵故也高固所迎之子叔姬無卒文也天子之女嫁於大夫亦宜爲之大功喪服女子出嫁爲其昆弟亦降一等服大功也檀弓疏云女子子爲父後期謂大夫士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趙商曰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鄭答曰小宗鄭答人父母卒無復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亦止大功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醋同於內女故尤其在位子弟刺之故移恩錄文於葬也故下二十九年十二月紀叔姬卒亦不日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邾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疏左氏穀梁傳婦人既祖下四年同杜云齊地玉篇衣部禘之若反齊地名也定九年傳云齊侯致禘於魯杜云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爲齊魯衞三國分界之地七經孟子考文二作一非范云齊地用杜義也白虎通喪服云婦人不出竟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詩南山序淫乎其妹箋云莊公卽位後猶復會齊侯于禘于祝丘注亦云與曾邾同義故左傳云書姦也穀梁傳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論衡書虛祝丘不致不踰竟非禮也婦人踰竟非禮也穀梁傳云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邾引公羊經也傳無明文言會則淫見矣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云齊父母之喪也又云出獨致者得禮故與

臣子辭卽此注之有出道也禮記雜記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注非父母之喪也是夫人惟齊喪出故與臣子辭書致

乙酉宋公鮑卒〔疏〕十二月無乙酉乙酉十一月之四日也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疏〕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云嫌發傳者嫌會齊人致貶故也按左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齊齊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盍駁穀梁說耳○注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侠卒也彼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隱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證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卽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凡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公孫慈令侯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與魯同其埋怨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注〕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討除非以起他事不見也○傳二十四年晉侯喪吾卒〔疏〕注莊公至見也○傳二十四年晉侯喪吾卒闕卒于恩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如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傳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公其入國即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居正之義故也通義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臀彼注云不書者以惡夷獠也然則剽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惡衎與夷獠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逍然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

得書葬晉文公者春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俞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崩者也僖十九年傳此年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非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日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猶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牛嫌卜前日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縞衣云縞衣茹藘云茹藘女所以更舊爲新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子又改爲兮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注改葬至當月○禮改葬服輕言緦釋所以緦也是江氏以皆服緦也蓋年遠改葬喪服改葬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葬如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體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無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鸞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葬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鸞梁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下緦傳云改葬之禮緦舉五等之上改也注緦者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釋所以緦也是江氏以皆服緦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弛壞將亡尸體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趙商答陳檄問謂當待三日以斂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緦而除之今宜如何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未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經文又云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鳥術或有求卜吉壤停柩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葬非卜曷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桓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侈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桓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恆星不見

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家死尸復屢終不覺穀梁疏引戴精符云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侈麗太甚嚴氏杰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几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說說即春秋緯是也不必即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恆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恆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忘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麻則有之然則此改葬之服總麻則有之然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欒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弟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楊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史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尸祀侯謂其弟

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北海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鄑亭是也後志注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鄑亭也春秋魯莊公二年紀季以鄑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鄑存也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城故鄑亭也是鄑亭在齊國東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槤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祉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何賢乎紀季注疏云紀季以鄑奔齊不本黑肱以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難也杜以爲貴之蓋本公羊說服罪

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讎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鄑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鄑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疏穀梁傳曰鄑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鄑事齊也亦即服罪義也鄑事也齊者舊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禮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邦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謚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弟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楊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史無疑矣又按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者謙不敢言之欲言兄弟子姪亦隨國亡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尸祀侯謂其弟

秋紀季以鄑入于齊疏杜云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鄑郿在臨淄之境則知桓公初年

之語又云以鄫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鄫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注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似亦以鄫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侯至服○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自首告者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七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所據鄫郡郡者紀之采邑封鄫者紀之采邑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鄫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鄫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絀滅有罪諸侯者言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兼小狄焉取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遷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鄫存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鄫納齊賄爲附庸以存紀季以鄫入于齊紀侯之邑也齊侯將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服罪遷齊襄爲其所動許以鄫存焉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鄫納齊賄爲附庸以存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鄫其恤紀與惡齊義俱見焉○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隱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說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說鄫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譏其辭以予滅孫辰以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亡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鄫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說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曰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子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曰夷祭仲苟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大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故以鄫往服罪于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故以鄫往服罪于齊據此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難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鄫入齊齊不言叛不能專鄫也按如專鄫則或據邑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閻雅釋親文釋名釋祖父母曰王父母曰大父母曰男謂女子謂父之姊妹爲姑姑之言故也尊稱也○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難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鄫入齊齊不言叛不能專鄫也按如專鄫則或據邑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閻雅釋親文釋名釋祖父母曰王父母曰大父母曰男謂女子謂父之姊妹爲姑姑之言故也尊稱也○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不忍去之心故經書人以起之舉凡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難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紀季以鄫入齊齊不言叛不能專鄫也按如專鄫則或據邑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男謂至爲姑○閻雅釋親文釋名釋祖父母曰王父母曰大父母曰男謂女子謂父之姊妹爲姑姑之言故也尊稱也○注稱字至知權○繁露玉英云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穀梁傳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侯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識左疏引賈氏皆以爲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盡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爲義○注次例時○舊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郟書月者自爲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上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菅已書月者自爲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郤同義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八

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凡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疏左氏饗作享國語魯語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周禮分下獻上乎○注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下獻上曰享上受下曰饗非也孟子萬章而百神享之亦注書者至同義○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明行之焉鄧本飯作飤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氏會齊侯于郜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內祭不與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啐享之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圭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卒事君使卿歸大夫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爲賓客者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再祼者謂王祼酌圭瓚后亞祼酌璋瓚皆宗伯攝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其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同姓則后夫人親獻亦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假古禮而窮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書齊侯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窮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九

出而獨行亨禮於外君子於是痛爵莊公之禮未閒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衰爲家法陽穀及卞兩會齊侯酅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惟南氾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即槁字緣設牛酒其枯槁故即謂之槁盍因其枯槁而潤之曰槁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共其犒牛亦作醪斥彰長用君碑史見勞醪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即鎬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鎬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鎬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攻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又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牛又大行人職之犒牛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十

姑共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於厥明行之焉鄧本飯作飤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一出亦書月而言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穀梁傳云饗甚矣注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八　十一

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天王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天子爲諸侯絕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天子鄭大夫降緦重公正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

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又云齊衰王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闕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闕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之妻大夫之妻大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大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按在室大功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公彥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諸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服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同程氏瑤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義也按此四人所降卽天子諸侯所絕二王之後王者所不臣故得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卽隱二年所逆者益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益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總仍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

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大夫卒皆書恩成於敵能釋例其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逆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孔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子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反也紀侯賢而齊侯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彼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弒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戚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國之間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縱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紀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匱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夫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據楚莊王亦賢滅蔡不爲諱〔疏〕注據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闕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正春秋責備賢者義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蓋時齊桓實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

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邓貶荀林父其賢明蓍而不諱滅蕭故據以難也通義云哀公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善仍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讀春秋問復讎貪土地醜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之義謂此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箋詩譜云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篇與其深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漢書逢萌傳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大罪于周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白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如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於

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共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譜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譜懿王下即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譜無孝于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牢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兔得而鑊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煮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即告卜者詞也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疏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引劉向云蓍之言耆耆久龜千歲而靈蓍百歲而神以云天子龜一尺其數偶說文艸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艸部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蓋蓍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劉向說又云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辭傳定天下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之德圓而神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雖相似僞四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雖相似僞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諸果至雨瘳事成與不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簪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注易巫比巫詞巫參巫環鄭破巫爲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爲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酋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

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眾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襲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從入從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喪分焉故知爲師喪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賈襄公答卜者之辭疏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焉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勉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氏卜者之詞亦即告卜者詞也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

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薨公卒子襄公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注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疏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百世之讎之義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襄譏皆壹而已耳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鴞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即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眾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

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愼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侯會夾谷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俎醢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讎乎子肯入鄧撻乎王之墓左氏紀鄧公羊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疏矣乃子肯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獵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于王室必有失朝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宋子戊千讓議曰有天下者受誅彼讎及九世者衛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侯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隱三年傳云君子以代代爲家非禮也是也大夫不世故不得與諸侯同也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疏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遷不知諸侯有會盟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謙可乎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反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子曰篤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宋子戊千讓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隱之讎之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滅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黷武哉遊疆之費何代無之豈公羊之流毒耶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據非一世疏注據非一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周語世后稷韋注父子相繼曰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據非一世

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注）雖百世號猶稱齊侯（疏）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而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國君以國體爲重自大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不與聚國也按厲氏明平此則不辜涉則禮記曲禮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言與有國者自殊也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注怒遷至孫與○論怒爲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得苟子偏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弩則弩者齊人語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曰非也古者有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

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閩監毛本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通按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古者由猶二字通是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疏）通義云號者玉瑞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賜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云一曰祠郊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恩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然則齊紀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爲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怿也（疏）注無說至怿也○說音悅注同是陸澤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悅怿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釋說悅釋怿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爲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言若去其君則不得存其國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疏）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甯侯注若如也廣雅釋詁云如若也國語魯語若我往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論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爲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億二十六年傳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寧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爲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闔其無人（疏）盬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盬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無人

無人○所引易豐上六文辭彼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爲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閻各本作閒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鵙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作闃孟作窒此所引與王輔嗣本同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賢襄公爲讎者爲襄公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方諱義但當還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窒者方諱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痛也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爲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疾痛也是也舊疏云昭元年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讎痛於心故也包氏愼言云齊襄莊公弒父之讎也春秋之大義齊襄刺僖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讎而魯莊忘其父之讎而爲之主婚與之會狩焉必褊先君齊紀無說焉說悅釋怿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有說乎襄公之卜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即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焉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爲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按王說亦可通舊疏云正以號辭必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者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

言以復讎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覬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爲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讎其恩疾何如其父讎未討書葬爲內諱力不責人後爲莊公諱也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已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爲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爲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篡以討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讎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譜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與賈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賈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

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二十四
乙丑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經六月有乙丑脉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鄫季姬也疏注據鄫季姬○即僖十六年鄫季姬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注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

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者生者之事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依邵木王○注故痛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爲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大功今夫國已亡爲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也○注卒不至於葬也○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而紀伯姬卒不日故知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葬解之爲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注據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閒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

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疏注以爲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爲賢人也以卽以爲也是也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爲故爲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也戰國策齊策今先生設爲不宜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牖如初乃蓋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于客位按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肆設熱湯爲火備卒淪祝取鬲旁一笥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淪祝取鬲盥于肆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至之也○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敬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道之兩楹之閒賓客之也引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肆升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鄰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疏左氏作禚

公曷爲與微者狩注據與高侯盟諱此競逐恥同疏注據與至恥同○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之齊侯也注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信也○舊疏云正以大夫盟即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何休云君之讎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疏繫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恐不釋怨也○注禮父之市朝不反兵而鬬注不可以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疏○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也友之讎不與同朝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與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爲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謂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

與此不同鄉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謂人之不同國殊蓋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傳其稱人何也卑公也通義云等諱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行讎齊之心焉讎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爲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于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則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狩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爲微者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爲讎之不見也前此者有事矣注謂會齊師伐衛是也疏注謂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後彼惡其會讎讎伐同姓公羊所不取此注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見下八年則曷爲獨於此焉讎者將壹讎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疏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覲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公羊義疏十八　三千一

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注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疏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共乃忘親之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三日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

無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儿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圍盛不稱公者諱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未命大夫也若不省

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明以自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愼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經書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隱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錄云按注其餘已見者從重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隱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譏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隱同文論之二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段係說是也莊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同則重同字者是

公羊義疏十九　莊五年盡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南菁書院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通義云戎事不邇女器曰言如齊師惡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眾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邾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邾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左穀倪作鯷春秋異文箋云鄅倪二字古紙作兒從人從邑皆後起字黎犁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白千乘兒寬以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鄅氏謂引作州黎是犁黎同也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犁齊楚潛夫論引作州黎犁黎同也倪者何小邾婁也注小邾婁國疏邾杜云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鄅城疏云鄅之上世出於

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鄅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鄅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鄅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鄅會孫犁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土命命云說文邑部鄅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鄅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鄅杜云遷萊子於鄅國正義鄅即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滅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顏別封則其地亦小邾子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小子肥爲邾在邾魯間不當爲齊地今鄒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鄅城皆爲魯地且鄅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鄅也許意鄅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鄅城在滕縣東一里案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鄅城在今嶧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通義云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地

卻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爲附庸疑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即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白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十五里人氏者方十里人氏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三十里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朱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繼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況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爲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易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酅入齊則謂之酅齊語齊桓正封域東至於紀酅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也疏左傳云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據此倪爲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庸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其名何注據僖七年稱子疏注據僖七年稱子○郳僖七年邾婁子來朝是也

從齊桓爲僖七年張本文疏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朝天子旁朝能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此起之也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夫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上云伐衛何納朔也疏公羊傳例云莊六年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楊爲不言納衛侯朔注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爲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

因爲內諱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救之諸侯伐之順逆昭然矣○注使若至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侯朔於衛侯所以正其義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爲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子突救衛疏穀梁作二月王人子突救衛疏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猶尊王之義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子突救衛疏左氏作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疏穀梁作二月王人子突救衛疏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猶尊王之義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王人也子突者何注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貴也注貴子之稱疏傳意亦欲明王人爲微者故別何之○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注貴子之稱名貴之也注貴子之稱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耳則故貴之貴之則彼傳稱名爲說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撰范氏以彼傳稱名爲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爲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爲貴不以突是字爲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晉侯皆卑者之常稱爾彼以子突賢微者非公羊義杜氏釋例云莊六年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楊爲不言納衛侯朔注據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即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爲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

桐人本當言王子突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注據王至之也○裏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言王子突以責諸侯違王命之深也〔疏〕注據王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注據不以微及大疏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據以難通義云本當桐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疏〕注刺王者刺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實貴子突〔疏〕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恒十六年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是朔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朔入于衛是還子突不能救也恒十六年注云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羣援未甚可卽誅絕遲延貽玩致不能討厥莫甚焉故繫王英云還于突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莫甚矣無已是也通義云言王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還微者子突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爲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及陳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突○經義嫌子突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實明王子突王子子突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九　五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注〕據衛至不名〔疏〕注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見襄二十五年秋絕〔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人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注〕據俱入也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注)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疏)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益鄭與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解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以得鄭爲重是爲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公伐楚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皆是鄭入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

于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入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卽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此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當兒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此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背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恒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黨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突突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伐力故致伐也義或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傳二十二年公伐邾婁傳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

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破穀公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二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卽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舅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矣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卽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雖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卽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公至亦不蒙月矣

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不注蓋皆不蒙月故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也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注)據得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據以難不敢勝天子也(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疏)注與上辟王同義○上注云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猶辟王兵然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五年公會五國伐鄭傳云易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乃反民煩屢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

閔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得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妄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蝝食節賊食根孟蝝蝝類故煩擾貪利也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侯朔校勘記云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侯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戍保字與侯相似故誤作侯侯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寶命魯世家作無墜天之降保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楚王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鎛鐘子孫兼保用高皆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保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保是必古皆作保緣體保與侯相似故又以爲侯也杜又以爲侯因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易侯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注以稱人共國辭○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人共國辭而不稱人也

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寶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期得寶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

〔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實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鄙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篡之辭也按孔氏川澤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加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突是也繫落王道云誅受令恩衛保以正罔圄之平也亦假保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貰矣況利之○注不爲至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末亂者不同彼本會稷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杜者准杜法論不杜者准不杜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注寶者至几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負者何璋判白弓繒質輸青純是也按說文部寶珍也詩段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茂旃旌大呂皆以章有德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杜云防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疏〕四月書辛卯爲朔之六日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傳作昔辛卯昔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壯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夕也昔亦訓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猶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攷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分注昔夜也是也段又云古多段昔爲夕左傳爲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爲兩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

也夜爲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則宜有夜字賈左氏穀梁作隕隕自天賈雨也齊人謂雷爲賈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賈隕音義皆近是近是讀字當作賈爲正隕字當作賈論衡藝增篇亦引作賈周髀大司樂疏引作星賈而雨亦作雨字林賈即隕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注恒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恒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常以時列見〔疏〕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注反者星復其位疏則字當據補杜以長曆校之五日月光一舍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舊疏云嗟田矢反分箋云反復又執競云龏昧來反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曰反鬼谷子捭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反傳反注去而復來曰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卽星賈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卿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者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焉耳何用見其中也失發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疏〕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明雨與星隕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而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無星隕而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雨說也

非雨

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注不修至

春秋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者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閻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云敞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類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

矣故魯大夫對齊侯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舊名孔子因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明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晉乘楚檮杌時所教同竇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之子矣齊舊春秋也今作弒孔子所修春秋也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明其非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其狀似雨爾

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

毛本星實誤倒論衡氣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通義云蕭楚曰上而落謂星之隕下而墜謂之霣霣而霜以諸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霣後言霜星之故指言星實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簡之故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是故星隕如雨星實如雨星反者房心見其墟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列星至之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大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鹽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開元占經引許慎曰眾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亾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恒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既然將強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諸侯失其所也又中夜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注周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五度昏弧中南疏引三統厤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二度昏井十度昏柳五度中元嘉厤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弧星近井因井有三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也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厤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弧星近井因井有三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也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中也○洪範五行傳好火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正義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即其說也狼注主持衡平祇費解狼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喙爲鳥注又古人每以鳥衡並言故曰吳楚之強侯在樊彊占爲鳥衡正義云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以言天狼矣仔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

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狠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成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衆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流企滕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亾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慤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弒譚遂冊弒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弒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鼷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衆中國微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難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即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降分野也先是隕于魯天事常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崩無輔強制

陽陰不得安土正閻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宋本正作政當據正○注星實至宮也○舊疏云即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天王宮心爲天王矣既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亦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字誤開元占經六十六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牛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書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日庶民惟星易曰雨以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卿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星爲常以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益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殺非子政說此經言詳理精何爲人君炯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補云雹疏云亦有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陽穀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易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曰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無麥苗

秋大水疏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恤仇不孝於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易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疏注苗者至曰禾○今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曰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闕也說文禾部禾木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粟米名也則禾則粟米也其實爲粟其粟之稾爲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粟然爲粟四變入曰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曰苗秀曰禾苗即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穋禾麻

菽麥管子封禪篇鄙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情性訓言麥稻黍菽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粟之專稱其本粟之專稱其實粟之稾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粟也如粟之專稱而他穀之禾去則文粟下云稻重一秬爲粟二十斗因事雜件繫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十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兌何其君子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玄兌兌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稻稌麥菽麻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秋大水無麥禾二穀俱書穀梁傳以爲二穀俱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曰苗在冬則曰禾自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況以黍稷通稱者謂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易爲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源穀熟麥及五穀之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必及禾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粟後世誤以粟稷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粟後世誤以粟稷爲一物

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正義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糜赤苗芑白苗王肅云皆嘉穀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粱也今俗謂之高粱故毛傳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糜赤苗芑白苗也爾雅釋草文引詩生民之種之黃茂毛傳黃茂嘉穀也爾雅釋詩也同郭璞注云黃茂嘉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禾其詞一也賈者爲粱故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雚麻麥拼刻向以爲殷時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賊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劉向以爲殷時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疏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之

今曰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注據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侯疏注據次至

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蝗皆以傷二穀乃

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謂同時

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方種之禾不能長遂將成之麥又復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

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王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人行致之故也

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卽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書者卽隱五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螽書者卽莊元年螟螽之類是也通義上書者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傳云何以書記災也文八年經書螽之類是也

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饉三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徹膳鶴鶉饑則徹是雁饉則去雉兔康則損圍歉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祭肺不貳

書故曰微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無麥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陳蔡人伐衛是也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

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災

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卽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

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秫大麥小麥大麥小豆大豆與齊民要術同九穀忌曰小豆狀如麻禾黍稻麻小麥大麥大豆小豆禾告卽粱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粢黍稷粱麥菽小宗伯六齋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職注稻黍稷粱麥菽五種注稻黍稷粱麥菽也按北方食以麥稷食以粟稻食以黍麥食以菽食以麻麥故以稻米爲主南方食以稻米爲主疾醫據月令數麻麥菽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

遭大稻禾或遭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何以書記災也注先

麥不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不嫌是賓俟故得如此意旨之深惡魯之陰謀稱虛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眞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衛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揣忽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鄫季姬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辭實俟但云師次于郎俟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辭實俟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鄫本人徵作知徵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徵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徵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愼言云春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子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麻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

公羊義疏十九　十七

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意以郊在國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稷社皆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出則振旅以閑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出則振旅以閑欠及祠蒐尤之造兵者左氏說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三朝記曰蒐尤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殺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宣王復古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明彼爲誤經

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旅治兵禮畢振旅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判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曰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校覈故不爲誤本所惑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欲強左公羊從左氏說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見也祠兵者在前振旅肚者在後復長幼且衝後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說士眾言之互相叙官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見也祠兵者在前振旅肚者在後復長幼且衝後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說士眾言之互相叙官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公羊義疏十九　十九

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卽祠兵之義入曰振旅注五百人爲旅疏○周禮大司馬

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欠及祠蒐尤之造兵者左氏說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人則振旅以閑欠及祠蒐尤之造兵者左氏說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始造

也疏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注言與至加一○箋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彼行不恤凶安不恤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氣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恤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則禡大司馬職分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恤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則禡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疏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也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訓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迅猶振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經

訊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蟄疾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義同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蓋振訊轉注爲訓訊也○注訊至也○閻若璩曰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衆兵入應祠變也○注祠兵至後也○閻若璩曰訊振訊也振訊士衆兵入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芑傳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解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何言乎祠兵注據不書舊疏云正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九　六

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於是與焉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後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爲至之意○言爲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侯齊侯不至又留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祠兵即圍雍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即出竟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玉道云言圍成此言祠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兵明非迫脅曰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左氏襄梁作郰左傳隱五年釋例土地名郰地理志云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縣濟陰郡古郰伯國姬姓之別攻城陽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攻東平剛父縣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郰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穎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郰通典雷澤縣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弟于郰伯國也士地名盟會圖疏郰在濮州雷澤武王之母弟郰叔武封于郰今兗州府鄆城縣東北三十里有垣城鄄即漢剛縣故地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郰叔武封于郰而郰在其西南蓋近鄄陽矣魯成邑在鄄陽東北九十里蓋亦以近郰而得名按濮州近魯遠齊濟陽與齊魯俱近剛縣或即剛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郰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疏○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是盛爲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旬大兵終滅莫之救所特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陽同義謂盛都滅亦以意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鄛僖二十四年鄛爲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鄛後爲魯邑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十九　七

伏之文所以陌歸於齊言及者起傳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辟之也注辟滅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于宋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敗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爲辭辟故據以難

文不書葢伯出奔深諱之疏注辟滅至於齊○通義云朝因爲內辟滅同姓之文按因待齊而後克成故得詰惡于齊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郭伏義也○注言降我也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郎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文○舊疏云凡滅例月郎非也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據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病之也注慰勞其罷病○注慰勞其罷病疏禮記少儀云師役曰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疫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義疏十九

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勞也罷與疲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還師爲病矣

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注據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之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出竹病曷爲獨於此役慰勞之也

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當言公至自圍成緣諱滅同姓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不得已故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眾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言還主師及齊師圍成成隆于齊師濁言還其君以外矣莫言還主師及齊師圍成成隆于齊師濁言還其君以外不得已故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眾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

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曰所以懲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

公羊義疏十九

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遂者事未舉也遂事不書此其復見何也因解至汲汲○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疏冬十一月經有癸未麻爲十月之七日十二月之八日十一月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史記齊世家僖公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擬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鬬及立絀秩服無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田貝丘見豕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人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覘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與左傳所載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

莊九年
盡十年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疏〕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殺有罪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疏〕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既既暨通假字隱六年左傳猶懼不既注既至也是也杜云既終也地琅邪縣北有既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既亭在兗州府嶧縣東

公曷爲與大夫盟〔注〕據與高侯盟諱不言公〔疏〕注據與至言公○見莊二十二年彼經云及齊高侯盟于防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是也因與大夫盟諱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高侯名〔疏〕注據高侯名也然定十二年鄆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弒

公羊義疏二十　一

使若衆然〔注〕鄭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敵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賢故不錄之〔疏〕注鄭國至愈也○釋文作愈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舊伯子男可也會目不可盟則甚矣春秋諸侯之臣兒鄭國之君皆稱臣故云鄭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與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羲春秋義莊公之盟也文七年左傳云不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悉得諸大夫盟恥少殺也○注不月使若不信月經今不月使若信者謂若大信也不謂月非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之誅數大臣犇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舊仲召忽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侯及雍林人殺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是爲桓公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公子小白出奔莒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糾而與之盟致更迎小白意謂迎小白者即小白伐齊大夫迎子糾不受遣而盟以安之齊人歸迎小白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盟既之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傳當齊無君也○注不致至地也○舊疏云正決桓十年鄆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奔魯宜言來奔而言出奔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襄公庶弟襄公被弒故不得有命爲嗣事

夏公伐齊納糾〔疏〕舊疏云無子字者與左氏經異釋文左氏經亦作納糾按疏家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氏公穀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糾衍文沿唐定本之譌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後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怒之可見賈景伯本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者何公子糾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公羊之說不可通於左氏經文糾之上且有子字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多唯有公子糾之一事又無所出按今定本經文糾公子比稱公子者多不稱公子者多問有稱公子糾不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有詳略自外入內不稱公子者以告辭有詳略故爲文不同則正義雖有詳略以難舊義則孔子爲證以難舊義則孔子甚明至引定本有子字無子字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字無子字則此無子字甚明至引定本有子字無子字則此無子字

由已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糾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無子者與左氏經異穀梁釋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爲定本所誤穀梁傳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舉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疏通義云彼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疏舊疏云隱七年傳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云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然則此傳非問輕重兩舉而亦言之下十年傳云猶者猶可納不納當伐也閽不言伐閽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伐之類是也按戰不言伐圍伐而言納言戰舉圍陳已重何庸言伐也不得據彼爲難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注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疏穀梁傳云當可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注引何氏廢疾云三年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舉之曰人今親納仇于反惡甚于仇不復則怨不釋屢會仇讎一敗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義當可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難曰譏可納不納當納文自見以不諱敗爲惡內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內也敗非大惡爲王者伸義養威之至於復仇以死敗爲榮特不諱以起義人果不量強弱萬死不顧一生而不義殺人者懼矣乾時之戰正責公無復仇之心而在下僅能以爲名耳反以爲惡內於義短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即用穀梁可納不納之義特不以乾時之戰定論通義云伐下納者則別於納不正者也○舊疏云下十年傳曰侵精者曰伐然則伐者雖重於侵仍非入國之義是以此經兼取其伐見不能納矣按納者內不受辭因不受而伐必非能入國辭故云猶不能納也　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兒言公子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其宜爲君知此經單言糾亦是也

因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據下至子糾○上齊下糾嫌與上鄭下段當國文同故解之下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彼注云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其宜爲君則下經舉子兒言公子糾非當國辭既非當國辭今但宜去公子糾作見挈辭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公子糾而已今不稱公子故問之穀梁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舉之也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嫌明疑嫌當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於淖樂書欲載晉侯鍼是書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案昭元年左傳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卿國君前稱臣事也○注春秋至爲臣○繁露十指云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又云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齊矣嫌糾但齊君前稱臣魯君前不臣也○注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通義云據實伐之至也疏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不忍去也以成齊肯云楚靈拳同姓有不去之臣故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忍去之也白虎通五行云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注不相離也是公子無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魯通義云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公子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爲魯公子故糾爲魯臣即無義例可知猶遇弗

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四方執之猶當爲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注納不至可知○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今此納糾不得入而但書伐其不得意可知故不須致也亦并不致伐也○注猶遇弗遇例也○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弗遇者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以上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之書月爲六年夏六月齊陽生入于齊小白入于齊之書月爲遇書弗遇者不得意明矣毋勢以致不致分也猶此書伐以納下即云齊小白入于齊弗克納已明不須更致矣○注不月至篡辭○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也正以決上年注云遇者正以遇有遇不遇之別明書遇者得意書弗遇者不得意不致而不及月衛侯朔入于齊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小白入于齊朔次正者史記敘出齊云羣弟恐嗣及之能伐而不能納也知糾

國也〔注〕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于魯也〔疏〕通義云小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公羊問答云問後漢鄭眾傳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何故曰鄭眾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不知也按此與隱元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注當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爲氏也○注不日至魯也○隱四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無惡爲侈惡於魯其言入何篡辭也爲其不早送子糾致成小白之篡故也〔疏〕舊疏云據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亾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糾於魯公子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白虎通諫伐篇篡者何謂也曰入于齊故曰齊小白入于齊也○注不受至乃率弗故齊桓公非直不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明其爲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公羊義疏二十

皇清經解續編　五

也痛賢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一月見弒至此乃葬過時襄非賢君而亦日隱之者其以上四年賢復仇故與莊元年葬桓王同義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洄故曰乾時水經注紲子河篇時水又西逕高苑縣故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般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旱則竭耗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亦謂之彫水平地出泉曰彫襄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彫外卽此水亦謂之時水以下流與淄水合也方輿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矮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彫源凌易淵亦名乾時其色黑俗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水脈益伏淄所發水經注謂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暖分爲二支津西北合黃山之德會水黃阜之南五里泉至梁娜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益都通泉水唯此通舟未舊淺涸〔注〕據鄑之戰○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託王於魯故不言敗此書敗績故難之〔注〕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自誇至取敗○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校勘記云按夸大字作夸從言者詞之誇誕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論語公冶長篇顏無伐善皆謂夸大也小爾雅云伐美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爲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注據內至取敗○謂既敗復讎也續矣曷爲爲夸大故難之〔注〕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高齊襄賢仇牧是也〔疏〕注復讎至是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又云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雖有二焉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義云復讎者雖不爰其死要期於有成豈以敗爲榮乎特譽之力不能讎齊力實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心讎乃可以自解云爾然苟竭其智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榮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爲後法○注高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

公將復讎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下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弒孤趨而至萬臂殺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爲榮者也不及孔父死在廟公前仇牧聞君死趨至有復讎之志故舉之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注〕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卽大夫當有名氏〔疏〕注據納至名氏○卽上公伐齊納糾是也舊疏云公羊之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爲微故言此通義云據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公也〔注〕如上據知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見廣雅謂若上納糾猶書公故知此戰爲公親行也　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注〕據諱與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部傳云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而不書此復讎宜見與故據而難之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通義

云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木雞襄公而復之於恒公故言復雞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怒桓而託名復雞伐之桓又非雞子故不與復雞也令實復雞方善錄之不當沒公沒者起非實復雞按孔義下作後解亦通○注時實至與也○爲不能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爲不能誤倒作不能爲何義下謂臣下按君父之雞人人所共復雞之志出於臣下故沒公文也○注書敗至義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內言戰乃敗矣今經文上文云戰于乾時內敗明矣而又言我師敗績者起託義以敗爲榮也按疏標起訖以起託義絕句非當義戰逗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漸以戰伐爲之者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喜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非之也是託義戰之義也○注不致至知例○上六年注云公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敗績不得意明故不致也從可知例省文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注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取之何舊本誤脫言字○注據楚至執也○疏唐石經作其言敗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昭

四年楚子蔡侯陳侯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言執不言取也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沒殊知其脅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

管仲召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疏脅者書僞古文泰誓脅權相誠皆爲以威力恐人也說文肉部脅兩脇也掖下爲脅引申之迫脅人如在肘腋下也故下二十五年傳或曰脅之注云與責求同義皆與迫脅意近也○注以下至脅也○下沒殊傳沒之者何深之也曷爲畏齊深之畏齊也曷爲爲畏齊也解殺子糾也因被脅而畏因畏而沒殊故云以下沒殊知也○注以傳至殺之○舊疏云謂不言齊鮑叔取子糾殺之而言齊人則知一人之號兩國共有一人之號既兩國共有則知齊魯皆有殺子糾之惡矣按不書齊人亦宜書齊侯見賂獄于齊不得國共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成人末有成也注此傳脅解輸人爲共國辭段氏玉裁校彼注疏云一隅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共非非國也也是也又彼傳諱獲也

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牙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今齊求而得之必且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趨進曰殺之齊是戮魯也殺之魯是戮齊也夫君願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得之以徇於國於是魯君乃不殺生束縛以與齊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召忽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拾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齊使若齊亦有其事詳略互見魯爲齊殺子糾恥甚故分惡於齊自殺又稱人爲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據不立也疏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然則以子配名嗣君在喪之稱糾未立稱子糾故難之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脅爲齊殺之皆當坐

弒君因解生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疏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右

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不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葢魯女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爲貴子以卑貴也○注故言公子○正也○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轅述云管子齊儲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爲庶長而子糾爲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白虎通封公侯春秋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當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不書公嫌與庶子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殺其母魯女也文姜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是糾爲兄也齊氏奇齡春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者小白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國莊子桓公殺兄入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管子大匡仲臣於桓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傅小白是弟而胡氏引据有云史觧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考漢淮南王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有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葢昭本注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以程子之說素亂倫次誣於以誤天下後世所繫匪淺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幼而賤不欲爲傅故也則明明子糾是兄

訓抒也繫傳抒取出之也水部之濬訓深通川也同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曷爲深之注據本非人功所爲疏注據本至所爲○舊疏云正言是人功爲之故也曷齊也注洙在魯北齊所由來疏穀梁傳舊說洙在至由來○杜亦云洙在魯北故爲齊備禹貢浚洙爲備皆以諱畏齊也上注云以洙泗爲竟俞氏樾云宣四年傳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解詁云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言不肯聽公

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于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存于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解字乃從而爲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肯殺子糾失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杜云長勺魯地大事書云賜邑有長勺氏尾勺氏商民所居書月者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狐者曰侵注狐讙也將兵至竟以過侵

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疏注狐讙也○校勘記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狐者曰侵按何注狐讙也周禮音義云狐音讙本亦作讙何訓狐爲讙而鄭引傳卽作狐猶何訓狐爲讙而鄭引傳卽作狐留也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狐漢書藝文志庶得讙狐又敘傳狐舉狐疑師古注狐粗也大略也○注將兵至竟

無鐘鼓耳難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書莒茍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幾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若主國出禦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不言伐注舉戰爲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疏注舉戰至曰戰○毛本爲誤謂鄒本黎誤犁齊氏召南考證云各本俱同疑黎戰是來戰之譌卽桓十年冬齊衞鄭來戰于郎是也戰不言伐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已發傳矣存說于此按此通發伐戰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別輕重也○注合兵至曰戰○白虎通誅伐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揮譬之也延攻之也延改盛改攻之圍不言戰注舉圍爲重楚子圍鄭是也誅說文戈部戰鬬也圍不言戰注舉圍爲重楚子圍鄭是也以兵守城曰圍疏注舉戰至是也○校勘記宋本同是也然則彼有戰事矣○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口部圍守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祼讀爲灌灌謂以祼圭灌地也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祼者曰侵哀圍敗謂衰兵圍繞受害較重故有祼禮也入不言圍注舉入至入爲重晉侯入曹執曹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疏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郛是也按外郛謂之郛故入重于圍○注得而至曰入○左傳造其國郊曰入弗地曰入注謂

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入者逆滅不言入注舉滅爲重齊滅
而不順非王命而入人國也　來是也取其國曰滅疏注舉滅至是也○見襄六年○注取
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以興于衆獸不
鳥獸行則滅之注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
可親百姓則誅之注誅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
宗社故爲盡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
等謂侵戰伐圍入滅用兵巖巖狀不聲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
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
而聲鐘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
者也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月
者屬北敗齊之兵南侵疆宋南北有難復連禍於大國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　十三

范之疏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
百姓安矣九經古義云昭三十一年傳與此同蓋漢
律也史記李斯傳具斯五刑
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
刑韓信彭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
族罪妖言令尚書甫刑傳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
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十夫而彼此五刑子曰未可
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
犯數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教然耳犯數罪
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論之同義唐
律名例亦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疏議云假有甲任
九品一官犯盜絹五疋徒一年又私有稍一張合徒一年半
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爲二罪以上俱發從有
禁兵器鬬徒一年半按今律亦有二罪俱發以重論條輕罪
不議也○注月者至范之○舊疏云侵伐例時卽上九年夏
公伐齊之扈是也今考月故如此解殺梁傳曰侵時此其月
何也乃探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
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還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至之地
閻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葢與傳不通相
涉也舊疏云正以不道于某知非實遷矣　以地還之也注
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爲遷者宋本徐本同

不知宿之不肯郛宋逆詐郛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
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疏禮記曲禮疏而遷注遷或爲還
是遷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廬注遷傳曰
還也○注還繞至通也○荀子成相篇比周還主黨與施注
還繞也禮記檀弓右還其封注還圍也閩亦繞也按還卽環
字士喪禮有巾環幅不鑿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
傳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道還公宮公羊傳以地還
之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按此
葢周禮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杜
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與圍義別圍則以兵繞之此
則繞取其地也○注不通至言遷○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
宮謂之杜春秋謂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爲
還謂以地還之使不通何氏訓還爲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
通四方非杜而何絕謂之杜改謂之遷葢改其土地之宜絕
其往來之道加成二年傳徐克使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穀
皆曰是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絕
其往來杜省作土故公穀皆作土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葢
因而臣之也注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
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
滅人同非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主書者
從宋也疏穀梁傳曰遷亾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注爲人
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亾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
是也疏云春秋言遷有二種之例一表亾辭者此文是也二
見存亾國者卽遷于夷儀是也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
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故不發之穀梁不必同公羊以
地還之義其謂因而臣之一也○注以宋至人也○稱人者
貶辭也杜云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邾遷貶宋稱人
故知爲因而臣之也通義云因而臣之者因而取之以爲宋附
庸也所遷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
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
國交通此近是與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注
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
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互文也此卽孔氏所本與不以兵取故不稱師從
國辭稱人者惡宋也○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
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國之遷例月卽僖三十一年十有二
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國時者卽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
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
封當與滅人同罪也其滅國書月卽下冬十月齊人滅遂之屬
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當絕者包

氏傾言云國君守社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聽人遷非效死
弗去之義也故絕之按下滑子奔莒云月者惡不死位也此
宿君本未出奔故於其遷以起之○注非書者從宋也○舊
疏云言主書此事者正欲從而罪宋因見宿君不死之惡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漢泰
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
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志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城
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東行
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乘丘是也又泰山郡東行
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是
也與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滋陽縣西北又以為
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按前志
乘氏注應劭曰故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氏古乘
丘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
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氏注公敗宋師即此地
徼按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必在魯之近
郊据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
縣北又西過瑕丘與乘丘縣東取丘與稽縣接界則乘丘為鄰近郊
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鄭元雖皆言為
之惡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故書以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宋師于此小顏注不
足据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

乘丘魯地水經注菏水分濟於定陶縣北東南徑乘氏故城
南胡氏渭謂即春秋之乘丘今鉅野地按郎為魯近邑則乘
丘去魯必不遠
馬氏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此注衍羞涉下注誤
齊至乘丘○按据齊國書伐我不言次不言乘丘疏
也又敗不言乘丘不字衍何意羞以敗言乘丘與郎言次于
義則非
故雖之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疏為兵主背盟之
義與長勺同公羊無此義在云不言侵伐齊
按郎為魯地故知為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据齊國書伐我
不言次○郎哀十一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
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
得成故當言伐也疏注此道至伐也○各本故作敗誤依鄂
刖之故不得從戰不言敗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
邑與內郎異不可言敗例也然又不直書伐者郎者吾近
成伐若已成伐但不言伐須為變文也按何意以傳義為齊未
與戰則須書伐也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

言伐之意也二國幾云次未成於伐魯卻微弱深見
龍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遏卻微弱深見
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彊內且明臣子當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疏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
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為
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
不整可收也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
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詩戰不曰之證按據
綴止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卻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
本綴作讀郎本止作上皆誤○注明國至彊內○說苑指武
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必苦夫差好戰
而亾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
武易曰存不忘亾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廢也魯敗乾時淩洙
徼弱之甚至二國師次近邑即而能勝之故書以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傳曰疑戰而曰敗勝內也亦即彊內義○注且明至其惡○
舊疏云孝經及襄十四年左傳文言為臣子
之義順君父之美即此上注云賴能速勝之
徼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是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疏杜云莘蔡地大事表
縣境舞敎梁傳作武古武舞通詩維清序奏象舞云在今汝甯府汝陽
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又隸釋武梁祠堂畫象舞陽洪云
卑以秦武陽
為秦舞陽

荊者何州名也注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疏注州
梁雍○宋本冀作兗非見禹貢彼云冀州既載濟河惟兗州
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既載淮海惟揚州及衡陽惟荊
州荊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無
界舊疏引鄭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
若廣大然是也其餘雍州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
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
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周禮職方氏云東南曰揚州
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
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周制故也通義云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
蠻云爾不詳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
夏繒夷猶未及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
荊始進稱楚其次初通上國已任成公之末故始見即得以
國書矣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荊亦以其居

刑州故因諱而改之然則僖公以後又何以書楚乎穀梁傳曰刑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詳錄也疏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路氏甲氏氏不若人言路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爲詳錄輕賤爲略之也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闕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猶此類也疏舊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婁子楚以進退四夷黜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雜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按馮衍傳顯志賦云黜楚子於南郢分子雖最尊謂蠻夷之尊者耳○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即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公羊義疏二十

事是也○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但以惡惡不可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何氏偏以其罪言之○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即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以得爲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屬是也○注故加至姓名○舊疏引說題辭云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又引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又順命云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若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謚例亦云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注主人至其罪○舊疏云若其善善可正言其美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疏差謬略云十月公羊作十有一月案石經公羊及今本作十月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又覩德云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謂此也按十五當五十之誤春秋亡國五十二也杜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平陵故城縣東七十五里大事表云今濟南府歷城縣東水經注濟水篇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原溫北徑譚城東俗謂之前城北運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大東序東國困於役而傷于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馮作鄆小司馬所據正作鄆

何以不言出注據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齊之屬是也註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者欲據二人故不道所奔國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疏注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　一

魯則宋災不見兩稟則煩文不省故讀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疏注時魯至內也○毛本比誤北報誤起依宋本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與此異者正以比年大水水者洪通之道可以及兩國故得書外以明內宋彼是火災無及內之理而得書見明爲王者之後記災故也通義云不舉內爲重者錄災所由外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猶未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侯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內錄爾在王說外災據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就以其傳聞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興兵相敗即上所云公十一年秋宋大水華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亡戰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嚴于鄆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百姓恐陰氣盛故二國但水劉向以爲時宋悠公驕侵賭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於公之廡子敗習教梁故無及我之義彼何云爲王者之後也記災是聖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

南菁書院

句容陳立卓人著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疏五月書戊寅月之十七日杜云鄑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侯使仲孫湫來聘紀鄑鄑之鄑在鄑西者爲二地說文邑部鄑宋邑閒地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鄑移不書疏注據鄑移不書○襄十九年取鄆費田白鄑水傳云其言自鄑水何以鄑爲竟也何言乎以鄑爲竟鄑移也注魯本與鄆費以鄑爲竟鄑移入鄆費界魯隨而有之是也鄑移所以爲災者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漢書五行志云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諸文故河爲徙也鄑移不知何時所象事無徵也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書

魯則宋災不見兩稟則煩文不省故讀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

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疏〕穀梁傳其志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曰者無外其辭成矣婦人國稱夫人此始過魯稍係在塗不稱婦故解之也桓八年傳云女在塗稱婦明諸侯所在莫非王土故無在國在塗之別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其言歸于鄫何〔注〕據國滅來歸不書鄫非紀國而言歸〔疏〕據國至不書○舊疏云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叔姬來歸是也叔姬來歸所以不書者江熙云叔姬來歸不書非歸甫且非大歸是也杜亦云紀侯去國而死叔姬婦將來歸不書非甫且非大歸○注鄫非至言歸○舊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鄫與非國都又屬之齊故據以難

于叔爾也〔注〕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鄫

歸鄫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

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之〔疏〕注叔者至爲叔○爾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又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弟爲叔○穀梁注引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鄫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閤信恒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鄫齊喜其女得申其志也按穀梁傳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傳曰此解實與公羊隱之義相似故江氏如此解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複辭有眾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單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單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

豐之恨力劣不能擒賊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報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詔可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何賢乎仇牧杜氏何以名字爲褒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牧〔注〕據與孔父同也〔疏〕注據與至同也○桓二年傳彼注云何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據同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錄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疏〕不畏彊禦詩大雅烝民篇文○注以下至月也○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注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寇氏職禦晨行者注禦亦禁也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傳彊禦彊梁禦善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彊禦與掊克相對不得訓禁不畏彊禦與鰥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國楚辭離騷云澆身被服彊圉兮王注彊圉多力也淮南天文訓已在丁曰強圉高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強足以禦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云彊禦多憝昭元年左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按何謂力彊不可禁亦

以禦與彊同圉亦有禁義也漢書王莽傳亦作不畏彊圉顏注彊梁圉捍也因不可禦禁遂亦謂禦爲強國策注引詩作不碩強禦其不畏彊禦矣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卽魯莊公戰者乘丘時〔疏〕注戰者乘丘時○卽上十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放也○宮謂貴當云寢而眾鼠散注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習士也〔疏〕注散放也○狸處堂而眾鼠不在可用之數謂之散木亦謂棄放木也○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藥物可也服注舍止也禮記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文選西京賦矢不虛舍辭注舍止也謂萬獲後令其止於宮中也新序義勇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縣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十一年左傳云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顓孫生搏之宋人請之是其事也○注獲不書者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萬及仇牧皆卿以其名見於經大萬弒君之賊不能不明舉其名若不稱名則當稱人人名傳又有稱君君無道之說不自相矛盾乎

於宋與閔公博〔注〕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疏〕惠氏棟云漢書注反作又按舊於宋則疏本作反執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辭文公博如字戲名也字書作簙簙本簿作簿按當作簿博博段借字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或欲小投以分勝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綜注通俗文曰烏曹作簿簡簿棊也局博所以行棊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大弈之爲數小數也六著之間謂之弈弈白圍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大弈之爲數小數也六著之間謂之弈弈白圍而東秦晉之間謂之弈注弈博也或曰圍棋戴氏震方言注云簿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簿簡簿棊也局博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弈博古通用說文簿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或欲小投以分勝此皆君之所明知也薛綜注通俗文曰烏曹作簿簡簿棊也局博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棋謂之弈孟子告子云今大弈之爲數小數

說者或合或分焉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史記曰者列傳旋
正基劉徽九章算術何股股
之通名而博之基上高而股
鋗如箭亦如箸今雙陸棋俗謂之
何考見其形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
法古今有不同如弈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
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弈旨云夫博簺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
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雄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弈則不然
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課以
計策若虞虞之朝考功黜陟
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弈甚明益弈但行基博以掫采而後行
棊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稱掫采焉博與弈益遠矣焦氏
論極爲明曉○注傳本至易也○後漢爰延傳昔宋閔公與
嬖臣共博列婦人而心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
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大夫
此無禮以致大災繁露王道云宋
官爲君唯魯侯爾閔公妒其
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
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
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椎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
綺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留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
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遍也婦人
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
注淑善○爾雅釋詁
云淑善也詩曹風鳲

鳩云淑人
君子是也魯侯之美也注美好○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
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君也○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
與善同意廣韻美好色詩齊風猗嗟美莊公頎而長兮美目
清兮清揚婉兮
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
是其美好也
皆在側故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注故訐至以言○釋文訐一本作揭說文言部訐面相斥責相告訐也玉篇
攻人之陰私也廣韻訐古屑切
以爲直者宋萬面斥宋君不
如魯君揭其所短故爲訐也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
此婦人○疏注色自至婦人○箋云婦人謂莊公夫人也注滿招損小人之類也僖九年傳矜之者何
猶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新序載宋閔
妒婦妒天也史記項羽本紀
高者人妒之閔公見萬舉魯侯故妒之妒其勝己也○疏注顧謂至勝己○顧謂側
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注顧謂至虜
婦人曰逼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
頰之釋文引服云恥而惡之曰斬虜執虜者禮記曲禮云獻

民虜者注生獲曰虜左傳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曰始吾敬
子今子魯囚也吾那敬子矣病之宋世家湣公怒辱之曰始
吾敬若今若魯虜也爾虜焉故注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
於魯侯故稱譽爾○疏注爾女至譽爾○何意謂湣公謂萬嘗
虜於魯故稱魯侯之美亦以訐之也
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唐石經諸本同公羊古義云辈仲舒
春秋繁露曰此虜也爾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
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頸
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意反迂曲按董生讀此傳故作知爾
虜絕何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爲句韓詩同俱與何所見
本異也俞氏樾云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引此文並作爾虜焉
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古本故字作知何所據本誤也惟
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爲不詞今按爾虜焉知魯侯之
字爲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猶
甚焉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
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與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
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注惡乎至
所至○惡猶何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惡有言人之國賢若
此者乎注惡有言何有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
天下安所定呂覽本生篇高注惡安也蓋惡何安互相訓何

所至若言何是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注脰頸至廣雅○蜀大字本及漢制攷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頸誤脛廣
雅釋親脰頸也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豎立也
說文頭頭荎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
在頭之後此當曰項而曰頸者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
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堆同新序云萬怒遂搏閔公頰菌
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萬有力遂以局殺湣公於蒙澤仇
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注手劒至罵之○疏本監本毛本本拔作技依鄂本宋
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劒而從之亦謂持劒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
弓也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箋云婦人謂莊公夫人也注持又失世家專諸手七首刺王僚楚世家自作手旗左右麾
周諸侯史記周本紀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手字作執
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故釋名釋兵手戟
手所持適之戟也叱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叱阿也又
大呵爲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呼也者若
云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
叱咄聲徐邈音七說文口部此呵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
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
記淮陰侯傳嗜嗌叱咤叱咤通義云手劒者手持劒
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說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

臂殷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殷首頭疏唐石經臂作髀釋文校勘記云此當作髀音婢云譯案髀短不可以擊人作髀者是也髀非臂殷也經義述聞雅髀柄也心也郝璞曰謂椎胸也是髀椎擊也爾雅髀柄說此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摣說文摣反手擊也批髀聲之轉耳殷當爲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殷而訓爲傷則與髀義相複髀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何所據殷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殷故說文無殷字新序云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搤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臂殷者以臂撞而殺之○注側手曰殷○淮南原道云不與物相弊殷注首頭也說文眥目同古○文首也仍象髮謂之髮聲卽仍也　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爾雅釋宮注平作扇○注闔扇○校勘記唐石經閫作扇宋監本毛本同閩本作閫案閫扇也呂覽仲春乃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荀子儒效云外閫不閉注閫門不可以毋閫注閫扉扉卽扇也管子八觀云閭閉而姦不出閭閈者蓋對文異散則通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閫用竹葦世家云萬搏牧之齒著門闔死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事末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君之難頗不旋踵韓詩外傳八載此事末亦不吐○注卽乳至也○獨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本如卽亦作搦是也釋文搦俱縛反一本作搏公羊問答云孔丈之嘑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按王褒四子講德論是以養雞不爲狸狸虎本食雞犬精誠至者乳犬可獲虎伏雞可搏狸也淮南說林訓孔子狗之嘑虎也伏雞之搏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注爭搏至詠之○各本搏作搏誤依鄂本閩本宋本訂正云詩判隔王之任川非人曰曾是彊禦曾是在服毛傳云彊梁禦善也箋以跋扈訓之謂不聽君命而彊梁自專擅據傳文宋萬力人也恃力禦善則敢于犯上故當詠之以經其君完備也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傳云當國者卽言宋萬是也故曰是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疏新序云仇牧者重錄彊禦之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至也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乳犬獲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搏弒君而以當國言之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伺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統志遂城在泰安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水經注汶水爲西溝水又西南逕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縣北三十里有遂鄉隧都故遂國也春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塹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疑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村預博疑之非也○注不會北杏○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故也○注不諱至武力○繁露竹林云夫德不足以視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不諱者正以不任文德而伺武力故也引繁露云諸功則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葵丘之會是也故曰是也

與車之力謂自此以後○注又功至除惡○越絕書敎外傳記春秋之義最功掩過也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年齊人降鄣傳紀之遺邑也不言取爲桓公諱也注時伯功足以除惡故爲諱又僖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焉然則臧諱不諱亦同此矣舊疏云春秋褒貶皆以功過相除雖有北杏之會前有慕逆滅譚之非論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爲諱也而言未者欲道其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杜云此何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今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上下二鬧爲運道所經水經注濟子河篇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卽柯邑也按圖語曹沫挾七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爲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汪據唐之盟日〈疏〉注據唐之盟日○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

通義云當言不日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惠氏棟云安知非刺客睥人而簡列士衆誓告之處也凡盟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字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云壇深四尺注土階三等是也史記孔子世家爲壇位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宇注累土爲壇書金縢爲三壇傳壇築土釋文引馬注累土爲壇築土堂獨閒云壇謂築土起堂蓋於平野築土爲之國語吳語王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也凡壇皆三等山海經南山經成山四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字階三等是也周官司儀云壇深四尺注土階三等也史記孔子世家爲壇位土階三等是也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三等也下等之儀爲壇三成成猶重也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爲證亦階三等也下等之下有基趾去地一尺故爲四尺亦如再重一重不重不重者別有席一重也○注會必至其敬○禮觀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爲垣以象墻壁爲宮者于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也堂上方一丈四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亦當然上設方明諸侯會盟意亦同之天司盟之則謂之天明神臨之則謂之方明諸儀亦所以長其敬也卽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既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也

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人雅常武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慙色注少前進於列○注曹子至問之○舊疏云注者之意也殺梁傳曹劌之盟也史記作曹沫新序雜事四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呂覽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詩比鄰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常死而又生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必廣者身必安樂是生而又死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得而殺之〈疏〉新序云莊公曰嗟寡人之生不若死○注自傷至復也○舊疏云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也○注伐齊至殺之○舊疏云卽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是也○注伐而納糾殺之是也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注〉當猶敵也將劫之辭〈疏〉注當猶至之辭○新序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國策秦策所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又齊策天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無義云魏使公子玠將而當之當亦敵也鄒本劫作卻誤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疏〉注土基至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

子手劒而從之〈注〉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劫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疏〉新序云乃會兩君就

壇兩相揖曹劌于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注從隨至舊之○詩既醉從以孫子箋從隨也隱四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故有相隨之象昭二十八年左傳從使之收器者注從隨也史記刺客傳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七首劫齊桓公注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曰七首○注曹子至之色○舊疏云亦注者之意也按呂覽云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鮑進劇拔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退者公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似莊公先劫桓公果爾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刺客列傳與各書記皆違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疏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爲桓公語傳聞各異也○注桓公至此言○舊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文選高唐賦卒愕異物注愕與遽同廣雅釋詁愕驚也說文孟部遽相驚遇也漢書張良傳良愕然欲聽之注愕驚貌卒讀曰倅桓公見曹子手劍從齊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爲省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者之意猶上注之不能也舊疏云正以問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公羊義疏二十一　十三

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疏釋文壓於甲反按陸本當作壓竟定十五年傳壓死釋文作厭死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諸本同鄂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侵魯致令城郭壞敗抑壓魯竟故注云以喻侵漸也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注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詩小雅常棣云是究是圖傳圖謀也禮聘禮注圖謀也謀卽計也史記桓公左右莫敢動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而問曰子將何欲齊沫曰齊大國侵魯魯弱而大國侵辱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以境爲壓齊之境語意未詳新序云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調侵魯太甚必將攻管子及之與也復君不計及之與也○舊疏云管仲曰君欲求何者疏新序云管仲曰君何求然則將君何求注所侵邑非一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沫以七首劫桓公事在魯莊十三年春子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國大善矣管子顧曰君許諾注諸侯至許諾○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諸侯死國也舊疏云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疏

首北而就臣位新序云已盟擁劍而去是也○注擁辟也○釋文擁於勇反辟婢亦反孟子滕文公篇擁彗先驅趙注擁辟也禮檀弓篇擁之而哭注擁抱也擁與壅同壅辟也擁與擁通義同擁與擁亦同擁辟也詩召南摽有梅傳摽落也摽義與旻同亦謂墜落也摽乃旻字之借曹沫摽劍置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摽擊也擊與此異○注時曹至及○舊疏云摽擊卽擁辟也摽落也摽乃旻字之借曹沫摽劍置地擁辟也摩所以指摩也摩卽此訓摩字摩訓擁擁訓辟也詩召南摽有梅傳摽落也摽落猶墜落也摽義與旻同亦謂墜落也摽乃旻字之借曹沫摽劍置地而去廣雅釋詁云摽擊也擊與此異○注時曹至及○舊疏云摽擊卽擁辟也摽

六齊相知不肯要盟以自洗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讎注以臣劫君罪可讎

而桓公不忽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

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脩劫

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云於是遂

亡地於曾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

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

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信著乎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年亡國

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

長本信起乎桐之盟也穀梁傳曰信齊侯也呂覽貴信云欲

勿子仲曰不可人劫之而不與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

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

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

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雜記云猶是神于王父也注

猶當爲由新序云大下諸侯翕然而歸之○注再會于鄄

○鄄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下會于鄄是也○

公已下會于鄄遂成至云爾○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鄄

七年○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六年

而桓公於是始霸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一　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一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疏釋文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

秋七月荊入蔡疏與十年書荊同義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

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字貶之義同彼疏引糜信云楚子貪淫爲息嬀滅蔡故州

舉之是取左傳之說自亂其家法矣彼十年傳云狄之也此

亦宜

同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釋文鄄地今東郡鄄城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一　十五

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爲齊豹邑昭二十年齊豹狎奪之司寇與鄄卽此鄄讀絹畏本爲業於此水經注鄄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爲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一統志云鄄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疏釋文鄄上十四年會于鄄穀梁傳

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亦云復同會也注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北杏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意謂諸侯將權推齊侯行伯事故此二會爲復同會推齊爲伯公羊於此二會無傳以繁露精華篇所云齊桓公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太信一年而近國之君單至鄄幽之會是也攷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以北杏之會爲齊桓未爲諸侯取信鄉故董生本柯之盟爲說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注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伐國

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殊異何勞別生會文乎故難之○注曹伯至諸侯○舊疏云卽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邾兒
邾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兵文倪字不同今改范云宋主兵故序齊
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氏是
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夷狄在
下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邾人侵宋
冬十月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公羊義疏二十二　莊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蓋報上年之侵也故宋主兵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有公會二字惠氏棟云左氏穀梁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接公會二字當爲衍文左氏穀梁無公字衍文倪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鄭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遇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非特魯君不至卿士大夫亦未有來會者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不曰公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接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據公羊無公會字又下十九年疏云十六年冬會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彦所據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又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參一疑之也既外內諸侯同疑公與齊仇可事齊不明魯之臣子亦未與會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公羊亦無曹伯來也與左氏經同今有者亦衍文也滑者杜氏繫接今爲河南府偃師縣地幽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二　一

同盟者何同欲也
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
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欲也疑何氏不釋加義作何與全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意各異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鄭幽之會是也則鄭幽之會爲齊桓以尊周爲伯業之盛當與穀梁義同○注何心至心也○惠氏棟校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此注道春秋書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
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暴霸者有尊天子之心

行進也不曰始與霸者未如琅琊卒在二十八年〔疏〕晉侯民人堂荅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我我从手手古文殺字故義主剛制易四德元爲仁利爲義利亦刃而以刃爲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注小國至進也○通義云即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是慕霸者有尊事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不日至八年○舊疏云即下二十八年經云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琅卒注云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是也蓋儀父僅會伯者于北杏行不如彼進與琅同鄂本監本同鄂本宋本琅作琅釋文作琅毛本改從之按琅正字琅俗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錄者唯此及琅滕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褒之嗣子得以其禮祭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左穀作鄭詹詩魯頌閟宮云魯邦外傳風俗通初學記並引作是瞻韓詩三年叔詹曰宋世家作叔瞻是詹瞻通也下同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注〕以無氏也〔疏〕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言尊卿名氏不

具按與當國附附同所謂貴賤不嫌同號也此鄭之微者也〔注〕據獲至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齊稱人坐執文〔疏〕注據獲至執文○上十二年傳云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注獲不書者主也是彼獲微者魯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齊坐執矣故難之書甚佞故也〔注〕爲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疏〕通義云爲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牢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成之非也不書成將帥者封內之事故不書疏注牢馬至志○舊疏云牢馬之屬若一圈死則餘者更相染遺而死說文水部瀕也从水賓聲又遺漏也从水貴聲又漏久遺也从水屚聲則遺爲瀕汗相及亦猶是也注以損訓遺傳以遺訓漏義引通俗文淹遺謂之瀕淹久引字林瀕遺也與雅釋詁瀕及說文皆作損爲長許之遺漏也瀕及說文皆作損爲長許之遺漏也瀕及說文皆作損爲長許之遺漏也

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潰也齊人爲遂所潰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非一之辭○注衆多也○爾雅釋詁云衆多也說文眾部曰眾多也从三目衆意○注以兵守之曰戍○詩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小雅采薇序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遣戍漁陽注戍者屯兵而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內臧馬注云饗酒食也蓋亦謂以藥物投酒食殺之也穀梁傳臧者藏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遂其酒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民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臧焉此謂殆敵也二傳皆以爲饗齊戍與此微異○注古者至交也○說在桓元年有分土無分民故齊強戍之遂不當坐也○注稱人者眾辭也決與微者貶者稱人異也○注不書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兵辭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

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善之而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云爾○言經所以主書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福之爲言迷也麋迷叠韻爲訓○注象魯至惑也○舊疏云經所以主書此事者正惡佞人之來恐其作福淮南說林訓故鄭伯朝齊而使鄭伯朝於楚齊梁引易傳曰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義何辽回有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遷於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火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謂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曰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義何辽回有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也京房易傳六廢止作淫爲火不明則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畛民人隨此畛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穀未如所本○注言多以災書按麋是澤藪獸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麋記其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遷於京房易傳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後說得京意范解穀梁引易傳曰二句義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按魯取淫女義何辽回有由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兼有取也京房易傳六廢止作淫爲火不明則物志東陽縣多麋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畛民人隨此畛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穀未如所本○注言多以災書按麋是澤藪獸所常有是年暴多故言多以災書按麋記其異者變之後時而見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曰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薇鄭瞻大人如詰淫洗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集解引糜信云春秋不言月食日者

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繇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爲疑劉氏逢祿以此日果屬傷來復即是朝食何爲夜乎天之垂象必明以吉凶示人故夜不占日晡晝不占星也夜食之說於義爲短經義述聞云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謂之日食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朔夜乎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不言朔夜食注張晏曰不言朔夜食則無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又云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注孟康曰夜食地中出陰因日明之良而奪其光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夜食者陰乘陽象也劉歆以爲晦穀梁分經義雜記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公羊家說傳曰食晦者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爲食晦與公羊合杜云不書日官失之非古義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故曰食晦穀梁家亦以夜食屬前月之晦矣鄭君釋廢疾云夜食屬前月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三月書日食不言日與朔公羊例爲食晦劉孝孫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卽壬子朔劉歆亦以爲食晦穀梁例爲夜食厤爲二月晦日然則穀梁例爲夜食厤爲二月己巳歲二月有己巳晦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汸引長厤三月己酉朔至四月己酉朔間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四十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伐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舉敵鄭賤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爲災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救鄆遂於夫人以劫公供其所欲何義異

餘癸未朔隋厤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厤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按萬充宗黃梨洲苔問問曰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朴推以爲壬子朔小二月三月卽壬子朔十八年三月吉今算不入食限答曰是年乙巳歲二月有己巳晦日然則穀梁例爲夜食厤爲二月晦日然則是年三月吉正其當爲朔也通義云不日者食於晦也晦則日故舉月以包也趙汸引長厤三月己酉朔至四月己酉朔間至三月實四十九日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十一宮二十七度三四十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無夜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注是後至所致○戎伐中國下公追戎于濟西傳大其爲中國追是也舉敵鄭賤見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注信其計策取齊淫女丹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是也舊疏云是陰勝陽之象是以爲災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爲後公子慶父救鄆遂於夫人以劫公供其所欲何義異

公羊義疏二十二

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于濟西由見魯孤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興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君卒死於戎難未至豫備之則弗救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天未行之時存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惟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漢書辛慶忌傳云加以兵革久寇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是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遇於我也

其言于濟西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鄑弗及不言于也○疏元年注于遠鄙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通義云大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疏注大公至西也○舊疏云公追齊師至鄑弗及不言于者蓋魯地當元年齊人一年晉文以分魯濟西約在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之地○注以兵逐之曰追○臧琳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以比追胥注追逐寇地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謂公有大功於王決當褒矣○注追例時○此書足是也舊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已未下不蒙日月

秋有戚

何以書記異也注戚之猶言戚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言有象魯爲鄭瞻所戚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疏注戚之至戚也○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戚猶戚也舊疏引五行傳戚猶戚也又云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漢書引經文作戚亦戚之變體釋文戚本又作戚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呂覽螫戚高誘注兖州謂戚爲螫音相近也淮南子沆州謂之螫高誘注螫讀音近殆緩氣釋文戚本又作蜴玉篇蜴戚蚗皆徒得切是戚字本作螫因方言讀爲戚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螫戚章懷注戚一名短狐說文繫傳虫部戚亦解爲短狐皆因元凱注誤案馬說非是蜂自有戚音螫戚同部假借也此經之戚自爲短狐何杜義同杜云戚短狐蜮以含沙射人爲災是也○注其毒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爲鬼爲蜮短狐也釋文引沈重云蜮音域狀如鱉三足一名射工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有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之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狀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段云弧誤狐是也釋文正義並云短狐字下皆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誤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郭注蜮山者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蝮蜮短狐鬼蜮也大招又云魂虖無南蜮短狐鬼蜮也短狐也引詩爲鬼爲蜮廣韻引元中記蜮傷躬只王逸注鱓鱔短狐也引詩爲鬼爲蜮廣韻引元中記蜮蜂鷺鸞鷺悉食之似作狐亦通○注象魯云長三四寸蟾蜍至見也○蜮槁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名婦人男女同川窪女爲主亂氣所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草木義以姓姊從謂之姊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姊姊是也○注戚猶至見也○戚槁符文見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名婦人男女同川窪女爲主亂氣所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草木義以姓姊從謂之姊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姊姊是也○注象魯云長三四寸蟾蜍

十九年左傳其姪齧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弟之子女亦稱姪爾雅釋親云女子謂弟之子爲姪丈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是也夫謂吾姑者吾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其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專指媵之姪言依喪服經則男女通稱姪故彼云姪丈夫婦人同也疏姪者何弟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之義也禮喪服經皆言弟是按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事一夫可證段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妻相長稱也新錄云姪姨本雙聲字釋文姪大結反姨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一切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原而強爲之詞也諸侯壹聘九女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廣嗣重禮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殷之禮也○注不再娶者所以簡人情閒媵路疏通嫁娶云備姪姨從者不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後嗣得不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當去以其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姨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女此夏房章懷注引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夏殷制也與此傳異戒公羊先師有如此說者尊尊親親皆指嫡也○白虎通所以備尊尊親親也上尊下親皆指嫡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王度記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百物足以承天故天子娶九女法九州象天之施也御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法此必以至親也○白虎通所以至親云媵送也送致其女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通義云媵者何送也送者謙不敢敵嫡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以見其賢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葢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疏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葢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取得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疏注爲下至詳錄○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爲要盟與公羊異以爲有遂事書則同也校勘記云按以字衍當刪正葢媵本不當書爲下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欲詳錄其專盟之善故書所不當書也○注猶伯姬書媵○即成八年衛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國來媵非禮也舊爲皆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賤爲侈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亦非以賤書故言猶也○注不媵至于鄄○言若不書媵則當止取得書者書之但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爲媵如陳故不沒其本也大夫無遂事疏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說苑奉使謂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者不臣漢律有矯詔害害者死是大夫無遂事者經禮也周禮條狼氏職曹大夫曰收不關鞭五百則大臣於大小事皆須關白不得專也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疏聘禮記云辭無常係而說注係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必順且說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專對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議之論語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通義云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謀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辭無常遜而說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注以外至之辭○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餐分傳素空也不素制謂空爲議制也玉篇象部豫逆備也不可逆爲備設也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鄭伯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留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爲滕出地也陳稱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疏○漢書馮奉世傳丞相將軍皆以安國家則讀之可也又終軍傳御史大夫劾侯嬗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大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論語專對專擅也即公羊義疏二十二

傳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漢武帝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康成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也○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鄚本宋本同十行本比誤此閩本監本毛本改皆非按比猶類也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鄚又十六年齊侯宋公會之文是公比不至也今本十六年經誤衍公會此經舊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是舊疏本無二字矣○注公子至錄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問喪徐行而不返也又曰進退在大夫大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又曰徐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舉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禮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鄚遂具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鄭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之管仲信公安甯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有非其義然也又順命云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利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當脫鄚字說苑奉使篇亦云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問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鄚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議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謂此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雖專事然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焉此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近命而即與雒戎盟于暴例同義或然與○注先書至之也○舊疏謂書鄚是也不至地也○通義云鄚者盟地非致滕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鄚地故也明至鄚後有所聞乃得專盟也○注盟及于鄚至結○閻云此鄚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爲婦魯使公子結送滕向衛至鄚聞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故儲書之也送女至鄚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停女會盟鄚是盟處故言于鄚非本期送女于鄚也然則鄚不爲滕出似專送女于鄚不見出竟與盟之善也○注陳稱至言之○宜稱陳侯今略稱人故注解之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又隱三年宋公和卒注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又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此爲內書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爲結專盟書非滕事也○注此陳至塗也○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故知鄚非滕婦地矣穀梁傳具曰陳人之婦略之也注但爲遂事假錄滕事爾故略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之○注加之至成也○舊疏云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絕之若其已配禮宜言滕陳夫人不假言之以絕也○注冬齊至信也○閻下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公羊之例不信者盟信者謂下卽背盟宜日而此作大信辭自在結也蓋留君背約耳亦注家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上日有食之注云夫人此無傳何氏或有所本杜亦云非父母國而往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按父母歿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甯兄弟之國況異國乎知不僅如穀梁所譏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流注鄙者至遠也○校勘記云諸本榮見遠也同何當有誤周禮大司徒邦國都鄙對言鄭注以邦之所居爲國都之所居爲鄙此以鄙爲邊垂之辭益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故鄙可釋爲邊垂也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遏我國也似亦榮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也又辵部遠遏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兼垂崖兩義也莊子逍遙遊云翼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鄙遠邑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疏注月者再出也○舊疏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穀梁注夫人比年如莒遏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注不從至異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爲彼如齊此如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

公羊義疏二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

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經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腊云瘦也古文作㾗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按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㾗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者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濊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濩于遂傳濊者何濊積也眾殺戍者也何注濊者死文濊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濊積眾多也校勘記云按鄭作漬何作將當是嚴顏之異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說文疒部㾗烏蒙疼骨曰㾗段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濊汙而死也小雅助我不遐黍苗云雨我公田遐不作漬毛許皆云漬病也鄭箋雖不申必助中者云雩積禽二經漬雩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㾗故書㾗作漬先鄭云音讀爲殰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之前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與禽獸言之而公羊傳云大瘠痢也漢食貨志骨無胔瘠孟康曰內腐爲瘠不著者公羊漢志瘠即㾗字合之鄭注月令內腐曰㾗又指人言之其字正作㾗高氏云有肉曰㾗又作漬之其字正作㾗假借作漬又作瘠皆同音叚借也漬又作瘠瘦也說文作腊云瘦也或作瘠從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笞病也疒得聲故曰病瘦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今東齊人災即病也故大瘠爲災蓋古之遺言也○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煩更有大文故謂病即瘠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大漬此古本也說文羊部別出羵字則因記又四足曰漬益可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孚甲之象

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疏病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聲夫人如莒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注與宋至同義○郎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不見而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此亦痢

災及魯故書齊以起及我也通義云疫氣白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舉我爲重齊災悟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注是時至七人○舊疏云晏子春秋文按彼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爲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按說苑尊賢云將相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越絕書外傳越王勾踐問齊威淫泆管子小匡篇公曰寡君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姊姊有不嫁者新語無爲云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姊姊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是齊侯淫事也舊疏云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偶爾不作或采之不得耳解詁箋云猜本或作猜或作讀當是嚴顏之異痲與癩同癩也此齊宮女市女閒七百管仲招來商賈收夜合資以充國用之應拔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嫡庶數更故致大災疫也桓公不寤及死嫡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于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子也與何義同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注甚謂災及人也與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疏）穀梁作伐我戎或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穀梁作伐戎西鄙而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校勘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十準此鄂本作二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包氏慎言云夏五月經有辛酉鄭厲公之卒日也葬在十二月不書日似與傳當時而不日正也之例不合于麻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恐經脫日誤卒月不誤葬當在九月方與例合按辛酉於麻爲四月之二十七日六月之二十八日葬在十二月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有戊戌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纂例者書葬（疏）○舊疏云言春秋者欲見通例如此纂例者纂明書葬者明此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書入則纂明故此書葬也隱四年衛人立晉立亦纂辭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見其纂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是其例也若纂不明者則夫葬以張義如僖二十四年葬晉惠公以僖十年惠公之入未見經也晉文公亦纂僖二十四年書葬晉文公者以晉文功足以除惡春秋爲賢者諱故也齊桓亦貿而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於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蓋齊桓功蓋天下其賢已著書纂不足掩其功晉文伯功未顯故書其葬若不纂然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隕大省（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或作俠省左氏穀梁作眚書洪範云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豈殃能消德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糾以甲子戮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亡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鄠遂禽推移大犧則桀實以戊子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甲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衝庚制甲午破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按翼氏說齊詩推合天人之道然春秋假人事爲褒貶不得參陰陽拘忌之說子貢猶言夫子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其下乎故說春秋當以何氏推本人事爲正左傳云辰在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肆大省卯日不哭省日記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注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恩也不與念母而議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疏注省日至恩也○閩本監本毛本恩作思依鄂本宋本正禮士喪禮云朝夕哭

殯殯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紂既不避子卯注紂既不避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誥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擧人敎民取殘之大義而桀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即吉而避之沈氏彤儀禮小疏云按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焉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避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也之亡故無所嫌而不避也王者既然士可知但鄭注備引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相刑桀紂刑亡故以是日爲忌乃衛冢博士之說不足辨按姜說沈說是也惟謂鄭氏說爲非本義亦非子卯日急自戒飭不更得省字義乎亦正合聖人恐懼修省之義○注不與至忌省○注不與念母見上元年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不與念母也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省故注解之解詁箋云經傳文省當從穀梁

子年無適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疏注輒發至子恩○舊疏云隱元年傳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今假令不發亦是桓之夫人莊公之母可知而云文姜者何此經云葬我小君文姜傳云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故言輒矣今錄子之恩故備禮而葬之按春秋不與莊公念母今莊公備禮而葬仇母聖人緣情錄子恩也鄭本仇作讎○注凡母至子也○此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是適母在子年繫諸子者則宣公也其庶母在子年繫諸子者何宣公之母是也其僖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襄四年傳云定弋者何莊公之夫人也在僖年而繫之夫者以僖公非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疏

包氏愼言云經春正月肆大省下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據穀梁謂肆省者嫌文姜有罪不當葬故先敎罪人而後葬不在正月也麻二月之廿四日爲癸丑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注

輒發傳者起仇母錄子恩凡母在

其所生故也○注不在至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春秋無文何氏以理隱之庶母繫子則定十五年姒氏卒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哀公之母是也舊疏以僖二年哀姜薨證娡母繫夫哀姜薨皆在僖世不得云不在子年也文五年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在孫年自從庶母在子年例也舊疏云鄭來所言傳皆葬上乃言某公之母而姒氏特於卒上發傳者正以姒氏之喪直云葬定姒不得稱小君是以傳家亦於葬略之矣定姒所以葬不得稱小君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哀公爾時未爲君是以定姒永得全同夫人矣○注言小至辭也○毛本於諸侯與侯宋本正論語季氏篇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在本國無庸謙言寡故爲臣子辭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注文者至本也○白虎通諫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夫人有謚義也隱元年注云一說蓋即公羊家說以公羊無譏姓配若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有謚者多鄭有武姜皆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爲謚定公之嫡定姒此末世嬖亂作之不應禮法○舊疏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以其貴須見名氏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注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疏○注書者至重也○舊疏云正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二　三

不言大夫而得書殺則知由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者謂專殺大夫爲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者未爲大夫本穀梁云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爲太子款非嫡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古款之志在乎構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爲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辭也禦是也蓋皆取上爲義故得通

夏五月注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疏○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取秋正辭云五月首時其首時何著其異也忘父葬母謀娶仇女異之大者也以天時爲于此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按夏爲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注防魯地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麻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注防魯地○蓋慶氏所食邑與隱八年取之宋者異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通義云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異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也杜亦云高傒齊之貴卿爲就吾微者而盟注據蔑與公盟也疏○舊疏云卽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蔑是也鄂本蔑作既誤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之此月此日知非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然則微者且不月此日知非時矣此詳錄之知爲公○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盟出名氏矣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修改本出作書蓋非公諱與大夫盟也疏○通義云于蔑言公及齊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三　莊二十二年冬　盡二十四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卿仰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疏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昏禮記曰納徵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兒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凡婚至時候○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幣至是也○鄂本納幣不重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兒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凡婚至時候○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疏此衍毛本禮誤者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昏禮記曰納徵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兒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凡婚至時候○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

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禮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兒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此約記文也○注凡婚至時候○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變文從質皆公羊家說賈氏所引

○禮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又云請期用雁又云親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禮皆用雁故彼疏引鉤命決云五禮用雁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傳納采用雁筵云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摯摯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貞隨時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白虎通嫁娶云

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即反本修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白虎通嫁娶篇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女之父曰命是納幣皆使人爲之莊公親納幣故書示譏也禮記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注時莊至爲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此文姜之薨始踰年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二年同而知非譏喪娶者以彼但遣公子遂故止譏喪娶此特書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有公至文故知舉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下某者壻父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也女之父曰某甫請納徵上某甫嘉命靦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淫爲重也殺梁注云公毋喪未再春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毀危而至故也但納幣無爲有危故書至爲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據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至自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疏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

致疏注據柯至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至自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

譏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威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譏大惡之辭也則譏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女之父曰某甫請納徵上某甫嘉命靦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絕因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釋文祭側界反毛本作蔡通義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按當作祭叔即祭公也爲三公則傳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與管蔡之蔡別范云祭叔天子寰內諸侯是也○注不稱至當絕○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欲決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等是王使而皆稱使今此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故去使以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暮逆經於宰渠伯糾來聘仍叔之子來聘稱使而不絕之莊公特淫絕之者桓公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莊公罪輕故不言使以見絕因桓公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

左氏無傳

夏公如齊觀社疏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何以書譏何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威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不得出竟今無此諸事而觀齊社祭雖非淫亦不得也○注觀社至同義○繁露竹林云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譏大惡之辭也則譏淫爲大惡也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娶者舉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疏約昏禮文云納幣皮束帛使人名也女之父曰某甫請納徵上某甫嘉命靦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以社爲名陳佗洋乎祭莊公洋乎齊讀春秋者疑之未得其說聖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所聚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洽會於溱洧又云王里國中里徵二千者訟三年而獄不斷乃盟齊之神社則齊社固舊聞矣○注社者至大○白虎通社稷云不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又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封土爲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之主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御覽引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五土五穀亦可偏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即社也今人有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即句龍也非地元鄭君駁云社祭土地之神何以有牛水土之功配社祀之與此注社者土地之主義合若然則鄭氏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句龍爲后土公失之矣○白虎通社稷云社稷何謂也社五土之總神能興雲雨潤萬物生財利人也稷五穀之長者能使五穀蕃殖也故封土而祭之以報功也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庶人以下各隨所在而祭之故曰社稷五祀是也按鄭子駿云王社在籍田之所自祭以供粢盛則諸侯亦當然也○注故感至祭之○白虎通社稷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以報功也故變名謂之社利於眾土也又

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氏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云札者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十二年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君例稱名故以叔爲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據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疏注據公至朝公○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注在外言會○舊疏云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皆是也公在外也注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錫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崩而舊之加密石焉諸侯薨而舊之不加密石大夫薨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疏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非禮也緊露王道云作南門丹楹刻桷作雉門及兩觀梁三臺新延廄譏侈不恤下也左傳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以蓋松爲桯桯郎楹也謝雅釋宮其上楹謂之桯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侏儒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樧釋名又云樧儒梁上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本杜名因之梁上短杜亦名楹也○注丹之至示之○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非正而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止也白虎通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又非止也注非禮謂取仇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嫁娶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乃奠采于廟奠采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詩齊風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告於禰廟明三月告廟亦宜於禰時哀姜無舅姑宜行禮桓宮卽丹楹刻桷皆爲夫人廟見所以誇大之也下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將迎夫人故爲盛飾是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謂卽祭于禰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采祭禰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禰之廟可以不問又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所以不遷不祔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按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采指舅姑歿者非謂舅姑在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而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惟祔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猶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日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三月廟見專爲舅姑設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禰廟所以代舅姑授之室使代已然後乃主祭故舅姑存時盥饋之禮故止於禰廟婦人必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禰廟舅姑在則降自阼階以著代矣若舅姑歿則無所受故先見禰廟舅姑者然後可以助行時祭也非謂婦人不見祖曾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舉廟名以別之若諸侯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祧廟是也故鄭彼注以廟奧爲考妣廟也莊公所爲飾以誇大之與○注傳言至制也○毛本宮作公誤穀梁傳曰天子大夫倉士祔御覽引作大子丹諸侯勤堊所謂天子諸侯各有制也殷借用天子禮故云丹桓宮楹非禮也殺梁又云斥言桓宮以堊非禮爲不言新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宗廟以殺侯氏之女惡莊不子公羊無此義○注禮天至首本○國語管語云趙文子爲室竭其樣而藁之韋注樣檐

也驚石磨焉又云張老夕焉而見之曰天子之室頻其椽而驚之加密石焉注密細密文理石謂礩焉先祖驚之加以密礩又云諸侯鶴之注斲其首也詩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棁夭子頻其礩之注斲其首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棁夭子頻其礩之也禮器疏引含文嘉云士首本者士頻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楝頻之鼻大夫頻之士頻本按何氏加密石焉諸侯之棁頻之鼻大夫頻之士頻本按何氏於所引晉語文止言侯棁之制與楹無涉故舊疏謂此何氏於丹楹下總言之矣按說文石部礩下作天子之棁楹而礩之段注棁當依類篇所引作頻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楝頻之鼻大夫頻之士頻本按何氏於皆作頻所可證特者謂頻其通體成稜故曰達稜首本者頻其首也盬鐵論散不足云及其後世采椽不頻茅茨不翦無頻之功大夫達稜士本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是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爲書日使若得禮然義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曹達至時也○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是也其宣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于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文公子者必使人父也其有卒葬在日月下者不蒙日月矣當各自有解○注始卒至不日○卽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射姑卒日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爲恩錄之嫌與大國同者隱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爲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伯然曹唯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下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汗貳爲二則汚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爲胤王篇肉篇胤垢胤也垢胤則有汚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胤然與下魯子曰不貰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貳也注莊公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變故言衍貳也○注貳易彖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忒張參五經文字忒毛傳忒變也呂覽正作忒貸卽忒也呂覽貸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忒忒毛傳忒變也簡雅釋言賽忒也孫炎注忒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卑汗變雜也作貢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貢从人求物也貢之行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汗貳不詞汗貳疑汗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貸之譌貳與心通書洪範二衍忒史記莊引鄭注云卦象不汚染之行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污作汗校勘記云按汚汚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汗二字疏標注汗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絜又不專壹故謂之汗貳矣是本無汚汚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汗貳不詞汗貳疑汗貸之譌貳與心通書洪範二衍忒史記莊引鄭注云卦象不

孚是曹爲小國入所聞之世正合卒月而言可日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嫌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俗儒輒以爲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嘗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午譏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經書十二月甲寅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屬開封府今改屬懷慶府按齊魯俱在東遠會鄭地未知何事或別有扈與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疏注莊公至之行○諸本同鄂本污作汗校勘記云按汚汚二字當衍釋文出有汗二字疏標注汗貳之行四字解云莊公之行既不清絜又不專壹故謂之汗貳矣是本無汚汚可知通義云貳義如傅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按汗貳不詞汗貳疑汗本義俞氏樾云傳文止言貳不言汗而何解以爲汗貳蓋以汗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汗貳爲二則汚字增出矣今案貳當讀爲胤王篇肉篇胤垢胤也垢胤則有汚義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貳當作胤然與下魯子曰不貰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貳也注貳易彖傳曰四時不貳京房貳作忒張參五經文字忒毛傳忒變也呂覽正作忒貸卽忒也呂覽貸貸相承或借爲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忒忒毛傳忒變也簡雅釋言賽忒也孫炎注忒變雜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嫌非獨我貳故於公事盟爲不信辭卑汗變雜也作貢者段借字說文貝部貢从人求物也貢之行

屋椽櫨名釋宮室云桷謂之榱榱桷也其形細而疏礦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榱衰也衰在檐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易漸或得其桷虞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方言周謂之桷齊魯謂之桷詩商頌松桷有鬱刻者陶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注與丹楹同義月者功重於丹楹疏漢書劉向傳及魯殿公刻飾宗廟多築墜圮後嗣再絕春秋刺焉通義云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桓宮桷非禮必全舉經句舊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禮廟推經義故特連桓宮言也○注與丹楹同義○上注云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是也○注丹者不丹楹如此解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者彩飾之刻則加雕鏤焉

葬曹莊公疏　舊疏云下不蒙上刀也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禮諸侯既娶疏　敘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按穀梁傳此舉其實文諱之深即貶之甚公羊以爲禮正春秋重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實公如齊逆女傳何以書親迎禮也此非諸侯越國親迎之明文乎曰此變例也公注於齊女內大惡不可言然諸侯之禮竟然則公何爲至齊乎故變例書如齊者逆女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莒慶

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然後成婦禮疏　敘梁傳親迎於齊也按穀梁舉其實此舉其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實公如齊逆女不當書親迎禮也○注諱淫至書也○舊疏云魯侯如齊本實淫之要以言之可婚外之親不過緦不婚外內相婚爲姑之子相爲舅之子姑及舅如逆女二家之昏春秋書娶者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宋之與○注禮諸至歸禮○孔氏所容有贊明矣何爲譏如孔氏所言無外屬也已上不得娶母黨也今以古之中外之親近于同姓且猶不可而況外之人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吉因謂之外親不得娶何疑外屬也已上通不得娶則但云外屬不得娶則凡小功已上皆不得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似亦嚴小功親迎白虎通義云白虎通義云外祖父母與外孫昏姻寅亮天工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皆昏姻寅亮天工春秋之義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今之人外內相婚爲姑之子相爲舅之子姑及舅如逆女二家之昏春秋書娶者莊成二君者故白虎通宋之與○注禮諸至歸禮○孔氏所容有贊明矣何爲譏如孔氏所言無外屬也已上不得娶母黨

丁丑戊寅七月之三日也魯齊地密邇公以夏迎夫人以秋入疑當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公至自齊下書夫人之入別其月與日者公羊所謂夫人不偕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傳寫誤七月爲八月耳按八月丁丑當二日戊寅當三日

其言入何注據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據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注據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據夫人至不日

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偕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偕字非也偕當讀爲揩揩說文手部揩衣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毛傳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牽也是揩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揩者言不可牽曳之也揩偕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偕猶絲相牽曳謂之纏也言部讒譖讒也行步相連謂之遽言不必改作遽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偕以孟姜氏言至不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偕不可使入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

君臣之義責之疏注僕疾也齊人語○校勘記云段云僕即婁婁即今屢字訓數亦訓爲疾荀子儒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僕僕指也又云賞之不可僕售也楊注僕僕猶也不僕者益不伏順於公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即婁之俗體釋言云婁亟也說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居婁驕婁之初筵傳正月巧言箋皆云屢數也又言速也速亦訓疾也禮記祭義云趨以數注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速亦訓疾也俞氏樾云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人然則何解僕字非也僕當讀爲揩揩說文手部揩衣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毛傳婁曳也是揩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揩者言不可牽曳之也揩偕同聲故得通用相牽曳謂之偕猶絲相牽曳謂之纏也言部讒譖讒也行步相連謂之遽言不必改作遽也○杜注左傳引此文說之云偕以孟姜氏言至不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入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使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竝而朝君臣之義也三年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

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死奉之惟謂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死奉之惟鄭瞻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位自齊迷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備記不貴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各本雞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爲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內祇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戒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夫婦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治內政按列女傳柳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當綃衣矣纚笄而朝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纚綃髮以笄固髻纚笄畢向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纚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褘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按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褕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褘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按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褕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其義皆當如此三年恻隱未知何指或妻之父母或己之父母三年尊親之恩同與椓機者詩斯干風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尊親之恩也箋傳幾門內也畿即機故惠氏棟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搖之機高注招至也璧機門內之位也璧於宮中遊翔至于廷廷機故云務以自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廷之謂然則椓機之內即謂門內也注意書人起夫人要公故爲難辭不爲大惡以有四義故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而書之故知然也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通義云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明非大夫亦覿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尊下傳此舉婦贄更不言大夫舅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簡精如命婦者傳曰大夫者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無嗣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大夫宗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公羊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之嫌故與穀梁異古人訓詁簡精如命婦者傳曰大夫者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無嗣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公羊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之嫌故與穀梁異古人訓詁簡精如命婦者傳曰大夫者也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無嗣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公羊說云春秋之例公與夫人不直書而必言及所以不以至禮書也按公羊無孟任之嫌故與

夫人事必其實有子般爲莊公嫡子季友所以死奉之惟鄭瞻要盟六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惡春秋諱而不書嗣位自齊迷來信其計策外淫齊女復又貪戀哀姜背棄孟任故此備記不貴疾順必約定然後入也○注夫人至責之○各本雞作鷄依毛本白虎通嫁娶云婦事夫有四禮爲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內祇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朝則有君臣之義戒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義焉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夫婦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治內政按列女傳柳纚笄而朝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纚笄綃衣矣李氏黼平毛詩細義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畢以當綃衣矣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即須朝見其致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褘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按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褕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毛傳言

言棗栗云乎殷脩云乎此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笲棗栗又云受笲殷脩曲禮婦人之贄榛脯脩棗栗是也如是則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而不爲大夫者有庶子爲大夫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言大夫宗婦指宗子之妻也古有此文法乎曰公羊喪服皆爲大夫而其妻爲宗婦者也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子夏所傳文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婦人爲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贄見小君之禮乎曰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似有也雜記曰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据此有贄見之禮矣必言宗婦者書傳云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男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之妻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也較諸傳語尤明則杜之謬灼然矣按白虎通瑞贄

篇引公羊傳曰宗婦覿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覿見也釋詁曰覿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也僖訓見即今之覿字也穀梁傳今皆作覿覿行而賮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賮矣許書無覿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許從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賣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覿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亦謂朝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幣爲贄也○疏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贄用幣是亦以無大夫也覿見也公羊穀梁傳士昏禮也釋詁曰覿見也公羊穀梁傳今皆作覿覿行而賮聘禮論語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賮矣許書無覿字以他字例之蓋禮經古文作賮今文作覿許從古文不從今文大徐改見爲賣非按漢書五行志宗婦見用幣以見代覿非有別本也左傳昭四年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亦謂朝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注不宜至贄也○穀梁傳曰男子贄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脩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覿下不使贅見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覿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殷脩云乎注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幣也惟穀梁以大夫亦見爲異彼云大夫國體脩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覿下不使贅見於下舊疏云若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幣覿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殷脩云乎注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解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殷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殷脩爲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斷脩丁亂反注同本又作殷音同十行本殷誤殷今訂正儀禮石經作殷釋文作段段與石本原刻同白虎通瑞贄云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石本原作段朱梁重刻譌作殷陸氏作段卑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殷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牝牡則易用棗栗云乎正也故春秋傳曰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然則用棗栗殷脩云乎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贄不過棗栗禮記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棗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正義婦人無外事唯初始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爲贄也○白虎通瑞贄也○通義云見禮也用幣非禮也○疏殷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設曰殷脩云殷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設曰殷脩周禮內饔凡掌其羞脩殷脯也有司徹云人于房取線與殷脩注殷脩牆肉之脯曲禮疏脯搏肉無骨而薄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周禮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與脯大同故以殷脩爲脯矣釋文云殷脩加薑桂曰脩其實脯與殷脩大同而微異舊疏云正以穀梁傳云束脩之肉不行竟外以肉言之故知脩爲脯矣又下敘曲禮婦人之贄脯脩棗栗謂之脯脩其義益顯蓋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脩皆乾肉而薄切者也周官腊人凡四獸之脯腊

無肝之事益兼有之矣○注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此上衍姑字下當據正按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舅姑席于阼階之南面姑即席婦執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見舅姑以腶脩事也見夫人是見姑以腶脩事也又云降階受笲段脩事也見夫人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公儀禮集說謂於舅亦用棗栗見姑惟用腶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與見舅之禮同篇云婦人之禮不質不文是也見舅其說非也○注云乎論語陽貨篇文彼言諸侯用玉帛云乎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不質不文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者或棗栗至謹敬○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也可或腶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亦通莊棗取其早敬棗取其早起棗取早起也按何氏以早詰棗謹敬諸棗也說以爲腶脩至腶正○穀梁注腶脩取其臧棗也棗取棗取其早起棗取早起棗取其臧棗也棗取其早起也敬棗左傳疏引先儒說以爲腶脩取斷自腶整齊之義云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說腶脩注鍛腶脩正作鍛誤○注腶脩至腶正○穀梁注腶脩取斷自腶整齊之義云棗段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說腶脩注鍛腶脩正作鍛誤○注執此至志也○注執此至志也○杜注以告度也云度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白虎通瑞贄篇文彼言諸侯以玉帛贄天子用玉帛者蓋所見異義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者君子比德焉近之聖人一也故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見之於外故諸侯以玉帛贄天子用玉帛者蓋所見異義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者君子比德焉近之聖人一也故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見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示之以栗理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廉而不劌有取必示之以栗理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暴過而不流視之如肅而不受污玉類

禮記曲禮云凡贄天子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雉庶人之贄又云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贄也白虎通瑞贄篇云士以雉爲贄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白虎通云士以雉爲贄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耿介○賈疏引異義公羊說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可生畜上士以行此介節也○注雉取至介節○通又云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明亦不及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工商有贄也白虎通瑞贄篇云士以雉爲贄取其守介而死不可生畜上士以行此介節也○注雉取至介節○穀梁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可生畜上士以行此介節也○注雉取至介節○賈疏引異義公羊說雉

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喪服傳云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是也C注故始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爲父後者爲大宗其爲祖後者爲父後者也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之親所以備矣故大傳又云別子爲祖繼別者各自爲其子孫人之親所以有五宗人之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此則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繼太祖者也其有功德於國如公子完之世適齊則以繼爲大宗也大傳又云繼禰者爲小宗注父之嫡也如慶父叔牙季友之類是也繼高祖者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世數雖盡而猶變易也繼別子者據別子言之後往爲後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爲後往爲後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可絕故舍己之後而爲人後者爲之子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可絕也通典引石渠禮議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何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以後大宗謂適子亦當立小宗之事亦論其常耳若同姓無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鈃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無支子則適子後大宗也通典引陳鈃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耳非謂無支子亦不以適子後大宗故通典引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

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繼公云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五是繼始祖與族人爲宗也○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小宗○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何以服大夫不敢以尊降者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廟不得專祭大夫不得專祭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也喪服經曰諸侯不得奪宗何曰諸侯若非大宗之主所統也通典載張卓之統也通典載張卓之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統也○白虎通又云宗其爲小宗○注小宗至本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何以服大夫不敢以尊降者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廟不得專祭大夫不得奪宗也喪服經曰諸侯不得奪宗何曰諸侯奪宗之義也若大夫不得奪宗之事也

尊之義嚴於周代夏殷以上諸侯或無奪宗之事則異故喪服有大夫爲宗子之服傳曰何以大夫爲宗子之服齊衰三月也何以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重適也故曰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可以代宗子奪宗不奪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不得以一日富貴加乎宗人亦由不世之故雖春秋時列國多世卿而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儀禮馬氏注云五屬孫雖爲大夫不奪宗故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復言大夫爲宗子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旦大夫不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言至始也也○注舊言至始也喪服傳云尊祖故敬宗明祖故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遂淫乙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至水也○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弒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閔公二十四年大水輦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

劉敞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歲災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漂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明年復水卽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無羈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無作羈者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疏大夫○舊疏云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之屬是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書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非接內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羈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顧未悉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小國本當與鄫同故手會仍得繫氏葢與卒葬同義壯以爲羈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三　三

葢曹世子也通義云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惡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羈無氏○何意以小國無大夫何氏疏以書羈既書羈矣又無氏故據以難也賢也疏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卽僖負羈也按說苑尊賢云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則僖負羈僖公末年尚見相距四十年未知一人否

何賢乎曹羈注據國見侵出奔以辟難疏注據國至辟難○下二十七年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曹羈辟戎君子不辟難奔陳似非君子外難之義故據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君請勿自敵也注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疏繁露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敵荀卿子曰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古本以敵爲適按今各本公羊皆作敵○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均倍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衆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堅以待其隙因擊之彼衆我少則逃之注云彼謂攻人之法人來攻己故少則守殺梁億二十三年傳云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戎衆曹寡倍則攻敵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三　三

以素餐所以甲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贈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疏禮記曲禮云爲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則君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義亦三去也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逃之注逃猶去也○見論語先進篇越絕書敘外傳記曰問者曰不合何不死曰夫此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孟子萬章下君有過則諫

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危君下不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洩冶三諫而殺之曹羈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劉子政習穀梁下二十六年彼傳云臣諫君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狐惡君也○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憤諫五曰狐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陷諫四曰指諫五曰狐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五曰闕

傳曰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一終　子汝荪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五年
盡二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汪）聘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字與氏或采也與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子之○注稱字至禮之○孝閻監毛本同誤也宋本郭本孝作字當據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復除也緯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授之以玉杖餘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又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十九十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扮桑是也是七十雖庶人禮之事也幼名冠字或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字之與○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按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爲王肅義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郊祀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春秋假魯以爲明王謂女叔爲小國之臣矣按陳爲侯爵之臣引孝經極言之耳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四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注）春秋篡明者崖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重不得書葬與盜國同（疏）包氏愼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注春秋至入于齊書入亦見其篡故僖十七年書葬齊桓公此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齊書入其篡已明正合書葬而經不書正以若書葬嫌與僭篡國者同例明衛朔犯天子之命罪重於篡故又去其葬與盜國同不但身絕其國合絕也犯

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日辛未朔也元史屬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鳶肩云何氏引感精符曰亢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攻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爲短鄒牒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劉氏逢祿評云經不曰鼓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爲公羊難也且左氏此條亦出附會地官收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也沈氏欽韓說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注〕據日食在天〔疏〕○舊疏云謂日食在天食在天上何由於地而鼓用牲乎〔注〕求責求也〔疏〕注求責求也○論語禱記中庸所求乎子子所求乎臣皆謂責也〔注〕以朱絲營社或曰

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舊之與實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惡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嬖子也〔疏〕釋文營社本亦作縈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縈禮記縈法注宗廟爲縈縈之言營也雩禁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禁之疏引此傳文是縈有雩義故讀爲縈○注先言至順也○續漢志注引作以尊者命責之各本脫者字宜據補禮記祭法云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疏云按小司徒凡祭祀皆用少牢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明諸侯之祭也必知所禱者以有寒暑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時於是乎禁之故讀爲縈○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凱守云父死之謂何或敖有他志謂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傅篇郯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闇冥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之類也日食亦然皆陰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

正天下之位徹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義也朱絲營社本亦作縈同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縈禮記祭法注宗廟爲縈縈之言營也雩禁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水旱癘疫之時於是乎禁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時於是乎禁之故讀爲縈○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或曰世守也亦謂其義各異也或有又義或曰猶言又曰也經傳釋詞小雅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凱守云父死之謂何或敖有他志謂語或作又哀元年左傳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傅篇郯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讀若有又聲相近故義相通○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本義也爲下引或曰爲闇冥解故先著或曰○注社者至陰也○鄂本繫作系史記天官書注月者陰精之宗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也地爲陰故爲土地之精繁露精華云大水者陰之類也日食亦然皆陰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說苑辨物篇云夫水旱俱天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

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爲故讀相近爲禳祈讀宗爲榮然案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大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牲者水旱惡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榮也非請於天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爲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慶氏遵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救人職云雷鼓鼓鼜鼓社祭則用雷鼓或靈鼓鼓神祇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當用雷鼓或靈鼓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一會盟何該春秋之全後此從一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內也杜云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搏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宣郎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和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齊注月者僖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爲其朝京師之盟故如京師善則月之○注如楚有危公如楚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者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位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公朝夷也僖十年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

天以實不以文或但知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患尚未弭也○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殺二嗣子謂子般閔公也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魯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按日食示異自不止魯劉歆以爲魯趙分邢衛皆近趙分也

伯姬歸于杞疏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襄也據彼注則無服則書歸書來者皆同辭也公一齊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後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據一鼓用牲耳疏注據一至牲耳○如下注言略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門不一處經止一鼓用牲故據以爲難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不同牲社門又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于門非禮也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美於君疏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襲焉然非禮與按門爲少陰之祭水陰類故鼓用牲于門與○注不舉至禮也○若舉非禮爲重宜言鼓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大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牲者水旱惡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鄭注太祝是日月之災且不假用牲故也按如公羊義用牲周禮之攻說也後言用牲周禮之榮也非請於天先責後以臣子禮接之也白虎通災異云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是以用牲爲得禮正用今文家說穀梁與左氏同亦云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公羊所不取穀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慶氏遵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周禮雷鼓鼓神祇又云靈鼓鼓社祭則用雷鼓或靈鼓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公子仍舊史之文按春秋稱弟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一會盟何該春秋之全後此從一知之例也不必皆仍舊史之文○注如陳至內也○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內也杜云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也杜云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搏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豈皆不果成禮乎宣郎書燕說也○注書者至接也○僖十年注書如者錄內所與外交接也是也○注朝京至錄文○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和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齊注月者僖公尊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能與大國是朝聘例時爲其朝京師之盟故如京師善則月之○注如楚有危公如楚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者危之是也○注聘無至輕也○舊疏云即位十年注亦云如楚則月危公朝夷也僖十年春秋上下內聘京師及大國悉書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

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分別善惡謂君也大夫賤聘輕故略不別也舊疏引楚薳頗來聘書月於內無涉、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按唐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字唐石經首數字沟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始脫耳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春字唐石經首數字沟以為歲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公伐戎之上損缺然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為傳寫者脫去耳當以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去時皆有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疏上六年傳云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莒小於曹殺公子意恢名疏○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名正以春秋上下曹伯恆敘於莒上故也眾也曷為眾殺之注據殺三卻名○卽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駢誅徧戮之詞晉公羊義疏二十四

殺三卻猶名此以眾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眾故略不足列數之也不死于曹君者也注言諸大夫與君皆敵戎戰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眾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有罪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

疏注言諸至不名○越絕書外傳枕中六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為當其罪故春秋善之也穀梁傳吉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日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范答薄氏義則此所殺之大夫卽二十四年出奔之曹羈未識與傳意合否曰公穀說此經皆主賢曹羈而意稍別公羊又謂諸大夫不戰穀梁之意當亦如此其云為曹羈崇者謂因賢曹羈故曹無命大夫而書大夫非謂大夫卽羈也孟子曰妾子以其君辱則臣死曹君戰死大夫不能死義誅之為當其罪故春秋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意也○舊疏云大夫之義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

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疏注諱者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據國見侵出奔起其賢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

春秋書之以責君專殺矣可證通義云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大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按孟子告子下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大夫春秋所本也○注他皆以罪舉○舊疏云無罪君杜殺而書之者欲以罪君之故而舉之其罪君者卽去其君之葬是也按僖九年晉侯殺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成十年晉侯詭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皆以罪卽書之是也

滅曷為不言其滅注據胡子髡滅疏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彼傳亦云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繁露滅國下云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幽之會齊桓數會諸侯曹小未嘗來也是宜書滅故據彼為難葉本為釋文髡作髡下从兀虛本同从儿非文元年髡字準此

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如上語知為戰疏注如上至為戰○舊疏云卽上謂不死於曹君是也為曹羈諱也注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舊疏云大夫之義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若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攝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獻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之○舊疏云大夫之義以辟難為其嫌故據以難也所諫者戰則上二十四年傳云是也欲起其賢則上傳云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者是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有師命不可去義也以為曹羈張義故曰侵言之致其意者舊疏云曹羈之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所以使若諫得其君者然也通義云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諫而傳別言為曹羈桓公諱者春秋聖者之意

書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麻爲十月之三日劉歆同○注異與至略同○二十五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猶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大同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於無服女會來例皆

時疏注書者至禮也○禮婦人無外事諸侯夫人非大故不得反父母終不得歸寧今杞公會杞伯姬於魯地故惡其教內女以非禮也通義云伯姬卽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敵詞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比例良以失禮略不致○注洮內地○杜云洮魯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方輿紀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公與

一國會盟得意致地者也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公與二國以上會盟得意致會者也○注在內不致○舊疏云卽隱五年公觀魚于棠不書公至自○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休云大夫卽上言如陳故不書公至自唐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疏通義云大夫沒稱字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是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從主人也疏注據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也外大夫書葬者唯定四年書葬劉文公彼注云以主我恩錄之稱公者明本諸侯之卒例書本爵及其葬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諸侯之卒時悉皆稱公亦是葬從主人之稱按白虎通爵篇云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隱十年傳云君子曰隱公其終始之義也公羊義疏二十四

公羊義疏二十四

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疏通義云因下文誤衍從閒成石經刪○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魯季友會其葬禮與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者皆孔子之徒似記禮之說故公羊以爲季友之私行孟子亦曰王之本春秋而爲之與至不致○舊疏云春秋上下無公會古有大夫士私行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士之禮明矣○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藏孫辰告糴於齊傳何以不稱使以爲藏孫辰之私行是也按彼實國事爲國諱故作私行文然上有大無麥禾以國事起可知此實私行爲辟國難若直言葬原仲於陳則辟國事不見故書如陳則嫌爲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注不嫌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又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文也此上言如陳故不嫌使乎大夫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文九年注云大夫出以葬原仲爲辭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據大夫私行不書辟內難也注欲起其辟內難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牙季友從之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董存以待後

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弒僅五六年萌芽自已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聽之不忍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伊毋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爾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弭鍾山札記云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子家子反諫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公子家之謀也無能達也此非與焉季孫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舊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而已力不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孟絳骨肉相殘亦爲內亂不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孟絳骨肉相殘亦爲內亂不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其不幸者又如親屬孟絳骨肉相殘亦爲內亂

見異經義札記云釋文之治直吏反下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爲斷字作音知下句亦作揜若疏本則二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何據禮記不與鄭本同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者門內之親恩情既揜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

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者淫通〔疏〕注通者淫通○桓十八年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重云傍淫曰通

以脅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通義云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注語在三十二年○舊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友討慶父而不誅子與國政故逐慶父爲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故宣二年晉史書趙盾殺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因

不忍見也〔注〕因緣己心不忍見親親之亂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難而出〔疏〕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著請至於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外大夫葬埋無君使往會足通私行矣○注書者至而出○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危其若是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已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免弒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候此甚可悲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弒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大旨同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注〕據有來歸〔疏〕舊疏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者是也非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者杞伯姬自是大夫之妻然則此伯姬是其姊妹故今得並稱伯矣按疏以杞伯姬爲二未知何據○注據有來歸○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甯〔疏〕注直來至來也○即此文是也左傳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大故者齊衰之謂也九年大人姜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杞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歿不當歸甯知主歲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忘其事歸甯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歸寧父母在則歸甯沒則使大夫甯父母沒大夫甯於兄弟也何部公謂諸侯大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廟在則有時歸甯耳詩義通詩周南葛覃云歸甯父母傳父母在正義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是父母在既沒則使卿聘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

爲夫人甯禮也是父母歿不得歸甯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也按如何氏之義大故當謂奔喪與大歸許人不嘉皆爲此也其餘大小諸侯后夫人雖父母在亦不歸甯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傳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當習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木也則可以歸寧師說云歸寧父母亦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也經之歸甯父母在則有時而歸甯耳此語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序不所以安甯父母也化天下以歸道者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歸道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甯

棄易同人六二云同人于宗吝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是也禮記雜記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之子不敏不能從而辟誅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敏不能從而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不肖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齊衰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服喪服小記云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母母亦當報其出而嫁者則無服故禮經無爲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爲已之故夫可命之反也故傳曰父命之也引雷次宗云不直言爲出母嫌妾子亦報母期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適母則不爲女君之子否射慈答曰母已從之故耳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者本生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徐邈答劉昶之問庶子爲人後者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適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通典又引鄭答趙商云繼母之子許猛答步熊問爲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適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者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按小記又曰妾從女君而出適母非已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

後故不服若妾所生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大昕論七出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軍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也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否則當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閨里之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自可去之義也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道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既死事小失節事大故父母兄弟其事大矣節事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不可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於鄉里出而嫁於鄉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戮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

夫位隆任重不敢妄交無與異國爲姻媾之禮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外娶婦人婦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時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竟將於政事有所損曠大夫位高任重故也○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士大夫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夫之親至於易親者也注接內謂與君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禮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正以尊同當先書某書某姬歸于某今直稱叔姬是與歸同文故爲略辭爲其嫁於大夫通義云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乎大夫之通例所以下乎適國君者重乖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

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疏）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依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奇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注不稱公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

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者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行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

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

曠故竟內乃得親迎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婦同文重乖離也（疏）館二十五年公會子莒慶盟于洮注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謂此義梁傳注慶名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饑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異之是年左傳曰卿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爲非禮○注大夫至公也○校勘記云宋本同監毛本損誤捐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迎字不誤疏中損皆誤捐通義云大

後猶尊賢也隱五年傳云臂公包曰臂謂諸侯公謂二王之後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迺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爲附庸公侯伯子男一也若更稱公杞宋稱公故解之也○注春秋至斬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統夏親周故朱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奈何曰王者之法正號紿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面朝故同時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向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固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紿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紿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紿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宋氏翔鳳釋地辨證云春秋據魯親新王宋氏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孔子世家史記作春秋因魯史記策書成文以修之其辭則丘有罪焉丘有罪焉者丘自謂有罪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也公羊義疏二十四

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解八佾夏禮杞不足徵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杞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通義云春秋不爲杞錄災異與宋同者亦將託新義爲後王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注黜而至三代改制又云不以杞侯弟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春秋黜杞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公侯大國惟王者之後異之爲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公稱侯則黜小國之義不嫌故降稱伯又以徵明見貶爲子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明本非由伯爲子又有誅無絕不令失爵伯子男一也若更由伯而貶明同附庸無爵者矣各本作起鄫本作杞校勘記以起爲誤按當作起舊疏亦以方以子貶爲句言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貶故於此稱伯起其爲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亦謂之小

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據鄭人伐衛不日疏包氏愼言云經三日○注據鄭至不日○見隱二年冬舊疏云按彼文雖有甲寅月之朔在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蒙其日月故得據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竟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通義云釋甲寅爲戰日也師至之日即戰也○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疏又云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是淺侵不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乃更深伐今一至即伐故舉日以起其暴

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疏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此明暴重也此明暴故戰伐並舉春秋伐者爲客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之以喻其無畏矣○注伐人至語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短言者若今去聲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脂曰中必彆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彆爲韻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篇閱讀近鴻綏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拔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勑人告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顒沈約韻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強爲分別而不合於古矣陳氏壽祺左海文集云公羊注所謂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籠口言閉口言急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言橫口合脣言踧口開脣言此自漢儒音切之學有所師承非由肊造後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之法即源於此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注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急氣緩氣籠口閉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

未終而不至故疏注蓋爲至至故○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是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再鄄再幽唯此幽會不至故知爲父喪未除也計衛侯朔卒于二十五年夏五月幽會在二十七年六月始二十六月尚在禫服以內故傳以爲衛未有罪也史記衛世家云惠公朔卒子懿公赤立蓋懿公赤亦有罪也　敗者稱師疏注未得至公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之文也是戰稱人敗稱師也

衛何以不稱師注據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疏注據桓至師也○即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齊兒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注未得至師也○齊人至日便伐衛倉卒禦敵故知未得成列爲師通義云方至遠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部之人衆而拒敵非周起軍眾故不得成列爲師按若係衛之邊部何爲不地孔說非○注詐戰不言戰○舊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要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不義比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戰是不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

傷書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未成列故爲詐戰○注言戰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是衛未有罪也使衛主齊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貶齊直之義也○注不地至國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在衛都也通義云不地者至曰便戰常辭孔不以不地爲國都也杜云不地者齊聲罪致討已溝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爲戰場可不言地非史失之是也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注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氏劉炫慎言云夏四月有丁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首褒邾婁故遂得常卒於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注日者至行進○舊疏云欲決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婁子克卒不書日故也正以行進而書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子賢於自霸者旅北杏而已但外相如例所不書故無其文何氏以理知之按何氏或別有所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疏設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此與上十年書荊敗蔡十六年書荊入鄭同上二十三年來聘已進稱人今伐中國故州舉以惡之左氏穀梁無邾婁人此傳唐石經諸本同按邾婁子瑣始卒于四月其嗣子背殯川兵三傳不宜無異○注書者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所本

冬築微疏左氏作郿杜云郿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麋則陸所見本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傳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今在縣南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為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十里微子冢則杜以郿微為一地非史失之是也

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詩勿士行枚傳枚微也

大無麥禾疏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故禾麥不成漢書五行也左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景施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衍有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水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非謂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也何注公羊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念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宋

秋無麥禾之事若使冬水傷殺之者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氣不養而麥禾不成不能起見此秋實有水矣因欲疾莊公之行不制夫人令其陰盛類同於水故加大以見之按穀梁傳大者有願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春秋一災不書故至無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爲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此至冬始書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繫大水故不繫之是也○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日食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年之食以名器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壁棚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差謬略云辰穀梁作臣辰臣同部按今本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貫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糴于鄰國以共祭祀之粢盛乎韋昭注糴買穀也

糴爲請糴也○注貫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糴于鄰國以共祭祀之粢盛乎韋昭注糴買穀也

請糴于齊注市穀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何以不稱使注〉據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言如

也○舊疏云正以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孫辰之私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又曰不言如者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樂記云實爲國使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

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按樂記云實爲國使不言如爲內諱也通義云實爲國使不言如爲內諱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莊公爲之而春秋說其辭以予臧孫辰以譏入于齊者實紀季所以鬻之不同其實一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爲內諱也通義云實爲國使不言如爲內諱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于穀故云如楚乞師非公羊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白故所問也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白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以爲臧如楚乞師皆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俞氏樾云爲字衍文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爲字之衍

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則委一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則委一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年耕必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年有成成此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年之畜尚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于非其于也周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

告糴譏也注〉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之莊公言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儲九

新鄂序引樊文煇馬注云修舊曰新左傳杜注云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彼以傳文有作字故如此解○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穀梁傳並云作爲也有加其度也非作也范注更加使大責其改舊制也左傳此年亦有作字彼疏引劉賈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按左氏有作字或後人因僖二十年而增五行志亦無作字○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屬是也穀梁傳曰一有一無曰有志所載劉歆說也而何休范甯從之也許慎云築堅實稱也是也

修舊不書疏注據新至不書○成二年新宮災此後不見修文也

修舊不言諸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新宮災後修舊不書疏注不論舊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廄馬廄也疏繁露王道云新延廄譏濫不愼下也穀梁傳云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議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則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穀梁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爲馬廄惟彼以書不時爲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疏注蜚者至蟲也○毛傳則云蜚常羊也常羊即負蠜鄭箋云蜚常羊蟲名負蠜即草蟲之負蠜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蠜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子政之說則然亦如有蜮有鸛鵒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羊傳並云作爲也有災兩觀是也穀梁傳曰蜚臭惡之蟲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蜚潛于水糜處于澤蜚生於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爲亦書於策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法庶也注周禮天子十二閑馬一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

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穀梁傳曰凶年不修舊則譏民之所勤於力則功築羊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注凶荒殺禮悉盡皆責凶年不宜修也左傳僅議不時非○注不諱至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在大無麥禾後書故知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穀梁傳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也公羊傳

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同嫁之紀嫡賢而娣賤若是班乎白虎通曰伯姬卒伯姬之姊叔姬升爲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篡奪也祭宗廟攝而已且媵不聘不明不升兩說並通後說爲允離有攝女君伯姬死叔姬攝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除炙奠敢酒焉爲姊不稱歸又焉能書卒葬叔姬宇酒而賢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審存亡伯叔二姬獨詳于卅春秋所以貴婦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又云嫡死可以更立嫡故曰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婆云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是春秋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聽家說白虎通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攝二防纂殺者是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如攝夫人故謂之繼室杜氏說經雖無家法然必劉賈鄭服相傳之精意則嫡死不更立嫡或古文春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春秋改周文從殷質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者後爲嫡也亦不以升嫡爲譏蓋今文說如此也

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杜云諸防皆舊邑諸今城陽縣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諸城縣治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諸縣漢屬琅邪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孫紇奔邾由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之北齊之南按何氏以防爲臣邑則此防或已爲臧氏采邑與○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私邑也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繩之然則都邑言及別公邑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氏引賈逵云言及者後之辭皆非春秋垂教之義通義云此排莒牟夷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私邑或更竊公邑故漆圄丘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取貨遠之說按此城二邑外文十二年城諸及制一定十四年城向父及菁皆言及固不必皆有君邑臣邑之別或此二邑並城通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示君臣之義所

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鄆城集一統志章縣故城在東平州東六十里今爲鄆城集差繆略云鄆城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鄆按云公穀皆曰紀之遺邑賈服從之許說同杜云紀附庸國也段注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鄆邑當附近即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鄆也紀鄆者本紀國之鄆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鄆合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疏引劉貢依二傳說紀鄆在東海襄檜是也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鄆城亦曰紀城按許氏多用左氏說必鄆買舊義也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注〕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疏〕注時霸至爲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功未足除惡則此注云者決上十年十三年故也○注言降至可也○此解辟取言降之意也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也穀梁傳曰降猶下也上三年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此年杜注云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彼以爲附庸國故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畫

也注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疏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外取邑不書取邑也內取邑書外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爲爾○注襄公至甚也○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鄰城獨存桓公必將務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鄰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鄰閔鄰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酷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深得經義○注月者重於取邑○決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雖在二月下不蒙上月彼月白爲下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衛疏包氏愼言云經書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閏月之二十四日閏分入八月此二百十二數在得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閏八月也劉歆以爲八月朔推厤是年宜閏十一月癸亥爲九月之廿四日庚午爲十月朔非八月也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舊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徒者空也何隱爾徒葬于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此則于叔故重言之按彼則于叔故重言之者正以彼及紀伯姬襄三十年宋共姬傳皆葬此及紀伯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爲隱辭紀伯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歿於災恩爲隱辭紀叔姬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舊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俞云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弑二君狄滅邢衛疏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壯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定公五年三月庚午朔爲定朔殷厤雖合遲速爲定朔殷厤雖合遲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那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啓弑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啓二君弑夫人之象是也劉向以爲後啓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八月秦周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在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正義云水經注濟水東北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爲二濟其南瀆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北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虛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者即東北分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昌則穿曹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在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爲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東又北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王子成父敗榮如處清亭之間微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郿公羊作微清亭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穀城則謂之齊濟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老過濟則謂之齊濟郎小穀與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微鄉東又北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爲多是魯齊又在濟水以南通義云斥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

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杜云山戎即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慧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灤卑也漢書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桓公北伐山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末至卑耳之谿十里韓非說林管仲隰朋從乎桓公而伐孤竹盡皆此年之役也方輿紀要永平府地會支城在府東北離支即會支之譌也孤竹在府南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是也貶疏後漢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貶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用公羊義爲貶注據齊侯伐北戎不貶疏注據齊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云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子司馬子曰證迫也已甚也證痛也迫殺之甚痛疏注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穉子冠氏上

者著其爲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武億云操古本作蹙蹙當本作戚何訓爲痛也是傷戚之意考工記不微主無以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也可證鄭本作操爲戚速也注引下微至無以爲戚又按說文有戚無蹙公羊古義云攻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下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疏云鄭氏門蹙爲疾與何訓非也古文尚書蹙亦爲戚同音詩小明云易云其歸政事愈蹙蔵聿云莫采蕭獲我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是戚讀爲蹙公羊作蹙故訓爲痛戚有蹙音故訓爲疾公羊問答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蹙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注云蹙迫也甚戚迫之而甚痛也蓋戚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蹙之也鄭言急蹙意亦出於彼又兎爰箋急者有所蹙熄也按操與蹙通鄭作蹙切漢書貢禹傳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證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蹙字讀書畯鎌云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蹙之爲已蹙矣何注蹙迫也兎爰鄭注有所蹙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義蹙急也王於作操是後人所改按詩江漢云匪疚匪棘箋云棘急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蹙切之也齊桓公經陳鄭之間用信四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用此爲說也彼言經陳鄭之間用信四伐北戎則違此言者彼疏引此傳操作蹙江

漢箋之蹙切即王風箋之蹙蹙皆本此之操蹙也○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貢禹傳注操持也持之急則有迫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箋文作操音七刀反彼正義引本或作慘慘者誤也兎爰釋文云本亦作慘沈七感反蓋沈重作慘也蹙說文作蹙迫也義亦近○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又禮器不然則已慤○注已甚至甚痛○蹙當依武億說作戚釋文正作戚也論語齊語遂北伐山戎皆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詩兎爰釋文云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江漢箋非可以兵急蹙切之也疑正義本無切字故申之云是齊桓之兵急蹙之也可證定本亦同蓋操戚者正字也作蹙者別體也作切者同聲借字賈禹傳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微殊義皆相因俞云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蹙之爲已蹙矣操與蹙並段字其正字當作剌說文刀部剌戾也周書曰天用剌絕其命然則剌之爲若操爲操持蹙爲迫殺之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剌絕之太痛也故何所爲迫殺之蹙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據得捷也疏注據得捷也○下三年來獻捷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舊疏云謂軍人眾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是以僖二十八年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雖君與大夫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屬雖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山戎力不等故桓公可驅之爾故不言戰○注時桓至而已○詩小雅六月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伐山戎是宣王德盛兵強獫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追逐出之而已矣色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繁露精華云春秋憤辭謹於明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伐言執各有辭也○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圖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注山戎至錄之○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今之薊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剌令支斬孤竹而南

歸注二國山戎之與也剌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稱山是由國而氏者也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十一年
盡三十二年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

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濵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

幃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

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難

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疏監本毛本作漱誤通義云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

出敗之明郎在南門外其地有遠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

也故十六年傳云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

臺○注無垢至語也○禮記內則注手洗爲漱足爲浣說文

水部瀡濯衣垢也或作浣涑瀡也段注云涑亦段漱爲之公

羊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爲浣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

漱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

請辭鄭云手曰漱足曰辭是也若然則漱與辭別而許不別

者許渾言何析言也詩周南箋云汗煩也煩撋之用功深辭

謂濯之耳是則辭對汙言汙言又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即毛

詩之汙何之無垢加功又似毛詩之辭矣舊疏云既無垢而

加功者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又取其斗

漱耳浣者蕭說云用足曰浣是也○注禮天至漸也○舊疏

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

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臺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後漢書注引白虎通云屏所以自障

也示不極臣下之嫌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

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亦云天子外屏令臣下氣泄亦卽

不極敬之意郊特牲疏引禮緯文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

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者譌也按廣韻引

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與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

釋牀帳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簾廉也自障蔽爲廉廉恥也則

帷簾之制大同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永上疏曰臣聞門之私蠭閨中

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蠭閨中

舊之言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詔曰朕閨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取理者遠而所在者遍

沼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員如璧雍之以水示圜言辟取

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

秋饗首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

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

明文說各無以正之鄭曰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

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大子曰辟雍諸侯

曰頖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

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

宮淮夷攸伏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

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

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圜圜

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圜爲沼可知按左傳僖五年云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彼疏引服虔云人君太廟視朔天

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公羊同皆以諸

侯無靈臺也若然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然則作靈臺時仍

爲諸侯後周公制禮多因文王舊建卽定爲一代天子之禮

如造舟舉門之類矣故御覽引禮統云夏所以爲清臺何明

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高六仞周爲靈臺明夏殷無靈臺之稱

天而王天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稱質者據

矣僖十五年左傳乃舍諸靈臺杜注以爲周靈臺故址其卽

伐崇後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

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

禀鼻彼爲陵墓之名自取神靈義言之與此別也○注登高至爲也○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趙注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彼爲孟子述晏子語對齊寓王時宣王遊雪宮謂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則以登高望遠爲樂故孟子引以箴之也○注四方而高曰臺○詩大雅靈臺篇經始靈臺毛傳四方而高曰臺

夏四月薛伯卒〔注〕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弒隱而立滕朝桓公薛不朝知去就也〔疏〕注卒者至就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故解之所以薛與滕俱朝桓公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通義云即隱之篇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而卒之則加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朝隱緩恩殺按隱元年注云不言先者亦爲所褒者德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故薛知去惡就善得加錄也桓弒君賊釋文作桓殺音申試反

築臺于薛〔疏〕杜范並云薛魯地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陵城在東平州陽穀縣西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又威王語阿大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公羊義疏二十六

以下文築臺于秦例之莊公修心遠略必非滕縣之薛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禮諸侯之觀不過郊〔疏〕注禮諸至過郊○通義云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四時施化閒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之觀不過郊所本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說文手部作齊人按誤○注戰所至曰捷○穀梁傳云捷者何得也捷又勝二十一年彼傳云捷者何得也杜云捷獲也按捷有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曰捷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注〕據齊未嘗朝魯威戎也〔注〕以威恐怖魯也如上難知爲威魯書之〔疏〕國語史語夫固知君之蓄威以加勝也注以威加人即恐怖魯也○說苑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人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也且山戎在北齊又在魯北無緣行至魯境益爲威魯故遷道過我與○注如上至書之○即上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捷故知爲威我書

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注〕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遍魯也不書威櫓者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搭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獻捷時此旨者猶齊桓慢持盈非所以就霸功也〔疏〕注旗軍至有色○禮舍文嘉云旗者將軍所建也旗有九名曰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方赤牙旗引住南方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東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釋文云本又作織校勘記云疑當作軍識本又作織

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幟字皆作識按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箋云織徽識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周禮司常疏引作識文鳥章鄭彼注並作徽識左傳昭二十一年云揚徽者公徒也杜云徽識也蓋本字作識所以題別眾臣也或作織漢書食貨志治樓船十丈餘加旗幟於其上或作幟史記淮陰侯扳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徽識之用有三一爲在朝所用禮覲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稽命徵云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七旒齊軺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軺士三仞五旒齊首而徽織之制無明文鄭注大司馬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爲之是在朝與在軍同所異者在朝不盡雲氣耳墨子旗幟云亭尉名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半幅此其制與亭尉大夫之職不知天子諸侯之異同也其一用之於喪禮記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其一用之於軍禮軍禮之幟有二一則負之於肩文選西京賦戎士介而揚揮注揮爲旗也一則被之於衣揮徽同也國策齊策章子乃變其徽章是也一則被之於肩上終幟如燕尾周禮大司馬職辨號名之用師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注彼之以備死事墨子旗幟云吏卒男女皆衿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皆是也此注云旌旗之細又周禮司常各有屬注云屬謂徽識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

絳衣皆其舊象又注皆畫其象焉百官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云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眾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衣緇長半幅赬末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徽識之書則云某之事某之名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然則徽幟皆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書名於末廣三寸如明旌然司常所載在朝之幟大司馬所載軍中之幟也○注與金至陳者○管子兵法篇一曰鼓鼓所以往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止也三曰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陸八曰舉龜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而萬是與金鼓俱舉士卒望而右指而爲陳者也禮記曲禮云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又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前有挈壺以表軍井是以徽眾是皆爲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狄注載謂舉於旌首以徽眾是皆爲士卒望故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也何以識之非專謂幟也下云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可證○注旗獲至魯也○穀梁傳曰戎菽也彼疏引一解云齊侯此時克山戎并得胡豆來故傳云戎菽齊侯此時并得戎菽按管子戒篇云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似戎菽亦伐戎所得與說苑權謀又云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之一之之周公之一也然則齊侯此獻亦以威魯亦所以修好與俞氏樾平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蓋亦獻捷之義云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傳佩衷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所獲之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木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還表韋注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十四年左傳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並云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苟旗獲而過我縣所獲得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弗聲章弗能移也注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鮮知旗之爲表故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按如舊解義自得通○注不書至侮也○解經書獻義言獻則非成所以深諱見輕侮也○注言獻至王者○左傳云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王以嘗于夷周禮玉府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獻春秋曰脅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是獻爲尊辭諸侯有四夷之功獻捷于王今託王于魯故爲齊侯獻捷文也通義云實

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舊疏云注言獻捷無所繫矣又云義正決傳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無所繫矣又云格猶距也謂與交戰而距王今人謂不順之處爲格化之類意謂方伯奉王命征伐不道諸侯有不順者誅絕之大司馬職所謂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者是也○注楚獻捷時○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是其事也○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慢恃盈按解云恃盈者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恃矣十行本修改者橋亦作驕諸侯繁露滅國下云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范縣南三里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是也續漢郡國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諸家皆宗左氏志古秦亭在縣西北是也一統杜設公羊以爲臨國則爲國內街市地名非都邑矣

秋築臺于秦疏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漫慢也疏繁露王道云築臺譏驕溢不恤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耶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肆騁奢淫泆之失國語楚語云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大夫之高其所不奪農時務脩饒之地于是乎爲之城守之官寮之服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並築三臺○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廷近故皆爲國宗社祭祀所在朝廷政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蔽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

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疏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云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五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當災異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雖以爲春秋大

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不仁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藏茲謂隔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伐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拔僖三年左傳曰不書旱不爲災蓋不害物也○注斯祿至物也○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僖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宣公而後此注云然者魯莊薇於泾洙之間是亦祿去公室也僖文之世夫人不制二叔專政權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五世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君道少振宣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之罰君弱也○注先是至之應○比年傳曰齊侯之弟年自成一日不雨近常陰之類也○注先是至之應○比年傳曰齊侯之弟年築三臺上于郎于薛于泰是也慶刘專政即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魯公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得與于國政下二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不上言二子魯公季子不得與于政下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時慶刘專政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疏〕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今左氏亦作小字據疏蓋二傳作城小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中有管仲井范云小穀魯邑大事表云孫氏復謂此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杜注謂爲齊邑爲管仲城之非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卿墓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拔此傷傘涉杜氏之說若果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春秋有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傳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四書穀一書小穀別于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白爲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左傳校勘記云日知錄據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爲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省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如齊逆女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名穀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若此後漢郡國志東平郡有穀縣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宇所言齊桓公城穀而宣管仲焉語正合故杜以爲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有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外邑之見經者唯襄二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起文此若齊邑下俱無與齊相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賢臣賞之常夫子何必書之經若謂魯城之時僖薨未見管仲存魯之功未見魯莊無緣爲之城故左氏說不若二傳爲得其實若以左氏傳說左氏經白宜作城穀爲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傳梁丘在鄄郚之間去齊八百里大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蓋齊宋接壤處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東有梁丘城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北經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齊人會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云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于梁丘金鄉接界舊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序上亦爲齊侯所要使不成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然則宋公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使宋主之也義通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包氏愼言云經秋七月有癸巳麻爲八月之六日

何以不稱弟〔注〕據公弟叔肸卒〔疏〕注據公至肸卒○校勘記云閩監毛本肸作胛非釋文作肸定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是也解詁箋云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問桓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公子牙卒何當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爲合按劉說非是經多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即不得執以相問春秋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作傳者自必猶見僖史記知牙爲莊公之子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子也此即據不稱弟以問也傳中所載季友誅叔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固非傳家擬度可知公弟叔肸以賢而書弟而去弟各不相妨不必定據慶父爲難且慶父亦弟叔牙以罪而死亦不得據以難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疏〕校勘記云鄂本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之字刘誠以字數計之本有下疏引傳云曷爲不言卒○注據公至言卒○郎倩二十八年公子買成衛之解云不卒成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不據者正以無罪大夫書日假無罪故也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卒不日

者惡不發揚公子遂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
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
注意得臣不發遂惡故卒去日以起其當誅今季子發揚穴
惡誅之得正宜不書季子之過惡也注遏止○爾雅
必諱也故據以難季子之過惡也注遏止疏注遏止○爾雅
云以逆相止爲遏書揚譬云夏王率遏衆力馬不以爲國獄
注揭止也通義云遏惡者未作而弭之之謂
注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疏注不就至言卒○十行本作致
義云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按禮記王制
云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
甸人此皆爲國獄今反爲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子之過在
不然故知季子不爲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注季子之過在
親親疑於非正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疏注季子至非正
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
其親者故曰過在親親春秋以掩過子之惡與周公行誅於
兄異是以疑其非正禮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季子
顯滅其親故疑其非正耳管蔡監殷本公所使作亂在外不
得不興東征之師聲罪致討詩豳風鴟鴞傳所云管亡二子
不可使畏周室叔牙始以內亂繼助慶父奪嫡罪在隱徵孔

子不直誅之恩義兼盡故春秋賢而爲之諱所以如其意也
○注故爲至明疑○舊疏云故爲之諱刺文所以別嫌者謂
諱刺別於親親失臣道之嫌明疑者明於掩惡非正禮之疑
耳按傳義宜謂推季子親親之心不忍顯揚其罪之故爲之
諱刺言卒若不以罪見殺然　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注召之於陳疏注召之於陳○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
于在陳也案露精華云故於是復請至於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
將死召而授以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季子
至而授之以國政注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書疏注至
不至兩書○舊疏云請通例如此宜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
乃復書其乃復者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
君命出問喪徐行不反彼注云喪尚不當反況于疾乎宣十
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書其還者彼傳云還
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樺閒君喪家造
墮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廿主書省書其不以家見逐怨
是走之齊廿主書省書其不以家見逐怨
慧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
白晉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皆書至者正由被執而得
歸是以重而書至猶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
歸書者初出亦不書此亦非正歸當書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
歸不得舉此也按季子如陳雖通乎私行

書法與尋常出略同不書至仍不兩書之舊也曰寘人閒不起此病疏注即猶若也漢
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二年傳即死十七年傳我即死皆宜作若解引三蒼
注致與也疏注致與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與也季子曰般
也存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焉猶乎也詩秋杜胡不比焉
何觀焉隱元年左傳君何患焉國語先王豈有
經焉公羊傳君何憂焉皆是也般魯世家作班公曰庸得若
是乎注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疏注庸猶至之辭○說文庸
用也古庸與傭通詩小雅
昊天不傭釋文引韓詩作庸是也傭爲無節目辭蓋當時語
如此按庸亦語詞莊十四年左傳庸非試乎僖十五年云晉
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庸可幾乎襄十四年庸知愈乎昭十
年庸愈乎十二年其庸可乘乎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
以勸荊乎魯語云庸何傷皆與此庸得若是語氣相似　可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
之矣注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
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疏校勘記云魯一生一及
唐石經諸本同盧文弨

思難見得思義〔疏〕注再言至人也○舊疏云謂反覆思惟謝之閒故再言夫何敢使病者意安耳○注孔子至思義○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欲言季子反覆思惟合於君子之道　俄而刼弒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注〕是時刼實欲自弒君兵械已成○校勘記云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本亦作弒〔疏〕校勘記云弒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本亦作弒君下作親弒皆後人所改陸本則皆作殺也○注及下親弒同按今本注作弒君下作親弒皆後人盍即謀弒子般者刼弒不成慶父成之○注刼攻至曰械○通義云此弒械也○注是時至行爾○通義云此弒械公羊問答云問大傅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刼攻守之器曰械未審何從曰三蒼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川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楯脩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士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節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宙尤作兵也利其械而已矣檣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弩以射銷車以鬬周禮天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荀子解蔽云其親也慤注親謂身親又云器之械之總名孟子滕文公云以粟易械器者趙注械器之總名荀子解蔽云其親也慤注親謂身親又云器械本器總名此云弒械故注解爲有攻守之器非械爲兵

甲之專名也故荀子王制言喪祭械用禮季子和藥而進之記王制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是也〔注〕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傳曰酖之不道者從可知〔疏〕左傳成十六年晉侯使鍼季酖之○注藥者至是也○杜注左傳云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史記注引服虔云鴆鳥一曰運目鳥正義說文云酖毒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鴆鳥雄曰運目雌曰鴆曰陰諧廣志云鴆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巖石諸公讀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攪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鴆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鴆鳥與王愷養之大如鴟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衢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作酖釋文酖本又作鴆淮南繆稱訓曄日鴆鳥也或作鴆鳥一名雲日是也○注時季至可知○魯世家云季友以莊公命命可待于鍼巫曰公子友氏使鍼季劾飲毒以堇漿云斥公子之詞　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注〕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當纘體如故〔疏〕校勘記云笑唐石經諸本同閩監毛本笑改笑疏及下同左傳云後於魯國魯世家云飲此則有後奉祀是也○注時世大夫不宣揚子當纘體如故○舊疏云欲道古禮大夫不世矣　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疏〕左傳云不然死且無後魯世家亦云不然死且無後益以罪顯誅惡必宣揚故爲眾所戮笑戮猶辱也禮記大學云辟則爲天下僇矣此之謂也　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傑氏至乎王堤而死〔疏〕舊疏云無傑氏或是大夫家或是地名無傑氏者言飲此毒不累其子孫謂當立其氏族也者非也按釋文無本又作巫其即左傳之鍼巫氏與通義云巫傑氏之氏左傳又云魯巫官名傑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盍傑之氏左傳又云王堤盍地名飲之歸及逵泉而卒未知即王堤否也舊疏云王堤地名云未知即王堤否也　公子可今將飼〔注〕今將欲殺〔疏〕注今將欲殺○殺文本弒多作殺此或沿陸本也下傳文辭曷爲與親弒者同注辭傳序經辭○此解傳自序辭意謂經書公子可與親弒者同可證辭曷爲與親弒者同〔注〕辭傳序經辭○此解傳自序辭意謂經書公子可親也〔疏〕注辭傳至親也○舊疏云辭傳序經無詠殺文傳云殺則曷爲不言刺之爲季子諱殺又云是將爲亂乎是與親弒者同宜見詠之辭同○注親躬又云是將爲亂乎是與親弒者同宜見詠之辭同○注親躬親也○禮記祭義云其親也慤注親謂身親又云

世子親齊元而養注親自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疏〕釋文無或子匠反非也史記淮南王安傳膠西王議曰淮南王安感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法行邪讒詐僞心以亂天下羣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已著又叔孫通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著又叔孫通傳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而誅焉越絕書欲外傅記以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越絕書欲外傅記以之小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越經傳釋詞云而猶則也言將則誅焉易繫辭傳見幾而作言見幾則作也信十五年左傳何爲而可言何爲則可也襄十八年左傳若可君而繼之言君則繼之也○注親謂父母○禮記奔喪云始聞親喪注親父母也聞喪親始死注親父母也說苑敬愼云不可母見者親也皆爲父母也　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疏〕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是殺世子而稱君者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是殺母弟直稱君者皆所以甚之也僖五年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注〕以臣至義也○白虎通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疏〕注以臣至義也○白虎通誅伐篇誅不避親戚何所

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惡其母兄何善爾詠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詠弟也漢書董賢傳云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弒君後漢袁紹傳云季友欲歃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亦謂君臣義重也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子鴆兄經傳大之梁統傳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賊之路也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徐仲山曰記每以季友酖叔牙爲過急胡氏極頌之子嘗謂此事賴公羊解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定且公羊復有俄閒可弒械成語則或亏行弒之形而友始殺之左傳咎之也蓋危疑之際不嫌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宮闈苟非斃起制之則鮮有不曼延成勢以翦其羽而後慶父繼亂可反掌定之此難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於戡亂故叔亏之酖先已誅賊故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斃既已討賊則慶父之繼并可不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辭國惡而一卽爲季子諱使之無所歸於兄弟骨肉之閒所謂隱而斷刻而能全以其決也○注舊疏云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言得申親親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按何氏此注傳曰季子遏惡之故是以詳錄之穀梁注引何休廢疾曰傳例大夫不日卒惡也亏與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失亂也通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者不日非何氏義范甯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期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親也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稱公弟叔肸賢之也然則不稱弟自其常例耳鄭君之說某所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爲然禮記郊特牲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亦言季友奉君命殺之以遏惡爲義也酖之猶隱而逃之也左傳云立叔孫氏注云不以罪詠故得後世繼其祿亦卽有恩之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作己未十月之八日

有乙未月之六日十月有癸亥厤爲九月己未左氏誤拨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十月之九日十月無

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小寢在寢地者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此乃地疏注公之正居也○穀梁傳路寢者正寢也寢非齋及疾不居本人君聽政之處適路寢聽政是也王藻又云將適公所宿此外寢卽正寢又祭統云君致齊于外夫人之于以齊終也按寢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也大夫上則於適室故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馬氏融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疾者齊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按喪大記云

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還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注燕寢亦曰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曰朝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僖公薨于小寢是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僖公薨于路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盡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一后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路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侯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君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寢皆歸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云寢謂小寢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大人路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高寢亦其義也定公之薨于楚宮皆爲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子居高寢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時父殯之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有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非○注在寢至內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六　卷

路寢即指今君父居高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侯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君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寢皆歸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云寢謂小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高寢亦其義也定公之薨于楚宮皆爲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子居高寢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時父殯之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有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非○注在寢至內也

○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還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注燕寢亦曰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曰朝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餘注六寢者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僖公薨于路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盡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一后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路寢或爲君之父母有故未立者故喪從夫寢者謂進御于君曲禮疏所云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則與諸侯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君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寢皆歸人共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云寢謂小寢比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注高寢路寢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同按何氏所據或異代禮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強同亦無庸偏非也如何義則定公之薨小寢及此之薨路寢皆爲失處不言譏而得正其文之薨于臺下襄之薨高寢亦其義也定公之薨于楚宮皆爲失禮自見矣舊疏云父居高寢子居高寢父殯于高寢矣其嗣君亦時父殯之則從王父母小寢所以不再言母者妻從夫寢故也其夫人若有定居于寢內之三宮矣若非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科一而謂路寢爲公之正居者以其始正之常處也按此論生時所居之禮舊疏專主殯言恐非○注在寢至內也

○舊疏云正決外諸侯之卒不地故也其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還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是以僖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注燕寢亦曰小寢左氏傳云即安也是譏不得其正其平居則在燕寢曰朝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燕息焉○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餘注六寢者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僖公薨于路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僖二十年西宮災盡夫人兼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者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一后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曲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每月各異其方而言當有所傳喪大記注君謂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歸于正故在路寢他經不見何氏所據或是禮說春秋說文也但此所云子居

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者文九年傳文子者尊稱君之稱
予明其尊父稱某則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施之民臣
則但稱子矣　既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故稱子也〔疏〕〔注〕不名至子也○先君已葬更無所屈故
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稱公者終始之義二語亦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
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通義云六
月癸亥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白虎通又云既葬稱
子者即尊之漸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云春秋公羊
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
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
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
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
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
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
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
孟子於滕行踐亦略可觀矣按世子謂然友語緊承滕文公
下猶之曾子問君薨下稱世子謂然友語緊承滕文公
稱世子也至於子之身語出於臣下
雖在未葬前不得直稱君名故亦止曰子稱名者爲其在尸

柩前自稱之詞也又按禮記雜記云君薨既稱子待猶君也
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
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彼疏謂鄭用
左氏義按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未踰年不出竟在國內
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
伯伐許是也又云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
雖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蔡侯左氏義以出朝會則稱爵
鄭引宋子證未踰年稱子之義則所用者公羊義也　踰年
稱公〔注〕不可曠年無君〔疏〕白虎通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
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文
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
忍安吉也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
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
然則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皆稱子故
周襄王於文八年前至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卿使傳曰
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矣即位矣
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
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其君自稱
弒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
猶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按昭
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
何氏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

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成舍爲君寤商人之弒
君未踰年矣稱子者賢季
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既葬而書稱子者賢季
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書稱名者公
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無餘罪致貶凡以事之會未踰年皆稱子何氏云直以喪降稱名
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亦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
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
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
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傳云
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未葬未行即位之禮稱子于
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
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
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
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
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直以春秋爲史策常書絕無
權衡義例最不可通者文十八年子卒注謂史官畏襄仲不
敢稱君夫至孔子作春秋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據定姒俱
猶畏襄仲不敢書君與

稱卒書葬〔疏〕注據定至書葬○即定十五年秋七月書定姒
年定姒當未稱小君卒葬並是也蓋以哀公即位未踰
書今子般不然故據以難也　未踰年之君禮臣下
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
立廟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疏〕注錄至恩也○隱十一年
即有廟錄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
于恩也
地者降成君也曰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
子赤也〔疏〕通義云明無子本不書葬縱討慶父猶不書葬就
爲子野發通例也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當
卑論不廟則無論不可得書也有子者恩殺且葬當
廟義已嗣緣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注未踰至君也○
示毛本誤是舊疏云喪服不杖期之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
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正以爲長子之時其臣下從
君而服之若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矣作
君長子之時其臣皆吉故得爲之服期若作未踰年之君臣
下皆爲斬衰三年即還服期閒是降服輕
若爲斬衰三年即還服期閒是降服輕
與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
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
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
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駁曰未

踰年君者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不諡不成於君也
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
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
何故不罪殤者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冠引殤欲以何明
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春秋之
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
不得假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按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
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
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
也鄭元按賓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
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門
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
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
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
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是
鄭從公羊義也按如注義臣下無服示一年不二君義起於
未踰年爲之如成君乎是不可解故解詁箋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
踰年爲之服君薨而冢子則位定矣又分別有子無子設未踰年君死而有子則
猶君也閔繼弒君臣子一例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謂
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喪皆正體禮所云臣不殤君子不
爲父後而不賜謚未成君也祔於祖也鄭元按賓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
公赴於天子命之後而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
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支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祔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是其義
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書葬
矣○注稱卒至君也○舊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
地故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彼注云不忍
言其個尸之處今子般亦殺死正合不書地而言降成君者
欲道好死者亦不書地所以降成君故也其好死者即襄三
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按此道春秋通例○注日者至赤也○
此亦道春秋書日通例也隱十一年注云公薨主書者爲臣
子恩痛之是內與書書薨與卒皆爲臣子恩錄之也子般殺
不去日見隱者所傳聞世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
卒者就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
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上父深厚故不忍言其
日與子般異然則此爲所傳聞世恩殺子子赤故忍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

鄧扈樂猶不日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疏注如齊者奔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
疏云其歸獄鄧扈樂事見閔元年傳慶父歸罪于鄧扈樂
猶司馬昭之殺成濟然季子雖不變究不能自安焉○注不
言至其罪○即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
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慶父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

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注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
不變正其眞僞是也通義云推其事慶父弒般本欲自立國
人不與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
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
其罪也子般歸獄于鄧扈樂季子親
閔公罪益大乃拒癸斯之請而誅焉
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
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
狄伐邢疏成邢後入于晉今爲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賜
中公巫臣爲邢大夫說文邑部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
按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縣故城在順德
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別
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者皆赤狄也
落氏曰魯咎如曰潞氏
曰甲氏曰留吁曰鉏
辰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二十七

閔元年
盡二年

閔公疏　十行本有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蘩閔公篇下者子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當仍附莊公弟三末校勘記又云十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六小字宇閒監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子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弗能誅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釋文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論法在國遭難曰閔左氏亟引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啟從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者嫌繼末踰

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疏釋文繼弒申志反校勘記云當本作繼殺僖元年繼弒同又此二年弒音試下及注同至如一〇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注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此傳義與彼同復發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一明臣子皆當隱痛之矣舊疏云莊公繼弒弒是齊侯閔公而知爲所繼之君成與不成者正以解即位之義欲道後君之義故也恩孰繼注據子般弒不見疏

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疏校勘記云當本作殺按此作殺非也魯世家閔元年慶父使人殺公子牙與左傳同殺公子牙今本作本云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木將木作木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今從陸氏下同

今將爾疏　孔廣森本今作本云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木將木作木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孔氏本義各有施仕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

免遏惡也疏言將者事未形而意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所以止亂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疏

繁露王道云魯季子將而縱之是之免罪哭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通義云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逸賊之過其幾於仁乎〇注季子至首匿〇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罰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閒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義名例篇六議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壻孫若孫之婦大功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小功以下相隱凡人三等是親親得相匿也又云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親得相隱者首及相告言者聽奴婢雇工人爲家長隱皆勿論按唐律又云謀叛以上有不用此律令律親屬首告者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慶父弒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當謀叛謀反謀大逆始謀向本成當先絕其惡殺公子牙是也慶父事已成獄右所歸亦即因之推親親之義論其出走也下文含于汶上使公子魚請亦不可令人尠之尠之義與此傳故同公子遂欲弒君至有差〇注當與五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牙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逆謀逆不容隱致成其弒故貶去日季子因不可及又獄有所歸與得臣有差也按注云有差亦止謂差於得臣耳弒君之賊雖曰親親究難令縱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故解詁箋云得臣縱逐弒亦季友知賊不誅坐視之弒以成其立惡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之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豈得援親親首匿之律哉劉氏此論甚正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疏左傳作閻人犖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閻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扈與左氏閻人同義鄧當其姓爾通義云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即周禮閽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云本將爾此傳云本將有閻牛有牧是也犖樂聲同

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注據師還也疏還也〇

卽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舊疏云莊八年尊者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尊者使樂殺子般而以歸惡於師令樂故難之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　疏　舊疏云卽左氏傳云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魯世家云班長說梁氏女戲按左氏謂爲女公子則非梁氏女故杜云子般妹彼傳止言與之戲杜云以慢言戲之則沼可知會青王篇云才昏切經也廣韻同羣經音辨曾嘗也樂嘗淫于宮中也　子般執而鞭之　疏　左傳云子般怒鞭之世家云班怒使鞭犖是也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　疏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魯世家季友竟立子般子黨氏慶父欲立哀姜娣子開使圉人犖殺魯公子班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作盍殺唐石經及諸校本同惠士奇說易由辯之不早辯釋文載荀爽古文辭作變棟案變卽辯也猶言不探其情古變辯通漢書鄒陽傳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注至者至眞僞○通義云至者自陳至也卽下季子來歸是也按左氏云成季奔陳何氏所不取史記注引服云季子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而出焉

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　疏　校勘記云

齊人救邢　疏　穀梁傳善救邢也注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疏　包氏愼言云夏六月經有辛酉厥爲七月之九日按宣八日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所以成德也於辛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注　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其言來歸何　注　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　疏　注據召歸不書○莊公三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

地穀梁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路洛音義通顧氏炎武唐韻正十九鐸落各反古音路漢書楊雄傳虎路三嵕晉灼曰路音洛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沈氏欽韓云洛姑卽薄姑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注故季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非三十二年杜注云閔公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舊疏云正以大夫歸例不書而下經書歸故如此解○注主書至君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卽書季子來歸者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公至自洛姑者桓之會不致故也左傳以爲請復季友故謹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能爲此盟邵公言得其實矣按如左氏以季友弒陳何爲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　注　據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　疏　子○見莊二十七年傳賢也　注　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違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篇友未稱弟今以過惡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恆書季者其率師盟聘並以君命前臣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注所以至其功○舊疏云所以輕歸獄者欲輕季子往前縱慶父歸獄之過顯所當任謂書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當存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注不稱至其事○決僖十六年卒書季友也下二年齊高子來盟傳高子者何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休云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君死瞻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徙以言而已矣桓公弒比三年猶擊高子也是高子存魯故稱子以起其喜惟齊之所以遣高子存魯由此季友洛姑之託故亦書子以起其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其言來歸何　注　據召歸不書隱如言至　疏　注據召歸不書○莊公三年傳云莊公召季子季子

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是也○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　喜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爲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恒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云爾○左杜云季子志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龐參傳李子來歸魯人喜其舒難○注蓋與賢相起○舊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注言歸至外來○解所以喜之亦起其賢故與賢相起所以不言至言來歸義也季子會齊侯洛姑無明文書來以起其自齊來也○注盟不至之也○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注〕據樂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注據樂至繫楚○襄二十一年晉樂盈出奔楚二十三年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子慶父亦出奔齊而還繫齊故解之

外之也〔疏〕繫露玉英云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大惡也又順命云公子慶父罪不當繫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穀梁傳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既以罪去則當近諸齊紀公子之親以外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自齊來而繫齊其公族便常爲齊人不當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謂爲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我無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寘仲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誣爾按仲孫奔齊天下之惡一也齊桓宜卽代管行誅不至閔公又弒今書自齊來蓋亦有罪齊之義穀梁傳曰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相容救有罪得聖人之義矣　曷爲外之〔注〕據俱出奔遠也〔疏〕注據俱至遠也○校勘記云鄂本遠作還諸本皆誤當與欒盈俱出奔又俱還本國也　春秋爲尊者諱〔注〕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疏〕此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部諱記也春秋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爾說文言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皇紀泰俗多忌諱之禁戰國策罰不諱強大注諱避也通義云爲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注爲閔至人也○隱十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仲孫復歸公與有素焉故爲之諱

秋按氏族春秋之一此明齊無仲孫故舉氏族言之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名史記爲春秋時諸侯大夫是也○注言古至春秋○言舊名史記知幾史通一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璟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二十七年事國語又有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者歷國史記皆號春秋也又云逮仲尼仍人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文據行事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用月而定麻數藉朝聘而正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用月而定麻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爛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今人子之春秋不僅如史記然也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寒四時記萬事之名亦謂古春秋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注〕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其事明主　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弒君出奔〔疏〕通義云言後之讀春秋者

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爲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注齊有高國崔○左傳疏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注魯有至仲孫○即襄昭經內所書仲孫蔑仲孫羯仲孫獲之屬是也檀弓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獻子生莊子莊子生傾子○注魯有茂○注言仲至事明○毛本後作后謂仲孫蔑以後係以王父字爲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桓六年子同生文姜以桓三年入至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魯以明同固桓子則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書曰齊仲孫以爲魯非有欲得魯國同乎莒人滅鄫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慶父則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例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然則書來者見其不魯慶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脇之也仲孫氏之得安於魯以宜來以見如齊爲實弃又以見諱弃爲如爲弒君出奔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之惡也疏杜云陽國名正義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與宋人遷宿文同知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地理志東海郡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爲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都陽故應注都陽爲齊人所遷鄆元水經注亦以陽都爲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禮記坊記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舊疏云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罪遷陽書月故從遷王封例與滅人同罪矣其自遷者大國例月小國例時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丘昭九年春許遷于夷是遷國者不拘此例故陽小國書月矣與遷宿同○注不爲至惡也○決僖十七年滅項文也彼傳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此與滅讀滅遂降鄆同皆以功未足覆惡君子爲之諱是也此與遷書其遷故不爲之諱直書其遷取王封明當坐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包氏愼言云經五月書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吉疏注據禘至言吉○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校勘記大廟宋本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大改太非疏及下同釋文大音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注都未至吉祭○廣雅釋詁云都凡也言凡廟皆未可以吉祭也舊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禘本常事未可以吉而吉故加吉以譏之此春秋之新義也後儒乃以吉禘爲祭之正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祭藉賓客諦昭穆當升合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乎按此本譏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先禘於新宮耳非謂於莊公禘爲得禮也如得禮則不書以示譏矣○注經舉至不當○舊疏云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于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于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非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於始祖也何意若但書禘于莊公嫌止禘莊公失禮故加吉明皆不宜雖大廟亦不合禘矣

注據三年也疏薨至今年三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也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禮至言吉○舊疏云謂爲禘祫之禮至君數○舊疏云按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傳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是也○注朝聘至君數○舊疏云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則如禮記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屬○注三年至則祫○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而再殷祭三年已滿後遭禘則行禘遭祫則行祫不拘先祫後禘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魯當從何氏遭禘祫說者以魯既偪禘與祫間舉若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慰六祫六禘而祫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慰三祫二禘而禘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偪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所僅有者此春秋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祫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定八年則皆魯禮

之變非常法也按鄭義則異鄴以爾雅云禘爲大祭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莫大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圜丘之禘其宗廟莫大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而宗廟之禘亦有三大禘而外其一王制云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此殷禮也其一即三年喪畢吉禘諸侯皆得行之晉叔向所謂寡君之未禘祀足也惟三年給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得給而不得禘給禘之所以分者給則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武廟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昭之遷主祭於武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給於殷祭一給一禘給在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給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給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給給之說春一禴而已魯禮三年喪畢而給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緯云三年一給五年一禘鄭注云白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而皇氏禮疏以爲虞夏給祭每年皆爲者非也彼疏引鄭禘給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給僖八年禘凡三年一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給在禘前閔公二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給新君三年爲禘皆給在禘之前故禘給志云四月給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給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給志云四月給

五月禘不譏給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廟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給不譏五月卽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志又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給既給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給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給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卽給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於文公之脫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與僖同六年給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給既給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給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給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卽給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於文公之脫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與僖同六年給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十三年平仁之會歸不及給冬公如晉昭十一年四年春歸乃給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給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給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又曰明堂位曰魯王禮也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又詩商頌元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給祭於太祖更有禘在給前者禮疏引熊氏云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周禮凶人職廟用脩注謂始禘時是也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故或以元鳥箋爲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也皆與何

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疏注時莊至二月○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通數二十二月也禮云死與往日也○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爲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爲取期再期三年也○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氏義疏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

特聖人爲之限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跂而及非謂止以三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借此以喻之爾各本於作于上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依鄭本正○注禮上云言常者甚而除喪禮也古文常爲祥禮記檀弓曰歸祥肉又云喪服小記云其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用祭期天道一變哀慟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言常事者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按何氏亦用今文也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也曾子問曰宗于爲七廟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按小祥古謂之練祭大祥祭始專祥名故喪服四制云期而練檀弓曰練衣黃裏縓緣小記云練筵尸祝親濯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祥也故此練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曾子問偶有常事之語不得據彼難此吳氏紱儀禮口口云此即練祭也以一碁言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雜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皆啐之是也禮士虞記云其他如饋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徐氏乘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何有祔練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祔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特牲饋食禮也士之祔祭倣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倣特牲可知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大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上虞之禮愚則謂虞爲喪祭卒哭祔爲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祔祭如饋食即練祔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酬大祔無無算爵爾欲知特牲饋食篇考之按特牲饋食諸侯之禮異同無文以言之○注又期至祥事○十行本作篇此常事校勘記云鄂本同宋本閩監毛本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與今儀禮同此作常益涉上文而誤彼注云又復也釋名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孝子除練服服朝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杜佑通典云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又周而大祥按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士人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又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檀弓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祥祭之

明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乃納幣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母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其爲妻亦當不伸祥禫異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徙月樂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不同日哭則不歌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箋肯億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鶩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並孟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是樂之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彼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二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注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是與鄭義同注氏琬鈍翁類稿云

有醴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徙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閒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加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異

唯天地祖稱于廟者士虞疏引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馬明此謂三年後也左氏既云特祀於主此乃指喪中之禘耳禘三年後者之主除喪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爾徐氏乾學云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廟矣所以爲是言者益卒哭而祔祖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永嘗有事廟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故止可備主而不可稱廟按徐氏說左傳極爲明晰何氏此注亦云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禘於廟之祭故曰烝嘗禘閔公急欲厭亂而又未便即禘太廟故先行之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非一朝一夕之事又尚有禮廟諸儀故徐氏乾學云祔遷之時當行之事非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古人知數事不可並舉故孫其期於練祭吾親之主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穆而祔之又何嫌乎此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公羊義疏二十七

去未

皇清經解續編

除喪已近新廟應已落成特故得先奉新主於內行禘禮焉徐氏又云或疑七廟五廟無虛主意當謂舊主出郎當納新主無虛主虛主者之理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爲虛主爾斯亦姑主文十三年世室屋壞譏不修也修廟時主必納於夾室不至虛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之災則虛主昭穆而祔之又何嫌乎此注與託始同義○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通義云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義疏引繆協謂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疏引繆協謂宰我問三年喪一章乃親身說法

拔閔公時始十歲烏能責艾禁傅齊田卜齮即至不肖亦必不即此怨公益亦慶父歸獄于卜齮之語爾殺公子牙今將爾（疏）孔氏廣森通義本改今作本義見上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與不探其情同義不書葬者賊未討（疏）注與不至同義○上元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囚獄有所歸書鄑陽傳慶父親弒閔公季友緩追免賊親之道也是也漢道也臨徼論周秦云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皆本公羊爲說○注不書至未討○隱十一年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慶父出奔未死故云賊未討彼言不此言未者舊疏云欲道於後討得之即僖元年傳於是抗輓經而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然則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者亦據莊公但從彼注省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注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疏）魯世家云莊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注不如至絕母○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是其於奔時貶也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其喪至也是亦有貶文第不於此出奔貶云爾然者正假以爲內臣子明子不絕母之義耳非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謂夫人可不貶也左疏引服虔云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良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姜氏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得藉以張本子義也○注凡公至有罪○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書日夫人與公敵體其孫宜亦書日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有罪故去日略之以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能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疏）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穀梁傳其日出絕之也○注慶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趙穿非盾此復見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是則弒君之

賊不當復見此慶父弒二君復書于經故解之穀梁傳曰慶父不復見矣疏弒二君罪重不當復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卽不宜復見矣○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又曰親弒君者趙穿也彼注云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弒君者趙穿非盾此復見慶父起季子緩追逸賊故得出奔各有所起也通義云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按上言齊仲孫爲賊不宜復來故諱此出奔與上相起○注不日至者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是內大夫奔無罪者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皆有罪者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書丙戌者彼注云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者是也○注外大至皆時○襄二十七年夏衛石惡奔晉是外大夫無罪奔者襄二十八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外大夫有罪奔者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略故不別有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後也（疏）注以有高後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後盟于防是也何以不稱使（注）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注據鄭至來盟○相

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疏）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鄭國之臣猶吾臣也故君不適大夫時閔弒僖未立我無適者故立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侯君而書公者彼書及齊大夫使若眾然故不諱與大夫盟也○注則所至大也○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國彼爲齊君佚獲宜絕故賤之與此異佐盟名（疏）注據國至佐盟○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疏）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賢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者男子之通稱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比三君死（注）與曠年無君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年無君無異（疏）注與至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般即位子般弒閔公卽位閔公弒僖公卽位君常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與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設以齊取魯會

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然疏通義云時季子力不
要設桓公不爲魯定僖公之位使我瞞年無君則國幾亾矣
以言者喻其易按傳意謂魯三君比死瞞年無君則國幾亾矣
若以齊取魯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若言傳檄而定之謂左
傳上元年云桓公曰魯可取乎益齊桓本有取魯之心故傳
舉以設文可取而竟不取故言之甚也會者淮南修務訓注
會則也檀弓注則之言皇疏曾之言則先進
會由與求之問孔曰則此二人之問皆是桓公使高子將南
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疏注南陽齊下邑○
南陽趙注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釋名釋州國云
南陽在國之南而地陽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
啟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
南河南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岱山之南余
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必齊之地深插
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
望經史問荅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
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
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
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汶陽也閻氏若璩釋地
又續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出奔鄑卽此吳氏夌雲經
義疏二十七　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曰此以漢地志及水經注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
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
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
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
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
祝之以居常與許常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
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贏縣桓三
年公會齊侯于贏是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
東南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
也又東南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
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地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
吳伐博是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
南逕梁父之嵎裴駰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逕蒲縣
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
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
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逆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邱則叔
孫氏邑又西南爲不臧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
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
牟陽非卽南陽乎然則南陽地廣不僅一邑注以爲齊下邑
亦約略之辭○注甲革至胄也○通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
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各帥五鄉焉
南陽者蓋卽高子所帥鄉名也禮既夕云甲胄干
管注甲鎧也又樂記云車甲解而
藏之武庫注甲鎧也詩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甲鎧也甲皆
不兼胄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策
秦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胄故連敘及之皆
革所爲故曰甲革本其所以稱甲義也其實古人兵字亦專
指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御覽引世
本崔尤以金作兵器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
兵注司馬法曰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是也書詰爾戎兵詩
踴躍用兵左傳無以鑄兵皆與甲同指所用言故孟子梁惠
王云棄甲曳兵後世始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以破甲之士爲
甲也蓋春秋時已有此語故孟子言
抑王興甲兵蓋兼人與器言之矣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
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疏校
勘記云爭門唐石經諸本同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從水爭聲
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公羊當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
本省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者自南門至于北門也段氏玉
裁說文注云淨者北城門之池其門曰爭門則其地曰爭從
爭旁水也廣韻曰埩七耕反魯城北門池也說文作淨蓋古
書有作埩者矣城北誤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
三年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鄑卽此吳氏夌雲經
說云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徐楚金引此傳又云厴孫奔齊

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遂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係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諱之○注喜而至其功○通義云高侯齊卿之命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其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曲禮云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然則子爲美稱凡鄭國聘問時擯者尊而不名春秋喜其有功於魯故就而進之稱子也按襄二十九年傳云許人臣者必使臣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賢高子起其美大齊桓也繫露滅國下云魯莊爲柯之盟劫汶陽魯臧威主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鹿門魯南城東門也八字係釋文竄入鄂本無之十行本雖有此八字而加○以別之則不以爲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繼祖禰之功不絕之今桓公繼于魯正得繼父功德之義故尊其使而稱子耳言明其得人子續其人父功德之道也按疏語不明意謂聖人重繼絕世父子相繼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義疏二十七

十有二月狄人衛疏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叛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義疏二十七

鄭棄其師

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皇清經解續編

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至稱國○傳不直言棄其師而曰棄其師故解之惡其將也注以言棄師疏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長謂高克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彼疏云爲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將爾非謂棄其師也何云以言棄師爲惡將謂鄭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弒也不解國者重眾從國辭錄可知繫閔公篇子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禮記聘禮云使者歸

書趙穿但舉弒君爲重猶實逐高克舉不書而書棄師亦舉棄君爲重也弒閔監毛本同十行本弒作殺○注不解至可知○何意言重眾故舉國明爲從國體錄故傳不解書鄭義也○注繫閔至之道○校勘記云按干當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家經及傳各十一卷者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附注十一卷皆以閔公羊爲今學故直稱經十一卷古經十一卷非眞古本也志深阮孝緒七錄皆云何休注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爲今學劉歆以秘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爲一篇或合莊公下附注卷第四益據晉宋古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篇益

而死則爲殊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注傳曰至當也○文九年傳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五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七　圭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八　　何容陳立卓人著

僖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四卷四魯世家季友與潛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殸文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疏○見文元年　繼弒君子不言即位疏繼弒謂殺君不言即位正也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

僖公者閔公庶兄据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疏注僖公至庶兄○左傳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拔世家無此語閔公爲哀姜娣子僖公爲其庶兄則成風非哀姜之媵蓋亦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八

先哀姜而入與孟任同者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邾則史公以僖公爲閔公弟未可從也○注据閔至言子○閔元年傳云繼弒君不言即位是不言子也　臣子一例也注僖公繼成君閔公繼

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昆弟不相繼至繼體諸侯無于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又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羊經而爲閔子者以僖本閔臣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於君皆得子之實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祖乙至盤庚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太甲至沃丁九世皆父子之也我謂子孫爲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實而人得不曰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玉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亂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讀分爲事乎○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未踰年之君爲人子爲人後爲二

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書葬故閔不稱子僖公繼成君閔公死臣子同服故曰子其實諸侯以國體爲重子般雖未踰年待之已如君故亦不書卽位明其義也○注禮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是故妾爲君之昆弟君之子不臣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之子下莫非王土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上嗣魯莊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臣爲君服斬則君於臣雖諸父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盡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通典載荀顗說以爲大夫雖降其親則諸侯雖非也虞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齊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邶北救那卽此十行本救那下有齊救那二字北監本救那字不疊此本誤衍閩監毛本石經左氏作曹師彼莊三十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那疏讀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縣北十里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至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下十八年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那已亡矣注刺其救怠緩使至於亡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稱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舒緩不急使至於亡也齊氏召南攷證云齊桓之功在存亡國而經書聶北救那既有三國同盟而出始遷夷儀此那敵而遲遲其行徘徊不進待那人潰則伯者之私心也左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至城那復序三國之師傳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持論平矣按如何氏此注發明甚軌亡之益狄切齊氏謂無所發明何耶軌亡之義也按禮喪服斬衰章於諸侯爲天子下爲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賤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蓋安生曰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衰三年何晉大夫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朱意傳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是也通典禮云吾武帝咸寧二年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博士張靖答宜依穆王爲封君之子宜臣昆弟者也宋書魯爵服閔三年例按穆王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禮志引孫盛晉陽秋曰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爲君後者亦絕不服所不臣者亦絕不服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如卦儀禮集釋駁之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是也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非既不臣則仍服本服也器臣子一例服皆斬衰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也故小記注云雖在異國猶來以後者也

杜云聶北那地說文邑部邶北救那疏考言也齊秋傳曰次于聶北志以爲次于聶北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疏襲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也注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因救不及事故不書齊侯并不得書曹伯知皆君也故左傳亦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者非也通義云左傳亦曰諸侯救邢不書其次遂無以見其是君此未足以窮傳也因有雍榆遂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耳假令救晉救邢有一不言次者又必別有所託以起不專封之義矣春秋文略事變豈得設文外之事而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辨者哉○注桓孫至諸侯○史記注引賈逵云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彼是臣也先通君命左疏云賈服取以爲說則服氏亦同皆本公羊義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注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疏繁露王道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是也又云觀乎齊桓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彼專封爲專地之誤又云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

舄爲不與注據狄滅之爲恒公諱實與注不書所封歸是也疏注不書至是也○昭十三年秋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云故使若有國自歸者然則彼書所封歸是不與楚專封此不書那侯歸于那是爲與齊專封也故曰實與也而公羊義疏二十八

文不與疏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齊人文與則當言齊侯者各見春秋之決事也今不舉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揚文抑兩錯行若文王之治脩威並用按繁露竹林云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指則實辭則文也文舄爲不與注據實與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大平制○即春秋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繁露王道云齊桓舍王世子擅封那衛杞機行中國意從王天下又云桓公存那衛杞不足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經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孟子告子下葵丘之會諸侯五命曰無有封而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則指封那衛自犯其禁故以爲不告盟主也趙氏意以若是告天子王章所云不告白當指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五禁之中桓公自犯者多豈必專封所以自犯者有所諱避爲葵丘所命專爲尊王趙氏說非也包氏慎言云那以自歸爲文脅其專封所以彊王義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伯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書者起文

從實也疏曰虎通號篇云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得書也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王政不修方伯連率之職變衛康叔之封爵爲侯九伯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謂牧也疏引王制注云凡長皆四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也○注起文從實也○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爲主也通義云善桓公之爲此者褐變之正也他日其命諸侯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合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緣陵以封之子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狄人攻邢邢君出致于齊桓公築楚丘以封之是三國皆齊所更封信于楚丘齊語曰翟人出虛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爲狄所滅齊桓存三亡國並周之舊封傳曰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

夏六月邢遷于陳儀疏郡縣志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隅小城是也春儀故城今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邢之遷以遠狄難今其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水道于狄豈便復爲安此夷儀實近齊非那國也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河南平皐縣自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皐是那上非那國也此非齊之夷儀不在此今冀州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平皐是那上故那國也周公子所封是平皐之那上本那國也此非齊桓所遷之那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計那國所都亦只

在朔城西北是也若平舉邢丘乃衛
所滅復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逆女于邢丘即此薛瓚駁應說
甚精鄧元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水注亦混兩國而統釋
之其失始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
十里與此邢無涉羌參
略以左穀與公羊同

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
疏通義云諸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
狄月狄中國而靖遷于夷狄則不月穀梁傳曰遷者猶得
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傳書遷皆出自遷者之願者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言
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
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爲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
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者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疏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是也通義云
若宋人遷宿遷陽是也於此發傳者實齊遷邢于陳儀故
解不言齊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欲遷依險阻
非齊強遷之也○注書者至在險○白虎通京師云王者原

師必擇士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
聞明當懼損于善惡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
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
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
起曰美哉乎何山之固也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
也按左右多互譌此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
一國之中矣賈誼曰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
將繇使達者不過五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爲
都輸將繇使達者不過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繁繇者不
傷其費故達人安所謂貢賦均也○注其後至是也○下二
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益邢恃險故爲衛
滅國語鄭語云鄶仲恃險亦恃險故爲鄭滅與○注遷例至
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之虛是也○注此小至國同
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注此小至國同
邢小國書月與大國同者爲霸主率諸侯助城亦爲重煩
勞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一事也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據首戴前日而後凡
注據首戴後凡○下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是前日後凡
也此若先日後凡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注言諸
宣諸侯城邢矣
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
遷更與諸侯來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

留城之爲一事也疏明卽上救邢之師卽上文則知桓公宿
實諸侯也緣陵舉諸侯明故不復月則此及楚丘月者重錄之起
語至實師○舊疏云首戴之會歷序齊侯宋公之屬下文直總
進衛侯便是實諸侯今此亦上歷序齊師之屬若下文直總
言諸師則與首戴同是實師非必齊侯宋公等是以得序
之以順上文也○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文人作人校勘記
云閩監毛文同誤也鄂本元年入作人此蓋疏中同當據正
按故人者仍是齊宋曹也反故人言仍是救邢之三國舊疏
云下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緣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
來城之故此注云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嫌歸聞其還更與
諸侯來城之也杜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
故是也反故人猶言故人反也○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
日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彼以丁救邢
書次以彰旃爲貶爵而稱師此復稱師美齊侯故使如改事
也與此順上文爲一事異也舊疏云十四年穀梁傳其曰諸
侯散辭也范云非伯者所制傳又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
亂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卽散何
以美之於義穀梁爲短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爲散辭而
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意直以言諸侯見桓德衰待諸侯然
後城故嫌穀梁以爲散辭今此注正道緣陵之諸侯會各
自歸國復來城之仍自不道十四年諸侯爲散辭矣舊疏又
云宿音須就反留音溜胡反公羊問答云問陳氏浩曰宿留
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武帝紀宿留
河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其深切邪祀志東海宿
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觀宿留而視之
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也校勘記云盧文弨曰史記索隱音
秀溜漢書郊祀志同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深切邪祀志東海宿
通義云按漢書五行志李尋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
見行可仕下並有宿留之語宿留猶審留也易謙卦鄭氏注
亦讀爲秀按孟子公孫丑云故不受也注故日宿留音義云

宿留上音秀下音霤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彖傳鄭君注云需讀爲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李尋傳宿留瞽言來慰傳此滅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超氏孟子鴻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湘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通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郎六書轉注之學依風俗通過譽篇云何敢宿留後漢書韋彪傳劉愷曰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齊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乎是宿留爲漢世常語桓公自春救邢至是城而還之宿留於邢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月有戊辰厥爲八月之二十七日石經左傳作齊人以尸歸校勘記云俱後人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爲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閔二年左傳共仲通于哀姜欲立之閔公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哀姜與知之故採于邾齊人取而明云齊人取而殺之于夷明爲齊地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據從國中歸不當書邾婁人執鄫于不書以歸是也疏注據從至是也○郎下十九年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是不

言以歸也通義云問夫人得在齊地則固歸齊矣何既薨乃言齊人以歸案經文似若齊人以歸爲歸之齊故執以問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夷疏以哀姜本孫邾婁不得至夷爲齊人取歸故得薨于夷也夫人薨于夷則齊人爲以歸注據上說夫人薨于夷爲故以歸至于夷疏傳意以經既書薨與凡同文則爲爲齊所歸故難之　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而不言喪者起桓公召夫人于邾婁歸殺之于夷因爲內諱恥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後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錄因見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疾夫人淫泆二叔殺二嗣子而殺之疏魯世家云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殺之魯謂爲齊殺非殺之魯地也檜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縊一本作搤○注先言至者也○穀梁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疏注楚稱至交婚○莊二十八年荊伐鄭此稱楚人故解之也諱與夷狄交婚者下八年諦于大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明爲適故從父母辭言致是也按宣公母敬嬴文公母穆姜皆以先致爲適使用爲適故僖公本嗚楚女爲適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舊疏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使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義或然也○注故進至中國○通義云僖公爲所聞世之始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治楚以漸故進而國之杜預謂荊自改號楚妄也

據左傳則桓莊之篇固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號楚以州舉者自是略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尚稱荊舒故知以賤之辭詩與春秋其義正同按孔以僖公爲所聞世與何異舊疏云正以稱人爲楚進稱故也○注又明至賢者○新書胎教雜事云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即慕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之無取楚之事也進楚所以辟外公也繆據傳文及穀梁古之則知此爲漸進文按何氏所據或公羊外傳諸書不得以傳文不見即牽洮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打注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惡之者不如危重疏穀梁作榩按穀梁疏二十七年傳注僖元年會打當也古丁聖聲同部得相假借杜云慭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榩城大事表云左傳作舉今陳州府西北有舉城即榩也水經注渠水篇陘水東流謂之谷水東經涓涓城王隱曰舉北有谷水是也舉即榩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榩杜預曰榩即舉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舉城在陳州西北○注先言至者也○薨卒也○舊疏云正以非大信辭故注月者至辨也知與邾婁有辨者即下文公敗邾婁師于升是也既出尊者之側而有私

尊故危之○注不從至重也○下九年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明重喪出會有惡此有夫人喪而出會諸侯宜惡惟不如危重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薄故也疏左穀纓作偃纓偃一聲之轉按昭五年注據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伯嬴稻名疏文公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是也通矣故漢書古今人表女罃大戴禮作女偃鍼氏大昕史記考異謂罃偃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魯縣西○注有夫至故也○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云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敗曷爲敗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是皆賓用兵者敗而危之此亦背殯無危辭故難之也舊疏云此經云公敗邾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時於喪事無薄故然則公敗邾婁爲哀公喪公再出不譏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敗見按以莊九年不與公復讎證之孔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犖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有壬午厲爲十一月之誤則十月不得有壬午長厤於閏二年閏六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抵悟然當時厤雖疏不應如此之乖謬也左氏犖作酈杜云酈邑名也酈犖音同段借字闕中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騁葩之地麗其即酈之省山左金石志鄭述祖天柱山銘麗其騁葩之地麗其即酈之食其也犖酈音同段借字闕中金石記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版大秦即犖犖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犖當改正

獲莒犖疏釋文犖一本作茹左傳校勘記石經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岳本犖作犖是也按今左傳毛本監本作犖當改正

莒犖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注據獲人當坐疏注據獲人當坐○穀梁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季子治內難以正注謂拒慶父疏本誤據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邾反舍于汶水之上

之曰噂注噂發痛語首之聲疏注發痛至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集首也大戴禮少閒云公曰噂注噂歎息之聲傷而以噂爲語之子曰噂注噂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噂注噂哀痛之聲史記名仲連傳噂噂亦太甚矣索隱噂者發聲歎各說尤切張儀傳儀被笞其妻曰噂子毋論書遊說安有此辱乎亦同此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至畢語○舊疏云畢作卑字誤通義云諾應聲答爲酒言飲而曰以已字屬下請按疏又云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曰自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琴氏志順道書勝錄云淮南說林訓諾之與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奚斯所許已止不成故重言曰吾不得入矣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注輈小車轅冀州以北名之云爾疏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入縊魯也家云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通義云抗舉也軒其車使輈去地高可得經是故逢丑父當詐而轅濡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哭季子釋閔嬴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旨也俱欺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注輈小至云爾○十行本北作此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此作北當據正漢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輈轅也放工記輈人

爲朝注朝車轅也方言九轅楚衛之間謂之輈楚詞東君駕龍輈分乘雷注輈車轅也禮既夕云薦平直東榮北轅注輈轅也輈人又云十分其輈之長注云輈當伏兔者也小爾雅廣言以輈爲輿者輈以載輿因謂輿爲輈也故也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注魯時賂錢追酒外

賂求之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注魯也通義云魯本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聞其自死乃復責賂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

魯注故與季子獲之疏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坐季子以獲故書莒大夫大其獲也季子待之以偏戰注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疏舊疏云此荐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注傳云至之道○舊疏云此荐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是也敗者內戰文耳莒人可忿而能結日偏戰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得君子之道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通義云爾者釋上午日也謂其結日故爲善辭也穀梁傳義異彼傳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注紿欺也又曰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是穀梁先師亦不以彼傳爲然

公羊義疏二十八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疏閔二年左傳云僖公請而葬之世家云魯聲公請之是也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據薨于夷稱姜氏經有氏不但問不稱姜并言氏者嫌據夫人婦姜欲使去氏疏注據薨至姜氏○見上○注經有至去氏○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是經有去氏見貶例故別之也明據上薨稱姜氏以難貶爲貶注據薨于夷不貶疏其稱姜氏無貶文也與弒公也注與慶父共弒閔公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弒閔二年左傳云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穀梁傳其不言姜氏以其殺二君止稱閔公者科舉其

故直書其罪哀姜者與於弒者也內大惡諱故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凡爲母后者可以鑒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包氏慎言云哀姜爲齊桓所殺齊不以爲女也故不稱姜不以夫人禮治其喪王法所誅臣子不得向私恩也按夫人者弒二君宜從誅絕科得罪宗祖王法所正故臣子當以天子之法治之也傳疏云爲子之逆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送中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爲難矣○注貶貶至順也○謂去姜留氏也左疏引賈逵云殺子輕故但貶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并姜氏于罪尤重也舊疏云吉則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爲順也是以舊傳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也通義云貶去姓者使絕嗣于齊明桓公之誅不爲滅親與穀梁爲齊桓諱殺同姓義近○注致者至錄之○上文書薨不書葬故此書至自齊爲常文書致與定元年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也○注言至自齊不言至自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荼校字

公羊義疏二十九　僖二年　何容陳立卓人著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杜云楚丘衛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毛詩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臚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爲河南衛輝府之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氏滑西眞雒亦以爲在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爲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廮丘錡丘取丘清丘廩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既蠶之下說文丘上之高者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亭晉侯于楚丘即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丘即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爲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邑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次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一則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即桓公封衛者爲北楚丘南楚丘而名爲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濟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宋子詩集傳亦云濟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公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兩失之至熊過謂楚丘爲魯地吉城楚丘猶夫城向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宮楚室楚丘爲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非流經歷古之甚乎高江村漳楚丘甚明確一丘爲祿抹殺之豈非流經歷古之甚乎高江村漳楚丘甚明確以宋亭晉侯于楚丘即衛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尚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楚丘已滅也執滅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入衛○即閔二年冬狄入衛是也因經止書狄滅那狄入衛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之爲桓公諱也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之爲桓公諱也然則執城之注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詩疏引樂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益當時狄勢正強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丘明畏避狄也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執城之注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之又不衛書齊實請侯也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穀梁傳曰則其不言衛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何也不與齊

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按彼下不得盈涉上不得通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

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考明去衛而國楚丘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文者深爲桓公諱使若始時向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注復發至善也○正以上元年救邢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復發及者何累也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城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故不目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於篇詠當時黎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觀木瓜之什列于國風則是公羊義疏二十九

聖人亦以爲善矣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永天命不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爲無王矣一曰天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然威之爲用足以制人而已福者賞微以爲用及其主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思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土地人民社稷忠亦大矣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有國者得作福於國也詩戒諸侯忠恕之福故體家施不及國者不與大夫得作福於大夫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已而釋之者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然今若不書葬嫌爲賣魯臣子不討賊不賣魯臣子者爲齊桓爲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段借隸續乍彰長洪云鉅鹿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令斥彰長田君斷碑假印爰守之四邑曰任曰廣平曰下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爲夏以章爲彰是也水經河水注絳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號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本之服說水經河水注又云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號公飂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北號也東虢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邑也號叔死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號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曾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下陸縣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廢縣在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北三十里爲故下陽城則下陽爲虢河北地虢界跨有河南之北也

虞徵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注據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
疏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尊正爵則公非本爵折內國稱子故知虞徵國也○注據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眾稱師爲大國例今虞徵國稱師故爲加文也又隱五年鄭婁人鄭人伐宋注鄭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不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據以難使虞首惡也疏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此不言之者秦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楚等巴爲小國故此舉巴爲難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之義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寐疏說文宀部寐臥也梁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繁露服制象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僕書辛慶忌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通義云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瞿荀息進曰虞郭豈足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知一事而傳者異耳
酒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
云爾疏釋文郭音虢又如字左氏孟子作虢通鑑綱目上有夏陽之阨寒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新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滅二國意荀息探之故曰虞虢見於君之心也獻公損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疏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楚辭大招隱揖辭讓注上手爲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而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即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部揖攘也即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曰手著胷曰揖即司農注所謂今時揖是也通義云揖之延之進也推手曰揖引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

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是也與爾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疏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按孟子萬章上與屈產之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予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乃漢西河上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爲山西吉州治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爲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則知蒲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爲地名爲得其實○注乘備駟也○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與垂棘之白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疏云本藏下文棘一本作蒜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注玉以至爲美○原文往必可得也疏武氏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考此當以往字屬上爲句上爲何必可得也又往必可得也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爲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爲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虞君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於虞韓非子言韓非子言過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虞公貪而不聽荀息曰必假我道虞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公大悅權動以垂棘之璧加之璧爲垂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注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之寶也猶言何必猶失也韓非子云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注以手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之寶也猶言何必猶失也韓非子云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

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廐較此傳爲詳**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疏孟子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虞賢臣左傳又曰公曰宮之奇存焉繁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忠之是也說苑尊賢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故使受之也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以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以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輕之雖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故使受之也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故使受之也

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下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終猶已也古以已通終以往即已以往也**虞公見寶許諾**疏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戰國策趙策曰脣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勳篇惟南說林訓皆作脣竭而齒寒高注竭亡也按國策之揭即竭之假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晉其要了以弊首○注記史記也○舉文閻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注賜猶惠也**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注賜猶惠也○

必從之又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新序同偉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疏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若請勿許虞公弗聽後虞果亡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覩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滅下陽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師良晉里克帥師帥自虞師伐虢滅下陽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運傳巖傳巖東北十餘里郎緱轅阪也春秋左傳所謂人白巔轅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爲虞公太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惡之義也按上傳云使虞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疏梁傳獻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彼以虞虢同時滅也史記注引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南故反取虞也○注還復至言反○舊疏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疏釋文云牽本又作擊**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下五年穀梁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注賜猶惠也○

臣之謀何如獻公曰譬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良馬操璧而遺屈產之乘馬奉之以遺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牽馬操璧曰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注云路大也駕說文齒部齒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騋馬八歲也是馬有年齒之計故云馬齒長也**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爲戒又惡獻公不仁以滅人爲戲謔也晉至此乃見者晉楚俱大國後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疏注傳極至

爲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則諫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曹節傳虞公抱寶奉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注又惡至讓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聽中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謂惡荀息之詐謀宜就禽也○舊疏云郎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後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弒翼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紀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績子文公爲霸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繼白所聞之世始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穀鄧不書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之親大則隱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之世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通義云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

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陽者何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疏竹書紀年獻公在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滅夏陽即虢已滅與左傳以滅虢在後四年者異趙匡不知經師家法據左氏說公羊故妄駁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疏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會下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黃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汳水篇汳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閻百詩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之而已其中國之外惟有江黃無以見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書屈黎之次經唯楚蔡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會之下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澤字故云二傳無澤者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黃城貫與貫字相似釋例引或曰齊有貫澤公羊曰貫澤之會水經汳水篇汳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閻百詩十三州志以爲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之而已其中國之外惟有江黃無以見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書屈黎之次經唯楚蔡而經不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

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間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新序四云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謂此○注晉大至德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字乃與下文合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鄂本夫作大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据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類調篇又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焉得聞君道篇善乎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說苑善說篇引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諱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諱是也下九年左傳云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矣是冀正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熊通僭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雖不至亦作偏至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舊疏云此直以遠國辭俱人若進而稱爵無以見偏至之義通義云此盟會之詭例也僖公之會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最盛欲偏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偏遠者包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而發江黃于末則嫌中國之外惟有江黃無以見偏至之實故亦舉齊宋以見偏至之實獨會二國之微者故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攷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書屈黎之次經唯楚蔡而經不書

杜注云黃國今弋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甯府眞陽縣東黃在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十二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柴水又東經黃城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侯國應劭曰故江國今江亭是又弋陽下云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注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遠國辭稱人疏穀梁傳亦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注桓公至稱人○桓公德盛謂上封邢衛存魯諸侯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嫌使微者也左傳疏引賈云江人黃人卿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爲楚所滅其意雖異皆以江人黃人爲國君親至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序首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辭疏穀梁傳亦曰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

傳有宋公陳侯鄭伯蔡子黃池之會經唯晉侯而傳有單平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備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而弦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冬十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說與前同疏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備月有小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同有一時不雨者彼則直云冬不雨矣未嘗書首月也○注說與前同○謂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也彼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昭十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子專政之應此不言所應書疏云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云說與前同按漢書五行志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是也故一至改政○舊疏云即去年十月不雨者閔雨也皆一月不雨書也穀梁傳一時不雨是也皆有志於民者也與此異○注旱不至於

楚人侵鄭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一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注太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一月書者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憚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備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改政旱不從上發傳者著人事之備積於是疏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積於是疏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日不雨也正莊三十一年注亦云公室福由下作近常陰之罰臣弱也說與前同從不言可知例也○注太平至即上二年冬十月不雨本年春王正月不雨此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二

邾戎即周禮注所云伯禽以王師征邾戎今尚書作徐夷徐戎許所據作邾鄒在魯東則邾在魯東矣書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昭元年周有徐奄徐蓋徐戎也邾習於夷故左傳曰於夷故邾又夷也說文又云邾地名玉篇引春秋徐人取邾紀要舒舒一个廬州府舒城縣按杜謂在下邳者近魯東與徐戎自別爲然去舒俱遠且楚人取徐于巢林似亦不得到此也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奔楚似爲近之

其言取之何注據國言滅疏注據國言滅○即三年滅譚滅遂之屬是也　十年十月莊

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疏注易者至之備○鹽鐵論險固云闔閭築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取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又云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按古險與易多儒行云道途不爭險易之利詩周頌大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云夷易也是也○注不爲桓救也○舊疏云決上元年二年狄滅邢衛皆爲桓公諱不書其滅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外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經文解詁失之按人者得而不居之謂故爲滅諱辭此明書取不得仍爲

諱文傳言易責舒之無守備也相竇論之得矣通義云啓願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舒蓋所云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爲其附從霸者進之按孔說未然詩辭多溢美不必强合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注據上得雨不書疏云即上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三月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以至

唐也○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宣公至大豐○舊疏云謂宣十五年初稅畝訾其冬螽生宣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王其意○繁露必仁且知云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三

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無過極無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況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時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舊疏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行惡天報之禍兩令相及故言之際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疏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即齊桓公會江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穀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末者後耳但言會不言盟據貫澤言盟疏大戴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舊疏爲義王肅釋再爲義王云陽穀與召陵也蓋亦取此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末者後耳○原文闕○注但言至言盟○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

不言盟但言會故爲末言之也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谷注無障至利也○孟子告子下無曲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注無障至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趙注無敢遏糴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谷之曲防曲隄即此之障谷是以此傳之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谷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以鄴西泛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至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奘巨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緜而不難以鄴國爲墾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楚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無貯粟無曲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壅也按此乃壅塞水流使鄰無藩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年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禁溝澮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二十九　十四

桓公即壅遏入流者何善爲他人計而不善自爲計若此也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爲明顯○注水注至曰谷○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爲谿谿也又釋山云山嶺無所通谿彼謂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此觀之天災之應過不通者以公羊僖三年曰無雍泉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禁溝澮塞水不東害同過糴若治水之比故公羊穀梁皆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孟子又云無過糴即此之無貯粟也趙注云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謂貯粟亦以此傳釋之正義方言云樹植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之子即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易樹子注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注樹立至之子○孟子又云無易樹子注樹立也已立之子不得撫易也下九年穀梁傳世子不得撫易也下九年穀梁傳曰世子之位不可以不正樹子者立之也從人部但立也從人豆聲讀若樹莊子逍遙遊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固塞不樹皆立義方言云樹植也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立之子以貴不以賢立子以長

無以妾爲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疏孟子亦有此文注不得立愛妾爲嫡也○注此四至所患○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貶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哀周文添時人喜文獻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所以救時弊也○注時盛至而已○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平桓公之志語與此義同唯孟子據葵丘之會爲異耳翟氏灝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此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勤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謀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事亡大夫毋圖勞毋專予森士庶人無專妻毋以妾爲妻毋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

冬公子友如齊葅盟疏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葅作洎

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葅臨也時因齊都

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

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注猶曰至於齊○毛本於改于○注葅臨也○玉篇艸部葅臨也○注葅同說文有隸無葅葅鄭注儀禮讀位爲葅蓋隸變也穀梁傳葅者位也又昭七年傳葅位也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葅杜子春云葅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又通作立鄉師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葅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爲葅訓爲臨視也與術雅釋詁葅視也亦合說文訓隸爲臨與此通禮士冠禮及禮記文王世子葅皆作葅葅皆即隸字大宗伯注古文立位同字則又隸之段借也○注時因至法度○校勘記出時國齊都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通義云謹案葅盟曰臨尊內辭也葅位即隸字大宗伯盟例時爲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舊疏云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因葅盟而言及之耳○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葅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按下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傳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

楚人伐鄭

注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是亦尊桓故抑楚言來也就師盟蓋亦若白事於桓然○注不加至尊矣○舊疏云正以上經言葅者見尊魯爲王之義今此來盟者已是就魯之文足見尊魯矣何勞言葅以見之乎若其加葅宜直云葅孫良夫盟也

公羊義疏三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四年
盡八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爲文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

潰例月叛例時疏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上曰潰也苟子彊國云如是下比周貳潰以離上矣楊注凡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眾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聚國曰潰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衞寧林父入于戚以叛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義疏三十

歌以叛之屬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侵蔡淺事也然則侵蔡而蔡即潰其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設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爲義兵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邑潰注云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即晉趙鞅書秋荀寅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疏杜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亦有陘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郾城縣南又新鄭縣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在韓爲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二十里史記穰侯攻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達於冀鄧皆翠山綿亘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闕駟曰召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大事表云今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潁水篇東南逕召陵縣故城春秋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陵師古曰即齊桓公伐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疏杜云屈完楚大夫也曰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何以不稱使注據陳侯使袁僑如會疏注據陳至如會○即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已下同盟于雜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釋文僑本作驕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注據陳侯使

袁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醜霸德成王事也疏注增倍至其君○舊疏云倍讀如陪益之陪不必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注尊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醜同中國言使卽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爲貴大夫而不言使仍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氏明云尊倍使若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醜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則誠如孔疏所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醜至事也○舊疏云卽下傳云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制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白專無假君命不爲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爲說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爲君使輕人之主以爲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教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甚齊桓伯業以服楚爲盛故尊屈完爲貴大夫所以尊桓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

據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注據戊至與地○見襄二年舊疏云彼不言陳袁僑來盟于會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師在召陵也注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卽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于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服義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義與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次于作於非依毛本師在召陵則舉爲再言盟注據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疏注據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從晉于袁婁也齊氏召南考證云何注據袁婁甚精召陵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完如師如陘之師也若陘已盟矣何

召陵又盟乎故經云盟于師傳云師在召陵也事兩書爲服楚喜故書重辭複閒齊氏駁傳非一喜服楚也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鄂本復作複釋文作復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彼詳錄致與會亦書重辭複意也何言乎喜服楚注據服蔡無喜文疏校勘記唐石經何言乎喜四字磨改多增二字○注據服至喜文○卽上侵蔡蔡潰是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注桓公行霸至是乃服楚疏注桓公至服楚○校勘記云鄂本乃服楚三字誤作傳文閻監毛本楚字猶誤作傳文屬下惟此本與唐石經合上三年陽穀之會二年貫澤之會大國違國無不至楚向未服也無王者則先叛注桓公不修其師先叛盟是也疏注桓公至是也○卽下經云公至自伐楚傳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彼注云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是也書禹貢云江漢朝宗于海彼疏引鄭注云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楊雄荊州牧箴杳杳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荊州公羊疏引李巡注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強梁故曰荊州強也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穀梁莊十年傳何休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蛟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歷代叛服無常不獨楚也以其不服楚也然也而夷狄也而亟病中國注數侵滅中國疏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卽莊二十八年秋荊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卽滅弦滅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者荊多而人性急數有侵後治夷狄故也釋名釋州國云荊州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嘗警備故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害辛楚之屬也亟數也故傳云亟數南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于溫交亂中國疏校勘記云閻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

云注北夷至中國閻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蔡鄭○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者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鄧事在莊二十二年於桓時尚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據伐蔡鄭者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荊人蔡十六年荊人鄭二十八年荊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蔡已爲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二年狄入衛下十年狄滅溫是也舊疏云溫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僖十年文滅溫也或者溫是近京師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中國不絕若綫**注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疏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系部綫云綫縷也綫古文綫淮南要略云中國之不絕如綫注綫曰絲也周禮縫人職掌王宮之縫線之事鄭司農注線縷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綫杜子春云綫當爲系旁泉讀爲絪縕之絪凡可以縫者皆謂之線也不絕若綫綫極細物故言喻微也**桓公救中國注存邢衛是也**○疏注存邢衛是也○見上元年二年傳**而攘夷狄**注攘却也北伐山戎是也○疏注攘却也○淮南詮言訓信已之不攘卻之注攘卻也注攘卻也○見莊三十年**卒怗荊**注卒盡也怗服也荊楚也○疏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玉篇怗服也靜也又丁普反靜與諸夏注冀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獄者注攘卻也國語魯語云而大攘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卒怗荊**注卒盡也怗服也○疏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怗服也靜也又丁普反靜與兆同一本作拈或音章涉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字樣宋景德本鄂岳官書本皆作怗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貼卽卒怗卽怗荊之怗○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怗服也○盧文弨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怗

胡云欽文第也是也○注結功也○陶雅釋詁文何十三年經齊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結功也故書皐陶二載考績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結功也○注累次至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莽頌曰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之非議曰白是也齊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遏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按伐山戎在北公世春秋書馬逖以伐楚明德及弧夷最爲盛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釋袁良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之興虞閼父典陶正嗣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之姓曰袁虞國億公四年爲大夫袁十一年顓作司徒元和姓纂袁嫣姓彈後陳胡公滿之後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婚婚生仲牛牛生七代孫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父字爲氏代爲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一也轅顓十一代孫袁父生又後漢書袁術傳術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章懷注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按國三老袁良夫轅濤塗始說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

執者舅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

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爵故爲伯討○注言有至宜討○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謂誅犯王法者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疏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之何也於是略之也穀梁傳其人之何也是也**夫主人之不敬客舅之不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濤塗誤軍道破梁以濤塗爲不敬齊命被執其爲譏齊桓非伯討同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占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此道齊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荀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怒而安天下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三方有此語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

滕文公湯始征云與梁惠王所引小毖而梁惠王明御書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奏記則東而征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于道云古者東征則四國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明春秋雖子桓而不從其質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又以罪執則議從其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人遂以師逐之而南征之文也董逌詩放云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董逌詩放云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爲匡白虎通亦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爲政曰思戴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傳曰桓公假道用束帛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正故也注故台壽塗有此言疏于傳壽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便于陳者是也法言先知篇云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以敎矣夫又云老人老屈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幷人孤病者獨死者遇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敎其師而執壽塗古人之討則不然山注以已所招而反執人古人所不爲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疏注以已至爲也○謂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周公所不爲也繁露仁義法云昔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以我不正也又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自惡者罪特重本其論輕故逢丑父當斬而袁濤塗不宄伏亦以濤塗爲囹執其本也此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書雖有罪伯所宜討要須白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書既惡齊桓之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舊疏云內之微者矣穀梁傳不言其人以罪疏邱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忠誠者言因是不修其師卽上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忠遂爲所調誑矣按不修其師卽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師不正故也

良壽塗下嫌是齊師故解之按左疏云面言及江黃者將卑帥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之與舊疏義合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疏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楚已服仍致伐故據以難之楚叛盟也注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壽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疏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月者至之久○校勘記出凡公出滿三時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據正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加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按此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錄月也校勘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久字亦衍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徹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故須注解也何者正以曹許難非大國亦非徹故得錄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肖鄫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

主會者爲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首藏會時桓公得意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爾大小相次非信史矣繆左穀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忠誠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疏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忠誠者言因是不修其師卽上師之故而爲陳之所苦忠遂爲所調誑者言因是不修其師卽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己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注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與也疏注據鄭至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與也○注據鄭至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繼問至疏云若五問曷爲直稱晉侯卽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

殺明其但在何故稱晉侯以殺耳是也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至親也○穀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注甚之至親也○穀梁傳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矣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以君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合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以鴆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人上胙獻公公欲饗之驪姬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其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曰莫之人皆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毋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仍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獄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白辭之君曰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曰即惡名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新城左傳檀乃並載此事詳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卒卒不書葬法雖同又於九年卒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名不得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名不得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名不得

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公與有失焉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祀伯姬來朝其子參謁焉以爲直行朝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命今既是微人復不言使而書來朝明非實也義或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疏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弋得聲與止聲古音同在之部得假借也杜云首止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云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甯陵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爲殊會王世子注據宰周公不殊別也疏○即下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丘是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爲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之義○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注儲君至會也○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救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以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傳疏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而會之義疏曰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爲世絕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注儲君至會也○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救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是也傳疏云使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爲世子而會之義○注

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通義云時鄭訴於楚齊桓不能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義○注時鄭至不盟○鄭自莊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雖服綏卽叛盟勢必加兵於鄭故有內欲與楚之事也依古不盟爲解者卽桓三年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注據後言不盟居會上辭疏注據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在下明爲居會上辭故難之魯子曰益不以寡犯衆也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疏解鄭伯逃歸之故也益諸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而鄭獨背中國故貶而逃爾○注諸侯至云爾○通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伯懷二心欲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己背衆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曰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通義云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略之甚也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曰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湖廣黃州府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　去

靳水縣東三十里有軑城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水篇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郡軑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鄖元曰江水又東經西陽都南卽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古弦子國通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軑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軑縣西陽皆弦子地元凱第釋弦國在軑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都也紀要軑縣城在黃州府斬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伏伐晉滅溫晉里克弒其二君疏注此象至二君○釋文作比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伏伐晉滅溫卽下八年伏伐晉十年伏滅溫是也晉里克弒其二君卽下九年晉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據滅言以歸上傳云四年反取虞知去滅變以歸言執疏注據滅言以歸○卽下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是也○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取虞○見上二年傳○注知去至言執明云取虞知此虞滅虞則書執爲變以歸辭矣不與滅也爲不與滅滅者亾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疏注言滅至善辭○論語堯曰篇興滅國彼述武王克殷事明滅國當興也滅者亾國之善辭下十九年梁亾書亾爲自亾與此之變以歸言執皆春秋所絕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滅者臣子與君讐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疏注言滅至辭也○校勘記云鄂本注作勠與釋文載文作勠葉本釋文葉本合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載文作勠字鄂本注作勠與釋文載文作勠葉本釋文葉本合通義云據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人以自亾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諼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上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亾知貪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以自亾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於晉上此復序晉於此上弦子奔黃之屬是也杜云虞公貪賄馬之寶距絕忠諫極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亾之存亾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亾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罪辭杜云晉侯

修慎之祀而貶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非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子兒於彼而略於此者十彼見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緩之而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罪之爲可恕也取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罪亦可免乎是其義也○注虞稱至滅也○注虞稱至絕亦絕而不錄也消直絕其宗祀通包氏慎言云此言王者起亦絕之義云虞稱公者蓋嘗爲三公按虞之正爵不可考周時二王三公亦稱公職名也虞公以官稱知之後稱公正爵也天子三公非爵也傳爲奪正爵起其滅也從字疑衍當涉下文不從滅例而誤耳穀梁注引江熙云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州公郭公虞公則虞爲滅國故宜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夏陽亾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資而歸嘗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亾死齊稱益春秋所賤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外而同歸生死齊稱益春秋所賤也猶曰其下執上之辭也亦卽奪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拔敦梁傳云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上之辭也亦卽奪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注不從正爵之義魏策云昔者晉人欲亾虞而先伐虢虢者亾虞至略之○滅例月者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注云月者遷宿不能死社稷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坐滅人同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同罪書者宋公羊義疏三十

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尋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爲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伐鄭圍新城疏杜云新城鄭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圍新密者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注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鄭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疏彼注云據伐於酋上不言圍是也下二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十二年齊侯伐宋圍緡經文與此同傳云也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詳見本由誤自便誤使依宋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禮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

不能化而後武功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不得意○莊六年傳云不得意致伐已移師救許仍以伐鄭作不得意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卽還無爲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疏注至是至爵者○傳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也杜注亦云邾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爲進稱爵○注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罷作能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能者應誤舊疏云小邾婁

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爲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爵然不合書時旁朝魯魯爲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疏注據晉至稱侯○見上五年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疏孟子故通義云謹案解國者衆辭言非君得專殺大夫故稱國以殺無貶辭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刑公族于朝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疏穀梁左傳釋文毋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明監毋作母釋文甯毋音無或音寧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母按甯音義通禮記禮運注陳靈公甯毋孔疏作甯俔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寧今左傳作寧公羊作甯是也說文川部甯所願

也从川帝内齊万部帝顯河也从万面齊是其證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一統志泥母亭在兖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兖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水經注菏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毋謀伐鄭也甯左氏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甯左氏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鄭世子華甯作寧俱與今本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發何以示後嗣及記發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般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八年云有班馬之聲釋言注引作釋文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公羊義疏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

言甯毋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下即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僖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即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水經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威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衛王命

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毋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疏注衛王至於上○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劉服虔賈逵皆以為王人卑於上公冕雖舊必加於首尚至尊必先諸侯漢書諸侯方進傳消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司服注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序於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諸侯之上所以尊王命也○注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名氏不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經見故不言名氏也○注時桓至自助○甯毋之盟見上七年彼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是陳鄭皆遣世子也衛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與上五年會于世子于首戴同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之曾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穀梁亦云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注言乞知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許盟于齊也○注以不序也○謂洮之會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　其處其所而請與

奈何蓄酌之也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卑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

盟不為大惡者古者不盟也疏注酌挹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注酌猶取也詩酌彼行潦傳酌取也禮記郊特牲云酌用尊陳性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疏云酌用芗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也注酌取至之義○注時鄭至者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注酌猶取也詩酌彼行潦傳酌取也禮記郊特牲云酌用尊陳性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疏云酌用芗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也注酌取至之義○注時鄭至者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注酌猶取也詩酌彼行潦傳酌取也禮記郊特牲云酌用尊陳性而不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疏云酌用芗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也注酌取至之義○注時鄭至者也○穀梁傳亦曰蓄之也注為血而與之通義云周官邦治先鄭司農曰治讀如酌酒之酌尊中之酌謂酒也注治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讀書叢錄云周禮士師掌三法謂邦治邦訟邦禁治訟者掛劑治禁者掛劑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治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故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注載書不復歃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載其辭坎用牲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洛之戎侵楚及中甫太子捽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其曰乞盟是也疏云八年洮之盟陳侯鄭伯不敗不衂故逆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敗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禮記緇衣云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大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注云獻子魯大夫以郊天之月對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孟月也夏卽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傳八年正月公於時未有歲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傳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魯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注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疏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以致至禮也○以經書致用在廟下不宜用之明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故譏其不宜用也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爲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詁箋云夫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春秋因魯以爲內小惡不譏也禮春秋因魯以爲內小惡不譏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祭非審諦昭穆也商頌長發備矣○注禮夫至譏之○禮昏禮述士禮云則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棗又記云婦人三月然後祭行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宜時祭則助祭所謂祭行也故彼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嫡婦庶婦言賈疏惟指嫡婦未備君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廟見奠棗栗盥脩庶婦不饋則亦不奠棗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舅姑備庶婦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卽亦宜然此夫擇日而祭于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爲譏者明疏勞不敬謹也○注特行廟見遇禘祭不月至禮明○毛本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誤夫禮舊疏云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書日故知用在廟下失禮爲祭事譏故不日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注據夫人至例本不日也夫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據夫至不貶○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譏以妾爲妻也

妾之事嫡稱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舊疏云欲道傳家知以妾爲妻者正以初逆不書與恒莊之閟夫人姜氏之事嫡稱夫人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慕嫡也

注以逆不書人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慕嫡也疏繁露七十云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僖公至爲媵○舊疏云春秋說文通義云謹案齊女頃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邢楚聖姜也楚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末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爲楚媵矣按同姓相媵本左氏家言未可爲據解詁箋云傳曰魯以夫人爲聖姜毅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詞非禮也詩曰諸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世子舊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女春秋之制諸侯夫人爲聖姜毅梁以爲成風皆立妾之詞非禮也詩曰諸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賤也皆微辭庶婦世子舊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女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爲存疑詞按如劉說僖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烏得來卽位時取於齊者經齊女不書卽位時取於齊者經齊女不書卽位時取於齊者經齊女不書

之義何以除喪時即位除喪時即位何至此始
因赫曦致與勉先致其女齊侯立宜亦春秋說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
十一日按是月己
丑朔當十九日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鄫說卒疏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
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
作御說鄫御通史記宋世家云公子
表宋桓公鄫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為戊
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
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
葬使若非背殯也疏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
會事在下下十八年傳曷為為不使齊主
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竪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
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
葵丘之會叛大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為不言捷乎宋
為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

公羊義疏三十一

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為襄公諱也
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休公門君
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即當還歸其背
殯出竟之非愈見春秋為宋襄首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
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為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
諱葬嫌為齊桓諱與陳侯欽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為齊桓諱
與陳侯欽同
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杜云
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南汾陰縣為葵丘非也大
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
也馬氏宗槤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葵丘名今鄢西鄴是也鄢本齊桓公
丘地名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鄢與宰孔勸遠略之言相合元和
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
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
近在臨淄縣連稱管王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
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
侯西為此會也仝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
其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齊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

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詞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良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恐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首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西南文義似以爲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乘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鄴者近是鄴亦近晉故晉獻欲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爲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疏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漢書翟方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上五年首臧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爲會主致諸侯于此書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下爲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家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是宰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云宰猶治也公羊義也○注公羊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宰則又三公中爲政者故爲職號尊名也注宋未葬不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也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據杞叔姬不卒疏注據杞叔姬不卒○舊疏云宜作伯姬字郎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叔姬來歸成八年杞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注字所以相尊也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注謂許嫁笄而字之又曲禮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許嫁笄而不泄所以遠別也○注笄簪至飾也○禮士冠注笄者至飾也士冠禮注云笄卷髮者國語衛注笄卷髮周禮追師職爲副編次髮衛注笄今之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紐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係并一名衛詩卿風

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惡笄者櫛笄也亦名箭除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椑笄以竹爲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篠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于華林殿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男子不髽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惆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栉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縱笄總以此而言男子亦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者以爲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端禮皆禮主人親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纓者有從人之端禮皆禮主人親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醴之因著纓明有繫也益五宋爲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醴至稱字閩監本同毛本醴誤禮禮記雜記疏引賀場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者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者笄女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者則婦人稱之無主婦主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醴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纓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之禮也然則記文云燕則冠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髽絰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諸侯絕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降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侠卒也曰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疏注不以殤禮降也○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爲其女子子許嫁而笄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女雖未許嫁而笄者貴疑從重則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之此伯姬已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此決侠卒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注不以殤禮降也○穀梁傳云內女疾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此何以耶鄭釋之曰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卽其後盟以

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爲信又以日爲美不幾於亂乎春秋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鄂書亦將以爲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爲美公羊以爲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愼言云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澤舊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爲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桓公北伐山戎存燕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葵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

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爲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爲天子下爲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一所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用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凱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

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謀會轅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富作預按注云不與爲預遂改小字音預爲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矣不言可無盟是其不與盟也〔疏〕此以振釋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震振古音義通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振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彼之振也○注亢陽之貌〔疏〕振釋文云振主也○注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卽震義也　矜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振釋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卽矜字淮南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注矜夸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左氏殺梁甲戌作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然左氏云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氏甲子趙氏坦異文

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爲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誤一字包氏愼言云甲戌晉侯說諸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後從赴其於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遲于札聘之下魯未聞喪注自相乖礙須作長厤推驗日月經未必誤輒謂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或之甚按繁露隨本消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晉侯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說諸左氏作倪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說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說諸也隸釋鄭固碑陰造膝倪辭洪云碑以倪爲說是說倪通也○上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注不書至于也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弑先君之命嗣與弑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公羊義疏三十一

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即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弑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爲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南臣而晉亦尋有奚齊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

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疏云凡君殺無罪大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疏左氏穀梁弑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弑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弑傳同公羊音試按此係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構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啟竄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尚息立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遞經之文里克殺公子卓以葬十一月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君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

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闇終始惡明故略之疏勘校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弑按釋文則此經弑多作殺或讀爲弑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弑此作殺爲岐出然殺可讀弑弑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之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卒于某者壯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君者則謂年數當從公羊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子遂弑其君惡及宣元年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稱子某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子遂弑其君惡及宣元年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其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

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辛先亡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爲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卓子十年死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年死仍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年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弒當作殺子者末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媯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欲言至君同○即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獋郟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鄧本宋本閩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異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國在立太子者防篡殺也春秋之弒君同也大子罪與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卓子是也何意微別經韻樓集云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左氏穀梁皆作殺惟公羊作弒弒孰是乎曰公羊是也曷爲公羊是曰春秋以是爲未踰年君發凡也緣孝子之心不敢稱君故稱子緣君之子未踰年君之號也不書弒是在喪之君可弗弒以見商人之罪書君以見舍之于道未盡也

然則據宋子之例何不言晉里克弒晉矛奚齊也曰宋子者以世子在喪者也其君之子者非世子而其君殺世子以立之者也其君之不正也坊記云曾喪曰弒又以見父道之不可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君其實也不以臣道滅子道也古者必踰年而後君其君卓云及其君卓者蘧括之辭以一弒其君卓者蘧括之辭以一弒其君卓者蘧括之辭以一弒

足證以兩弒爲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大寢一月爲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此是明俗儒謂春秋但因舊史卓子之弒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隱括二事節以弒字非必舊史即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注據與孔父同○舊疏云桓二年傳言據叔仲惠伯矣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加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注不食至亡之○爾雅釋詁云食僞也郭注書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僞也逸周書皇門篇嗣夫有邇無遠乃食益善夫孔注食爲也爲亦僞也直皆以僞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僞也按僞十五年公羊義疏三十一

左傳我食吾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僞無異因謂食爲僞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僞也僞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瀆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僞孔傳訓食爲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僞也孫鄭皆以食爲虛僞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曾語亦以食言爲僞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爲自食其言食者消滅之義非虛僞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爲僞言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爲盡其僞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

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晉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爲姊或以卓子爲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爲驪戎得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此同唯此無伐虢說耳荀息傅焉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以小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上九年左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庶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焉八歲毀齒始有識知人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人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讀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讀大節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人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人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遣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禮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爲公卿適子以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疏史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之甚疏左傳莊二十八年云驪姬嬖是也晉世家伐驪戎得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飽欲立其子疏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爲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又彼二年傳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爲亂莊謂殺申生而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穀梁傳曰世五申生者里克傳之疏入自明則可以生是里克申生傅也左傳上四年公殺其傅杜原敘蓋亦申生傅

於是殺世子申生疏上九年左傳里克謂世子曰君非姬氏居不飽欲立其子世子之傅里克申生是也左傳上四年公殺其傅杜原敘蓋亦申生傅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

于於荀息故動之云閻疏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晉獻公卒里克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公病其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先以此言動之也　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之云爾疏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上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卽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爲之驗於是遂屬荀息以國政荀息立奚齊卓子荀息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則此當是成語故荀息引以荅獻公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荅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荅作答非察言觀色見論語顏淵篇此勸章取義也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殺正謂申生重耳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　如之何願與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卒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左傳亦載有此語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月云訊之占夢傳訊問也大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言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卽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聶政對韓仲子曰臣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　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卽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姑戮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舊疏云桓二年朱儒引樂產云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姑戮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

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
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據衛人殺州吁
疏注據衛至州吁○即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
已定晉國君臣合爲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
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
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注惠公至言之○惠公宜絕而立故爲篡里克爲之臣已爲
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以討賊辭子之明惠公亦在討也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
殺之意疏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里克也
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晉世家云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
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君者不亦病乎

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逆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
於里克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
奚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
汾陽之田百萬是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
里克逆惠公事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
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疏注孺子小子也○禮記內則云孺子
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
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尚小也女選切通賦嫗巢於孺延公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
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人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昕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爲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汝諸
昕云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
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與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儒子韓之喪哀公
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
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洩莊子之子秋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

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爲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爲孺子耳必不以爲後之稱稱之也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稱孺子何也里克甚乎殺君者也惠公知其欲立重耳故曰爾君者不亦病乎
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也爲爾君者不亦病乎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疏左傳述里克對曰不有廢者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俱劍而死晉世家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晉語惠公既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然則曷爲爲不言惠公之不以其罪也凡三見
入注據齊小白入于齊至于齊晉之辭言之不言出入者以并瘕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
踊爲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爲篡文公功足
以并瘕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
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
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文公之故而上諱及於惠也將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矣晉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爲訓○注獻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尚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

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拔舊疏非也據左傳及晉世家姬譜二公子與申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爲篡○文公惠公既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六

傳謂晉文公殺懷公于高梁公羊言懷公出二傳無異各有所據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爲文至在下○晉侯入舊汎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據秦稱師錄功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文公之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也春秋不書殺者猶月食也大哉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高梁也呂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舊疏云藏障楚女文云楚公十年冬大雨雪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以爲盛陽雨水溫煖經曰大雨雪雨雹者陰脅陽也大哉釐公立妾故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冬大雨雹疏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曰雨雪雨雹雨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霰霰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霰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哉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戴天圓篇陽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亦雨雪雨雹雨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霰霰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霰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哉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戴天圓篇陽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舊疏云藏障楚女文云楚公十年冬大雨雪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雪雨雹者陰脅陽也大哉釐公立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七

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注惠公至副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庶亲所生故非命嗣

妾齊小白入于齊則昌爲桓公諱疏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桓公之諱本也

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洗也遂爲霸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彄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嗣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此之謂也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晉世家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即位爲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

美未見乎天下

故爲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爲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纍而有封功故爲之諱并不言惠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纍而已有足封之

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注春桓至所知○齊桓功大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諸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纍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纍以興成其美

秋八月大雩注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穀梁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閔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慶疾中何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冬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有深淺旱則示災不雨則示異異大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木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旱以譏其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厤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包氏愼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厤推之庚午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三也○注是後至侵衛○正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三月齊衛分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為是時楚滅

夏楚人滅黃疏舊疏云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師滅譚例月而此不月者所傳聞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貿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忠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貿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貿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于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處昌呂反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愼言云十二月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為十一月之十二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

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爲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郡國志云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開州東南六十

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大國言齊宋遽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爲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相方睦于齊皆弦姻也明附從者不獨江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應（疏）注由陽穀至之應○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上公會齊侯以下于鹹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按夫人姜氏會于齊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夷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淄于緣陵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淄于蓋城杞即諸侯之大夫城杞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淄于是杞復遷淄于緣陵之而曰猶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猶又以猶爲折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之昌樂縣亦曰營陵路通登萊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夷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爲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淄于緣陵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淄于蓋城杞即諸侯之大夫城杞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淄于是杞復遷淄于緣陵之而曰猶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爲猶又以猶爲折又以折爲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封于營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杞邑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五十里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字衍據二年傳文校刪開成石經首缺三行第四行白爲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荅城杞文義繹之無之字是也○注諸侯至誰城○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諸侯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拔言內邑無爲諸侯城之欲言城杞荅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傳意以城杞荅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似未當城杞也孔以傳文之爲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嘗城杞也曷爲城杞（疏）通義云曷爲不言城衛主問事緣然皆得起滅意故互相備是也滅也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言二國交制之左氏上十三年傳以爲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賮誓序徐夷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閟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禰其先君駒王之喪而知徐莒亦即於夷則此之徐莒即左氏之徐戎也書序徐夷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下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

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漢律恐猶也陳羣新律序云監律有恐猶之辭○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漢律恐猶也陳羣新律序云監律有恐猶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恐猶國人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縛家吏恐猶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猶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猶國人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猶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恐猶國人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猶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恐猶取雞免承鄉侯德天

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徵其事不足稱述又太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繁露滅國下云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顯哉故以爲天下與之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之爲不言桓公城之爲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云輒發文實傳者三城各異書故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眾國耳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者起卽自城之諸侯

也又云實與故諸侯散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城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引何以美之卽散何以美之卽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幽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則會同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楚丘不言諸侯者起卽自城之諸侯

稼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雜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于葵丘此存杞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爲會城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不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丘爲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也つ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爲外城無爲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疏穀梁傳鄫作繒下同史記周本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繒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繒正義亦引括地志故郕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繒縣屬東海郡繒故國禹後莽曰繒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繒相注繒縣屬琅琊郡續漢郡國志琅琊國繒侯國今琅琊郡縣故屬東海後分隸琅琊也國語周語杞繒由太姒又云杞鄫猶在晉語申人繒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繒通也說文邑部鄫姒姓國在東海從邑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卽此鄫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注據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疏義通云使乎季姬者言爲季姬所使也○注據使至文也○譙記云銜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爲君銜命之文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請己也注使來朝請

已爲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是也白虎通嫁娶篇云男不至親迎女不至期嫁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嫡季姬更嫁鄫春秋議之詩此○注男不至親迎○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拔詩召南野有死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卽昏禮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卽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親求之謂此是也鄫子使鄫季姬來請己傳曰爲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至明矣九年卒禮嫡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姬更使鄫子請己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卒季姬更嫁鄫子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來朝季姬于邾婁行及防遇鄫子而悅之使來請己僖公許焉白虎通嫁娶篇云男子故躬汙血于邾婁之社後有有國而欲召者可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閻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歸寧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爲末世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爲秉禮之國何傷檢若是其甚乎曰吾友諸升卿部膏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

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祀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鄫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鄫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斎平齋高固先書逆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故曰季姬及鄫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繼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汸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衛侯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爲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令婁與鄫仇深鮮結有十九年之釁故特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爲說也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貧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姓屈此思哭是曰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女姓之巨爲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姓巨周穆王女叔姓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爲山名唯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爲山按麻於八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日九月之六日也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言崩者以在河上也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壈下云一曰襲也襲於說文爲左衽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壈下也河岸崩決亦以爲壈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記異者考得之○注土地至象也○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晉陽雄士火相乘故有嘿陷之義○注言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沙鹿崩皆非舊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也夫水火之爲災石鷁之爲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於壬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之人也所以召之者在于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亦以爲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爲天下記異者考得之○注土地至象也○通義云地以厚載爲德今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爲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晉陽雄士火相乘故有嘿陷之義○注言崩至崩也○河岸閻監毛本同誤作河崩按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長狄之齊晉不書疏不書○注故卑至之也○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繼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之不以爲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通義云趙汸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爲下事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卽隱四年夏公及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爲不能防正其女令之淫泆致令婁與鄫仇深鮮結有十九年之釁故特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將卒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不救而從楚王札于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崩勝強按劉向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二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以邵公說爲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爲說按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占之曰陰爲陽雄士火相乘故有沙鹿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卒晁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邾人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陳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以伐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楚爲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陳也成五年梁山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朌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紀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朌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朌以父仇故略之甚也

次立非篡也〔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朌作朏閩監毛本作非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潰傳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眾殺其君之辭注舉國以明失眾坐絕也蔡朌不能撫有其眾致令潰叛故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

己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日卽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卽蔡侯獻舞莊十年爲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爲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廖信云蔡侯朌父爲楚所執朌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也通義云朌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甲午是爲莊侯又附弒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諸侯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朌立至篡也○舊疏云釋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正以朝聘之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

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如齊桓○正以朝聘之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以爲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諸侯爲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爲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嬴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羞繆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今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丘或云卽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信十年盟于牡丘卽此

遂次于匡〔疏〕杜云匡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

孫放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疏校勘記云卒師唐石經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作帥帥按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卒○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明楚爲徐即諸侯始爲救徐盟壯上既復遣大夫往以致楚敗徐棄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宋三年大夫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卑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衰中國微弱之應疏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

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天下異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諸侯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凶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壞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冀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衛功激揚解悔也疏杜云厲楚與國也卽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鄖氏以厲縣縉漢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爲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潕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卽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鄖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國當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願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據柯之會不致疏注據柯至不致○見莊十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本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

三年久也注久暴師眾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鄫疏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鄫此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旅風舊矣

咬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

詩邶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絲衣云不遲不速不夙不莫傳昭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以晦對明故晦昏也左傳昭元年爲冥晝冥爲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窮夏晦之極注晦瞑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晦其所懼也漢書劉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據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盡盡戌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晝遂指以爲月晦若苟不似苗何以亂義二晦苟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日晦月晦日是月亦爲記異錄之爾常事則但舉日爲文之戰左氏以爲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安者猶讀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穀梁於甲午晦固云日事遇晦曰晦於此亦曰晦冥也可知是日書冥自有師傳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其說焉凡正晝而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也記見至于冥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之或知也但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公穀皆以爲晦也不以爲晦日二傳例春秋記謝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

晦爲八月之二十九日月小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說文雨部震劈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爲劈歷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熙者也又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爲暴商震爲雷鄭注云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音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雷電噬嗑又象傳曰雷電皆至豫云加之者以震有威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夷伯者舊疏云加猶重也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夷伯之廟爲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注孚信至任臣○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孚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偶據說文作采从爪从禾卽保古文而保又从采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補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魯爲其字段孚爲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之廟者是人也當去之何卻公云僖公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顧得經傳意在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注此至去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晦晦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冥皆晦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孚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晦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言晦冥也震雷也木殷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卻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顧得經傳意在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季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己卯晦九月二十日春秋值朔書晦書朔值晦書無義例也此卽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爲譴世大夫則本

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注據陽虎稱盜疏注據陽虎稱盜○定八年盜竊寶玉

叙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詳前後大夫不見有夷伯焉當以公羊爲正蓋桓公德衰彊楚以邾勝正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爲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後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襄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殆有以哉

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

讀故狄之也不月者略之也不月者略之也疏杜云婁林徐地下邳僮縣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婁亭大事表云在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東南有婁亭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年卿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公羊義疏三十二

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親親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爲狄辭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爲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爲略兩卽故不月穀梁傳曰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

包氏愼言云十二月之十六日按歷爲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爲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爲桓叔子韓萬食邑左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圍秋戰于韓原卽此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卽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之世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卽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曰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拼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爲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以言師敗績注據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據泓至敗績○見下二十二年　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釋不書者以獲君爲强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書者從獲人例疏注舉君獲爲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爲重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也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之按昭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爲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注善億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能與楚議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愼言云國君天子所建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書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卽當死囚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釋不至絕也

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曰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按大輅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著錄卷數本此包氏愼言云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爲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鷁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退飛之遠是月僅逮全經之通例非爲實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卷王阮兩家皆十一卷梁皆十一卷玉裁按閻若璩以僖卷故也後人以僖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

六鷁退飛過宋都疏

釋文十六年本或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輅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玉裁按閻若璩以僖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

校勘記又云六鷁諸本同唐石經六鷁字缺釋文作六鷁五歷反按穀梁亦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鷁說文引傳文作鷁說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鷁水鳥也然則三傳文文本皆作鷁字矣尚書大傳云鷁者陽禽注鷁本或作鷁經義雜記云說文鳥部鷁鳥也從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鷁退飛鷁鷁或從南鷁司馬相如說鷁從赤按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說文六鷁丑歷反本或作鷁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鷁五歷反可証三傳皆作鷁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鷁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鷁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從益益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賈景伯以閱解鷁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鷁字本從皃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鷁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鷁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鷁退翡過宋都師古曰鷁音五狄反玉篇鷁午的反又五兮切鷁鶂鷁並同上猶根據許書從皃爲正從益者說文不收以鷁爲正義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鷁同上說文又作鶂鷁反

昌黎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二　十七

昌黎先言實而後言石注據星實後言實疏注據星至言實○卽莊七年夜中星實如雨是也　實石記閩閩其磌然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磌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譬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八耕反注疏本砰誤磌穀梁疏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磌柱下石磌之仁切磌也音譬也又大堅切砰坡萌切大聲砰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磌字則今本有者蓋係強等增加廣雅西釋詁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磌字楊云張揖讀爲磌是古本廣雅有磌矣五經文字磌之人反又大年反聲譬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磌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按疏引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也是亦讀爲砰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磌以居儇李善注磌與廣雅釋實磌磌也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磌同填塞也引孟子非十二子云填然注填然滿足之貌上部填塞也引孟子云填然鼓之滿足亦爲填填然也故楚詞九歌聲之淵填冤然則磌然卽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云雷填填兮雨冥冥雨冥冥然則磌然卽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

覩之則石察之則五疏繁露覩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日見而書或徐或察

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辨理一字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旣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石記聞也引此傳爲說

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疏上十年傳云踊爲文公諱何氏云踊猶豫也齊人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爲齊人語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爲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母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逮及也是月故云是月邊也爲在正月云欲盡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公羊經傳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疏注是月至月也○舊疏云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二　十八

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卽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爲隄月者其義爲盡此月禪言盡編之月而爲稱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者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也說文人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甚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初學記引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鄭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水部重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有當讀爲隄月者其義爲盡此月禪言盡編之月而爲稱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者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也說文人

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前者溯在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者溯在後也注云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溯不日也○注云謂晦日食朔也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是晦朔也○校勘記出六鷁云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鷁作鷁爲錯見字今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鷁也

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倪無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言晦朔也趙盟美戰是也疏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君大夫盟例日定哀滅例日大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弒例日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褒貶所繫當時日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朔但書日不言晦也○注平居至卓倪○校勘記云釋文卓倪丸委反惠棟云卓倪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倪戾平常之事○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齊侯戴子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爲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戴子美春秋說以爲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平常之事若卓倪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祝之戰及此皆是也疏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正也爲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以錄事若祝之戰及此皆是也疏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特爲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終爲夷狄伏之機故亦書朔也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書晦義也春秋重始故也

後言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注鷁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疏注鷁小至然也○明經之先書六後鷁後退飛也鷁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易見故用視鷁則需察遲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日治也注云六鷁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鷁退飛記見也下引此傳爲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鷁按鄗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都睢陽後漢書東平王

自即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加會未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于虛打則云宋災故是春秋特筆志敗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及楚平春秋不志宜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倔強不肯即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皆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彰曰取威定伯於是乎在韓厥子曰成伯安彊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之得喪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終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誠按顧氏不解公羊錄宋災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記出親作新當據正爲王者之數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借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陽而陰行將致墜落遇陽也六陰數也象陰而陽行必衰退左氏疏引

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下襄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而隕此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也鷁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齊桓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生也吉凶繇人自己發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卒爲楚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孫茲卒明年齊桓公薨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分壄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厤在元枵元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爲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后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日彊茲謂卻行厥異鷁退飛適當點則

鷁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卽其洪範五行傳說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爲風發於宅所至宋而高鷁高壄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壄傳以實應著言風常壄而之罰也象宋襄公區區霑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此又一說也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鷁逢風却退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相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鷁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閔也卽用子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衰不進以致敗也俱諸侯是陽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卓趙氏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蚓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採左氏說矣何氏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距諫自彊茲謂卻

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鷁飛中退舉事不進眾人亂潰又蹇之蠱云六鷁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鷁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鷁退飛爲襄敗祥陳師合戰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異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鷁飛事出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乃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關來吉凶所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問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欲以爲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壬申月之二十七日按當二十六日

其稱季友何注據犂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爲季字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爲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爲氏行父氏季明季爲字若慶父字仲謚其子孫以仲爲氏叔牙字叔謚叔爲氏也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討慶父之功遏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起事言于疏舊疏云以君弒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褒穀梁傳曰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淳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卽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惑洛姑之訛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爲決閔元年不

辨字
故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皆日也一年喪胃肉二人故日痛之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書甲子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棄正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常作慈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年左傳注云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者至日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鄫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爲所傳聞世別僖爲所聞世以爲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賢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知此解任賢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竪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竪刀云閩監毛本刀改刁非此本竪誤竪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曰豎貂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竪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竪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邾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爲之也繁露曰邾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首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注引徐邈曰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亂已兆動接危理故月承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舊隖危云爾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三十三　何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七年盡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襲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卑〔疏〕壯云英氏楚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爲襲稱矣惟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爲伐之或復爲楚封與○注伐國至國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即閻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舍作含按含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云齊溺人者齊侯在會則遣徵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進之也按徐已貶於婁林亦法故此仍循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公羊義疏三十三

皇清經解續編

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云故國寰宇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穀梁傳曰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諱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爲賢者諱今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爲諱今言齊人故知齊滅非內滅不出滅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滅爲不言齊滅之義爾按此亦通承上有伐英氏之師也左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諱英氏文故知爲齊滅亦沒文不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爲賢者諱今言齊人故知齊滅非內滅不出滅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爲諱爲齊也滅爲不言齊滅之義爾按此亦通承上有伐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二

〔注〕據齊師滅譚〔疏〕注據齊師滅譚○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褒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遂皆以不言桓公也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疏〕穀梁傳曰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濛貶之科爲賢者諱爲賢者不應有此惡爲善不終聖人憂而爲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爲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遲遲之文者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賢爲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遲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徹而實不沒也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疏〕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注絕其至其惡○穀梁注云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邵曰前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爲惡不終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不終於惡防徵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爲說

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注云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桓公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存亡之功〔注〕存邢衛杞

〔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爲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但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爲桓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蓋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遂不諱意也朱子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會也會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爲之諱也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殺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云云囫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言盟幸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桓九年十年十三年傳曷爲再

舊說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爲篡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爲具有辭周室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爲辭也○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兼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篡而罪之按坐滅即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皆有爲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鄭伯伐取之注不月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襄六年莒人滅鄫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譎滅人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譎滅人是也夷狄滅微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南夷故此不月亦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貶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爲賢者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杜云卞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還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曰閩守卞者將叛臣師徒以討之是即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穀梁注云桓會不書此信不著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何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爲曹衛鄶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請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後磨改同今本接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不經原刻誤易爲不使齊主之注據甲寅衛人及齊人戰疏見莊二十八年○與襄公之征齊也疏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在事而已義兵則客直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不以楚及晉何郎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

故略其先後劉氏麟申何云邾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爲
爲客亦不當以楚及笘內外之辭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
之凡書及皆內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於
子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
主爲定亂不得以伐喪爲責故爲與辭曷爲爲與襄公之征齊

注據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衛疏注據齊至征衛○即莊二
以衛爲主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是也桓公時
伯業已興再會于鄄猶不與爲主故據之桓公
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注不爲文實者保伍
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疏校勘記出豎刁云釋文唐
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
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
公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潛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
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
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
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

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
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
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
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
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
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
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
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皇朝同
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
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傳記亦有是語呂覽知
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溢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
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管子戒篇
公死七日不收九月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
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孝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
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
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
注不爲至之道○隱二年昔人入則注云諸侯損興兵不爲
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
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爲文實者即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
傳云君則其稱帥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
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
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
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貶宋公稱師地按如傳義宋公與伐
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
不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所善在此而進
之於伐衛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
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疏
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
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
侯毀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
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詐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
人者衛棄禮義剪滅同姓邢初爲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
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
在二十五年何爲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
鮮則狄之憂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肯兵交此後
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
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
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爲宋敗即興師救齊何有
不畏彊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之所謂
善善從長不求備焉○注不於至殫塞○狄救齊時設有與
辭則與宋襄義刺譏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
所以救齊注引廢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
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
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江南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
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其救齊可知
故省文曰事同義又何異劉氏申何云邾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爲

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衛以救齊是爲緩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駁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爲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爲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爲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責之（疏）（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九國滕薛與隣同爲九國之一者也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爲伯討書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執至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稱名以著叛天

子之命爲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朱公慈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貶申歲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爲之諱爲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揮其詞重言褒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始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又不在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爲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宋公通義云襄公德信未著而屬諸侯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鄫子亦爲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鄙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蜉蝣刺奢今蔚州南山朝陽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十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鄙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

內離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即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子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儒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穀季姬遇鄫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鄫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娣於邾婁而使鄫子請己爲適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鄫反爲所敗者接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彊邾婁必不敢擅用鄫子故云反爲所敗也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及其亡鄫子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沒其公文也會間鄂本會誤入○注不於至者也○舊疏公羊義疏三十三

云上經云盟于薄於上經地以邾婁爲所執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以上子自就邾婁爲所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即戕鄫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以上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王篇爲其象人而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

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文

所用處也曰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疏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同禮肆師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釁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桐毛用一大牲聃以聆社今本公羊作血誤殺梁作釁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用重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爲釁字也穀梁作釁社山海經云所聆用血郭璞云以血塗祭爲聆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聆社音釣餌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疏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襄云陳蔡楚

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當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爾深爲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搆會諸侯之人而爲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刁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爲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爲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爲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解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爲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即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傳宋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爲梁國地秦誠之爲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爲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據蔡潰以自潰爲文舉侵也〔疏〕舉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春秋僖二十年注據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與梁亡文法同蔡潰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

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據

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朕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日先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臣蕃承宗廟世世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加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實爲秦滅繆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內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謂魚壞也魚敗而餒久則臭魚之餒公羊注是此注所本唯邢疏作內爛不誤穀梁傳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記也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同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本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明君無道得去之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眾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土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世如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三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水經注洧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圍人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入丈餘矣亦曰雩門史記孔子世家齊國中女子好者入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不卹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斬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歆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瑩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部子來朝〔疏〕羞繆略云部穀梁作邾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邾者

部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注未有至知問○桓二年傳云始經取部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部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部是也自

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小
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據以難矣地之君也疏通義云前
寫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邾事在隱十年以
前然七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何以不名注據
鄧穀名疏往據鄧穀名○
禮云諸侯失地名此不名故問之兄弟辭也注邾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

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疏儀禮喪服傳
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辭謂兄弟
之之辭也○注邾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小功以下
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注十
六國皆文王子也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
即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
觀德云盛伯鄫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
當尊禮之異於應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
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
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書災者彼傳又云內
也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
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十三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
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
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
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
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
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
○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又
曰諸侯壹聘九女是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
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
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
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
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
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西

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
西其姪娣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何休云前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
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
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
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
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一是正寢餘五寢
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
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即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
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
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
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夫人亦
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
寢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
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者君
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
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王言之是也通
義云謹按周禮曰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二宮也傳
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
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
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
又云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
爲齊所酋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
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是時僖公
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
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
洪範應以妾爲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
齊媵爲嫡云宋本同鄂本閩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
嫡漢書五行志上僖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爲
慤公宮也以譏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僖立妾
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慤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
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僖娶于楚而齊媵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
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
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卑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接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赤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即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皆曲說也范解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爲公宮果爲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者何人乎雖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輕以該重也不問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災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離即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爲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爲定媵賤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即爲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雉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聽內政故小寢爲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證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奕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跻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廢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爲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羼入啖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駁正地理處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滑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隋開皇始改曰滑州閻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滑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次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烟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鵲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載公野處滑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太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緣氏遠河南非衛所及攻秦人滅滑傳泰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緱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爲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庸大國亦有相夫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即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疏〕注狄稱至國也○上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憂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爲善其能與中國也左傳以爲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注〕救楚故也〔疏〕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始封爲諸水經注溳水篇東南過隨縣正義引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楚滅之以爲縣蓋在春秋後○注救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圍穀於菟師師伐隨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取狄者爲犯中國諱〔疏〕注取狄至國諱○按諱字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通義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大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杜云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以爲在乘丘者與襄公以大信辭不月者與

夏大旱〔疏〕通義云上書旱者讓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嘉其有旨也則凡書旱皆

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夏時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見上二十年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莊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痔威既死諸侯從楚莊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眾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孟穀梁作雩盖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讀與孟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亦在雎州有孟亭一統志云孟亭在歸德府雎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疏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即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是也曷爲不言楚子執之注據誤梁盟下執芭子和婁子復出晉人也疏注據誤至人也○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誤梁下云晉人執芭子和婁子以歸是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爲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當起也不爲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疏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猶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傳強梁之志遲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僖之篇貶若竟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幼質求國事也故執伐施舉不專舉執君爲重也○注不爲至下也○下傳云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謀至故貶○釋文作誰謀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楊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遺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遂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追盜盜遂

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嘗子求邑則與之楚入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眞有常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絕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挺人勒賣盜賊之行故絕按人之議以伸宋公之怨　宋公

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春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是目夷襲公庶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　君

本同閩監毛本平此誤倒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

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同今本此何國固臣之國也句舊國當是爲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不脅國字後磨改同今本此

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莊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

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不

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卽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穆公晉大夫謀征繒以輔孺子習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鼎愬放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宋公釋乎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憮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憮疏云決　襄公子目夷復曰國爲

疏注走之至奔也○十四年衛侯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楚釋宋公後不見有圍楚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爲君守之君揚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

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

曰夷是也故諸侯父
宜立之君無以異也
道博而要詳而反一
與後改之晉荀息死
而同心其義一也目
荀息死之貴先君之
反所爲同俱爲重宗
彰其賢而反諱之此
者非令子矜其忠者
故讓德歸美過則稱
易地皆然目夷有成
之心恤恤忱忱要殊
秋緣褊與目夷之心
鳳期千載可想矣按
之爲是也因以彰目
書齊侯獻戎捷見王
貶例矣刺受惡人
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

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故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三

殊諸侯也疏包氏愼言家傳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下云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何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郡引譙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即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譙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玉皆以始居商丘後遷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逕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之諸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會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見識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偃師爲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三

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即就彼諸侯而爲薄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爲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據執滕子不言釋疏注據執至言釋○見上十九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公與爲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說爾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經傳釋詞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此公爲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爲此公與議此也○注善僖至力也○周禮與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爲和議故並善

之爲殺梁傳以爲不言楚不與楚專擅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爲非不以釋之爲非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曰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加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一終　于汝梧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二

公羊義疏三十四　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六年

僖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疏

校勘記云須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朐左氏作句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句者省文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朐與公羊同師古曰須朐邑朐音鉏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亢父下取須朐邑朐音鉏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亢父下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傳爲宛句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城臨濟水故須朐國風姓也杜預曰須句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馬氏宗槤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須昌西北朐須朐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疏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

王篇鄭胡經切鄭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戲於升陘按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爲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

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在大事表云襄宇記鄧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鄧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即湨水支流也宋師敗績疏穀梁傳則眾敗而身傷焉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即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平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盡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曰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眾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親傷曰尤重矣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爲教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

敗也以詐爲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注據癸之戰不言朔疏注據癸至言朔○即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繁多也殺省也止得正道尤美疏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叉若侵曹伐衛再言暴諸侯繁露祭義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期約也楚人濟泓而來注濟渡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濟而擊之注迫及○爾雅釋言文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注須其出險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

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愉孱弱疏注我雖至孱弱○謂二十一年會霍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喪卽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曷犯曰喪人無寶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亡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之迁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弑國圍幾乎亡覆此喪亡之義上十六年注平居無備曰喪閒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字以得其餘民解餘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詩之子遺耳寡人不忍行也疏左傳公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文皆本荀子也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殪焉注傷股門殪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例斥宋公故績者爲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疏繁露俞序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閔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此春秋之救文皆怨公公曰寡人聞之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用焉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是故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事遇剚曰剚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備曰剚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用焉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是故君無臣之驗也穀梁曰事遇剚曰剚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備曰剚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

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卑地卑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疏）隱元年傳曰繼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鄭箋云襄公大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疆埸也晉文公九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文九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考異郵云襄公大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鄭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背善而從之鄭則固矣宣三年左傳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宣十二年傳曰楚子使解揚致晉師可無戰楚必歸我知罃不反君之羈臣也敢不盡情以致死命以不忘舊君晉侯許之使反致命遂適楚歸王知其忠信以爲有節義而歸之於晉晉侯以爲中軍大夫范文子曰楚歸我知罃以德我吾釋之以德報德怨其孰甚焉無德不報何以戒強楚不如歸之以逆楚子楚子歸之而加厚焉以德報德楚必報我以德報怨兵其釁始矣釁始而不報無以懲後小仁忘在軍之禮讒之義安可從也即謂攻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益生致鄭人之兵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詩頌雖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亦捌自文王故詩頌雖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也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死胥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不死胥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以大夫之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而

詁云盈滿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爲諱背殯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明曹南二十一年會霍見執楚獻捷戰祉無不爲宋襄諱無非爲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於其卒焉盈諱之故襄接足酢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也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書葬爲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驅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之交鄰而向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鄭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此傳不葬之義也論語里仁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徵封○上九年周室之心故公羊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脩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脩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脩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脩殖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公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惡諱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朝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約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徵封謂以至功薄徵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處曰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殺其君處曰注不日者內娶略賸之然則此亦內娶略賸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貶之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之義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疏）注卒至例也○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爲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含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舊疏云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至死位○即上十四年傳云曷爲城杞伯緣陵也孰滅之盍徐莒也孰滅之盍徐莒脅之貴其不能死位也者國君死社稷徵齊則國爲徐莒國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如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爲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子上十七年莒慶稱字上十七年莒慶稱字上十七年莒慶稱字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疏〕水經注河水篇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鄭
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謂步汜曰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是
水名原夫敘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大事表云南汜水
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
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漢書終軍傳曰
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故據以難○注據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
言出
也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八

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
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伽也
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
公羊義疏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
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伽相近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不
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能其大
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察侯獲罪於其君
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
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
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全出也○周本
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
出奔鄭鄭居王于氾漢書杜鄴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
遷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
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
○注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
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
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
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纂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曰月者失眾自死子
見纂逐故略之猶辟伯定也〔疏〕纂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
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葬立入之文故去葬以絕
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纂明當書葬不葬
者犯天子命與盜

九

國同爲莊六年已書入故爲纂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纂君本臣子所得其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不日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纂逐也失衆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爲義辭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失衆見弒范祉稷宗廟禍端在定公爲後致爲晉文纂逐同辭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注據楚子滅蕭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隗以其夷略之與絕昌爲絕之〔注〕據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注日按宜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暨习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衛親屬能親爾乎是君也蓋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據楚子滅蕭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隗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楚滅蕭不名豈以其夷略之與絕昌爲絕之〔注〕據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

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爲魯憂內錄之〔疏〕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注日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爲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讓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滅同姓名自謂滅己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萊楚滅隗爲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爲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肇於晉連滅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癸酉月之二十日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大夫〔疏〕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孫以王父字爲氏則當字蕩也其言來逆婦何〔注〕據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爲殺直來也〔疏〕注據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疏云莒慶逆叔姬難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爲殺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子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

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宋魯之問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賓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者無出道也〔疏〕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于舅姑注兄弟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無遠窶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緦麻以尊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詩王風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至注兄弟上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爲士兄弟之子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私兄弟曰其族親是也又云後者于兄弟之子若子兄弟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税則是兄弟終無服也又云聞遠兄弟之喪奔喪遠兄弟之喪舊疏云聞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傳之也禮記喪服小記齊衰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在氏寢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婚兄弟之黨爲姻兄弟也俞氏樾云二十年鄫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鄫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鄫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始失之

矣今按隱元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兄弟雖也與鄙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前氏專以兄弟屬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衞風氓云三歲爲婦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云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之文也○注非無事來也○注非正也繫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繫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難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書者譏娶母黨且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卽譏娶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據宋至山名○見成十七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惡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孤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故尊之也注引何君廢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爲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虛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曰以無大夫不稱名氏且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元年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注去卽位爲祖孫是復可以此例非之子劉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傳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旨也○注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

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沛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其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曰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又議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注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後漢書李固傳今梁氏臧爲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得例諸侯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世戒春秋有非常之議其非常之文必有非常之義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議其妄生訾擬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冶卿宛甯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億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無所芘蔭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曰在所聞世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舊名南頓縣爲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北澧水從西來流注之澧水又東南過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之同姓謂之頓子國姓嬀姓遷於杜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云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爲楚事唯穀梁經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經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經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爲楚事唯穀梁經傳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爲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北澧水從西來流注之澧水又東南過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之同姓謂之頓子國姓嬀姓遷於杜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云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尙在杜預

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紀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下衍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據左傳爲令尹子玉是爲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鄧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衛通義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圍陳納頓子矣○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入于衛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眾出奔皆當坐絕則還入爲盜國當誅也

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譏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此○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據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若作挈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辭言公子糾然則此挈亦非滅國出奔猶未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挈於楚人矣挈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突仲也注挈猶提挈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挈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爲君見挈于臣與此異也楚子不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當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歸邾婁于益同例糾賤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于衛捷葬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尊臣子恩也疏○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爲葬者生者事也故也注不月至恩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增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四日按當十四日禮記疏引服虔云時先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注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壻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士部壻女夫也從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壻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壻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壻於女家如子之事也方言秦晉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壻爲倩爲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也○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注云公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得意不致也洮爲內地本不致此一則未踰年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

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王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救危邑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之然則彼爲不能服叛爲危辭故成雖內邑公之會目之也明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會大夫盟于向疏左氏穀梁以言會也益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敵公故反得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宋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邾盟于向疏左氏穀梁邾作邿說文邑部邿東海之邑从邑鬱亦作邾說文邑部邾小邾國也从邑朱聲春秋傳曰邾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鞌弗及疏左氏作鄳公穀作酅省文也左傳釋文邿本亦作邾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厤宜爲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鄑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鄑齊之附庸紀孝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鄑入于齊注鄑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鄑爲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鄑則鄑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臺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羊左氏或作鄑釋文鄑戶圭反又似兗反盧氏文弨云本或作偽故有似兗一音

其言至鬷弗及何注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莊注據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作弗也有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追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注侈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國語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雜記其衰侈袂注侈猶大也鄂本強作彊○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遥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咍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即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古文不同弗不字皆作弗夫弗字本即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弗也不亦作弗則何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問矣接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益不可之深也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書追何大其來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國追何大其來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鄑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教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紀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教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憚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憚遠

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酉鄑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慎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鄂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上諸侯不親征伯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文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而進而不進皆爲重民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大戴禮保傅篇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乞者何卑辭也疏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篤即位而外無諸侯之患直乞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天下之皆若何也以無季子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

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奇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

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意云謙案正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謙案正之言定也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十九

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書中侯伯再踏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讓曰夔方與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師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曰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貴不正反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謙案正之言定也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之一是誅絕之二種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絕之一是誅絕之人子似誅輕絕重也穀梁傳曰國君死社稷

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年傳云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刖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宋意也故此以爲行公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注之微者固非眾人之所知也○注稱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據伐邾婁取叢不致〔疏〕注據伐至不致○見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據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謂雖取穀有危不得從得意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爲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據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爲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爲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爲未得乎取穀〔注〕據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彊齊侯昭卒見下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侵曹伐衛敗楚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又云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愼此亦存心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當作分而事晉盡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亾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鄰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公羊義疏三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年鄂本二十下有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來者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實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麻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六日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及時而葬曰葬某公也

及時而日　揭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人之故錄責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爲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人書日多惡辭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爲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據序諸侯之上貶疏杜云經書人者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賤不得志以徼楚子杜氏說云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曷爲貶注據圍鄭不貶疏注據圍鄭不貶○下三十年許人秦人圍鄭是也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仲平之後相犯後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疏注古者至

故罪○惠氏士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謂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後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後復相報移徙之即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舉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鬬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讎怨後復移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調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僮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僕之令有和難之條鄭云令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復後後念探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難性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讎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即先鄭移徙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爲況與○注楚前至見義○即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是也通義云傳終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髡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髡有罪於隱髡非有罪於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即事言終髡之世貶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萬伯之職於魯僖即爲得罪於王法故云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也其人諸侯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蔡不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蔡不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釋之云時文爲賢伯故譏諸侯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彼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閤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之信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直猶不可況乃棄夷乎楚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於兵首則彼條緣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彼注正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也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之近也

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包氏愼言云十

二月書甲戌乙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見矣○范云地以來者則來得與盟來不得與盟公合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不國解可知用此注爲說也左氏以與爲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侯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皆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注據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楚人疏注據楚至楚人○見上二十年彼傳云兩之也是亦兩事也非兩之也疏上二十五年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徵者不別遂但別兩楯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據侵蔡遂伐楚言遂有兩伐之意矣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據侵蔡遂伐楚言遂疏注據侵至言遂○見上四年公會楚人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追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左傳云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又東過燕縣故城北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何致其意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注河水篇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則有清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清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將伐曹曹任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曹有至罪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稼文雍又作雍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言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一非言也是也雖未見通義云譙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別自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

諸侯未得爲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疏左傳殺子叢以說焉蓋益名買字叢

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即往當言戍衛不卒疏通義云畏晉故不可使往說苑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指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戍辭不可使往則其言戍不卒戍者何注據言戍衛行文疏注據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戍之文欲言不戍而經書戍衛以戍衛爲行文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昏姻上年楚爲魯出師伐齊故爲戍衛明公意欲戍衛焉○注使臣至君命○見上年公會楚人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之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戍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赦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若否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賈戍衛孔氏猶依

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戍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

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外殺大夫皆時疏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爲正義君殺大夫曰刺當刑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注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必誅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說文刀部則通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梁又云刺懷公于高梁也懷公于高梁對文異散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固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校勘記出無罪也舊疏云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刖有罪無罪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按諸侯不得專殺疏云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

假同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爲上事也若有罪也○注丙殺至罪曰○舊疏云有罪不曰卽此文是無罪曰者成十六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罪于買而殺之偪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戍爲內辭傳順經諱文明詁以爲有罪不曰無罪曰者謂落其罪狀與否爾非從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丙午月之十日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注）據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師（疏）穀梁傳云畀與也郤雅釋詁畀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畀之爲言與也說文丌部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注據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畀宋人故難之也　與使聽之也（注）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罰衆其之（疏）注時天王至治之○劉氏炫詁箋云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以殷彝敝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晉文定襄王在二十五年與此異　一罪言也（注）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得時入（疏）注曹伯至是也○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言伐曹者制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僖疏云恩惠當先施卽蹇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

親賢之辟是也舊其甚惡卽執而言畀宋人使伯討也晉文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指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故不坐獲不書獲亦不責晉伯不死位也○注以入（疏）注日者至時入○入例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人楚注日者惡其無義彼爲無義日此爲義兵日春秋無達例也故此爲義兵得日入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蔡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子頹是時王命齊桓爲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卽此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注）據秦稱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也大夫也則僖公爲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也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歸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疏）注據秦至完也○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也大夫也則僖公爲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也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歸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疏）注據秦至微者○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據秦至完也○舊疏云文十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錄功故知大戰也○楚無大夫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也大夫也則僖公爲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也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歸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疏）注據秦至微者

干卿貶是也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泰稱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遷桓先朝天子晉文之時楚與爭霸所遭遇異疏注臣無至正也○宣十二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不絕正之者彼爲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衛林父主名專見其罪得臣下有殺文定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示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泰稱至進之○泰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擯之比戎狄則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褒進之如鄫婁子克瑣皆以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泰誓若泰之繼周於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爲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也所遭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強大雖侵諸夏未能爲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驕至僖四年乃討而服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皆爲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敵君絕去其名故於其殺著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以左傳考之伐陳圍宋滅菉此不書成得臣爲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陳圍宋滅菉陳滅菉閻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爲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繫露滅國上云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止無至霸事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猶塞不卹士卒不爲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撰立其次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蕢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叔男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此也○注晉文逐之○宣十二年傳侯盟于敛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書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拔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十八日杜云踐土鄭地大事表云括地志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去衛雍三十餘里滎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曰古衛雍是衛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通義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此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曹至諸侯○下會諸侯圍許是也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蛟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譏也盟不致是以信與晉○注盟日者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譏者正以孔子謂之譏之意○舊疏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即是成君之心故也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即位之心即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
始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
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
弟未得便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末成君之禮故
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皆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
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癸齊宋子般卒子
卒子野卒僖二十八年定四年南陳子與
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訓先君之子也僖
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成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
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
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
爲人後者卽爲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
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
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
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
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
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閩本誤如在
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劉宋役也按陳自齊
桓沒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于田云獻于
公所几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謂後世之行

在所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
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氏奇齡春
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
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行在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
朝不言所說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
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
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注〕據三月公如京師〔疏〕注據三至京師
○見成十三年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注〔疏〕注據狩于河陽不言天子在是注據狩于河陽

〔疏〕注據狩于河陽○卽下天王狩于河陽是也　不與致天子也〔注〕時晉文公年老
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
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
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
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
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
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以
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
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
隱元年書天王狩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天王者不能正
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隨是非然則稱王爲正
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之義若皆
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與禮常名也覲禮曰伯父順命
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
若女不甯侯不寧于王所

〔疏〕注時晉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記文按史記晉
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
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王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敎事較略又以兩事爲一何氏蓀本之春秋繹文也通義云
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于踐土侯王就
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
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說其實以有
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說晉文得志之實以代
諱遊致王也說苑敬愼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
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彌楚士會諸侯背畔天
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惕中國之危懼養戎十四年政
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
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
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
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且是踐土鄭地
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爲溫
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
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
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
以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
用心尚粗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
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是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

者○傳蔽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下衛之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亦無齊侯矣按齊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日叔武代衛侯以王事得罪爲天子諱也衛侯殺叔武出於不得已故書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經天子歸之是失誅惡之義○注復歸至出也○舊疏云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款作款是也○注不書至恥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爲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温之致陳子乃其末盡善者也令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

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既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葵丘非齊桓所憚故不爲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爲宋襄諱者爲後有憂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爲褒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爲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爲此出也岐本有作岐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篡尚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御寇之殺宣公爲之無爲責款以篡晉歐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杜云莊公女

秋杞伯姬來〔疏〕歸甯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温

〔疏〕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睦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邾子

天王狩于河陽〔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温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穀梁傳無齊

勞之非也繁露于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此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之不誅辭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隱注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爲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曰五載一巡狩肇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沖尼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諱致言狩穀梁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是疏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以飾成其義焉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越近郊尚在圻內故爲近社以爲晉地非○注公以至悅也

圻內較踐土近致天子失禮尚輕故爲言狩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

○舊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

故據以言殺梁傳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包氏慎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據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疏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爲危加錄也通義云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穀梁傳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爲危○注不月至於月○通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反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二月無事故不繫月矣按穀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已演矣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僭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內錄故但書公穀梁傳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是也孔氏謂此公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疏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討按下云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則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據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疏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次絕云鄂本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文公執曹伯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爲可知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注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

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稱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注未得白天子○通義云須歸于京師然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有之不爲伯討蓋必得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不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子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也曷爲于歸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或作歸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屬木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爲叵謂之緩哉周官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訊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王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即不得專執云諸侯賜

弓天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授則賜鈇鉞者得專討矣彼疏引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爲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柳人○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據殺大夫○通義云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書疏注據殺大夫書○通義云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疏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公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命元咺奉叔武攝衛侯殺其弟武攝當言衛侯殺其弟武

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疏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則作疏可即始爲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故於是已立注故上稱子以起文公逐之疏通義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謂也○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爲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汎非伯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即文公執衛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通義云時衛侯謀自楚復歸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處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即訟也經義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即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詩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也得相段借○注叔武至無道○舊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若更書殺己其罪益著故緣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所謂志而顯也

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叔武又曰公子歸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武何不明其因疑而殺也此曾侯也其稱人何注不信

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通義云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也○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即是伯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貶爲貶注據他罪不見疏天子雖爲故問其稱人之義貶爲貶注據他罪不見疏天子雖通義云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非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救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力以歸○舊疏云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已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疏傳注有力至以歸○舊疏云上方難至發問○舊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

君而助之（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爭也）（注）（疏）（為衛力按孔事未明傳義當如何解）為叔武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君臣之義故著言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為霸者恥之使若無罪（疏）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衛侯歸之事也○注臣無至人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咺以臣訴君逆倫悖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惡矣今律有干名犯義條凡子孫告祖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雖得實亦徒三年是也○注言復至無罪○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元咺之歸不得為無罪而書復歸故解之通義云謹案元咺訴君而言復歸者春秋賢叔武未顯故為之爭者直之直咺所以直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惡文明故於此從無惡詞不嫌矣劉氏解詁箋云言復歸者侈惡於衛侯鄭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即時從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復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是衰故不成其善（疏）注曹伯至當見○校勘記云浦鏜云自此下二十九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為一節故注於圍許下各本二句截為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免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注云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者正以文承元咺復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為注有圍許下與元咺無涉日中陽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當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即時從霸者征伐也按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于命是尚未復國即隨從圍許故善其能悔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下修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善齊師暨衛侯伐鄭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顧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非刺文公也

子汝荼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公羊義疏三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深傳介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注〕何以不言朝〔疏〕據諸侯來曰朝。〔注〕據諸至曰朝。〇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之

以禮義〔疏〕注不能至讓也。〇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〇注進稱至禮義。〇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鄫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頗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〇注月者至於是。〇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董公二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智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雹故沸湯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之比不書霰者不爲災說曰凡物不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能入則散而爲霰霰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之比不書霰者不爲災說曰凡物不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之比不書霰者不爲災說曰凡物不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〇注夫人至所生。〇盖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灌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龐惟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古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

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注前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下故加公閱許不在禮也上年因會而圍許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讀之芻米不得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侑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據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爲之請納玉於王公羊義疏三十六

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顑冷壺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據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注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歸故有惡今此衛侯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殺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莊八年文彼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爲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惡則元咺之惡明矣疏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爲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矣揭爲歸惡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見上九年彼注而下聘諸侯知亦爲不勝任殺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葬王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爲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稱人者非伯討據左傳爲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二十九年來稱名爲進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而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因按介去蕭絕遠蓋爾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葬下會同義疏○見上九年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參論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爲不勝任殺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葬下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白虎通鄭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故也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騁恣自專嘗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而鎌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言遂也○注時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遂大夫之始是以謹內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橋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寶人欲橋邪防非師古曰橋正也橋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橋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云之在尊下誤也案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訓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免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訓之不忠也如公子遂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京師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云公子遂不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周尊周不敢使並命使使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尊周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下外困於兵亂則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則內侵於臣下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殺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周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尊周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下外困於兵亂則內侵於臣下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殺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周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尊周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周尊周不敢使並命使使君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使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左傳自桃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癸丘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是東北流出鉅野澤又東北入于河篇又東過桃城北又東北過乘丘之南又東北過須昌縣西又東北過壽張縣東又東北過東平須昌縣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桃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鄆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次於魯衛之間曹在魯東魯東更在曹東故任曹則曰東傳于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接在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張鄆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張鄆今分屬兗州府東平州今濟州府治鄆古曹國與魯之東鄙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濟州府治鄆古曹國與魯之東鄙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濟水東逕重鄉南左傳漵文仲宿于重館者也濟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曾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菏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併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

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據取叢言鄆婁田也疏注據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鄆婁田事疑此涉上取傳西田而衍

衍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須朐○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疏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注據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疏注據伐至須朐○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取之於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其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水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蓋作布遍此合併爲一閒雅釋言云班賦也注云班布也書堯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周語云車班外內廂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據晉遷之得爲伯疏注據晉至爲伯○舊疏云卽上二十八年晉侯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何者明侯以執伯討二十八年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還諸侯之田矣拔何意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嫌其諱矣入也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入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注魯本至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迺義云晉班曹田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解詰箋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鞌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爲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詰似失之按此爲晉侯所班彼爲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舊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卽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疏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據俱卜也求吉之道三注三卜至三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注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各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雖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王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不至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或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曰魯郊禘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之運也何注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不吉復轉卜三正皆不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不同也疏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卜五月卜猶三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卜猶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啟蟄異義引明堂位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以夏四月卜郊如是穀梁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謂已卜丁亥卜丁不從乃卜辛亦不從乃卜癸又不從乃卜乙又不從乃卜丁又不從乃卜己又不從乃卜辛又

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卜而後筮不卜筮不以筮而學記云大事先筮而後卜之解而學記亦不卜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則宜大享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雩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尊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據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礿矣○注禘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禘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禘祫祭祀取羣廟之主毋昭爲大矣文二年傳以禘祫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礿矣○注禘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禘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禘祫祭祀取羣廟之主毋昭爲大矣文二年傳以禘祫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祭法之禘黃帝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禘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禘祫祭祀取羣廟之主毋昭爲大矣文二年傳以禘祫比祫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祫也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廋又引禘于莊公禘于太廟遂禮其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可知按仙氏說公羊義疏引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

問云嘗比至爲大○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祭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引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注禘大祭○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祭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引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

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牲通義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祭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舊疏引公羊則以禘大祫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

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祫祫同爲宗廟大祭而嘗大於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嘗大於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嘗大於禘

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崩時成王年十五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九十七而終生武王九年而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攝元年周公居攝攝政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即位時十三年二十鴟鴞傳亦言成王幼少周室則王年二十乃孔傳同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崩時成王年十五以明年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攝政之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通典引匡衡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棗席至事○校勘記云何校本棗作棗從禾是也又出大珪不緣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珪作琱非疏同釋文亦作琱又出推質云鄂本閩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皆出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玄酒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尚質也大圭不琢之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尚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椓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也棗席者禮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棗席禮器云而棗栗之設注穗去實曰粢禹貢三百里納粢服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旅人爲益匏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琢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太羹不和者禮器疏云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燎埽地祭牲薦黍或粢或黍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

疏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偏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於地祇百王不易社稷一也吳氏經說按土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之於焜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灑乎天灑乎土詩薄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指名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遺一物也注五土總神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神句龍能平水土之功配食社而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食后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弃不得先五正而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川大大祭五祀說諒矣足以破許說之謬益土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是本名神之爲社稷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夫祭五祀祭其先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士庶人祖考而已戶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大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霤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或竈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方注望至六所○方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辰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祭也分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

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郎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即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言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也亦如大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約約則不嘗嘗則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大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

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者則不祭聘記王制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

言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諸侯皆走鞏望又曰魯侯將有事于東方走鞏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山川也故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敎雖不德河非所獘罪也遂不祭焉又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昭王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考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莊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昆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

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疏）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

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熏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豐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繅以朱綠尸祝衿袵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疏）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甯有按彼傳未牲曰牛卽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改卜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宣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宣元年之牛死改卜牛宣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閩本同監本剜改有作救毛本從

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也注滌牢中所以拘制牛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謂爲職人者謂牧人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養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養牲以授充人繫之牧人掌養牧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祭祀共其牲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之牛人授之充人繫之充人繫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日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免牛者卜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所棄仍元衣纁裳傳言免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省責而已繫露順命云孔子曰異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牛角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或不食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祭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疏）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据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

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据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跨充徐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皆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爲祭羣神之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竟與望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偏者以尊卑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欲對文故望與偏異其實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魯

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　禹爲祭泰山河海注據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

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緣水沈風雩雨升燎者取祖上七體與其珪璧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注此皆至及之疏○說苑辨物篇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干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寘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鑒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伯子男是郎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豐部鄗酌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鄗東作鄗

公羊義疏三十六　十七

正字秩段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敎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犢角薦栗社稷牛角薦栗三望之牛角尺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侯伯饗餼七牢殘四牢饗禮九牢殘五牢饗禮七牢殘四牢饗禮五牢殘三牢饗禮三牢殘二牢饗禮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篇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則嶽瀆無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侯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

公羊義疏三十六　十八

用師注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爾雅注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

公羊義疏三十六　十九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禮爾雅徙釋祀天神之禮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祭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益皆增柴也○注實柴至日也○舊疏引李巡云實柴祭日月星辰地祇之名祭法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祭天圜丘燔柴於其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禮之言煙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

布列也按祭法云幽宗祭星也注宗當爲禜禜幽禜亦謂星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亦燔柴用牲矣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舊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庋置几上通而祇之若縣故曰庋縣又引孫炎云庋縣埋於山上曰庋埋足曰庋縣也大宗伯云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曰貍沈注祭山陵升卽庋縣也庋疏升卽庋縣也大宗伯之貍卽庋各舉其一也○注水沈○釋天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名襄十八年左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左傳子朝以成周之寶圭寇於河定三年左傳執玉而沈皆謂沈玉以祭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玉投水則祭川牲玉並用矣益牲玉投水則沈故祭名沈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庋縣爲異代法皆非疑爾雅祭地曰瘞貍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貍是周禮云以貍沈祭山陵川澤按瘞貍於地中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庋縣浮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翬庋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庋縣浮沈之義謂庋縣不當訓爲埋庋當與禮經閣庋同義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庋閣也庋同庋引祭山曰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庋縣爲異代法皆非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貍是周禮云以貍沈祭山陵川澤按瘞貍於地中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牲玉埋藏於地中庋縣浮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翬庋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庋縣浮沈之義謂庋縣不當訓爲埋庋當與禮經閣庋同義按尊見甚確玉篇云庋閣也庋同庋引祭山曰庋縣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體那疏云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良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注肆陳之義祭山先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體也陳牲玉而後瘞藏之此先陳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庋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浮物亦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載沈非是周禮小子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瞽語詩疏引舍人曰白魚入于舟中王發取出涘岸上以燎魚以祭燮禮也蓋祭天禮用特牲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象舊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貌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禜孫炎云既祭披禜其牲以風散之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瘞埋牲以祭若今時禜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禜禜牲以祭也引月令九門禜禳以舉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舉漢法以況時亦禜之謂禜禳及蜡祭蓋當時臨禜牲體皆從胸鹿解折之以燎卽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

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扳其鈍四指也阮氏福膚寸而合解云膚之言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尚書大傳扶寸而合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山敬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錦先分兩處向下復之由分而合斯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擁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筈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握本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握曰指卽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鄭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捷言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擁四是也不必如阮說之另生別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尊記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尺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後漢書肅宗紀贊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莫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其雷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哩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台者山之氣爲雲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台者山之氣爲雲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之也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劉氏寶楠云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指雲亦氣也尚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卽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興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興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興雲祀祀西岳華山碑觸石興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也公羊問荅云至朝也○詩大雅鳧鷖云福祿攸降崇傳崇重也公羊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信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重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遂形其謬妄而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含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

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淮南氾論訓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皆取此傳爲說泰當依釋文本作大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處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疏淮南子氾論訓亦地三年而不絕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記祀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百川云海能興雲雨千里爲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能生雲雨爲恩多是其義也○注亦能至千里○亦者亦上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嬉謁盛與苞直行與讒夫倡與彼疏云皆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蓋皆大雅雲漢詩語也○注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魯本不宜郊徙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望亦第祭其大者三而已則河雖不在竟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祭焉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

已止疏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見於此義起於彼經義述聞云通之爲言猶道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卽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也法言問道篇矣襄二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注道通也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又二字通猶兼可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秦風蒹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爲訓也又秦風蒹葭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釋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議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疏注譏尊至禮也○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繫露郊祀云故春秋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注魯至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遭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致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是其尊明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不書者桓非失德尤甚鬼神所不饗必無閔數十年無一卜不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爲復古詩魯頌閟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繼其之惡必敗則春秋之義也僖公有四卜郊之非禮書以見魯之得郊明春秋但譏其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誠○校勘記出而上不從爾云鄂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之議孔傳人心和順鬼神並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汝則從之議孔傳人心和順鬼神並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言從卽書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杜云自爲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兄弟辭也義具上二十五年

之辭也注書者無出道也疏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爲舅姑皆以婦爲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頊熊在也○注書者無出道○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變禮也穀梁傳婦人旣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疏杜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釋例帝丘濮陽是也大事表云分爲兩縣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志東郡濮陽縣東北五里爲漕又東北五里至滑縣東北五十五里爲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胡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城本古帝丘顓頊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開州西南二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又續漢郡國志注引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濮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僖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遷徙畏人故月以惡之不但重煩勞也僖元年夏六月鄧遷于夷義月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公羊義疏三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

別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爲三月之十六日經繫之四月時蓋閏四月也左傳穀梁接作捷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絀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說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濯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即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

公羊義疏三十七　　十

酉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即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爲尊者諱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

狄盟者卑疏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晉人會狄于欒函書地也此者就狄盧帳盟劉炫述杜云不地者就狄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就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爲衛與狄盟爲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及汲汲也衛本良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按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于嗟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簡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穀梁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爲滑國地爲秦所滅尋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滑傳滑國也按滑伯見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疏包氏慎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前年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恐合然如此則前年四月後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矣于慼法多所抵悟據殽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殯用兵危不得葬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辛在前年十二月四月爲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已已此年四月有辛丑辛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今敦煌郡即范宣子所謂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六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即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所之諸戎是也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之戎以殽之役見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益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和吾亦云惠公奪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

旧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頼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頼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入我郊甸伊川乃斯內地居晉南鄙者別杜嗣四岳之後皆姓姜而一之猶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又別允姓子姓姬姓姒之別文達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姜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爲允姓又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次戎蠻子赤歸于楚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穀梁傳云狄秦也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穀梁傳云狄秦也極爲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殽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殽在宏農澠池縣西亦曰二崤大事表云二崤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十里漢澠池之西界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釋文殽本又作崤後漢書鄧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崤是也

又作肴左傳釋文本又作嶕後漢書鄧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嶕按今澠池縣有嶕山土俗鎮卽土殽也

其謂之秦何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桓十三年及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敗績是敗者稱師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夷狄之也疏穀梁傳未得師稱人也注夷狄之也疏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撫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記苑君道云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道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如此者春秋不子能君而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之立君也以宜事也

曷爲夷狄之注據俱見敗疏○注據俱見敗者稱

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疏鄭子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上三十二年子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子秦伯使人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白虎通誅伐篇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奈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衛枚馬銜勒晝伏夜行爲襲也按曷爲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語秦伯彼作秦國人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百里子與蹇叔子滕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疏蹇叔曰勞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竇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穀梁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滕諫穆公勞師襲遠爲蹇叔子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拔左傳諫穆公勞師襲遠爲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及詢茲黃髮其卽指百里奚蹇叔二人與○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虢假道于虞晉文伐曹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於殽之嶔巖是多險阻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疏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冢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殷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

大略云望其嶵皐如也注皐當爲宰宰冢也小爾雅廣名云宰人冢人之屬方言宰冢也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塚冢也秦宋音義並通梁氏玉繩瞥記云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篇謂冢宰宇相近而譌錢詹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含文嘉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古之樹以柏大夫八尺之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楸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注引鄭注云兩手撮之曰拱土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左傳爾雅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注拱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稱文云拱恭勇反把白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也注兩手持爲拱說文兩手部拱斂手也義皆合　爾雅知疏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傷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與也高注申白乙丙也

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爲百里子與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帥哭而送之爲哭其子上文蹇叔哭之曰孟子明孟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叔子與帥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白乙丙則爲將帥不得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注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

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山也疏校勘記云本同釋文嶔本或作厰同盧文弨曰說文作厰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作欽釋文嶔苦銜反鄒誕生褚詮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音欽按說文作厰或作厰同巖五銜反又本或作厰同巖五銜反韋音巖閻監毛本作厰盧云從注疏本作厰說文止有嵒字十行本釋文巖嵒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嵒本又作釜音吟一音欽按說文作厰釜也巖岸也嵒山巖也讀若吟徐楚金於釜下引張協詩云周文走岑釜而李善注文選引公羊此傳解云然則嶔乃俗字穀梁別本作釜正字也釜巖音義並同按說文厂部厰釜也一曰地名疑即此文

選上林賦嶔巖倚傾郭注嶔巖欹貌也後漢周燮傳注欽頗曲領也欽嶔或通同韻也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是間余收爾骨焉水經注河水篇石崤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嶂阜交蔭故可避風雨也泰本紀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郎敗必於殽阨矣鹽鐵論險固云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師之圍宋秦師敗殽嶔巖是也○注其處至由也○左傳注云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降風雨與向注異按嶔巖是山之貌不得云雨山相嶔此道兒在俗呼爲石殽土殽山高而險亦不至兩山相接雨所不及杜說未可從也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正取何義通與云文王辟風雨處在東崤山在夏后皐墓北十里許漢時修道於嶔鉴山南在夏后皐墓南可五里酈道元和志三崤山又名嶔鉴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阪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明一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按今又移於澠池縣界略峻少緩及登其上猶若也百里及蹇叔欲收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切在他處而在殽之嶔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云吾將尸爾焉按注云即字無說無不得傳意處吾將

尸爾焉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疏殽梁傳我將尸女者收女尸呂覽先識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北方之易通義云將求爾之尸于是首十二年左傳逢大夫與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言汝必死是問余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注以其深險故經義述聞云杜意謂我深險故料其必死是間非傳意也必死是間余引此傳及殽梁傳呂氏春秋語又引逢大夫事云與此相類按行軍遇敵焉有擇地而死之理百里蹇叔第極形秦師之出之非故料晉鄭要秦唯瞻地最險恐其敗死故左氏云晉人遇師必於殽以當時形勢斷之耳逢大夫推子下車因即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引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尸女於是問余異耳○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尸爲證非謂當時必有牀載尸也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跽疏注揖其至如跽○周禮大祝九曰肅拜先鄭注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敢肅使者此引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事禮記少儀云介者不拜注軍中之拜肅拜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肅爲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爲其不言拜則之肅不言拜則跪而舉頭推手也揖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桐左傳證周禮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最爲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至地也下手至地也引之爲時揖也引鄭注云推手曰揖推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小下之爲土揖推手小卑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手欹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爲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攘也攘厄也說文又云一曰手舂胸曰揖手舂胸即鄭所謂引手也謙若不敢前也說文云揖引手曰攘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攘則又以厭作攘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攘此攘字正揖之譌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舂胸書大傳子夏葬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襲避席葉拱而進家語師襄而去推手曰揖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揖也引之爲時揖也下手至地也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桐左傳證周禮揖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攘此攘字正揖之譌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揖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揖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肅揖父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樾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爲輯倘書堯典輯五瑞五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

傳大眾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揖兒寬傳統揖羣元注輯揖與集同三字並同益古文聲近義通也輯揖並與集同故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說亦好異周亞夫兒帝曰介胄之士不拜故二子之子見父亦不拜也介胄不拜二語見曲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褻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拜經義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褻釋文褻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合褻乃俗字介者作介胄益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從公羊注讀而為如拜而褻拜費解據公羊注則褻拜之拜字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褻則失容節褻猶詐也

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三年問然而從之則是鳥獸之不若也此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宣六年傳然而宮眾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然上議亦即如是之義猶豫留住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精極○注隻踦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轍隻踦居宜切一本作易踦殽梁傳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切一本作易踦殽梁傳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隻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言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經義雜記云按作觭作倚作踦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隻則文義已明反作匹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訓爲踦義傳晦矣釋文謂隻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隻輪轍居宜切一本作易踦殽梁傳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之作易也大抵段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段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眞徑改本字則義疏三十七

傳云此何以曰盡也是其事也其言及姜戎何注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主會也疏注據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二字盧文弨曰秦人白狄伐晉在成九年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中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云按此注及吳子主會也之詞以杜注晉人及吳子主會也謂如今姜戎非主會者何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姜戎微也注故絕言及疏注故絕言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及吳子主會也之諸戎猗之不同陳故言及故正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同陳也杜殊夢夢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狄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爲其微書及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注據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注據邢至言及○見上十八年明彼邢亦小國小國無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先軫注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公羊義疏三十七

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愼篇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志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先君殽而不弔貽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榮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也○通義云高閭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據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據桓至稱人○桓十二月公會紀侯鄭

公親之注以既敗又危文公葬疏左傳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亦以爲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去年十二月辛巳至今年四月適五月當時而書日明襄公有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公葬故知此稱人爲敗襄公也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據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據桓至稱人○桓十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晉卒於十一年十一月其年二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拂人故據以譏貶

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構兵始于殽之戰其後兵連不休秦遂合于楚卒爲晉患故春秋十殽之戰以敵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爲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爲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爲亂於天下哉昜爲貶

注據俱背殯用師危不得葬也

襄衛迫齊宋異故惡之詐戰不日人何也徹之也何爲徹之不正其釋云書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爲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盡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詐戰不日

疏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徹之也何爲徹之不正其釋云書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爲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盡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詐戰不日

此何以日注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

疏上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日故解之○注據不至文也○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也外偏戰書敗績上二十二年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也定八年左傳桓子昨謂林楚注昨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乍昨音義皆同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不仁校勘記出惡詐者不仁云鄒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愛民重眾而惡戰秦乘危襲滅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吾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爲晉境言字記在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舊疏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朝齊故爲念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下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卽上公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卽結好于齊故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慎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按當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

內寢非路寢左傳卽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也按此小寢卽君之燕寢杜以爲夫人寢非也禮記玉藻君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小寢對路寢爲小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爲道卽小寢二妻從夫寢則燕寢矣莊三十二年注諸侯正寢一小寢二妻從夫寢則進御必於小寢矣喪大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皇氏以君爲女君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謂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夫之正寢解此爲夫人卒于君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禮疏引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按諸侯與大夫人以下惟進御始居于其寢僖二十年傳夫人居中宮左右君之寢平時則各居于其寢僖二十年傳夫人以下名曰以春秋說勝居東西宮是其正居公羊家無世婦以下名目以春秋說禮經則世婦以下死當在夫人內寢所謂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夫人居小寢亦謂夫人平時各居於其寢耳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疏去年十月隕霜今實夏之十月也左氏穀梁實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疏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之爲言猶實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

易中孚記日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列索故陽不殺草知殺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志所載劉向傳日李梅實不成至於實則誠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遂有子赤之變一日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日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急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日君舒緩甚則李梅實不成有端而不寤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日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日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急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日君舒緩甚則李梅實不成至於實則誠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遂

言嘗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陰威列索列索者散舊統云陰威列見而散舊物矣論語季氏篇疏之去公室五世矣樂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閔馬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宣公數至昭也然猶君失政猶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故數魯君失政自遂始耳宣始論語論疏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疏去公室政在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也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蓋遂之專擅萌於僖於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即肆行弒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口因之專擅皆由文公階之厲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　卷五經文公名興僖公子

文元年
盡二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閒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即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即位成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即位桓亦繼弒君書即位爲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即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

狄比侵中國疏左氏穀梁無朔字王氏經義述聞云讀案朔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以爲朔二十六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食晦日隱公三年傳曰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晦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曰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偏數爲隱公二日已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公羊以爲二日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

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六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七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八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十九昭公二十年六月癸酉朔二十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丑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三十年五月乙未朔二十三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癸巳朔二十四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十二年十一月庚戌朔二十六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包氏愼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二月癸亥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厤推之是歲三月癸巳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日三十七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之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比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如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據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也○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賄五年經同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稱王子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及事者所以爲及事則言來不及事言來不及者明

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即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莵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眾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授之不以官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以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以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以賢聖之君不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
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
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
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藏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
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
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
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下者彼方欲叛遂如晉故不
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
爲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台示譏故解之桓元年
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
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
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職此得臣聘
聘則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
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
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
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經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
已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
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

年一譏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
云戚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爲之城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鎮亦晉鄭朱楚之孔
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爲今東昌
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淸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
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春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
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喪狄子弑父忍言其日
有君之尊言君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
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
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
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氏作韻漢書古今人表楚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左傳曰穆伯如齊
何君喬肖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玄之云
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
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故然所謂世相朝者
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宣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
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評經
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乳元年穀梁傳哀姜薨
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引穆伯如齊
說矣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左傳曰穆伯如齊
何君喬肖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玄之云
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
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故然所謂世相朝者
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宣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
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評經
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乳元年穀梁傳哀姜薨
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引穆伯如齊
說矣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
師者懲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復重師敗績師敗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疏包氏愼言云二
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
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
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氏作韻漢書古今人表楚

秦文公於其地置鄜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即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故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白水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衙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書大夫之不川賢者之言云在僖三十三年秦師敗績晉以報殽之役秦師敗績晉惡其衆惡人民故憤兵報復殽人民故憤兵報復敗殽之役秦穆之德而盟明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所謂仇仇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

名與其麤物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〇注禮平至反虞〇釋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禮記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虞記曰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貳則禮檀弓云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又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于為卿大夫於太祖廟士於皇考廟中士於皇考廟上士於禰大夫於皇考廟上於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處謂廟堂親平王考廟皆升檀弓曰反哭升自西階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檀弓曰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彼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採檀弓又云重既反哭諸

松殷人以相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違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親主天正之意也禮上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益爲諦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物未暇別也○疏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釋名曰祥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即練祭也以一期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記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書夜無時葬後虞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耐於廟謂其昭穆從祖耐食卒哭主暫時耐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耐奉以耐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耐周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謚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祥周人尚文故作栗主以埋桑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祊中筒以盛主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八　主

耐廟若不刻而謚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祔也曰爾雅祔祖也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祔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祔周人練而祔自祔至於練祥周祔已在練前殷祔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時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服說若穀梁之義作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有時日於練焉可也注據虞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據此安祔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祔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明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注儀禮故也然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說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故注非是而陽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注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買疏不破注非事主於練祥周祔在練前殷祔在練後

室所廟蓋正廟主即吉主即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至以異○論語八佾篇文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答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都邑宜柏也周人以栗都人都禮鎬宜栗也殷人以栗周人以柏殷人以松也又祭法疏引異義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爲社主也鄭氏無駁引鄭君謹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栗周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說皆以爲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古論及孔鄭皆以爲社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說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主蓋集解宋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傳杜注社主也以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問社則鄭皆以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本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單稱主者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遷改主爲社耳單稱主者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作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廟主古論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本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單稱主者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作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廟主古論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本作主云主即主謂社耳單稱主者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作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廟主古論

於數此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皆無戰粟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日者至鬼神○卽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注）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疏）注據晉至救江○卽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事表云陽爲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爲氏與諱與大夫盟也（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徯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注諱去至父矣

○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卽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公仇也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卽本何君爲說通義云諱去氏說見前又高徯無別見若直言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拔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徯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徯今言高徯後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高徯一等同拔外大夫皆柄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按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爲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者公在晉也凡書來盟地蓋公在晉不書○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徯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故反亦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反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

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見中太元經進大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靡所宜窮則音陰並讀爲雍矣太元經滅測善滅不滅常自沖也心之則讀沈爲盡矣九辨願賜不肖之鼈而別離兮放游志乎減形身困諸中也滅其儀欲自禁也滅於艾無以莅衆也則如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讀禁爲冀矣元營夫一一所以慕始而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分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卽誠而不阿公遂見排而逢讒則讀謎爲崇矣魏文帝察陽詩潮發郡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人困窮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爲臨慮衛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禮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焱焱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陶臨衛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壟公羊穀梁作庸庸而周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記左傳多卿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歛（注）盟不日者欲盟之辭也不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卽盟會禮不成（疏）校勘記出垂歛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歛作斂釋文垂歛左氏作垂斂按歛字唐韻在儉部隴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隴歛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爲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則讀臨爲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諶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則讀沈爲盡矣九辨願賜不肖之鼈而別離兮放游志乎減形身困諸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艾無以莅衆也則如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讀禁爲冀矣元營夫一一所以慕始而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分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卽誠而不阿公遂見排而逢讒則讀讒爲崇矣魏文帝察陽詩潮發郡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輿人困窮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爲臨慮衛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爲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禮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焱焱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陶臨衛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壟公羊穀梁作庸庸而周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記左傳多卿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爲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爲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

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欽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垂欽之盟謀誅商臣何氏盛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時小信月故書月爲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即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會盟兩舉也此會禮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爲災年夏大旱之屬是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災也是也注云言至有災○經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著疏〕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撿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顓政按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遂弒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丁卯月本又作躋同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祫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疏〕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故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祫者對時祭之祫爲大也時祫不及毀廟故曾于問曰祫祭于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者也經不言祫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是也祀稱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舊祫嘗正以此祫比時祫爲大嘗祭比時祭爲大也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明饗祭之大謂祫也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疏云大宗伯及王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八月文公之重者焉其喪祭之譏在宗廟之祭傳不言譏者舉其躋僖公之重者可知之數矣○注又從至大祫○舊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從可知之數則十一年祫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一年祫二十六年祫一祫五年一禘祫數則十六年祫二十一年祫二十六年祫一祫五年一禘祫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一祫五年一禘祫數則

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
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
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
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
喪畢而祫明年而禘曰後三年祫五年禘一祫一禘從今君
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注公羊云祫一祫一禘從先君來
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始承
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
畢而祫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
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蓋
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祫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大祫者何
制從今君數即位三年禘祫八年禘焉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
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也宋之郊也禹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瘞於其廟與○注瘞埋至於沐○禮記喪大記云徙人已
取所徹廟之西北屏新用饔之管人授御者沐巾櫛人又取以升階授堂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屏即所饔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室亦作寢室也管者猶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筦注云屋笮
玉篇竹部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
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屏彼疏引舊云屏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
屏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屏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屏乃室隱閫之處徹之者去其蓋瓴以通神也蓋取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所在言之謂之屏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筦也○注太祖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禮記明堂位曰以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文王廟注祭法曰
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
毀梁傳亦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廟毀廟之主藏于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
廟爲祧周文王武王廟皆爲祧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
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太祖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趙商問祫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
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宗其廟毀
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既爲二昭二穆則太祖居中左昭
子孫之廟但文武既爲二昭后稷之廟宜藏於后稷但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惟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
同有二祧其實乃止去禘爲壇壇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享嘗乃止去墠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廟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祭天
諸侯爲壇墠祭時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
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
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
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瘞於其廟與○禮記喪大記云徙人已
取所徹廟之西北屏新用饔之管人授御者沐巾櫛人又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屏即所饔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室亦作寢室也管者猶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筦注云屋笮
玉篇竹部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
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屏彼疏引舊云屏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
屏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屏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屏乃室隱閫之處徹之者去其蓋瓴以通神也蓋取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所在言之謂之屏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筦也○注太祖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禮記明堂位曰以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文王廟注祭法曰
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
毀梁傳亦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廟毀廟之主藏于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
廟爲祧周文王武王廟皆爲祧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
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太祖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趙商問祫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
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宗其廟毀
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既爲二昭二穆則太祖居中左昭
子孫之廟但文武既爲二昭后稷之廟宜藏於后稷但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惟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
同有二祧其實乃止去禘爲壇壇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享嘗乃止去墠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二
祧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廟之上以昭穆合藏于二王后稷之廟去禘爲壇去壇爲墠注天子遷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祭天
諸侯爲壇墠祭時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
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
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瘞於其廟與○禮記喪大記云徙人已
取所徹廟之西北屏新用饔之管人授御者沐巾櫛人又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屏即所饔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室亦作寢室也管者猶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筦注云屋笮
玉篇竹部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
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屏彼疏引舊云屏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
屏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屏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彤儀禮小
疏西北屏乃室隱閫之處徹之者去其蓋瓴以通神也蓋取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所在言之謂之屏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筦也○注太祖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禮記明堂位曰以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
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文王廟注祭法曰
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
毀梁傳亦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
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繆昭南鄉繆北鄉孫從王父坐
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
別爲廟合祭太祖廟故爲自外來升也五年而再殷祭注

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

則不祫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疏）注殷盛也○易

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月牛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彤禘祫年月說云於周天子則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即司尊彝之追享祫即其朝享而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之間祀也蓋祫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即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皆問歲一舉歷五年再殷祭時盛也有禘祫之禮四期也祫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祫也愚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舉較五年而再祫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如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虞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嚳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嚳于稷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郊稷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非配天而何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祫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嚳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祫而無大禘然兩漢今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

○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諸侯所以三年一祫者取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禮與○注祫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祫合也言諸侯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有功既殊則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祫祭宗廟據此則賣維阿衡即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孫注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之說配食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後世有禘祫無烝嘗異故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祭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乘古典請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誤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之言若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銘之於烝先王之謂告其神以詞爲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謂之享先王之廟祭之於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功享祫其序一如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三年喪畢向祫而後時祭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也又云殷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歲朝廢一時祭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天子諸侯四時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

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語言有勇而無故謂明堂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孫注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祭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乘古典請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小祫大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有功既殊則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祫祭宗廟據此則賣維阿衡即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孫注外此眾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之說配食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後世有禘祫無烝嘗異故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祭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乘古典請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誤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偽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之言若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銘之於烝先王之謂告其神以詞爲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謂之享先王之廟祭之於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功享祫其序一如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三年喪畢向祫而後時祭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也又云殷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歲朝廢一時祭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天子諸侯四時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

與此異王制雜記曰祫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祫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祫則不嘗云即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古禘于莊公禘者遷也審諦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逆禮其昭尸嘏尸其祝辭稱孝子並列無是理也逆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子孝孫則是父子祖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祫祭不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也禮記大傳云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謂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空也空祫謂無廟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廟五廟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偏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而上及曾祖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爲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說耳跻者何升也疏須長發聖敬日躋傳並云躋升也說文足部躋登也登卩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眡祲注鄭司農云明陞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

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譏不親疏公羊傳曰繼禰者何繼乎禰也繼禰者何繼乎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毛公傳以爲閔公所不禰子亦不祖也今僖必禰閔父之廟即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諒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平王之孫也同位而以臣濟懿上是即逆祀矣其後桓王嗣王常與共王同位而以臣濟懿上是即逆祀矣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而世因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也是故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十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即況當爲父子不知當爲祖孫生前爲父子死後爲祖孫生前爲父子不知當爲祖孫而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

於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乃行僖公三十二年十月禘于太廟與閔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大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爲禘也范甯說穀梁以祖爲莊公直以僖在莊上譏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爨有禮讓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于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我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僭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爲禘益古文家說與

爲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八　卷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疏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云喪服未畢而行氏皆禮左傳以爲禮也檀弓疏引鄭肯肯權時之禮劉許之曰宜之禮乎何譏爾譏喪娶也疏釋文作喪取云本或作喪娶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注據逆在四年○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三年之內不圖婚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幣不問名納采問名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注僖公至云爾○禮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皆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之知禮志和而節雅則君子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以人心爲皆有之注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地出非自天降非從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制鉅者然而先王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將使不自者爲之中制斷以五五節且葬而有變練而有除將使人思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僖公母主婚得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悌矣何注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鉥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爲有欲爲已國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間有欲爲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義之義益吉禘于莊公識之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加之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按以人心爲皆有之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

則曷爲獨於娶爲譏注據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爲非獨娶也疏注據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注合二至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敢問何謂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非常吉也注與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通義云難者曰婚惡重於喻故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其爲吉者主於已注主於已身不如

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疏注主於至之心○繫露玉杯云文
王春秋不議其前而順其後必以三年之喪加肩之情也
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永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
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百而已譏其喪
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之所重者在
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施質質
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
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于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
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
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
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貴以反和見其
所誠以滅僞其有繢周之奠故若此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
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
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疏注變
泣也○小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
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穀梁昭十五
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變讀爲辨言誠
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

常慮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
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披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
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末失
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
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
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從正疏注王子至服也○穀梁
注新爲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
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
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
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
儀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
恩錄痛之彼爲爲魯主故爲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
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
之年其恩近故日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
通義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詎尊詎卑
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
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名者卒從正言之故曰
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
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爲譏世卿故不
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爲下大夫書
字常辭不稱王爲不以親疎錄也

秦人伐晉疏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
伐晉爲秦伯此書人知爲貶爲
秋楚人圍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
潰疏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
汝陽東南六十里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甯府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據原
仲也疏注據原仲也○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據以爲新使乎我也
王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

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

雨螽于宋疏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螽作蜂按此螽涉左穀而誤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言

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醋疏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螽則知死而墜者也螽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螽故知死而隊也如僖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後石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隋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螽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隕也亦作隊荀子禮論人焉而隊注隊隋也淮南說林訓有射而墜注墜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醋○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隕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醋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眞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實螽隆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注螽猶眾也眾死而墜者羣臣將爭疆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鶩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嗣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穀梁傳曰螽之爲災甚也其甚奈何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螽猶眾也死而墜者冢宰臣相殘害也云上下謂之雨與考異郵違按云禾稼既盡又食屋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茅茨盡矣蓋於上見於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蓋於上下謂之雨與讖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朱薄德後將有亂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冥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而緣之也○注螽猶眾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言蟲赤頭黑身雨翼而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眾羣眾也說文蚰部螽或从虫眾聲作蝩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螽故何氏如此解○注眾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煌云穀梁疏引無眾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煌云羣上穀梁疏有象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

語閒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螽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含孳云螽者飛而中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螽蔽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虛此誤又云鄂本出改猶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冤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爲災異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城陰而死之說爲合按大臣相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鶩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按盟不地亦爲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傳云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爲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注據雨之當先言救也非雨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遂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雨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注非雨至父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晉爲再言晉侯非雨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使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合也雨之而實非雨之伐楚即以救江亦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會意明爲諼也注諼詐○公羊問答曰注諼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諼詐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諼之策按師古彼注云諼詐辭也衛風淇奧篇傳訓諼忘者蓋憲之假借也廣雅釋詁諼欺也漢書王吉傳反撰詐諼之辭注諼詐言也藝文志云尚詐諼而棄其信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之道當指其

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國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注救人至○註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梁傳伐楚所以救江則江圍自解淮南說林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辟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抌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怠在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挾詐誠而懷詭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義曰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動大眾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鄭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披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是即無信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據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舊疏云決宣元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覈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疏）自齊是爲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至爲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齊侯送之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爲略（疏）注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至爲已至故稱婦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爲略辭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略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

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疏）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注高子齊人趙氏佑云名疏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萬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遽其語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也注非責○注不梁以爲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侯女得言于齊者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也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姬稱夫人爲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稱女太吳氏後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疏）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俞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覈速即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

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

家加飯以稻米〔疏〕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琀周禮太宰職大喪贊飯玉含〔注〕含玉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曲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以珠貝含其口中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作璧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左右顚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家所記或夏殷禮稻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含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何氏以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哎公羊也貴公彥云諸侯用璧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琮師古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耿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瑳周書王會解王元綠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喪禮云三實于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葢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據士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爲臬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金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貝雜記諸侯含玉之文即有其事亦是奉天子命不得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疏〕其言歸含且賵何〔注〕據宰至之也○各本譏作幾鄂本正殼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賵襚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爲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竿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僭之有喪清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賵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歷記弔者含者襚者又云上介賵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據禮以爲榮叔責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爲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賵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爲禮彼疏引何君舊宥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先褅次之賵次之時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褅之賵次之時次之於諸侯含者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

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建禮非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責賤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爲幽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臧成二年左傳云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母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宰職無其諸侯含王之文即有其事亦是奉天子命不得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賵妾媵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賵仲子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以生子爲榮正卽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賵豈得以貴賤之分卽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通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暗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蓆席既葬蒲席苞遝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按

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省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

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魯千里即不三月而含亦以意約之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相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覲之好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故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含太晚歸賵太早故譏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即告天子能即遣人致含豈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含豈非夢

夢○注生書者從含也○舊疏云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譏其含而并責其賵者因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疏左傳閔二年成風問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大夫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庶子爲後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揖妾屈于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據小君沒後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總士之庶子父在爲母期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爲異代之法較貴踈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總之異者其說爲允蓋庶子止爲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

江彪啟先王制禮燕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啟斷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麻三月此江彪所據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爲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總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識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生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賈司太皞伏羲之祀注太皞伏羲四代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者不以成風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此失喪禮也疏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義雜記云拂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本說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刺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子世之正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

歸含以尊及卑失禮此會非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子于士有倩中之賜記稱含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妾母當文見譏不假去天也不去天王天九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事在五年以後又非所及經未嘗別加譏文宰咺來歸賵傳亦云不及事未賵去天也穀梁子傳踰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相無正又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明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禭事閔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宰咺書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緣波及周天子天子錫所不當含賵遲含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稱與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疏通義云不月者自殺之後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都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大事表云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都城都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都都縣爲附庸即今地也縣人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郢謂之鄖郢傳所謂遷郢于都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爲舊都國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杜云六國今廬州府六安州六安故城西縣故咎繇國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志六縣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北水經注淝水篇淝水又西北逕六縣國也夏禹封其少子皋其祀地理志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月者誤衺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羊說文羊讀若淫業大版也從羊從巾巾象版飾曰巨業維樅羨許男本名羊因此字經傳少見學

公羊義疏四十　文六年盡八年　句容陳立卓人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讙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讙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侯薨使大夫弔會葬疏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

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滕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侯薨使大夫弔君會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

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滕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侯薨使大夫弔君自會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蓋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注據蔡至見二十年傳疏云彼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累及己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

故也射姑殺也注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泄下曰漏疏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閒且聾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穀梁傳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荀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魏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卿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樂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年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焉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

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注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疏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簡伯貫季奔狄穀梁傳曰賈季使續簡伯辭於晉侯曰臣與先軫爭國不勝而奔狄君以國從之臣以死從之君不使賈者不使賢者焉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

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愼於微而以動作則轉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包氏愼言云于歷閏餘十七不盈閏歲終置閏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亦譏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閏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則無亂其德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事君之禮也大戴禮曷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動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朔日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時先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時先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也故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則正朔之禮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皆以共和爲厲王出奔之歲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之命而告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四不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行神受政也禮記玉藻文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月告朔朝廟以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祖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享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愼此當是避宋諱所改摘許愼作許諄也使有司先告朔即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則王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訓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則天子特牛焉是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該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彝蜼彝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曷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動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蓋以季秋月爲來歲受朔日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時先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也故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則正朔之禮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曆志皆以共和爲厲王出奔之歲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之命而告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四不視朔是也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故國君月朔朝廟行神受政也禮記玉藻文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月告朔朝廟以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祖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享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也○校勘記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皇考曰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二桃享嘗乃止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曰考廟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二桃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

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言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議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言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言朝言追言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處請非即改所當川朝言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鄭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莫纔則廣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神之莫敢深也

鄂本具作俱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即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須朔不及也須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疏至加猶非常月

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注朝者○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者可以已也○通義云非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南門之外以正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所駁謂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

氏說於棄時政也下又云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言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視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朐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甲戌月之十七日麻當爲二月之十七日麻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朐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取讒也疏考諸舊本叢皆作闕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讒字即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已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讒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弗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

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疏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爲扈盟深諱故爲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邾婁與取須朐爲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本作一月而再取防傳平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防傳部辛也○注內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本作一月而再取防傳平一月而再取辛巳取防傳部辛也○注內再取也○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本作一月而再取防傳平

取須胸在僖二十二年此閔十數年又非
一世事無為示譏也孔氏本穀梁為說
遂城郜注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眾疏杜云郜邑卞縣南
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有郜城大事表云在
有姑蔑城水山二邑之間而遥郜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郜
是也一統志郜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
師眾○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邾之師故為甚其生事
困眾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
月甲戌取須胸為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
疏左氏釋文王臣本或作壬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本或作壬臣釋文本或作壬史記宋世家作
王臣古王壬形近易訛○注不書至夫也○僖二十五年宋
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僖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鄫卒書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
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
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
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據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宋三世
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故使無大夫疏僖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
臣無娶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復發傳者舊疏云恐大
夫不書名更有他義故明之其有他者即莊二十六年曹
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眾殺之之類劉氏逢祿左傳考證
云公羊家以為內取之如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汲之戰有
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為左師豈大司馬公之
孤而左師兼司馬耶固即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
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故宋世家諫弘者即子魚非固也年表
云公孫固殺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
馬公孫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
是為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為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
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冤
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
徧留其如黨弗勝而反為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包氏慎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
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令狐晉邑也今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

昧以師奔秦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岳本昧誤
昧下同段玉裁云從日從未是也左氏穀梁作先
茂古讀昧音義同隱元年盟于昧
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秦師敗績疏
年晉侯及秦師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是也敵也注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
何注據奔無出文知先昧也疏注據無出文○僖二十八年
注當在此晉先昧也下正以若書出奔元咺出奔晉之屬是也此
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昧也貶曷為貶注據新
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疏注據新至不貶○成二年衛
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例人是也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
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
以懷持二心者其告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
而外事可知也疏穀梁傳曰輸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齊
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
公羊義疏四十　八

秦蔑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按公羊經以
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問若有以師傳不
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
至誅也○包氏慎言云以師外是棄眾以出在外未反也貶
而稱人絕之使同徵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
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
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
於匹夫與挾眾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
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襄公卒太子夷獳
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
返而趙盾更謀夷獳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
軍自以本彼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
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昧昧於大義私其
身謀輒以師外故舍盾而貶昧昔子射于夏相之圖賞軍之
將不與為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
宜別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抵牾○注不
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
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何以不言出注
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注據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
出奔鄭是也遂在外也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以異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
敗績楚囊瓦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趙盾奔趙盾奔西同盟于新城是公失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據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即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奔西同盟于新城是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畎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畎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謚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朐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曰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與故總言諸侯若愚公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愚公盟大夫受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若愚公盟大夫受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若愚公盟大夫受之盟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例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與盟命大夫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日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俾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違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莒實之是也二王後爲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注莒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即以狄莒也○注一罪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爲莒狄之故謂爲莒狄也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當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爲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

日不與信解范云衡雍鄭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上云晉樂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釋文于暴本又作曝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雒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雒之戎一年左傳所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也杜彼注云諸雒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揚拒泉皋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西南有前城即泉戎地然則伊雒戎儿近伊雒間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文而三傳釋文皆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丙戌月

之九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爲使是不臣之效也出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處父惡顯故加曰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敖直未行耳經書復爲內諱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即已至黃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亦本此爲說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實未如京師亦本此爲說

螟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及舊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雒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于垂欽五年又如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

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慶敎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益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鴻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空爲大司寇也由小司空也由小司寇孔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臧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闕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

變至名也○相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曷爲皆官舉注據宋公羊義疏

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注據宋至官舉○見成十五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幎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中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得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義乎按穀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賢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賢戚也有去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譌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

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混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矣

公羊義疏四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九年盡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據南季稱使疏注據南季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據崩在八年踰年當卽位卽位矣而未稱王也疏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注俱繼體其禮不得異疏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卽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卽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卽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注各信恩於其下疏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殺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贊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

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卽諸侯稱子之證○注各信恩於其下○釋文信音伸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卽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據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卽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卽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奧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虎通爵篇云父歿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卽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卽位也士者改元卽事大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益先君之薨不踰年卽位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疏注孝子至稱子○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